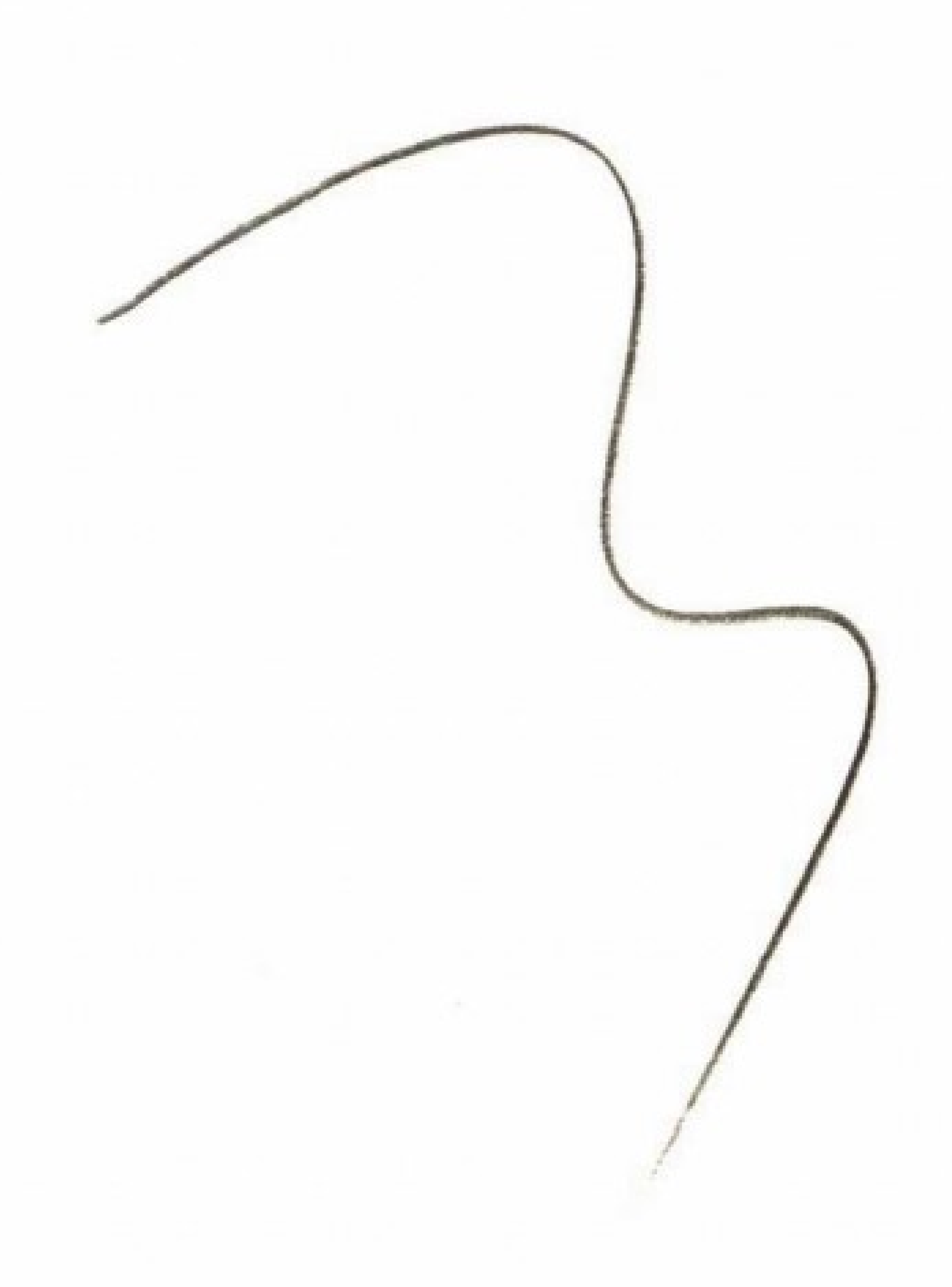
INGEBORG BACHMANN



巴赫曼作品集



〔奥地利〕英格博格·巴赫曼 著
韩瑞祥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同我们一起沉默吧，沉默得像一切钟声。

——英格博格·巴赫曼：《赞美诗》

英格博格·巴赫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在二十世纪德语文坛具有重要地位。本书收入其诗歌、中短篇小说、广播剧、杂文等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反映了她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


ISBN 7-02-005857-4
9 787020 058570 >
ISBN 7-02-005857-4　　定价：26.00元

INGEBORG BACHMANN

巴赫曼作品集

〔奥地利〕英格博格·巴赫曼 著
韩瑞祥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6 - 6221

Ingeborg Bachmann
Werk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赫曼作品集/（奥）英格博格·巴赫曼 著；韩瑞祥 选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 - 02 - 005857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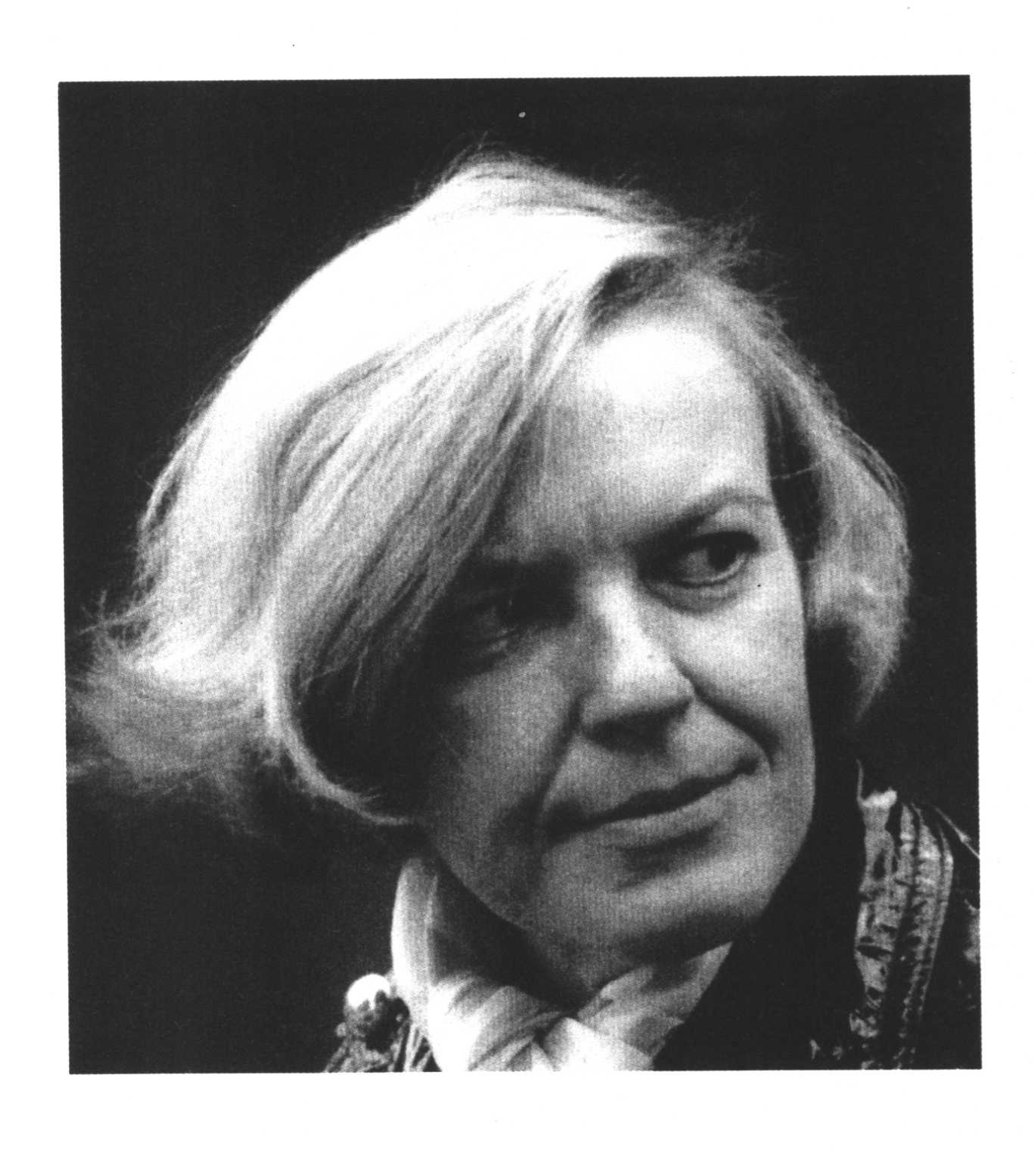
Ⅰ. 巴…　Ⅱ. ①巴…②韩…　Ⅲ.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奥地利 - 现代　Ⅳ. 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024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仝保民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巴赫曼作品集
Ba He Man Zuo Pin Ji
〔奥〕英格博格·巴赫曼　著
韩瑞祥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6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 - 02 - 005857 - 4
定价　26.00 元



英格博格·巴赫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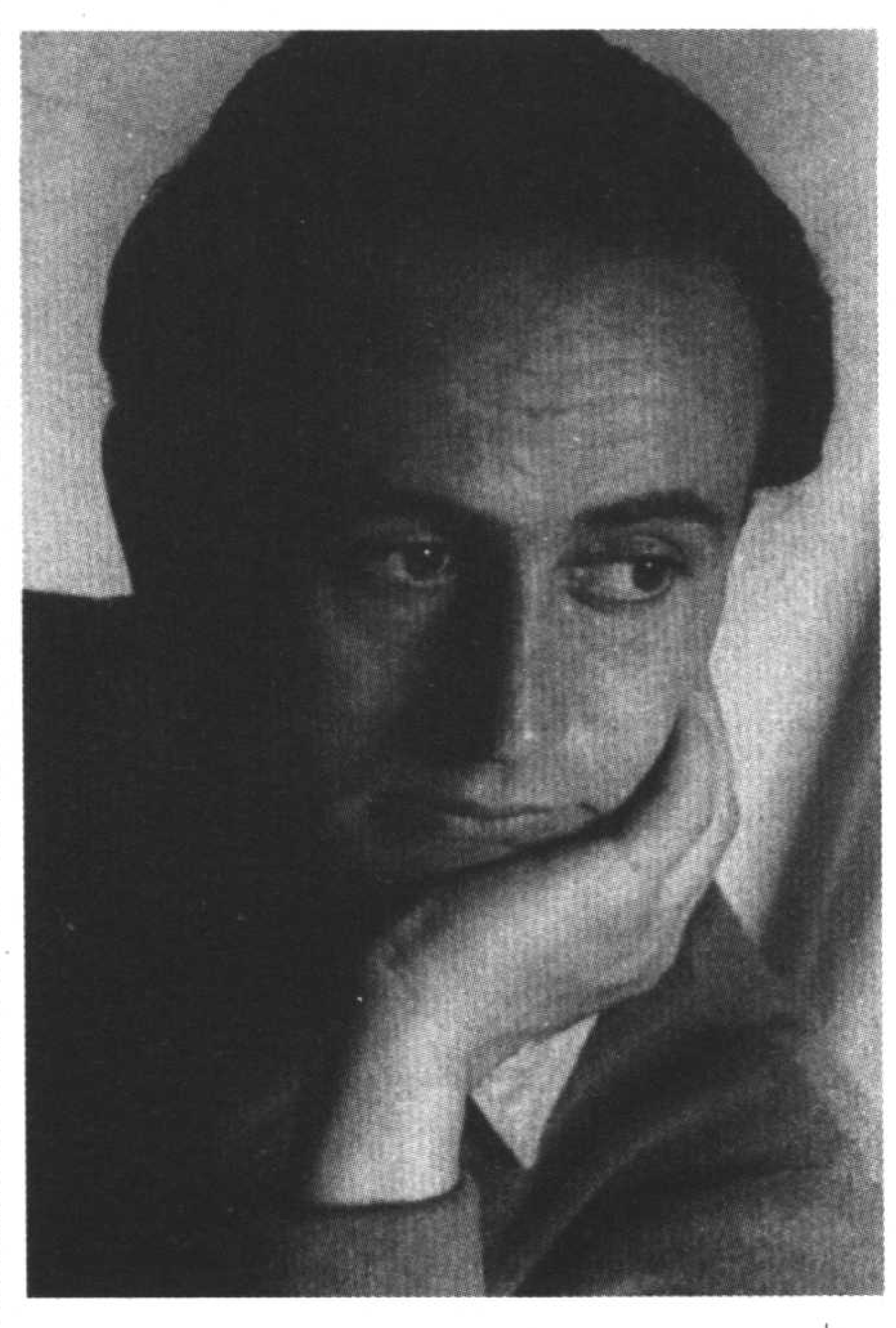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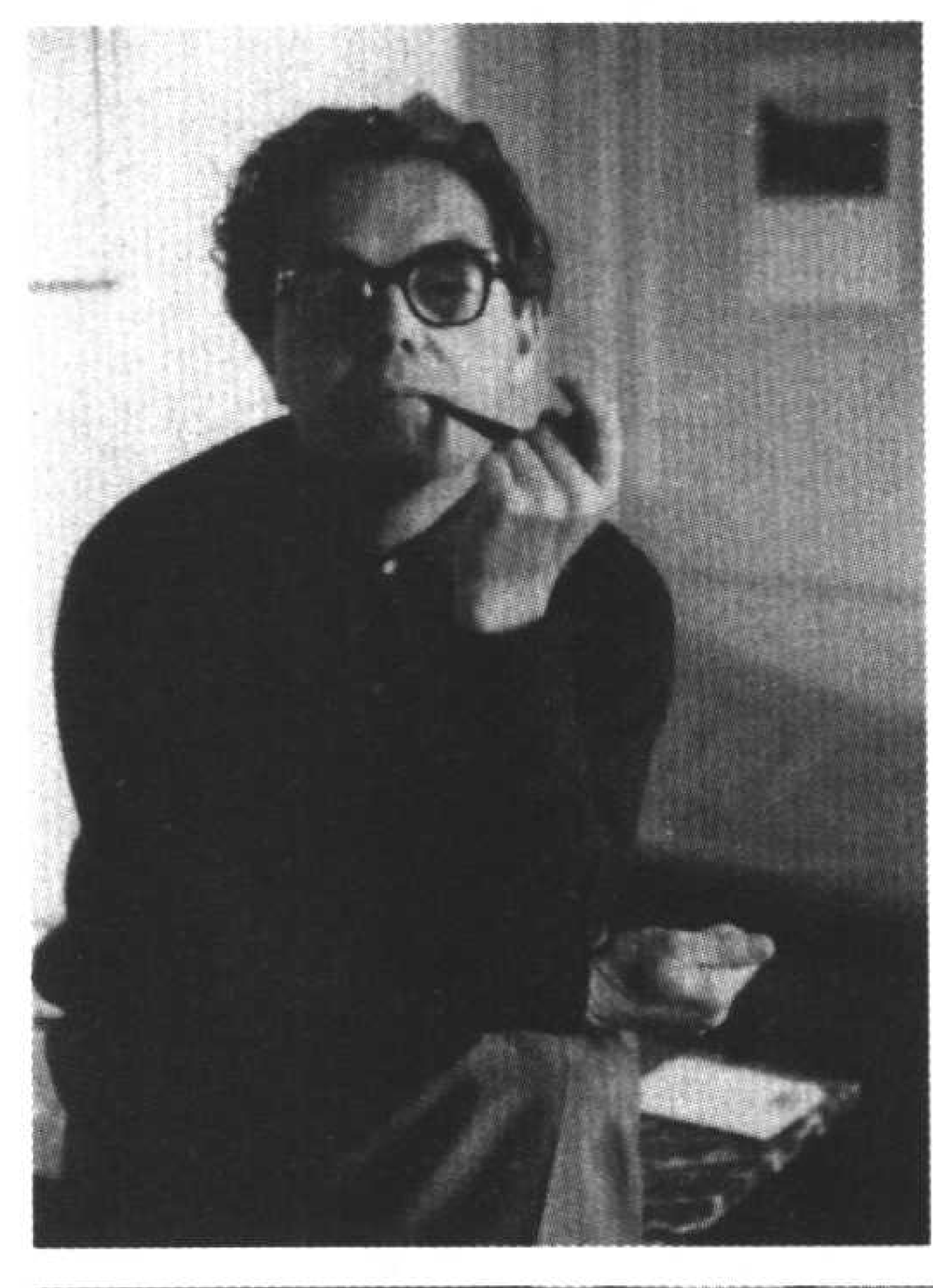


1 | 4
2
3

1 英格博格·巴赫曼（右二）和父母、妹妹在一起　2 英格博格·巴赫曼和父亲
3 英格博格·巴赫曼在写作业　4 英格博格·巴赫曼（左）和妹妹伊索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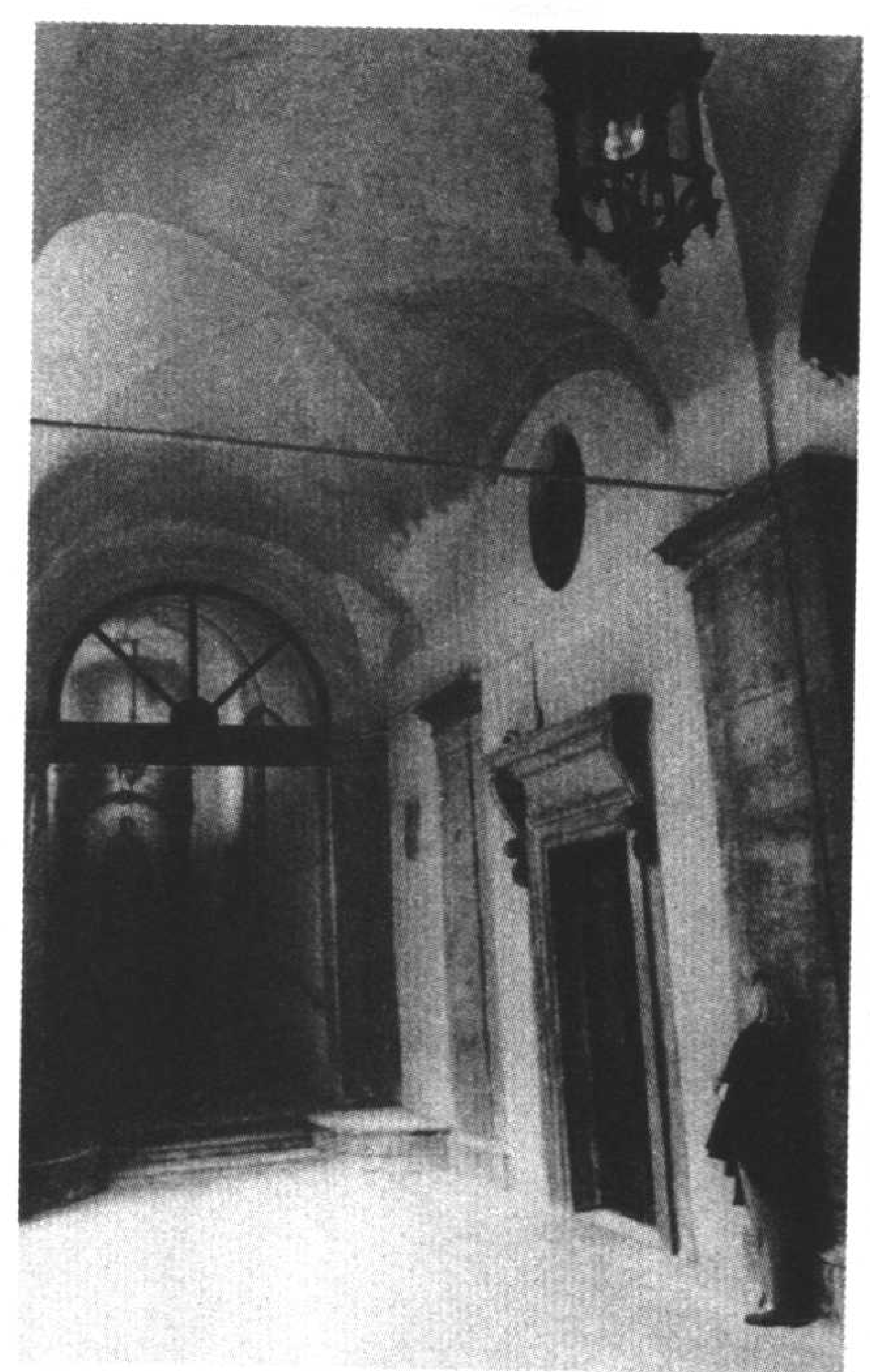




1|2
3
4

1 英格博格 · 巴赫曼（1945）
2 保尔 · 策兰（维也纳，1948年春）
3 马克斯 · 弗里施（罗马，1959）
4 英格博格 · 巴赫曼（罗马，1962）







1 英格博格 · 巴赫曼（罗马）
2 英格博格 · 巴赫曼（罗马，1962）
3 英格博格 · 巴赫曼（罗马，1967）

1 | 2
3



编 者 前 言

文学是一种人们为自己修正的理想图像。在这个图像里，你会让一些事态存在，而使另一些事态消亡。

文学不需要万神庙，它并不擅长于死亡、营造天堂和拯救，而擅长于最强烈的意图，那就是在任何现实中产生影响，在这一个或者下一个之中。

文学是幻想——作家是幻想的生存——，作品的幻想前提……

——巴赫曼《法兰克福诗学讲座》

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 ,1926—1973)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和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她经历过走红的辉煌，也遭遇过背运的低谷，褒扬与贬抑一直伴随着她。自从巴赫曼走上文坛，她始终是当代德语文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更为批评家们热衷讨论的对象，并获过多项文学大奖，如“四七社”文学奖(1953)、不来梅文学奖(1957)、战争盲人广播剧奖(1959)、文学批评奖(1960/61)、毕希纳奖(1964)、奥地利国家大奖(1968)等。巴赫曼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毋庸置疑，巴赫曼属于战后德语文学的精英。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巴赫曼出生在奥地利克拉根福特一个教师家庭。一九三八年，她上中学时，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她亲身经历了这段令她终生难忘的国耻与恐怖。这也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上奠定了深厚基础。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巴赫曼先后在因斯布鲁克、格拉茨和维也纳学习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批判地研究和认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的基础上，从五十年代初起，巴赫曼逐渐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哲学和穆齐尔的美学思想产生兴趣。一九五三年，她发表了两篇著名文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当代哲学史的一章》和《走近千年帝国》。这两篇文章印证着巴赫曼的文学创作与奥地利的哲学和文学传统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也是诗人对自我最初的构想。在校学习期间，巴赫曼就开始在奥地利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一九五二年，她作为首批维也纳诗人之一，应邀参加“四七社”聚会，并朗诵了自己的诗，引起很大轰动。同时，她说服“四七社”主要发起人里希特邀请诗人保尔·策兰一并参加。策兰的诗对巴赫曼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一九四八年五月在维也纳相识。策兰的早期诗作中，有许多就是以“你”的形式写给巴赫曼的。伴随着这些诗，开始了德语文坛上两个伟大诗人的对话。正是在这富有裨益的文学对话中，巴赫曼进一步走进诗的殿堂，找到了作为诗人的语言。一九五三年，巴赫曼获得了当时享有很高声誉的“四七社”文学奖。同年，她的第一本诗集《被缓期的日子》问世，她随之一举成名。评论家布洛克因此而充满激情地预言说：“1953/54 年是诗歌之年，它将完全有可能载入文学史……在德语诗人的星空上，它赐给我们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①]《被缓期的日子》以新的诗风突出表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德语文学的主题，告

① Günter Blöcker: Die gestundete Zeit. In: Christine Koschel u.a. (Hrg.): Kein objektives Urteil —Nur ein lebendiges. Texte zum Werk von Ingeborg Bachmann. Piper Verlag München/Zürich 1989. S.13.

诫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错过打开新的历史篇章的良机，因为“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①]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巴赫曼生活在意大利。在那里，她结识了奥地利著名作曲家亨策，并与之建立了深厚友谊。通过亨策，巴赫曼开始接触到意大利和欧洲的音乐剧，并视“音乐为人类所发明的最优美的表达”[②]，从而也使她的文学创作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此间，她最成功的作品，诗集《大熊星的召唤》在德国出版。在这本诗集中，巴赫曼诗歌创作中的根本矛盾，即不可磨灭的创伤经历与乌托邦构想之间的对立得到了更强烈的表现。五十年代后期，巴赫曼转辗于意大利和德国，力图寻找一个安身之处，后来到慕尼黑当了巴伐利亚电视台的戏剧编导。

在此期间，巴赫曼完成了她最有影响的广播剧《曼哈顿的好上帝》(1958)。剧中故事发生在一个非现实的、近乎神秘的世界里，但其背景却暗示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它的情节在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上展开。一方面是扬和珍妮弗的爱情故事，另一方面是法官对谋杀珍妮弗的凶手，那个“好上帝”的审讯。在这里，“好上帝”代表的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及其强大的力量”，他要置一切对手于死地。而两个相爱的人则被看作进入了那个乌托邦式的“反时间”里。这个反时间怀疑现存的一切，并因此对这个现存世界构成最大的危险，因为“好上帝”相信，“爱情属于世界夜晚的那一面，它比任何一种罪行、任何一种异端邪说都更有害”(卷一，第 317 页)[③]。在这里，作者把对现实的感受凝聚在这个颇有讽刺意味的

---

① Ingeborg Bachmann: Die gestundete Zeit. In: Bachmann: Werke in vier Bänden. Piper Verlag München/Zürich 1978. Bd. I, S. 37.

② 转引自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S. 85.

③ 作品引言中的大部分诗歌由欧凡教授翻译，引文后均注明。其它引文由笔者译自慕尼黑/苏黎世 Piper 出版社 1978 年出版的巴赫曼作品集(四卷本)。以下引文只注明卷数和页码。

“好上帝”身上，而这个“好上帝”“所实施的一切，就是这个社会所实施的”。[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经过几年漂泊后，巴赫曼应法兰克福大学之邀作了一学期诗学讲座，就“当代文学创作的问题”较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中《文学是幻想》、《写作的我》等篇章成为其美学思想的宣言。巴赫曼认为，“文学是幻想，作家是幻想的生存”(卷四，第257页)，而这种幻想就是能够“在任何现实中产生影响”的“最强烈的意图”(卷四，第260页)。这其中当然包含着作家自觉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在她看来，作家无论以何种方式写作，都要“代表他那个时代，表现某些对其来说时机尚未到来的东西”(卷四，第196页)。生存的经历，尤其是痛苦的历史经历永远是写作的必要前提。无论现代文学对“自我”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巴赫曼始终坚持，如果说“自我不再停留在历史中”，那么“自我中的历史”则是文学表现不可或缺的(卷四，第230页)。与此同时，她把“语言乌托邦”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个基点。在“语言与乌托邦的对立中”，语言梦想中的“每个字眼，每种句法，每个多元组合句、标点、隐喻和每个象征都包含着我们表现梦想中的某些东西”(卷四，第268页)。巴赫曼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学构想中的思维去唤起读者或听众的共同经历和思考”。[2]

法兰克福讲座后，巴赫曼的创作重心由诗歌转向小说。一九六一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岁》，引起了批评界的激烈争论。这些小说带有浓厚的诗体风格。但无论在主题还是形式上，《三十岁》都为诗人后来构想创作的“死亡形式三部曲”做了有力铺垫。在这个时期，对巴赫曼的心理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她与

---

① Interview mit Toni Kienlechner. In: Ingeborg 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Gespräche und Interviews. Hrg. von Christine Koschel u.a. Piper Verlag München/Zürich 1983. S. 97.

②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 S. 108.

瑞士德语作家马克斯·弗里施的关系。一九五八年,巴赫曼的广播剧《曼哈顿的好上帝》在德国播出。弗里施听到后极为欣赏。而后与弗里施的几年相处对巴赫曼来说充满着喜与悲,喜在使她享受不尽的文学对话,悲在使她觉得与弗里施的必然分离(1962)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因为她感到弗里施在他们结束了共同生活之后发表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甘滕贝恩》"毁坏了她的人格"①。这段经历无疑也渗入了巴赫曼此间已经构想的"死亡形式三部曲",影响着她对人生的思考,并或多或少地表现在小说《马利纳》中。当然,巴赫曼对此的反思是立足于更高一层的认识基础上,她把自己经历的一切病态现象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态"②。

一九六三年后,巴赫曼带着"死亡形式三部曲"的构想漫游欧洲,朗诵了"三部曲"中有关章节,度过了她一生中最严重的危机。一九六五年,巴赫曼再次移居罗马。在长久酝酿和思考中,她终于完成了小说《马利纳》的写作和出版(1971)。《马利纳》也是她"死亡形式三部曲"中生前唯一发表的作品。这是"一本关于地狱的书","在那些梦幻里,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令人恐惧的东西都展现于其中。"③ 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巴赫曼依然苦苦地挣扎在"死亡形式三部曲"里,另一方面,她又创作和发表了第二本小说集《同声》(1972)。这部集子较明显地表现出巴赫曼的创作贴近现实的趋势,似乎把批判的目光更多投向了"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然而,无论在"死亡形式三部曲"中煎熬,还是追求换一种风格写作,这些对巴赫曼来说都没有终结。这位伟大的诗人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因火灾不幸在罗马去世。她那不同凡响的创作构想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

①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 S. 117.

② Interview mit Dieter Zillingen. In: Ingeborg 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S. 72.

③ 同上,第 70 页。

巴赫曼的创作大体可分两个阶段，即诗歌创作阶段（1952—1956）和小说创作阶段（1957—1973）。当然，这样划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巴赫曼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也以诗歌确立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她的诗作为何会在很短时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她从一开始就以前瞻的意识和独有的风格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决定性的方向。她要用创新的诗歌形式去深刻反思对她这代人来说非常典型的时代经历。其二，她深信诗人是在用诗的语言说话，“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包含在其中。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经不住考验的话，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同样经不住考验”[①]。在战后的德国和奥地利，在经济奇迹的陶醉中，惨痛的纳粹历史被以各种方式淡化、遗忘，甚至抹去。这时，德语文坛也出现了形形色色与之相应的现象。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巴赫曼以敏锐的洞察，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认真地对待历史和现实，构成了她诗歌创作的基调。巴赫曼一再表示，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痛苦的历史经历始终在呼唤着她作为诗人的良知：

> 就是那样一个确定的时刻，它毁灭了我的童年。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克拉根福特，一切是那样的恐怖。从这一天起，我的记忆就开始了……那无与伦比的残忍，让人无处感受不到；那疯狂的嚎叫、颂扬的歌声和行进的步伐——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②]

---

① Interview mit N. N. In: Ingeborg 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S. 11.

② Interview mit Gerda Bödefeld: In: Ingeborg 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S. 111.

作为童年的直观感受已深化为一种根本的历史经历，它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使诗人有了批判地反思历史和认识现实的可能。正是这种强烈的意识深深影响了巴赫曼的第一部诗集《被缓期的日子》的创作。收集在其中的诗以自由流动的形式突破了常规的结构和节奏，也很少运用传统的韵律格式。它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在那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极不和谐的结构背后，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个诗中的"我"以形象而敏锐的方式反思着自己在一个令人担心的社会现实中的处境。诗人在这里要表现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转换成了一种创伤和恐惧的语言暗码。而这种创伤和恐惧正是来自对那场人类灾难的经历：

七年之后，
在一座停尸房里，
昨日的刽子手们
喝干了金色的酒杯，
你却视而不见。

（卷一，第 44 页）

《出行》是《被缓期的日子》中的卷首诗。从内容上看，它表现的是乘船离开陆地，驶向一望无垠的大海，同时伴随着夜晚的到来。这里让读者首先感受到的似乎都是些熟悉的传统图像。然而，面对突然降临的黑暗，诗人则向"你"发出了不安的呼吁，要让"你"利用"看"的能力，去密切地关注那片变得越来越遥远和昏暗的陆地：

看一看那渔夫的茅屋，
只因太阳快要沉落，
……
要是你密切地朝那边望去，
或许还会看见那棵树，

……

可陆地全然无影无踪了。

（卷一，第28—29页）

在这显得越来越无望的时刻，诗中的“我”要求的是“看”。当然，这种“看”不是坦然地望向岸边，而更多的是让“你”把警惕的目光投向那咄咄逼人的黑暗的降临：“一棵树挣扎着举起手臂，另一棵已经被狂风刮倒”，而“你则会想着，还要多久”一切都将荡然无存，因为在那无望的黑夜里，“那些巨大的海洋怪物”肆无忌惮地“奔驰在波涛上”，它们“手持寒光闪闪的利剑，要把白天砍得粉身碎骨”，让血流染红大海（卷一，第29页）。在这里，自然情景与残忍的恐怖图像交织一起，使平常的出海情景演变成一种灾难降临的象征。这就是诗人以象征的手法向人们发出的警告，她“要伸开全部的触角，去触及这个世界的形象，去触及生存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的本性。”[1]

《被缓期的日子》一诗同样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与历史的创伤和灾难密切相关的主题。它意味着时间对新的历史开始来说不是毫无限度地可以支配的。历史可以重演，灾难也会再次发生。巴赫曼给这本诗集取名“被缓期的日子”，其用意不言而喻：

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
被暂准缓期的日子
已隐现在地平线上。
不久你该系好鞋带，
把猎犬赶回湿地上的庄院。

（卷一，第37页，欧凡译）

---

① Ingeborg Bachmann: Die Wahrheit ist dem Menschen zumutbar. In: Bachmann: Werke in vier Bänden. Bd. IV. S. 276.

历史的时间进程像自然过程一样，表现为越来越寒冷，光明日益消失。而变得冷酷和昏暗的大自然则象征着灾难的来临，一切人性的东西将会在其中被埋葬，将会走向毁灭。因此，诗中的“我”直接向“你”发出了坚定的警告：

别环视四周。
系上你的鞋。
赶回猎犬们。
把鱼丢回大海。
吹灭扇豆草灯！

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

（卷一，第 37 页，欧凡译）

这里出现的一系列象征性的隐喻无疑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其根本意图是告诫“你”要加倍小心，去应对那日益恶化的寒冷和陌生。

诗集《被缓期的日子》包含着诸多不可否认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可以说，它是战后历史发展冲突的产物，尤其根植于惨痛的历史遭到遗忘和排斥的关键时刻。一九五六年，巴赫曼发表了他的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诗集《大熊星的召唤》。这本诗集依然遵循着诗人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创作方向。然而那个遭到毁坏的现实世界与诗人所渴望的乌托邦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深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表现更加趋向于隐喻的图解，诗人所描绘的乌托邦也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不可言状。如果说《被缓期的日子》中所表现的环境还能够唤起读者对诗人童年的家园和现实世界或者一种实际上可以追寻的乌托邦的联想的话，那么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则在《大熊星的召唤》中变得越来越抽象与模糊，似乎找不到了。巴赫曼把诗人感受和理解的一切，把诗人的幻想几乎都投注到语言之

中。显而易见，他把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我的语言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界限”[①]转换成了诗学上的要求：“没有哪个新世界不是以新的语言来表述的。”[②]那么，巴赫曼在同名诗中所追求的“新地”，无疑首先是在语言和想象中创造另外一个现实，因为“唯有想象能够将人们在外部世界失去的东西当作对人的可能保存到内心中去”[③]。

《大熊星的召唤》的卷首诗《游戏已终局》正是在这方面给了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在兄妹俩童话式的对话中，渴望的幻想和幻想的破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我亲爱的兄弟，何时我们来建造一艘木筏，
泛流而下直达天边？
我亲爱的兄弟，不久货载就会太重，
我们将葬身鱼腹。

我亲爱的兄弟，我们在纸上
画上许多国家和条条铁轨。
小心，在这条黑线前
你将被地雷炸飞半空。

（卷一，第82页，欧凡译）

在这里，巴赫曼以儿童式的幻想勾画出了一个遥远的、童话般的乌托邦。但这块乐土却遭到破坏，幻想的出行导致了可怕的毁灭，连画在纸上的乌托邦构想也被令人震惊地炸到半空。在这一个个乌

---

① 转引自 Ingeborg Bachmann: Werke in vier Bänden. Bd. IV. S. 110.

② Ingeborg Bachmann: Das dreissigste Jahr. In: Bachmann: Werke in vier Bänden. Bd. II. S. 132.

③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Das Werk von den frühesten Gedichten bis zum" Todesarten"—Zyklus. Frankfurt am Main 1993. S. 37.

托邦式的童话梦想里，似乎深深渗透着现实生存中一幕幕痛苦的经历。在这种不可调和的对立中，童话梦想的“游戏”便如此“终局”了。伴随着这种高度形象化的描写，是读者对这个充满幻想和毁灭的“语言世界”无限的联想。现实中的一切好像都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内化得更加阴暗、更加恐怖，使生存遭受的威胁更加不可阻挡：

罕见的寒冷席卷而来，
疾飞的命令越过大海。
海湾伴着一切光明任之蹂躏，
城市倒下去了。

（卷一，第 139 页）

无论诗人怎样去渴望一个赖以生存的乌托邦，但光明在哪儿都不复存在，因为“黑夜是漫长的”，生存“始终是黑夜。没有白昼”（卷一，第 102 页）。诗中的“我”始终在黑夜的威胁中感受着现实的生存。就像《大熊星的召唤》一诗中所表现的，作为天体的大熊星被当作“蓬乱的黑夜”召唤到“你们”生存的世界里。它无疑象征着某种强大的力量，在威胁着人世间任何形式的生存：

有可能，这头熊
会挣脱锁链，不再是恐吓作势，
而是扑向颗颗松果，落自
巨大的、翼张的、
自乐园栽落的群松。

（卷一，第 95 页，欧凡译）

与《被缓期的日子》相比，《大熊星的召唤》的表现手法越来越趋向于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本来始终被当作幻想而渴望的东西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诗人内心的语言世界里，陌生化的隐喻和超越常规的童话式图解成为诗歌表现的主要手段。这种回

归主体意识的表现以及由此构想的艺术世界或多或少地给作品蒙上了晦涩的色彩，因此也引起了批评界和读者持久而莫衷一是的争论。但巴赫曼并未遁入虚无的唯美主义，而是以一个诗人永不放弃的执着，采用与众不同的诗歌形式在向读者诉说着、告诫着。在那一个个陌生化的语言图像背后，始终包含着一个"我的世界的界限"，一个"自我中的历史"，因为她信奉卡尔·克劳斯说过的，"每种语言的优势都根植于其道德中"[①]。《我的鸟儿》一诗也许就是巴赫曼对自己这种创作态度的总结。对她来说，"写作就是保持警觉。"[②]这首诗中所召唤的鸟儿是很有象征意义的猫头鹰。它是智慧的鸟儿，是黑夜中保持警觉的鸟儿：

无论什么事发生，这饱受摧残的世界
都会沉回昏黯，
森林将酬它以安眠的仙饮，
自守望者已离去的高塔，
猫头鹰的眼静静地注视下方。

（卷一，第 96 页，欧凡译）

一方面是"这饱受摧残的世界"笼罩在令人恐惧的黑夜之中，另一方面是猫头鹰以持之以恒的宁静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这里，巴赫曼借对猫头鹰的描写隐喻了一个诗人的"超我"，使之成为诗中的"我"。

我灰色的肩头良伴，我的武器，

---

① Interview mit N. N. In: Ingeborg 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S.25.

② Hans Egon Holthusen: Kämpfender Sprachgeist. Die Lyrik Ingeborg Bachmanns. In: Chiritine Koschel u.a. (Hrg.): Kein objektives Urteil—Nur ein lebendiges. S. 47.

长着那根羽毛，我唯一的武器！
我唯一的华饰：你的面纱和羽毛。

（卷一，第96页，欧凡译）

诗中的"我"和"我的鸟儿"融为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我"拿着这个武器高高地俯瞰"这饱经摧残的世界"，十分警觉地履行着"我"的使命。猫头鹰的可贵之处就是发现了自身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或许就是一个诗人最深沉的自白。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诗集《大熊星的召唤》以什么样的象征手法来表现，它所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诗人在洞察到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向世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唤。

继这两本影响深远的诗集之后，巴赫曼只是偶尔发表了一些诗歌，其中也不乏名篇，如《波西米亚滨海而立》，被视为诗歌封笔之作的《不是美食》等。这些诗也是批评家评论最多的作品。但她此后再未出过诗集，把创作重心转移到小说上。法兰克福诗学讲座后，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三十岁》出版（1961）。但在惊叹和赞扬声中，这部"与众不同、充满诗意"的作品也遭到了批评界的种种非难。[①]一方面，批评家指责巴赫曼的小说缺少与现实的必然联系，步入虚无的幻想之中，与同时期的小说氛围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人们视其个性化的语言和表现存在的主题是阳春白雪。巴赫曼在这七篇小说中关注的不是命运和情节，而是充满象征和隐喻的语言。与之相对，巴赫曼研究专家汉斯·霍勒一针见血地指出：读巴赫曼的这本小说，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是，这样的表现风格"承载着多么深远的历史和哲学内涵，那种既充满激情又富有理性的语言表达指向的是什么……小说集《三十岁》以超乎寻常的方式

---

①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Das Werk von den frühesten Gedichten bis zum" Todesarten"—Zyklus. S. 123.

打破了那种奉守平庸的现实存在"[1]。实际上,像诗集《大熊星的召唤》一样,这本小说遵循着诗人即定的方向,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感受在艺术表现中凝结成各种各样的生存危机,而每一个象征都深深印证着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实和人的精神状态,同样也留下了作者自白的蛛丝马迹。巴赫曼认为,文学就是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她反对"对象与语言、情感与语言、行为与语言那种一成不变和一文不值的统一"。[2]小说《三十岁》典型地体现了巴赫曼的这种创作模式,它使读者能够透过个人的生存危机去感受一种普遍生存状态。当主人公步入三十岁时,他试图对自己迄今的生存经历作一番解释。三十岁则意味着青春永远一去不返。他曾经"为自己看到了那么多的可能性,并且……寻思着他会实现一切可能的希望"(卷二,第 95 页)。然而,他所面临的职业生活,对这位三十岁的男人来说表现为独一无二的"陷阱"。于是,他依然力图避免做出任何决定。他摇摆在一种何去何从的状态,日益陷入到自我封闭的内心生存。在他看来,人都是社会面具,因此,他越来越觉得与人相处是一种"伤害",但是他又无法彻底摆脱这个生存的环境而达到一种自我认同。自我被无可奈何地推向沉默。这时,"历史的、哲学的和神秘的语言符号"就呼唤着一个"你"[3]:"行动起来吧!"承担起摆脱现存秩序的重担,"撕碎这个陈腐的、令人诅咒的秩序",追寻一个"更伟大的秩序","要让世界发生变化,让世界改变方向。"(卷二,第 114 页)

这种个性和生存危机是这本小说共同表现的主题。它具有现

---

①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Das Werk von den frühesten Gedichten bis zum" Todesarten"—Zyklus. S. 126.

② Ingeborg Bachmann: Ein Wildermuth. In: Bachmann: Werke in vier Bänden. Bd. II. S. 251.

③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Das Werk von den frühesten Gedichen bis zum" Todesarten"—Zyklus. S. 123.

实的与历史的根源。在位于卷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奥地利城市里的青年》中，主人公在纳粹时期经历的噩梦如今非但未被克服，反而逐渐故意给遗忘了："'战后'——这无非是时间的计算。"[①]巴赫曼藉此哀叹的是，他们这一代人虽经历过那惨痛的历史，却无力摆脱那个"所有世界中最恶劣的世界"。同样，小说《一切》描写的是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摆脱社会的"陷阱"，"免遭我们的语言的伤害"，回归到无拘无束的生存，便想方设法教给他自由自在的大自然的语言，比如，"水的语言"，"石头的语言"，"落叶的语言"等(卷二，第 145 页)，因为无望的生存在这里与习以为常的社会语言密切相关："一切都是语言问题"(卷二，第 143 页)。他期待着"建立一种能够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语言"，然而，这种希望和努力必然只能是幻想而已。这位父亲感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干什么都行，就是没有能力退出来，冲破这个恶性循环。"(卷二，第 147 页)最后，他放弃了一切努力。当孩子在学校组织的一次郊游中不幸丧生时，小说似乎发展成了一个悲剧：这个父亲期望自己的孩子要达到预想的"一切"，最终却使"一切"化为乌有。在"我们的语言"秩序里，任何个性发展的追求都是无望的。小说结尾，父亲无可奈何地发出了启人深思的悲叹："学习这个阴暗的语言吧！你自己去学吧！"(卷二，第 157 页)

小说集《三十岁》虽引起不少争论，但它获得的巨大成功代表着德语当代小说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尤其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文坛上对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关注，《三十岁》也迎来了新的青春，被有的批评家称为德语女性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从一九六一年发表小说集《三十岁》到长篇小说《马利纳》问世(1971)，巴赫曼几乎沉默了十年之久。而这十年也正是诗人对"死

---

① Ingeborg Bachmann: Unter Mördern und Irren. In: Bachmann: Werke in vier Bänden. Bd. II. S. 159.

亡形式三部曲"的宏伟构想苦苦思索的十年。实际上,巴赫曼从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了第一部"死亡形式"小说的写作,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未竟之作《弗兰扎事件》。在长久痛苦的反复中,她于一九七〇年首先完成了《马利纳》,而另一部《范尼·戈德曼的挽歌》也只留下断片。《马利纳》的出版首先引起一片茫然和批评。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完全脱离了现实,说巴赫曼"陷入了自我主体意识而不可自拔"①。文学批评大师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称之为"一片混浊的汪洋"②。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了"死亡形式三部曲"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认识到巴赫曼不是"一个原本意义上的小说家"③,她的小说表现形式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小说创作。但叙述方式的创新并未改变巴赫曼坚持的创作宗旨:"对作家来说,历史是不可或缺的。要是你看不到导致我们今天存在境况的全部社会历史联系的话,你就不可能写作。"④

小说《马利纳》的叙述者是一个女性的"我",也是书中的主角,出生在克拉根福特,生活在维也纳。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其实不然。这部小说并无什么情节和传统意义上的结构,从始至终更多是叙述者"我"心灵自白的片断;她一再反思着自己与两个男人的关系,一个是住在邻居的匈牙利人伊万,另一个是与她共同生活的军事史学家马利纳。小说的叙述倒很像是意识流。《马利纳》的开头别有风格,像剧本一样,首先一一介绍了作品的人物、地点和时间,然后分三章展开叙述。而这三章结构也很特别,似乎第二章"第三个男人"构成了整个叙述的中心和必不可少

---

① Rudolf Hartung: Dokumente einer Lebenskrise. In: Kein objektives Urteil—Nur ein lebendiges. S. 156.

② Marcel Reich-Ranicki: Ingeborg Bachmann mit neuem Repertoire. In: Michael Matthias Schardt (Hrg.): Über Ingeborg Bachmann. Igel Verlag 1994. S. 188.

③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 S. 159.

④ Interview mit Alicja Walecka-Kowalska: In: Ingeborg Bachmann: 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S. 133.

的连接，其他两章则以矛盾对立的模式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这种不同凡响的叙述结构和手法也表明，作者和叙述者“我”在这里是不可等同的，因为这种颇具陌生化处理的风格使整个小说在结构和叙述上不乏讽刺意味。与之相应，小说的实际情节层面也蒙上了多层性，更加丰富了小说表现的内涵。

小说第一章描写的是一个单相思的爱情故事。这一章标题是“和伊万在一起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不过是叙述者“我”的幻想而已。“我”倾心爱着的对象是住在匈牙利街的邻居伊万，但却得不到他的任何回应。而与这个梦想同伊万相处的世界相对，是叙述者与马利纳共同生活的现实。马利纳是个理性的人，他为共同的生活创造着条件，保证两人的生计。但是对叙述者来说，他体现的是外部世界一成不变的价值和准则。他被排除在叙述者的自我世界之外，是其意识中的那个男人世界的象征。叙述者“我”力图以充满渴望和幻想的“女性”世界与之针锋相对，但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她所渴望的东西无法实现；她所排除的东西又无法摆脱，她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几乎要发疯了”(卷三，第 172 页)。她甚至对自身的一切提出了怀疑。她茫然无措地走在维也纳街头。她想回家，可这个家又“不存在”；她回到自己的住处，可“窗户全是黑洞洞的。维也纳在沉默着”(卷三，第 173 页)。这就是两个世界在叙述者内心深处的冲突。

在“第三个男人”一章里，叙述者想方设法要通过回忆自己的身世来确定自己女性的认同。这种种努力把她置于梦幻境地。她幻想出“第三个男人”来。而在这个既是“父亲”又是“凶手”的人身上，外部世界的暴力被人格化了。在这里，一切发生在梦幻中的、令人恐惧的东西都给人似幻似真的感觉，而且不时会唤起读者对一定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存在的联想。而对叙述者来说，要与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相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在不断地发生着谋杀”。于是，她越来越远地离开这个外部世界，而与伊万的关系也

完全破灭了,最后的希望化为泡影。她回归到自我的内心世界里,而发生在这里的冲突则更加激烈。小说第一章中,童话“卡格兰公主”所描写的幸福幻想,对“我”来说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任何幸福的可能都被“今天”给彻底断绝了。

叙述者“我”极力排斥她生存其中的这个男人世界,但对女人世界的构想失败了,结果就是对“最终的事情”(第三章的标题)的思考。在这一章里,“我”想通过写作建立与马利纳的对话,几乎整个一章都是她虚构的各种对话形式,但这些都依然使她无法从沮丧和绝望中解脱。她觉得不可能再这样写下去了,也不想再这样写下去了。因为在写作中,“我”与马利纳、幻想与理性的双重生存再也无法维持了:“我在伊万中生存,而在马利纳中死亡。”(卷三,第 335 页)在这种双重生存中,女性世界的幻想是不可实现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而马利纳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但又会不可抗拒地存在下去。这就是小说所针对的由男人统治的世界:“这是一道很古老的墙,一道很强大的墙,谁也无法从中逃脱,谁也无法打开出口……这就是谋杀。”(卷三,第 337 页)最后,叙述者无望地选择了“最终的事情”:“我始终生活在最大的混乱之中,不过时候已经到了,我也该进入一种有序的生存了”。这就是“死亡形式”的结局。这个病态的命运揭示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病态”。

《马利纳》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却也给作者带来很大声誉。这部小说以反传统的叙述方式,成功而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在被男人的主体意识主宰的世界里女人的命运,其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都值得进一步去探讨和认识。

小说集《同声》(1972)是巴赫曼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集在其中的五篇小说描写的都是“维也纳女人”。批评界最初的反应依然是褒贬不一。但是从表现对象和叙述形式来看,这些小说或多或少代表了一种新趋势,表现了巴赫曼在创作态度上的变化:在这个“苦苦探索死亡形式”的艰难时期,“我开始顺便写起短篇小说

来，一个接着一个。我觉得，那是些令人发笑的故事，是描写女人的故事……她们这个圈子……引起了我的兴趣，仿佛我刚进入她们的圈子，而不是她们进入我的。"①

巴赫曼在这里把女性人物作为小说表现的主要对象，当然是立足于她对女性社会生存状态的观察，出于对女性命运更多的关注。小说集的标题"同声"包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像同名小说中的女同声传译一样，这里的女性形象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求取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同声"地位，但她们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同声"对她们来说是永远不可企及的幻想。但是与"死亡形式三部曲"相比，《同声》中的女性形象最终都没有走向死亡。她们要么逃避到职业生活之中（《三条通向湖滨的路》和《同声》中的主人公），要么彻底回归自我，与世隔绝（《问题，还是问题》中的贝特克里斯），或者把疾病当作一种生存的"恩赐"（《你们幸福的眼睛》中的米兰达）。但是，她们赖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方式是充满冲突和困苦的，是被现实异化了的。她们不得不遵循的生存准则是现实世界强加给她们的。尤其对她们来说，要同男人建立所渴望的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句话，外部世界的摧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无可奈何的逃避和充满矛盾与困惑的内心世界。

小说《同声》中的女主人公是同声传译。她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搭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但是她自己却被排除在这种同等的交流之外。职业上的成功并不能使她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期待的自由空间。在个人的生存范围内，她希望与男人能够有自由平等的交往，以追求渴望的幸福。但这种努力却屡屡遭到挫折和失败。于是，她不得不逃避到职业的成就中去寻找安慰。同样，在《三条通往湖边的路》中，主人公伊丽莎白作为摄影记者，在这个男性主宰的职业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在这个社会里，她却始终是一个陌

① 转引自 Hans Höller: Ingeborg Bachmann. S. 151.

生人，一个找不到家的“流浪者”。在家乡的林中漫步时，她又一次痛苦地经历了一生中所有的挫折和失败，不得不中断了对父亲的拜访，要彻底逃脱掉那折腾得一团糟的爱情和生存状况，远去他乡异国，把一切忘却于职业的生存中。在突然袭来的噩梦中，她既找不到回国之路，也找不到回到父亲那里的田园之路，同样也找不到与人保持长久联系之路，职业的成功成为她唯一的寄托。在这种无望的生存中，她期待着“那个新型男人”的出现，渴望着实现另一种形式的交流：“只要这个新型的男人不出现，人与人之间无非是友好而已，相安无事。过眼烟云。对此切不可抱太多的期望。女人和男人最好应该保持距离，别相互来往，直到二者从迷惘和烦乱中，从一切不协调的关系中找出出路。”（卷二，第 450 页）

《同声》以表现女性形象及其命运为主题，标志着巴赫曼小说创作的新趋势，也是其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这本小说集自然也就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思潮讨论的中心。

巴赫曼是奥地利作家。她文学创作的根深深地扎在奥地利文学传统的沃土之中。在思想上，她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哲学的影响；在文学上，她把穆齐尔奉为创造文学幻想的楷模。

十九世纪末以来，奥地利文学经历了十分辉煌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卓有建树的文学大师（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卡夫卡、里尔克、穆齐尔、布洛赫、茨威格、汉特克、贝恩哈德、耶莉内克等），对德语乃至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巴赫曼无疑是这个文学发展过程中一颗闪耀的明星。像许多奥地利作家一样，她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德语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也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特别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越来越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二〇〇四年，奥地利女作家耶莉内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在把惊赞的目光投向奥地利当代文学的同时，也更

加对巴赫曼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因为她属于这个文学的杰出代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本《巴赫曼作品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这位颇具魅力的德语女性作家，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奥地利文学。但愿这本集子能够给读者真正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在此谨向参与翻译的两位老前辈，欧凡教授和张佳珏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韩瑞祥

二〇〇六年八月于德国基森大学

目　次

诗　歌

欧　凡译

中短篇小说

广播剧

杂　文

诗 歌

在 墙 后

我像山谷的春天里
悬在枝头的雪，
像因风飘动的冷泉，
像水珠
滴落百花，
它们凋腐，围着它
像围着一片沼泽。
我是那老想起死亡的生灵。

我飞行，因为不耐安静地走，
穿过普天之下的结实楼屋，
推倒柱墩，掏空墙壁。
我警告众人，因为夜里无眠，
以大海的遥唤。
我攀上瀑布的巨口，
从山巅推落喧嚣的卵石。

我是忧天者之子，
悬身和平与欢乐之中，
像光阴脚步里的钟声隐隐，

像成熟季节里田间的镰刀晃晃。

我是那老想起死亡的生灵。

对夜晚的倾诉

我的疑虑,苦涩而难以平息,
渗进了夜晚的深处。
困倦在我耳边轻唱。
我凝神细听……
唉,跟昨天的并无两样!
它来了又去,周而复始!

我熟识黑甜之乡的佳境。
我将永不涉足斯乡。
我还不知道,这阴暗的湖
将在何处把我的磨难了结。
那里应有一面巨镜,
明净而密封不透,
闪烁着痛,
示我们
以生之底。

凋落吧,我心

凋落吧,我心,自时间之树,
凋落吧,你们,片片衰叶,自受冻的、
曾拥抱阳光的枝头,
飘落吧,像泪珠滴落自圆睁的眼!

土地神晒焦的额际
虽仍有鬈发竟日价飘扬,
衬衣下,一只手已紧按
开裂的伤口。

因此,别游移吧,当云朵再一次
以温柔的背向你躬身,
无须在意,当希模托斯[①]
再一次填满你的蜂房。

因为农夫不会希罕荒地的禾秆,

① 希模托斯(Hymettos),雅典城西的山峰,以产蜜著名,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约公元24)和帕乌萨尼阿斯(Pausanias,约生活在公元160年左右)都曾述及那里的蜂蜜。

夏天对我们伟大的世代亦复如此。

心又能证明什么？
它摆荡在昨日和明日之间，
默然而又陌生，
它所敲打的
是它已落自时间的遗迹。

黯淡的言辞

像俄耳甫斯[①] 一样，
我在生之弦弹奏死亡，
在世界之美
和你管领蓝天的美眸中，
我只能找到黯淡的言辞。

别忘记，你也曾，在那个
早晨，当你的营帐
仍被露水浸湿，康乃馨
仍在你心底倦眠，
猛然看到那阴暗的河
流过你的面前。

沉默的弦
紧绷在血的波浪之间，
我攫住你响动的心。

---

①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竖琴名手，其音乐能感动木石，曾到下界向冥后佩耳塞福涅索回其亡妻欧律狄刻的生命。冥后被他的音乐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诗中末段首两行应用了这一典故。

你的鬈发化作了
夜的发影，
幽冥的黑色雪片
飘落你的面庞

我不属于你。
于是我们同声悼惜。

但是像俄耳甫斯一样，
我了然于冥界的生命，
而你永远合上的眼睛
语我以蓝意如故。

沉重的运载

夏天的沉重运载已经满舱，
太阳之舟已在港口待命，
当海鸥在你身后俯冲、唳鸣。
夏天的沉重运载已经满舱。

太阳之舟已在港口待命，
在巨舟船头雕饰的唇上，
亡灵的微笑飘然而降。
太阳之舟已在港口待命。

当海鸥在你身后俯冲、唳鸣，
沉没的命令传自西方；
但你将睁着眼溺于晴光，
当海鸥在你身后俯冲、唳鸣。

被缓期的日子

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
被暂准缓期的日子
已隐现在地平线上。
不久你该系好鞋带，
把猎犬赶回湿地上的庄院。
因为鱼群的内脏
已被风吹冷。
扇豆草灯光泽微茫。
放眼雾空：
被暂准缓期的日子
已隐现在地平线上。

远处，你的所爱正向沙中沉陷，
它在她飘扬的发丝间攀爬，
它打断她的话，
它命令她别做声，
它发现，每次拥抱后，
她都伤心欲绝，
同时又乐意离别。

别环视四周。
系上你的鞋。
赶回猎犬们。
把鱼丢回大海。
吹灭扇豆草灯！

更艰难的日子正在到来。

信　　息

自蒸腾着尸体温热的天国前廊，
太阳阔步而出。那里神已绝迹，
有的只是阵亡者。

光芒无意照顾腐朽。我们的神性，
历史，已为我们预订了
一座出不了复活的坟墓。

选　美　诗

1

同我一起沉默吧，沉默得像一切钟声。

在恐怖的胎衣中
虫蚁正寻觅新的养料。
每逢耶稣受难节，都有一只手
垂自天庭，缺了两只指头，
它无法起誓，担保万物
如同未存，也永不
再生。它潜入赤云
摆脱新的杀手之群，
自在离去。

夜晚，在这地球上，
打开一扇扇窗，折起床单，
让病人的秘密公开，
一个充满养分的瘤，说不尽的
诸味杂陈的痛。

屠夫们,手戴手套,扼住
众裸者的呼吸,
门里的月亮跌落地上,
让碎片躺着吧,那杯把……

一切都已为最后的敷油礼做好准备。
(圣礼未能举行。)

2

一切是多么徒然。
要是一个城市向你滚滚而来,
抬高你自己,驾凌它的尘土,
谋一席公职,
并乔装自己
以免原形毕露。

兑现你的承诺吧,
在一个虚悬的盲镜之前,
在风中的闭门羹之前。

天国的陡墙之上无人走过。

3

眼睛啊,灼伤在储藏阳光的地球上,
承受着目光之雨的浇淋,
如今又被当今的

伤心蜘蛛群
纺尽、织光……

4

在我的缄默的洞穴里
放进一个字吧，
把森林向两边加厚吧，
好让我的口
完全隐藏在荫影里。

游戏已终局

我亲爱的兄弟，何时我们来造一艘木筏，
泛流而下直达天边？
我亲爱的兄弟，不久货载就会太重，
我们将葬身鱼腹。

我亲爱的兄弟，我们在纸上
画上许多国家和条条铁轨。
小心，在这条黑线前
你将被地雷炸飞半空。

我亲爱的兄弟，然后我们将被绑在
受刑柱上，哭叫嘶喊。
但你将从死亡之谷纵蹄而来，
于是我们双双逃亡。

醒来在吉卜赛人的营地，在沙漠的帐篷，
沙粒从我们发际泪滴般流下，
你我的岁数和世界的岁数
不是年月可以计量。

别被狡猾的乌鸦蒙骗,或粘人的
蜘蛛足,或矮丛里的蝙蝠,
在安乐之乡别吃也别喝,
锅里壶里都冒着惑人的泡沫。

只有在金桥上会说宝石仙女的
话的人大获全胜。
我必须告诉你,花园里
最后的雪已在消融。

我们的脚被许多许多的石块磨伤。
一个伤口将痊愈,我们将借此奋跃,
直到童话里的国王,口含他王国的钥匙,
把我们接去,那时我们将欢唱:

这是个美好的时代,当枣核发芽!
每个摔倒的人都长着翅膀。
红色的顶针为穷人缝尸布,
你的嫩叶沉落在我的封印。

我们就要眠了,亲爱的,游戏已终局。
踮起脚尖。白色的睡衣飘飘拂拂。
父亲母亲都说,这屋里有鬼魂出入,
当我们交换鼻息。

大熊星的召唤

大熊,下到人间吧,在蓬乱的夜,
你这云裘之兽,老眼昏昏,
明灭似星辰,
你的利爪,闪闪发光,
穿透了灌木丛,
闪亮似星辰,
我们警觉地看守畜群,
虽然受你咒住,不放心
你的疲惫的腰,和锐利的
半露的尖牙,
你这老熊。

你们的世界:松果一枚。
你们:果上的鳞皮。
我追它,滚它,
自太初之松
至末尾之松,
嗅一嗅它,试试我的牙,
然后用爪把它攫住。

惧怕吧！——或者也别！
向捐款袋[1] 里投些钱，
对那盲汉说些好话，
好教他把熊拴住。
把羊肉煮得香些。

有可能，这头熊
会挣脱锁链，不再是恐吓作势，
而是扑向颗颗松果，落自
巨大的、翼张的、
自乐园栽落的群松。

① 一般指教堂里慈善募捐的口袋，上系小铃。

我的鸟儿

无论什么事发生:这饱受摧残的世界
都会沉回昏黯,
森林将酬它以安眠的仙饮,
自守望者已离去的高塔,
猫头鹰的眼静静地注视下方。

无论什么事发生:你知道时间已到,
我的鸟儿,你戴上面纱,
穿越重雾,向我飞来。

我们互相张望,在丑类藏身的雾团中,
你顺从我的示意,冲飞而至,
羽毛振动旋卷——

我灰色的肩头良伴,我的武器,
长着那根羽毛,我唯一的武器!
我唯一的华饰:你的面纱和羽毛。

即使在树下的叶针之舞中
我全身刺痛,

半人高的灌木丛
享我以热辣辣的叶片，
而我的鬈发如蛇信闪缩，
摆向四方寻找水分，
星星的灰烬
仍然正向我的乱发泻落。

当我罩在烟雾之中
灵智重苏，清楚所发生的事，
我的鸟儿，我夜夜的良伴，
当我在夜里被点燃，
昏暗的树林里簌簌作响，
我敲出火花，自我体内。

当我听任火焰焚烧
并被火爱上，
直到树脂溢出，
滴下伤口，并温温地
把大地纺成丝，
（而你也在夜里盗走我的心，
我全心全意信赖的鸟儿！）
把瞭望塔移进光里，
那里，一个平息下来的你
飞抵，在庄严的宁静里——
不论什么事发生。

新　　地

我来到牧草地上，
当夜幕已垂，
我嗅到草地里的疮疤
和欲起未起的风。
爱已不再啃草，
钟声已衰竭，
禾堆已枯萎。

一支号角插在地上，
被领头羊撞坏，
深陷进黑暗之中。

我把它从地里拔起，
抬起它直达云霄，
以我全身之力。

为使这土地
新音弥漫，
我吹起号角，
甘愿活在未来的风里

和各个来路的
草茎之下。

雾的土地

冬天里,我的爱
藏身在林中的兽群。
我天亮前就得赶回,
母狐知道了这事,她笑了。
白云是怎样在颤抖!
一层碎冰洒落
在我如雪的衣领。

冬天里,我的爱
是林中诸树的一棵,
她邀请失意的乌鸦们
栖息到她美丽的枝桠。
她知道,当天色将暮,风
将吹起她僵硬的、镶上
霜边的晚礼服,并赶我回家。

冬天里,我的爱
躲在鱼群中,不声不响。
对水百依百顺,她的鳍
的划动则从里将之推出,

我站在岸边细看
她怎样潜水,怎样转身,
直到浮冰把我赶走。

再度被一只鸟儿猎食的呼啸
击中,它的双翼
僵住在我上方,我跌进
空旷的大地:她拔光
众母鸡的毛,投给我一根白色的
鸡胸骨。我拾起它,架上脖子,
经过怀恨的绒毛离去。

我的爱不讲贞洁,
我知道,她经常穿起
高跟鞋扭进城去,
她在酒吧里亲吻一个又一个杯子,
嘴里深深地含着吸管,
她说适合所有人的话。
但我对这语言一窍不通。

我看到过雾的土地,
我吞食过如雾的心。

告诉我，爱情！

你的帽子微微耸起，在风里晃动、问好，
你的脱了帽的头披云戴雾，
你的心忙着别处的事，
你的口吸收了新的语言，
颤颤草占得了上风，
夏天把星星花吹开又吹走，
被雪片照花了眼，你扬起脸，
你大笑大哭亲手弄垮自己，
还有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

告诉我，爱情！

孔雀在欢庆的惊愕中开屏，
鸽子拉起羽毛的领子，
空气因塞满了咕咕声而膨胀，
野鸭聒噪，整片大地啜饮着
野蜜，静谧的公园里，
每块花坛都被金粉镶上边。

一条鱼羞红了脸，赶过大队，

穿过岩窟,跌进珊瑚床。
蝎子羞涩地随着银沙的音乐起舞。
甲虫闻到了远处的心上人;
要是我有它的知觉,我就会感到
翅膀在它们甲壳下的扑动,
就会飞向远方的草莓丛!

告诉我,爱情!

水会交谈
浪会挽起手,
葡萄在藤上膨胀、跳动、蹦落。
蜗牛爬出它的家,那么放心!
石头知道怎样把另一块弄软!

解释给我听,爱情,这些我解释不了的事:
我该不该把这短暂的、可怕的时间
只用来和思想打交道,却独个儿
对可爱的事物不闻不问,不作不为?
人必须思考吗? 别人会想他吗?

你说:一个别样的精神在指望他……
别再解释了。我看到火蜥蜴
在每堆火中穿行。
没有恐怖追猎他,没有事物使他感到痛苦。

广 告 一 则

我们去哪里
别发愁别发愁
当天色渐暗寒意渐浓
一点不用愁
但是
和着音乐声
我们该做什么
乐声悠扬
想什么
悠扬
在一个终结面前
和着音乐声
我们又将把我们的问题
最好
和年年的战栗带到哪里
带到梦的洗衣房别愁别愁
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最好
当死的寂静

降临

话和话后话

不要出于我们之口，
字眼儿，播种龙的那个。
不错，空气憋人，
光的泡沫在翻涌，又酸又霉，
蚊群乌黑一片罩住沼泽。

毒芹乐于痛饮[1]
一张猫皮展示在众人前，
一条蛇向它咝咝吐信，
一只蝎子登场。

不要钻进我们的耳朵，
专讲别人坏事的谣言，
字眼儿，死在沼泽中吧，
那小水塘的发源地。

字眼儿，留在我们身边吧，

---

① 可能引用了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故事。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死刑的执行是喝毒芹汁。

以温柔的耐心
和不耐。这样的播种
必须要终结。

学兽叫的治不了兽。
泄露床的秘密的弄糟一切爱情。
杂种字可用作牺牲掉蠢汉的玩笑。

谁要求你审判这陌生人?
要是你毛遂自荐,那就请你走人,
脚上长着他的疮,夜复一夜,
走得远远的! 永远别回来。

字眼儿,请做我们的一员,
自由自在、清晰而又美丽,
顾前瞻后的生活
实在必须了结。

(螃蟹退场,
鼹鼠睡过了头,
软水溶去了
撑起石头的石灰。)

来吧,声和气的宠儿,
闭住这张嘴,
当它的弱点把我们
吓坏和窘住

来吧，莫负众望！
因为我们正处于充满邪恶的争吵中，
在龙血保护起对手之前，
这只手将跌进火中。
你，我的字眼儿，拯救我！

初生之地

我投向我的初生之地，
投向南方，赤裸、一无所有，
直到海边的弱土如带
才见到城市和堡垒。

被灰尘踩进睡眠，
我躺在光里。
满敷爱奥尼亚① 的盐，
一株树的骨架当空而悬。

没有梦落下。

没有迷迭香绽放，
没有鸟儿在泉边
清洗它的歌声。

在我的初生之地，在南方，

---

① 小亚细亚西岸中部及其附近爱琴海岛屿的古称。原为古希腊领土，后迭经吕底亚、波斯、马其顿、罗马占领。今属土耳其。

毒蛇跳到我身上，
带来晴光下的战栗。

噢闭上
你的眼，闭上！
把口含住食物！

当我啜饮自己，
当地震频频撼动
我的初生之地，
我矍然醒来。

于是爱情落向我。

石头并未死去。
灯芯跳起，
当我以一瞥把它点燃。

罗 马 之 夜

当跷跷板冲上
七冈[1] 之巅，它也会，
被我们紧抱和加重，
泻落幽深的水，

浸入河底[2] 的泥，直到
鱼儿游满怀。
轮到我们时，
我们就冲天而上。

山变低了，
我们高升，并同
每一条鱼把夜共享。

没人出局。
不消说，唯有爱
和两人之一把另一个升起。

---

① 围绕罗马城有七座有名的山冈。
② 指流经罗马的台伯河。

留　下　吧

航行已告终，
好风已歇。
在你手中
一座纸牌房子轻轻倒塌。

每张牌都绘有图，
画出不同的地方。
你已勾勒出整个世界，
并把语言洗进牌张。

多么深奥，正在
进行的牌局！
留下吧，为了抽到那张牌，
好成为通吃的赢家。

给 太 阳

美过可敬的月亮和它的清辉，
美过众星，夜的赫赫的勋章，
更美过彗星的如火的乍现
比任何别的星球都照管更高的美，
因为你我的生命每天都仰赖于她。

美丽的太阳，日日升起，从不误工，
最美是在夏天，当海边的日子
被熏得水气濛濛，风帆悠然
滑过眼前，直到你倦不知数。

失去了阳光，艺术将重新挂起面纱，
你将倩影杳然，海和沙，
被阴影鞭笞，也会从我眼皮下溜走。

美丽的光，给我们温暖和生机，照料我们无微不至，
使我重能见物，更能重见到你！

在阳光下，没有什么比沐浴阳光更美……

水中的枝，枝上的鸟，没有什么比这更美，
鸟儿思忖着飞行，下面鱼群嬉戏。

着了色，成了形，驭光来到这世界，
为了放眼四野，看一看方方的田地，我乡土的多棱
和你穿起的衣裳。你的衣裳，蓝色垂垂！

美丽的蓝色，孔雀张起它阔步颔首，
蓝如远天，我的快活之乡，有各式气候怡我心情，
地平线上的蓝色邂逅！我兴奋的双眼
重又睁大、闪动、烧灼得发痛

美丽的太阳，连灰尘也对之献以最高的仰慕，
因此我不会对月亮或星星，
并非由于夜炫耀它的彗星并有意愚弄我，
而只会对你——而且行将无穷无尽地、不计其余地——
诉说我无可挽回的失明。

逃亡中的歌(15首选3)

1

棕榈叶在雪中摧折，
梯阶坍塌，
城市僵硬地躺着，
在陌生的冬日里闪光。

孩子们此呼彼应地
攀登饥饿的山岭。
他们吞食银白的面粉，
向青天顶礼膜拜。

冬天的闪亮悬饰、
金色的柑橘
在野风中飘荡。
血橙滚落。

5

扫尽这五味杂陈之城的雪！

街道应弥漫果味。
撒以黑葡萄干，
投以无花果、山柑花蕾[①]。
催动夏天的脚步
和四季的循环，
出生、血、粪便和痰液，
死——钩住鞭痕的卷边，

一条条
印上了一个个的面庞，
多疑、懒散和苍老，
灰石勾勒出的轮廓，油腻腻的肤色，
因习于争吵而诡谲善变，
熟识危险
和火山之神的盛怒，
也不稀奇喷烟天使
和可咒的灼热！

15

爱情赢得一次胜利，死亡也一次，
时间和其后的时间。
我们一次也没有。

只有围绕我们的星球的沉落。余光和沉默。

---

① 一种调味料。

但吟颂其后的尘灰之歌
却会扬起在我们头顶。

流　亡

我是游魂
没在任何地方落籍
各级衙门对我一无所知
超编在众金色之城
在绿色之土

早就被除名
早就一无所有

除了风除了时间除了响动的音
我无力生活在人群

我随着德语
这缠绕着我
而我也以之为家的云团
漂游在众语言之间

噢这云团是怎样地化作乌云
这些阴暗的这些雨的音符
落下者寥寥

它把死去者升往明亮些的地境

这次大洪水后

这次大洪水后
我愿看到这灵鸽，
别的都不计，
重被救活。

因为我将丧生在这索命之海！
若它不飞出去，
在最后的时刻
衔回那一片叶。

洪　流

入生如此之远，去死如此之近，
我已不能再同任何人相讼，
我从世界撤回我的份；

我以绿色之刃刺进
大海的心，把自己漂向岸边。

锡鸟[①] 升空，肉桂香气弥漫！
我与时间——我的谋杀者——独守。
在烟雾和蓝霭中我们作起茧。

① 十六世纪时流行在中欧地区的射击比赛多以木制的鸟作靶，按射中部位颁给奖品。因奖品都是当地盛产的锡制品，因此把靶称为锡鸟。

启程吧，思想

启程吧，思想，只要你仍有清楚的言辞
作你的振飞之翼，升起你，带你去斯乡，
那里，轻金属摆动，
那里，空气在一个新的理解中
凛凛刺骨，
那里，武器说着
独一无二的语言。
在那里捍卫我们吧！

浪涛冲起浮木又沉下。
病热把你拉到胸前抱住又让你跌落。
信仰仅仅移走了一座山。

让站着不动的站着，启程吧，思想！

被别无他物只有我们的痛苦所贯穿，
契合我们吧，不爽毫厘！

咏叹调第1号*

我们投身所向处，在玫瑰的雷雨中，
夜被茎刺照亮，而叶声
——在灌木丛中曾是如此轻柔——
之雷追随着我们的脚步。

被玫瑰点燃而又总被扑灭的，
雨会为我们冲进河流。哦远逝的夜！
却有曾相识之叶一片，在波浪中漂流，
尾随我们直到出海处。

---

* 这首诗的前四行曾以《在玫瑰的雷雨中》为题，收在1953年出版的诗集《被缓期的日子》中，后四行是巴赫曼后来加上的。

真　正　的

——赠安娜·阿赫玛托娃*

谁要是从未被一字一词所困，
我要对大家说，
谁要是善于
藉摆弄字词以自救脱身——
这人是个无救的人。
走捷径救他不成，
走弯路也休想。
一字一句都求在理，
顶得住胡话连篇。
不同意这句话的人，
不会让它出自笔底。

---

*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8—1966)，俄罗斯女诗人。十月革命后作品被禁，直至二战期间，才被允许出版了两本诗集。但 1946 年开始又重新受到迫害。

波希米亚滨海而立*

如果这里的房间还绿意盈盈,我将走进其中的一间。
如果这里的桥还完好无恙,我将走在结实的地上。
如果爱的辛劳遗失在每个时代,我乐意遗失在这里。

如果我非其人,必有中选者同我一样好。

如果有一个字眼傍接我,我会欣然听任。
如果波希米亚仍在海边,我将对海深信不疑。
如果我仍相信海,我就将寄望于陆地。

如果我是其人,那么每个人都是,都同我一样值得。
我不想再有所求,唯愿物化。

化入地底——意即海底,我将重见波希米亚。

---

* 诗题借自莎士比亚的喜剧《冬天的故事》第三幕第三场中的台词,剧中场景为"波希比亚。海滨荒野。"剧中人安提哥纳斯问水手:"那么你真的相信我们的船靠岸的地方就是波希米亚的荒野吗?"波希米亚为捷克历史地区名。原是日耳曼语对于捷克区的称呼。广义的指捷克全部,狭义的仅指今南、北摩拉维亚州以外的捷克。捷克为内陆国,四面不临海。全诗借这句喜剧性的话来铺展诗人的生之求索。诗的倒数第二段更引进了象征性的意味。

打下了地底，我悠悠醒来，
如今，自底而上，我了然于一切，于是我未迷失。

来吧，所有属于波希米亚的，水手们，码头妓女们和未下锚的船只。
你们不想做波希米亚人吗，伊利里亚[1] 人，维洛纳[2] 人，
还有威尼斯人，你们大家。上演喜剧吧，那些逗笑的

和赚人眼泪的。弄错一百遍吧，
就像我一错再错而从来通不过考验，
但其实我还是通过了它们，一次又一次。

就像波希米亚通过了它们并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它获赦于海边于是如今它傍水而立。

我仍傍邻一句话和另一片土地，
我也傍邻，稍许，愈来愈多的一切，

一个波希米亚人，一个流浪者，一无所有，无一可依，
仅仅只有海，这受争论的，授我以权，纵览我选中的土地。

---

① 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和亚得里亚海沿岸。
② 意大利北部城市。

谜

——为谱写咏叙调日子里的
汉斯·维尔纳·亨策而作*

一切不再来。

大地不再回春。
千年历对每个人预言。

但夏天也在其列,以及一切像
“夏日的”那样的美好字眼——
一切不再来。

你不该哭泣,
音乐声说。

此外

---

* 汉斯·维尔纳·亨策(1926—),德国作曲家。1953年移居意大利。1963年为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的诗谱写过一系列咏叙调,包括《柔露》、《哀歌》、《你们海上的奇花》、《灵感》、《来吧,甜蜜的死神》等。

没有人
说
任何话。

不是美食

不再有事物愉悦我。

我应否，
以杏花一朵
装点一个隐喻？
藉光的特技
把句法钉上十字架？
谁还愿意绞尽脑汁，
为这些多余之极的玩意——

我学会了体谅人，
藉那些字词，
它们存在着。
（为最底层的人们）

饥饿
　　屈辱
　　　　眼泪
和
　　　　　　黑暗。

以未洗净的抽泣，
以对如许之多的苦难、
病痛和生计之艰的
绝望
（而我连在绝望面前也感到绝望）
我将苟延余生。

我忽视的不是文辞，
而是我自己。
别人懂得，
天知道，
以言辞自助。
我不是自己的帮手。

我应否，
俘虏一个思想，
把它囚禁到一间照亮的牢房？
饱饫我的眼和耳，
以第一流的字之珍馐？
探究一个母音的性欲，
算出诸子音的幽会值？

我须否，
以冰雹敲烂的头，
以这只写得发麻的手，
在三百夜的压力下，
撕下纸页，

扫去一幕幕精心策划的字之歌剧，
以席卷之势写出：我你和他她它

我们你们？

（还是该做。人家该做。）

我那份，应散如云烟。

（欧　凡 译）

中短篇小说

渡　船

盛夏的河水就像一首千人大合唱。一浪接一浪的河水轰鸣着，包围着这片陆地。接近岸边的时候，它又静了下来，水流潺潺，仿佛吞噬了自己的声音。河水很宽，它将这片陆地分割成几块，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面的山谷阴暗浓密，近处是一座座的山丘，向上拱起的山头上长满了树，远处耸立着更陡峭更高的山峰，在明亮、晴好的日子里，那些峰峦就会在地上投下柔和的弓形阴影。河对岸，林木丛生的山坳投下的第一片阴影里矗立着那个庄园。每当船夫约斯普·伯约载客人或者货物过河的时候都会看见那栋房子，它总是矗立在他的面前。房子发出刺眼的白光，突然闪现在他的眼前。

约斯普年轻的眼睛十分敏锐。他能看见远处灌木丛中的嫩枝弯着腰，也能立即判断出渡船上的客人究竟是想到河对岸采荆条的编筐女，或者是手工工场里面的工人。有时，渡船上也会有外乡人，或者一大群喜笑颜开的男人和衣着光鲜的快活的女人。

这个午后天气炎热。约斯普独自一人。他站在那座小桥上，那小桥从岸边探了出来，下面是一大片柔软的沙地。码头立在孤零零的一片灌木丛中间，那片地先是沙地，然后是石块，渐渐才过渡成草场和田地。河岸一眼望不到边，灌木丛阻断了人的视线，纵横其中的那些微微发硬的小路就像新结的伤疤。在这个躁动不安的日子里，天上云彩的变换就是唯一的变化，除此之外便安静得使

人犯困，沉默不语的热浪给所有的一切都打上了它的烙印。

约斯普转过身。他看着对面的庄园。河水横跨在他们之间，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东家”正站在某扇窗户的旁边。他，约斯普，可以做到一连几个小时坐着、或者站着不动，他也可以日复一日都听着相同的水声，可是，对面那所白色房子中的先生，也就是有时被他们称作“宫殿”的房子里面的先生，肯定心神不宁。他一会儿站在这扇窗户、一会儿又站在那扇窗户旁边，有时候他走下那片树林，约斯普还以为他打算过河，但是他的想法随着翻滚的波浪转瞬即逝。那位先生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岸边徘徊了一阵儿，就转身回去了。约斯普经常见到这一幕。那位先生有一种威慑力，他能使周围的人感到恐惧和无助，不过他是个好人。所有的人都这么说。

约斯普不想再继续思考这件事了。他仔细看了看四周的路。没有人来。他笑了，现在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乐子了。虽然他已经长大成人，但是他仍旧喜欢在沙子里翻找平坦的石块。他不慌不忙地走在潮湿、松软的沙地里，用手掂量一下石块，然后弯下腰，身体微微前倾，晃动手臂，石块嗖的一声飞了出去，在水面上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三下。要是他多做几次的话，就能让石块在水面上跳八下。只是石块不能太笨重了。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就这样溜走了。船夫一言不发，像是睡着了一样，已经沉默了好一会儿。远处山顶上的云团更高了。也许阳光很快就会躲进去，而它将给白雾一样的宫殿镶上一圈金边。也许那个时候玛利亚就来了。她一定还会迟到，挎着个篮子，里面是带给那位先生的浆果，或者是蜂蜜和面包。他得渡她过河，然后看着她的背影走向那所白色的房子。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玛利亚要给那位先生送去所有东西，他应该派人过来取才对。

傍晚时光总是使人精神恍惚。理智的思考随着困意的袭来而减退，各种念头悄悄地涌了上来。那位先生已经不年轻了。不会再有年轻的约斯普·伯约心里那种使人痛苦的需求。为什么玛利

亚非得想着他呢！他从未注意过她，而只是思考着一些玛利亚看不透也不能理解的大事！她可能经常来他这里，不过，如果她不开口的话，他就不会看她。他不会懂得她的眼神，只会把这个沉默不语的女孩打发走。他根本不会知道她的伤心和爱情。而且，夏天即将过去，到了冬天，玛利亚肯定会和他去跳舞的。

日落之后才活跃起来的苍蝇和小蚊子，已经嗡嗡嘤嘤地聚成一团飞来飞去了。它们穿梭在空气中，悠闲地画着圈，直到突然撞在一起。这时它们才又四散开来，在空气中飘浮，重复着刚才的游戏。不知道在哪里还有鸟儿在歌唱，不过几乎听不到那歌声。河水的轰鸣声是一种期盼，它淹没了其它所有的声音。巨大的嘈杂声中充满了期待与不安。阵阵凉风夹杂着一丝焦虑袭来。要是有人直视河对岸墙上的白色斑痕穿过树林发出的亮光的话，眼睛一定会瞎的。

夜晚已经降临了。约斯普想了想，要不要回家去，不过他仍然在等待着。要做出一个决定很难。不过，这时他听到玛利亚走过来的声音。他没有朝那边看，他也根本不想看，听到脚步声就足够了。她的问候听起来既犹豫又无助。他盯着她。

“很晚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责备。

“你不开船了么？”

“我不知道，”他回应道，“你还想去哪儿？”

难以言状的冷酷占据了他的心。

她不敢回答，沉默着。他的目光就像是在审判她。他注意到她身上什么都没带，没有篮子、没有包，甚至连捆成一团的鼓鼓的包袱都没有。她只把自己带了来。

真是一个傻姑娘。他的心中充满了惊讶，他实在无法理解她，甚至还有点鄙夷她。但是，云彩泛着灼热的红晕，河流中的波浪比白天更宽，流得更慢，河中央的漩涡也更深更危险。没有人胆敢在这个时候自己摇着小船过河。只有渡船能保证安全。

凉风阵阵拂过约斯普的额头,但那里还是很热。一阵冲动伴随着恼怒,使他不知所措。渡船上的绳索建立起一种联系,消除了人们的不安,它径直指向河对岸,指着那所白色的庄园。

"我不开了,"他拒绝了玛利亚。

"你不愿意吗?"她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就摇着一个小袋子,满面笑容地说:"我可以付你双倍的价钱!"

他解脱般地笑了笑。

"恐怕你的钱不够吧。今天我就是不发船了。"

她怎么还赖在这里不走?钱袋里面钱币的撞击声越来越小。她的脸上写满顺从和请求,而他的拒绝与责备也越来越强硬。

"那位先生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你的裙子不够精致,鞋子又沉又笨。他一定会把你赶出去。他有别的事情要想。我知道这个,因为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他吓唬这个姑娘。而她沉思片刻,眼中渐渐溢满了泪水。

"到了冬天,先生就不住在这里了。他很快就会忘了你。"约斯普不会安慰人,他开始担心了,他现在还是要把这个女孩渡过河去。他的脸上渐渐流露出内心的不知所措。他盯着地面,可是地上除了很多沙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这段摇摆不定的空白中,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玛利亚慢慢地转过身,准备走开,在这个夏日的夜晚,他第二次无法理解她了。

"你要走么?"他问。

她再次停下脚步。他高兴起来,说:"我一会儿也要走了。"

"真的么?"

他开始准备渡船。"我在想,今年冬天,你能跟我去跳舞吗?"

她盯着自己的脚尖。"可能吧……现在我想回家。"

过了一会儿,她走了。船夫约斯普·伯约觉得,她可能还是有些伤心。不过今年冬天却一定会很开心。约斯普找了一块石头,

向水面抛去。河水浑浊得有些奇怪,在夜晚的昏暗光线中,根本看不见波浪泛着泡沫的银色光环。它再也不是那条用力分割土地、意味着分隔的灰色河流了。

(段丽杰 译)

梦的交易

每天晚上总是我最后一个离开大楼。我得把钥匙交给看门人，当我站在门口，还没有踏上回家的路之前，我会再回忆一下做过的工作——我要想想，文件是否都已经分类存放并锁在了抽屉里，是否所有的约会和安排都记在了我上司的记事本上。有时候我会忐忑不安地走回去，把我职责范围内的所有一切再检查一遍。

当我回家的时候，总是感觉非常疲惫，疲惫的就像是外面的街道，汽车和行人都在它的尘土中迷失了自己。我很少听到这最后的喧闹，很少听见公园里面的风声，很少听到小鸟轻快地鸣叫着，掠过房顶或者在暮色中飞向城市外面的山丘和葡萄园。

我回家的时候需要横穿市中心。

阴影映上街面的橱窗，掩盖了店里面成堆的货物，不过，偶尔会有星星点点的霓虹灯亮起来，把不断涌进来的黑暗逼到墙外。五颜六色的灯光映照着人行道，倾泻在街道的路面上。在最高的屋顶上，灯光广告用星星一样的闪光字体炫耀着。星星刚浮现在天空时光线微弱，立即就闪亮起来，又大，仿佛就在近处。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不知不觉停在了一扇橱窗前面，微风推着我缓缓地迈着脚步，但是我的目光却下意识地定格在这个橱窗上，我只是盯着里面，不再关注外面的一切。

我看到大大小小的盒子，外面裹着透明的包装纸，那些盒子形状不一，用丝带绑着，那些丝带在玻璃后面抖动着，就像是被风吹

的一样。我的注意力被这一幕吸引，便退到人行道的边缘，想看看这家公司的铭牌，却一无所获，它甚至没有标出店主的姓名。门大开着，一个男人嘴角叼着已经熄灭的烟斗，两臂交叉抱在胸前，靠在窗户旁边。不知道是光线太亮还是太暗，他的袖子和西装上衣的翻领看起来磨得很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对他的店不感兴趣，这个可能是店员的男人也对自己的生意提不起劲头来，因为看起来他只是自顾自地忙着自己的事，好像长时间以来有人刻意让他那样做似的。

我在想，我可以立即请求他让我进去，给我看看他们的几件商品，虽然我想起来自己身上并没有带多少钱——当然，假使有了足够的钱，我也不打算买东西，况且我还不知道这家商店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买。最重要的是，我压根就不是那种毫无计划就购物的人。那时，我总是非常仔细地计算，然后把收入的大部分拿出来，准备冬天的时候进山旅行——确切地说根本就不是为了进山旅行。我只是习惯性地把这个理由告诉我的朋友们而已。我节省，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节省的人；我工作，因为我的天性需要工作；我什么也不给自己添置，因为我不习惯给自己添置东西；而且，我制定计划，那是因为我觉得制定计划非常正确。

我摘下帽子，向那位店员走去。

“您橱窗的照明实在不好，”我的口气中充满责备，“我想在亮一点的灯光下看看这些东西。”

“您想在亮一点的光线下看什么？”他的声音很柔和，但是透着嘲弄。

我伸手随便指着一个刚才在橱窗里面见到的东西，而且，出于好奇，我也和那个男人一起站在门槛上，好瞧瞧商店里面的样子。

房间里面灯光昏暗，堆满了陈旧的家具，书桌后面一个织得很密的帘子把商店和后面的空间隔离开来。空气中充斥着灰尘与寂静，只有一只肥胖的苍蝇显然是被大街搞得昏了头，它嗡嗡地围着

灯泡打转，而灯泡被孤零零地挂在房顶，无助地晃来晃去。

墙上陡然伸出许多隔板，那里面塞满了货物——我看不太清楚，只是这么猜想，因为我看见东一个、西一个的蝴蝶结的末梢支棱在包装盒上。

我感到那个店员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把我推了进去，关上了身后的店门。然后他走到灯的开关那里，把手放在上面。我很吃惊，有些恐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打算把我怎么样？他可以把我打倒，然后抢走我的钱包……

我不知所措，也不敢过去打开门跑出去。我只是沉默着，心怦怦地跳到了嗓子眼。

"要是您想看某一个梦的话，我就得把屋子里面的光线调暗一些，"他平静地说道，扭了一下开关，然后走向窗口，那里还星星点点地透着外面街道上路灯的光，他把窗帘拉严实。

我仍然一动不动；我想问他，他刚才说"要是您想看某一个梦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没等我开口提问，面前隔档上的一个小盒子打开了，为我显露出奇妙之极的东西，它们光芒闪烁，颜色无与伦比。我和面前的小隔档之间的距离消失了，一缕一缕的红色和银色光束在我的眼前跳跃，近在咫尺，密密麻麻；面前所有一切的形状、体积和外表都融化在这个空间中，我全身上下只感到一阵暖意，全然忘了自己身处何方，我几乎不用呼吸，就像置身于深深的海底，海水托着我，我就像睡着了一样，但是眼睛还睁着。

直到我在一个梦境里看到了安娜，才回过神来。她站在一艘巨大的、白色的船上，身披熠熠发光的鳞片，向我伸出手臂。在她被风吹得立起来的鬈发上面盘旋着一只黑色的大鸟。我担心那只鸟会伤害到她，或者撞倒她，我抬起手遮住脸，赶紧找出另外一个梦。几只金色的大球突然自己在地面上撞到一起，弹了起来，落下，然后又弹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我很想一起玩。

然而我还是转向了安娜，我想起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她了，我还考虑，她在那艘船上干什么——因为她和我一样，都住在城市里面，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也不是我的错，而是她自己想要这样的——现在她突然向我伸出手来，也许是希望我能保护她，不要让那只黑色的大鸟伤害到她。

我惴惴不安地转过身。

"我想要这个梦，"我说道，"也许还有这个。请您再把灯打开！"

灯光下的盒子失去了刚才的光辉，它们又变成了架子里面不起眼的、落满了灰尘的普通盒子。我的眼睛酸痛，我伸手擦了擦汗津津的额头，走到桌子边。店员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支铅笔，翻开账本。就在他刚要写字的一瞬间，我拦住了他的手，我很担心，害怕自己无法支付他开出的价钱。

"我只买一个梦，"我飞快地对他说，"我只想要有安娜的那个梦……"我又赶紧更正一下："……就是有个姑娘站在大白船上的梦。"

他一边沉思，一边在账本旁边摆着的纸上列出几个潦草的数字算式，看起来算这个账好像很费劲。

"一个月。"他终于低声说道，又在他的算式上重重地划了一笔。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揉了揉自己的脖子，说道："我没有开玩笑。也许您希望用钱来付账，但是您将会明白，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用钱买到梦。您必须用时间来支付。梦花费的是时间，有些甚至要很多时间。我们这里有一个梦——我可以让您看看——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做。"

"谢谢，"我打断了他的话，因为我感觉到一阵眩晕，"我担心的是我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甚至没有时间去做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小梦。"我靠近了他，诚恳地盯着他说："我对这个梦的向往比您想

象的要多得多，我可以给您许多钱，也许可以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您，可是，我的工作却比我的时间重要，这个冬天我可以自己支配的那几天我是打算进山旅行的。就算我放弃了这次休假，我的时间也不够支付这么昂贵的梦啊。”

店员一言不发，把那个盒子扔到桌子的另一头，然后他走到门边，打开门，斩钉截铁地指着门外让我出去。我向前几步，但是没有出去，也没有梳理自己现在所有的勇气和愤怒。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我的内心正经历着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斗争，我告诫自己，已经在这场交易中陷得太深，也许不能，或者说不愿再从中走出来了。

“您听着，”我朝那个已经不再看我一眼，只是无所谓地盯着外面街道的店员喊道，“我要考虑考虑，我得好好想想，明天再来。您先把我的梦放到一边，不能让别人抢在我的前面！”

我没有再为自己辩解，而是顺着街道跑下去，冲进更加黑暗的街道。

到家时天已经晚了。当早晨昏黄的光线照到我的眼睛时我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没过一会就又从梦中惊醒，因为已经太晚了，几乎赶不及准点上班。

在这一天之中，不论我走得多快、动得多急，以及我要安顿好一切的压力有多么大，时间都好像停滞不前地凝固在那里。我担心没有正确地待人接物，不能胜任别人对我提出的要求，无法公正地评价自己，要是夜晚再也没有梦，或者我无法再做梦的话，那我甚至无法知道自己究竟是睡着还是醒来。

夜晚，我在城市里面转来转去，橱窗外的百叶窗轰鸣着落下来，每当路过一家商店我都惊恐万状，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总担心一不小心就来到那个我盼望见到，却又想回避的人的面前。

自从那天之后，几乎每次回家的路都成了我的痛苦。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的焦躁不安。我打算再去看看那

个梦，我要同那个店员谈一谈，说服他，让他把我并不打算支付的价钱再降下来一些。

也许我还是会买下的。

当我离那家商店所在的大楼越来越近的时候，却远远看见一个脚手架伸到房顶。装满石灰的桶和装着沙浆的大圆木桶立在人行道上，原来那个摆满了各种深色的小盒子的商店现在只剩下了空空的、干净的墙壁，连窗户都从窗框上卸了下来。

一名工人从梯子上跳下来，走到我的面前停下。

我非常平静，我问他，原来这里的店主搬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一家商店。他断定我一定是记错了门牌号码。

“不，”我心神恍惚地反驳道，转身准备离开，“没有，我没有记错。”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沉，我摆脱了那种一直以来都笼罩着我的焦虑，进入了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平静状态。我沉睡着，听不见往日总要吵醒我的汽笛声，窗外嘈杂的鸟鸣声也无法将我唤醒，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时间过得飞快，天空中的长庚星已经指向西方，而我的内心竟然十分平静。

一场无关痛痒、没有引起任何不适的小病使我在床上躺了整整几个星期。我有了很多时间，很多不痛不痒、也没有梦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投入到工作中的时候，我却接到了我的公司寄来的解雇通知。我用掉了太多时间，现在又一下子得到了更多的时间。用这些时间干什么呢？

（段丽杰 译）

三　十　岁

当一个人步入三十岁的时候，人们还不停地称他年轻。虽然他看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变化，但是他自己也吃不准了。他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没有权利冒充年轻了。一天早晨，也是他将会忘记的某一天，他睡醒了，忽然躺在那里无法起身，被强烈的光线照射着，束手无策，丝毫没有勇气面对新的一天。当他闭上眼睛避免光照时，他的身体向后沉，连同每一个生活过的瞬间都陷入昏迷之中。他坠落着，坠落着，喊不出声来（他被剥夺了喊声，被剥夺了一切！），他坠入了无底深渊，最终失去了知觉，他所认为的自己的一切存在都融化、消散、毁灭了。然而，当他恢复知觉并惊惧地寻思这一切的时候，当他又有了形体，成为一个很快要起床外出的人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新的、异乎寻常的能力。这是一种回忆的能力。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出乎意外地或者由于意愿而回忆起这样和那样的事情，而是带有一种痛苦的压力回忆他所有的岁月，那些平淡的日子和印象深刻的时光，回忆他这些年呆过的所有地方。他抛撒开回忆的大网，抛撒到自己身上并拖着网子，集捕获者和猎物于一身，抛撒到时间和地方的坎儿上，来看看他是谁，变成了谁。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只是简单地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想做点别的事，从没有什么恶意。他曾经非常看好自己的前景，比如，他曾想过自己无所不能：

一个伟大的人，一盏明灯，一位哲学泰斗。

或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想象自己在建造桥梁，修筑公路，身穿帆布工作服；想象着汗流浃背在野外跑来跑去，丈量土地，用一个铁罐头盒喝着浓汤，和工人们一起喝着烧酒，沉默不语。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或者是一个革命者，点燃起烧毁社会腐朽大地的烈火；他想象着自己满怀热情，富有号召力，敢于挑战一切。他精神振奋，身陷囹圄，受难，失败，又第一次获得胜利。

或者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无所事事的人——寻求各种享受，不外乎是音乐、书籍、古老的手稿，在遥远的国家里，身体依靠在柱子上。

的确，他只能活这一辈子，只有这一个自我做赌注，渴望幸福，渴望美，生来就是为了幸福，追求一切辉煌！

他成年都沉湎于这些最极端的想法和最绝妙的计划之中，还因为他除了年轻和健康之外什么都不是，又因为他好像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对每一个临时工作都满口答应。他为学生辅导功课能吃上一顿热饭；他卖报纸，冬天里铲雪每小时挣五个先令，同时还在攻读前苏格拉底哲学。他不能挑挑拣拣，所以才去一家公司勤工俭学；后来在一家报社落了脚，他就辞了那一份工作。人们让他撰写各种报道，关于一种新型钻牙机、双胞胎研究、斯特凡大教堂的修复工作。然后有一天，他身无分文还出外旅行，搭顺车，利用某一位不太认识的小伙子给他的第三者地址，随处呆一呆，又继续前行。他游逛着欧洲，但又会突然决定返回，去为某个有用的职业准备复习考试，也通过了考试，但又不愿意把这看作是他最终的职业。他在任何场合都会欣然同意做事，比如遇到交友、爱情和某种无理要求的时候，而且做这一切都总是试验性的，随叫随到。对他来说，世界是可以解约的，他自己也是可以解约的。

他从未有一刻担心过，这块帷幕像现在这样在他三十岁之前

拉开，从没有想过这个字眼儿能落到他身上，也没有想过终究有一天他必须表明他真正想些什么和能干些什么；也许一千零一条道路中有一千条路都荒废和耽误了——或者说，他不得不耽误，因为只有一条路是让他走的。

他从未想过……

他从没有任何担忧。

现在他知道了，他也处在陷阱之中。

这是一个多雨的六月，这一年从这个六月开始。从前他曾爱上这一切：这个月份，他出生的月份，初夏，他的星象，那温暖的预兆和带来幸运的星辰。

现在他不再爱他的那颗星。

快到炎热的七月了。

他焦躁不安。他要整理行李，退掉房子，离开这个环境，向他的过去告别。他不仅要出外旅行，而且要彻底离开。他今年要自由自在，放弃一切，要换个地方，换掉这四堵墙和周围的人们。他要结清旧账，离开经济上的靠山，注销户口，脱离聚餐朋友们的圈子。他这样做是为了摆脱一切，一人独处。他要去罗马，回到他过去最自由自在的地方，回到他若干年前体验过觉醒的地方，体验过他的眼睛、他的欢乐、他的尺度、他的道德觉醒的地方。

他的房间已经清理了，可是有几样东西还乱堆在那儿，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书、照片、沿海风光的宣传册子、城市地图和一件他也想不起来从哪儿搞到的复制品。这幅皮维·德·沙瓦纳的绘画名叫《希望》，画面上的希望纯真无邪，手拿着一只微微发绿的树枝，坐在一块白色的床单上。背景的色调淡淡的——有几个黑色十字架；远方有一座城堡废墟，坚固而富有立体感；在希望的上方——一道朦胧的玫瑰色天空，因为是晚上，天色已晚，黑夜降临了。尽

管黑夜没有在画面上，但是黑夜即将来临！它将向希望的画面和这童稚般的希望本身袭来，并且要染黑这根树枝，让它枯萎。

可这毕竟只是一幅画。他把它扔掉了。

还有一条质地精细的丝绸围巾，撕破了一个小口，也落满了灰尘。一些贝壳。当时还不是一人漫游乡间时捡来的石头。一朵干枯的玫瑰，新鲜的时候他没有送出去。一大堆开头都是"最亲爱的"、"我亲爱的"、"你呀，我的你"、"啊"的来信。一把火很快就把它们吞噬了，火苗蹿动着，把它们剥落成一张张薄薄的灰皮。他把信全部烧掉了。

他要摆脱周围的人，尽可能不与人来往。他无法生活在人们当中。别人会让他行动不便，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摆布他。只要人在某个地方呆一段时间，就会以太多的形象出现，都是些虚假流传的形象，而立足于自身的权利越来越少。所以，从现在起，永远如此，他想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在这里，他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无法重新开始。但是等他到了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就要这样做。

他来到罗马，遇到了他当时给别人留下的形象。这形象像一件紧身衣那样要强加于他身上。于是他愤怒，抵制，极力挣扎，后来慢慢地有所理解，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人们不给他自由，因为他以前年轻些的时候曾放任自己与众不同。他绝不可能解脱自己，以后也绝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从头再来。无法如愿。他只好等待。

他又遇到了莫尔。这是那个一直需要帮助的人。莫尔，那个平时老怀疑别人的人；莫尔，那个总要求别人都靠得住的人；莫尔，那个很久以前借走他所有钱的人；莫尔，那个也认识艾伦娜的人……莫尔，现在正处于幸福之中，不会给他还钱，所以很难打交道，动辄就会伤脸面的。莫尔，他当时带着他去见所有的朋友，所有的门都对他敞开；因为他当时很可怜，就到处借宿，还精心编造一些

小小的故事和一些不断重复、轻易就篡改了的说法，搞得他名声狼藉。莫尔天天打电话，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莫尔很会关心他，骗取他的真话，然后一转身就把话转达给他最好的朋友，并自称是他的朋友。莫尔人不在影子还在，这巨大的影子虎视眈眈地留在人的大脑和想象中。没完没了的莫尔。莫尔太恐怖了。可是莫尔自己却小气得多，要是亏了他什么，他就会非常巧妙地进行算计。

这一年开端不好。他思忖着，卑鄙下流的事情是可能存在的，而且这种事也会沾上他，甚至常常离他很近。可是这一次，这种事情粗暴地强加于他并置他于死地。忽然，他确信不疑，这种卑鄙下流的东西由来已久，不断生长，并且贯穿他的一生。如果他不做好心理准备的话，那里面的酸就会不断腐蚀他，烧灼他。他没有料到莫尔就是这样的人。

他还必须提防很多个莫尔，他随处都认识他们太多的人；直到现在，他从这一个莫尔身上才明白，那不仅仅是一个人。

这一年他将迷惑不解，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过朋友，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爱过。一道闪光照亮了他的所有关系、所有情况、离别，于是他感到自己被蒙骗和出卖了。

他又碰见了艾伦娜。让他明白已经原谅他的那位艾伦娜。他想要感谢她。她曾经勒索他，威胁他，蛮横无理地要毁灭他的那些事——这才没过几年呢——她自己都不明白了。她很友好，可爱，说话巧妙得体，宽容大度，神情忧郁，因为她现在已经结婚了。他当时和她分手不久，他自己也承认愚蠢之极地欺骗了她。其余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去想：她的报复，他的逃避，他的损失，补偿，羞辱，也有后悔，然后再次追求。现在她有了一个孩子，可是当他善意地问起这事的时候，她微笑着，迟疑地承认他们分手的时候她就怀孕了。她似乎沮丧了片刻，很快又好了。他很惊讶她是那么平静，那么镇定自若。他也就不动声色，想到，她当时发火是假装出来的，她没有理由那么自以为是，没有权利敲诈他让他承受一切，因为他

本身就感到内疚了。(此前他一直认为,在他出走以后,她也许是为了忘记这一切才找了另一个男人的。)整个时间他都认为自己有责任,而她也索性让他自责。他轻轻叹了口气,坚决地停止了自责,想道:我在绝望中做错了事,可是我现在明白了事情却更糟糕。我感到寒冷。我还是保留这份罪责吧。

破坏正在进行。假如这一年不把我整死,我还能谈得上幸福。我可以去参观埃特鲁斯坎人[①] 墓群,去一趟罗马郊外,到周围逛一逛。

罗马很大。罗马很美。可是重新在这儿生活是不可能了。到处都一样,交往不深的朋友混杂在真正的朋友中间,你的朋友莫尔不能忍受你另外的朋友莫尔,而他们俩对你的第三个朋友莫尔都不宽厚。从四面八方都有人拥向你寻求保护的那堵墙壁。尽管有时候你也受欢迎,被用得着,你自己对别人有好感,也用得上别人,但是所有的手势都很难对付。你不能动辄就说头疼,那样别人就会立即以为你在发泄不满伤害别人。你做不到不回信还不让人说你高傲和冷淡。你也做不到赴约姗姗来迟也不让别人生气。

可是该怎么做呢?前些年,他卷入社会争端以后,由于敌视和友谊交织在一起,不是很快就出现了压迫和监护吗?在他沮丧和绝望的时候,他为了还能活着,不是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一种多重生活吗?他不是在欺骗所有的人,甚至在很多方面欺骗着自己吗?良好的出身给予了他友善和值得信任的禀性。他美好的渴望曾经是:非常想与人不同,最高程度的理性和认识力。除此之外,他只获得了一种体验,就是人们都在强暴某一个人,这个人自己也在强暴他们;有时候,人受到侮辱而变得衰老——每个人一直到死都会受到别人的侮辱和伤害。所有的人都害怕那种仅仅能避免极大侮辱的死亡,而这种侮辱就是生活。

---

① 埃特鲁斯坎人,意大利的古代民族。

八月！白天就像锻工房里烧红的铁块。时间轰隆作响。

海岸上挤满了人，大海没有翻滚着波涛，而是假装精疲力竭的样子，那深沉的、蓝色的海面。

在烤肉架旁，在沙滩上，有烤的，有烧的：人那容易变腐的肉。在大海面前，在沙丘上：都是肉。

他感到害怕，因为夏天就这么耗完了。因为这意味着秋天很快就会来到。八月里，他惶惑不安，内心充满压力，整日忙碌奔波，日子倒也过得很快。

在沙丘中，所有的女人都让人拥抱自己，躲在岩石后面，躲在小房间里，躲在五针松树荫下的汽车里；甚至在城里的下午，她们躲在挂着的大衣后面，睡眼惺忪地提供服务，或者一小时后她们穿着高跟鞋出现在林荫大道上，呆在寂静的街道那受热发软的沥青路面上，一边寻找立脚的地方，一边攀扯过往行人摇摆的胳膊。

在这个夏天，不曾说一句话，不曾提起任何名字。

他往返于大海和城市之间，游离于浅色和深色的身体之间，内心一次次地闪出欲望；他在阳光下的浪花与黑夜的海岸之间打发时光，整个夏天都被皮肤和头发迷住了。而太阳却每天早晨升起得更快，在贪得无厌的眼睛面前总是早早地坠入大海。

他祈祷大地、海洋和太阳，它们眼下着实令他郁闷不堪。西瓜熟了，他就狼吞虎咽地吃。他口渴得活不下去了。

他喜欢十亿个女人，而且同时都喜欢，不加区别。

在这金色的九月，假如把人们在我身上塑造的一切全都抹掉，那么我究竟是谁呢？如果天空还飘浮着云彩，那我到底是谁呢？

藏在我肉体里的精神与它那虚情假意的主人相比，更是一个大骗子。我尤其害怕遇见它，因为我所想的事情和我毫无关系。每一种思想都不外乎是别人种子的萌芽。凡能触动我的东西，我

都没有能力去思考，而我所思考的都是未曾触动过我的东西。

有时候，我非常孤独，无所事事，便思考政治、社会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可是我的思考总是局限于一种用现有的游戏规则进行的游戏之中，所以我也曾经想过改变这些规则。不要玩这种游戏。决不！

我，就是一束反射，外加一个良好的愿望；我，被历史垃圾所滋养，是来自欲望和本能的垃圾；我，一只脚踏在荒野里，另一只脚踏在通向永恒文明的大街上。我，捉摸不透，是由一切材料混合而成的，纠结在一起分解不开，不过尽管如此，还是能被仰头大睡消灭掉。被人折腾成沉默不语的我……

为什么我整个夏天都精神恍惚地寻找破坏，或者说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下寻找激情呢？——只是为了不想看到我是一件被遗弃的乐器，不想看到人们长久以来在上面弹一些音调，让我无可奈何地变来变去；于是便气愤地想从中奏出一段音乐，体现我的风格。我的风格！无论什么都要有我的风格，这一点很重要！闪电穿过树林把树木劈成了两半。人们突然精神错乱，内心遭受了创伤。大群蝗虫袭击了田野，留下了蛀痕。洪水破坏了丘陵，山涧冲毁了山坡。地震从没有停息过。这就是风格，独一无二的风格！

即使我没有钻进书堆里去阅读历史和传说，浏览报纸和信息，即使一切可言传的东西没有在我心中觉醒，即使我是一个分文不值的人，一个不懂世事的人，这都无关紧要。（这也许是好事情，这样我就会想到一些新的东西！）我能看见，我能听见，这都不是我理应所得，而我的感情才是我真正应该得到的。翱翔在白色浅滩上的这群白鹭，这些夜间的漫游者，饥饿的流浪汉，让我勇敢地走在公路上。我真想、也可以对那些相信自己的头脑和思想硬通货的人大喊一声：坚定你们的信念吧！可是你们拨弄得丁当响的这些硬币已经不流通了，只是你们还不知道罢了。收起那些刻着死人头和老鹰的硬币吧，不要再用了。承认事实吧！希腊、佛陀的国

度、启蒙运动与炼丹术都过时了。你们只居住在一个古人布置的国度里，你们的观点仅仅是租来的，你们的世界观也是租赁的。即使你们真正要付钱买票并以你们的生命为代价，也只能呆在检票口外面；即使你们告别了一切珍贵的东西——在降落场、空军基地，也都是同样的；只有从那儿出发，踏上自己的道路，开始你们的行程，从想象的车站再到想象的车站，继续旅行的人，不允许考虑能否到达。

飞吧！重新爱吧！既然一个巨大的、不被理解的世界出现在你绝望的时候，那就让我去那儿吧！

在冥冥之中酣睡，深渊上面飞扬的喜悦。当一个人不能拥抱另一个人而默默独行的时候，当人这条乌贼鱼收回他的爪子不再吞噬他人的时候……人道：就是能保持距离。

和我保持距离吧，否则我会死掉，会杀人，或者杀死我自己。千万千万保持距离！

我非常愤怒，这愤怒无始无终。我的愤怒来自早期的冰河纪，现在要反对冰冷的时代……因为，假如世界走到尽头——大家都这么说，教徒和迷信的人，科学家和先知者都这么说，总有一天世界会走到尽头——那为什么在旋转结束之前不出现呢？或者在大爆炸之前，或者在末日审判之前？为什么没有出于人的认识和愤怒呢？为什么人类可以不按道义行事而设置一个终结呢？圣人们的终结，徒劳生产者们的终结，真正的恋人们的终结。这也许并没有错。

他早晨越来越难醒了。他眯着眼睛看看微弱的光线，便转过身把头埋到枕头里。他祈求多睡一会儿。来吧，美丽的秋天。在这最后的玫瑰的十月天……

然而，有人告诉他，在爱琴海上有一座岛屿，岛上只有鲜花和石狮子。同样的鲜花，在我们这儿开放得既朴素又短暂，在那儿一

年盛开两次，又大又鲜艳。少量的泥土和无情的岩石敦促它们生长。贫瘠把它们推进了美的怀抱。

他常常一觉睡到下午，并用业余爱好打发晚上的时光。他睡足了，便不那么烦闷了，浑身也有了精神。忽然，他感到时间并不是那么宝贵，并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不必为获得满足感去做什么事，也不必为了维持生命去满足什么愿望或者虚荣心。

过去一年的特点是吝惜光线。连白天也是灰蒙蒙的。

现在，他总是去那些小地方，去犹太区，或者去特拉斯特维拉的车夫咖啡馆，每天都是同一时间在那儿慢慢地喝着他的意大利开胃酒。他养成了习惯，就保持习惯，甚至在最细小的方面。他很惬意地注意他思想上的僵化。他打电话的时候常常说道：我亲爱的，很抱歉，今天不行，也许下星期可以。——到了下星期，他就把电话拔掉了。还有，他在信里也不再许诺和解释了。他和别人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无用的时光，虽然他现在还是不抓紧时间，但他却能把时间朝自己拽过来闻一闻。他开始享受时光；时光的味道纯净美好。他想完全回归自己。可是这一点谁也看不出来，或者说，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的同代人的想象中，他还一直那样大手大脚，还一直是一个到处插手的万事通。有时候，他在城里碰见他那模糊不清的身影，便胆怯地向他问好，因为他很早就认识他。从今天起这身影不存在了，今天他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感觉一人独处很好，他没有什么奢望，打消了欲念，放弃了希望，一天比一天变得朴素了。他开始恭顺地对世界进行思考了。他要寻求一种义务，他想服务。

种一棵树。生一个孩子。

这够朴素了吧？够简单了吧？

假如他寻思着买一块地，娶个妻子的话——他认识一些人就是这样极其平淡地过来的——那么他就能在八点钟早早离家去上班，在社会的嘈杂和喧嚣中占据一个位置，以分期付款来购置家

具，享受国家发给的儿童补贴。他就能看到他所学的东西每个月都兑现成钞票，而且他能用这些钞票为他和他的家人创造一个祥和宁静的周末。他就能参与进来搞活这种循环，并跟着一起循环。

他也许喜欢这样。特别是种一棵树。他可以一年四季观察它，看它的年轮生长，让他的孩子们爬树。他也许喜欢收获。比如苹果。虽然他不喜欢吃苹果，他还是坚持种一棵苹果树。虽然在他看来，孩子是什么性别都无所谓，但是有个儿子也许符合他的口味。儿子也会再有孩子，再有儿子。

可是有一种收获，它如此遥远，在外面的花园里，这花园将由别人来接管；在外面的时间里，这一时刻他将会丧失性命！这太可怕了！在这儿，整个地球都长满了树，遍地都是孩子们，粗糙畸形的树木，饥饿不堪的孩子们，任何帮助都不能让他们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维护一棵野生的树吧，照料这些孩子们吧，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吧，哪怕只保护一棵树免遭砍伐都是好的，然后继续向别人诉说吧！

希望：我希望，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不发生任何事。如果树和孩子应该归于我的话，那么我期待着它发生在我失去一切希望和一切俭朴的那一刻。那么我也可以和它们相处，友好对待它们，可以在我死亡的那一刻离开它们。

可是我确实活着。我活着的呀！这是无法改变的。

有一次，他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在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把所有事情想了个遍，然后才知道他确实活着。他像个醉鬼一样趴在书堆上思考问题，此时那小小的绿罩台灯亮着，其他读者都轻手轻脚地走动，轻声咳嗽，轻声翻书，生怕惊醒栖息在书皮之间的幽灵似的。他在思考——但愿有人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刻：他在思索一个关于认识的问题，所有的概念都现成地散落在他的脑子里。他思索着，思索着，就像坐在一个秋千上越飞

越高，没有眩晕的感觉；他美滋滋地一用力，就感觉自己飞向一个顶盖，又穿透了顶盖。他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因为他在这一刻明白了涉及万物和终极问题的东西。他要用下一个思想再突破！事情发生了。他的脑袋从内部猛受一击，疼痛让他停了下来。他放慢了思考速度，一阵茫然，便从秋千上跳了下来。他超过了自己的思考能力，或者说，也许没有人能在他去过的地方继续思考。在头的上部，在他的太阳穴部位有咔嚓的声音，这声音很吓人，响个不停，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以为自己发疯了，双手紧紧抓住书本。他让脑袋朝前耷拉着，紧闭双眼，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浑身虚弱无力。

他精疲力竭。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疲惫，比如和某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他的大脑血管一瞬间全部中断，他只能期待自身毁灭，感觉自己踏进了物种王国。因为不论是在陈旧的大厅里，在绿罩台灯的灯光下，还是在吞食字母那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这儿被毁灭的东西，是一个飞得太远的生灵，一只穿过蒙蒙亮的长廊飞向某个光源的飞行动物，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虽比不上一个对手，却称得上是万物可能的知情者。他被当作可能的知情者毁灭了，从现在起，他再也不能爬得老高，再也不可能触及到世界所依赖的逻辑学了。

他知道自己碰了壁，无能为力。于是，他从此刻起非常憎恨科学，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犯了禁忌，因为他走得太远，遭到了毁灭。他也只能另外学点儿这样或者那样的东西，当个小工，灵活地保持自己的理智，可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愿意在外面立足，望着分界线的另一边，然后从那儿再回到自己，回到世界和语言以及一切条件。他愿意用一种新的语言重新开始，这种语言要能把所感受的秘密表达出来。

可是，这样就丧失了一切。他活着，是的，他还活着，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的。不过他现在知道了，他生活在一座监狱里，必须适

应环境，也许会大发雷霆，但是为了不被遗弃也不得不一起说这唯一现成的无赖语言。他自己的罪得自己受，等到最后一天要么自豪，要么怯懦，沉默，蔑视，或者怒气冲冲地对着他在这儿不能碰见、在那儿不许他通行的上帝讲话。因为既然他与这个世界、与这个语言有所纠葛，那么他就不是上帝。上帝不可能存在于这种妄想之中，不可能存在于他的心中，只能有所相关的，就是这种妄想存在着，这种妄想存在着，而且是没有尽头的！

同年冬天，他和莱妮一起去山里度假，去了拉克斯山，那个周末，是的，他记得很准确。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在那个暴风雪之夜，他们受了冻，浑身发抖，惊恐万状地紧紧搂抱在一起。那又薄又破旧的被子他们还互相推来推去，等睡得迷迷糊糊，又把被子从对方身上拽走。先前他去找莫尔，并把一切都托付给他。他是跑到莫尔那里的，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都不懂，不认识医生，把握不了自己和莱妮，更把握不了女人。莱妮当时很年轻，他也很年轻，他在她面前硬充好汉的那些把戏都是从莫尔那里学来的。莫尔很老练，或者说给人一副很老练的样子。莫尔买来了药片，命令莱妮晚上在滑雪棚里吃下去。他和莫尔商量过所有的事情，尽管他感到自己很可怜，但还是能让莫尔羡慕他。（一个处女，我在这座城市还没有遇见过，你说呢，老朋友！）他和莫尔一起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就听从了莫尔的话。（及时了断。只有一种选择。摆脱不愉快的事。为将来着想。事关重大。）可是在那个雪夜，他害怕自己，害怕莫尔，害怕莱妮。自从他知道了她身上将要发生什么事，就不想再抚摩她了，不想再抚摩这个枯瘦乏味的身体，不想再抚摩这个毫无气味的早熟女孩了。于是，他半夜起床，又去了楼下餐厅，坐在一张空桌子旁独自哀怜，直到他不再孤身一人，直到两位来滑雪的金发女郎坐到他身边，直到他喝醉了酒和两位姑娘一起上楼，像一个被判了刑的罪犯一样跟着进了屋。在同一层楼上，莱妮醒着躺在床上哭泣，或者说她睡了，在睡眠中哭泣。当他和两

位姑娘呆在房间里哈哈大笑的时候，他感到一切都很简单和容易。所有这一切都为他而存在，他可以要求一切；事情如此轻而易举，只不过他还没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可以得到她们，现在立刻就可以，而且从那一刻起永远都可以。他感觉自己是某个秘密的知情人，这秘密就是轻松、公平合理和无犯罪的罪恶。还没等他开始亲吻其中一个女孩时，莱妮就已经被抛弃了。还没等他克服仅存的一点障碍和羞耻感、准备抚摩另一个女孩的头发时，他就摆脱了恐惧。可是他随即就付了钱，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耳朵堵住，任凭那尖利的叫骂声和疯狂的结巴声包围着他。他不能再回去了，也无法闭上双眼，而是用眼睛为这前后在亮灯的夜晚所看到的一切付出了代价。第二天早晨，莱妮不见了。他回到维也纳以后，好几天都闭门不出。他不去找她，再也没有找过她，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几年以后他才走进第三区她住的那所房子，可是她已经不住在那儿了。即使到现在，他也不敢打听她的消息。假如她还住在那儿的话，他会立刻走开、匆匆溜掉的。有时候，他看见她脸色肿胀，半夜里顺着多瑙河向下游走去，或者用一辆童车推着孩子穿过市立公园（这样的日子他总是避开市立公园）；或者他看见她没有带孩子，因为孩子根本活不了；还有，她站在一家商店里当售货员，还没等看见他就问他想买点啥。他还看到她和一个乡下推销员幸福地结了婚。然而，他的确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他把这些都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很少向外人表露：那雪夜的情景，那暴风雪席卷而来，刮到小屋窗台上的雪；那闪耀的灯光照着三个扭在一起的身体和不停的窃笑声，那巫婆般的窃笑声和金黄色的头发。

假如村里的教堂冷冷清清的，假如有人掉进了他为别人挖的坑里，假如谚语都能兑现，并且所有关于月相变化和太阳运行的预言都应验了的话——一句话，假如那些估算暂且都能实现，宇宙里所有应该飞行的东西都在飞行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摇摇头，思考一

下他生活在什么时代。

他和大家一样，并没有心理准备。他只知道极小的一部分，的确，每个人都只知道所发生事情的极小的一部分。

他也许知道有了机器人，机器人不会出差错。他认识一位有轨电车司机有一次弄错了发车时间和优先行驶权。假如太多的行星和彗星因为精神涣散和疲劳、也由于被歌颂它们明亮的古诗朗诵转移了方向而意外出现的话，也许这些行星和彗星也会出差错的。

他不想到上面去，但是他感觉上面的一切都在运行倒很不错，因为上面也是下面，也就是说，周围万物都在运行着，因为要阻止运行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人不可能阻止思想，也没有任何办法能使思想延长。至于人从左边还是右边穿越太空飞行，那都是一样的，因为一切都在飞行，地球也是如此。如果飞行还处于飞行之中，更确切地说，万物都在飞行和旋转，所以人也就知道了事物都是旋转的，没有停止的时候，在你头顶的星空里也是没有的……

可是在你的心中，你并没有振作起来，没有随着一起飞行；尽管也没有停止的时候，但却是一团凝固的、稠糊糊的粥，里面搅和着和飞行无关的古老问题和发射基地；在你的心中，你只能猛一下轻轻地转动方向盘，道德是被全部历史创造出来的，因为它自身是不存在的；你从道德中寻找道德，愿望并没有实现

当一个人挖了一个坑而自己掉下去的时候，当你身上黏糊糊的，你蜷缩着，还一直黏糊糊的，而你却无可奈何的时候

因为你在那儿不明白（有什么能使你知道关于光速的一切呢?），因为你不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回事，一切生命、非生命和死亡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里只有折磨，因为你在无赖语言中找不到适当的话语，无法解开世界

你只能解开也算是世界的方程式

世界也是一个自解的方程式，那么金子等于金子，粪便等于粪便

可是在你的心中没有什么等于什么，没有什么等于你心中的世界

如果你能放弃这些，摆脱你早已习惯了的关于善恶的压抑观念，不再搅和到古老问题的粥里，如果你有勇气走向进步

走向进步不仅仅是从汽灯到电灯，从气球到火箭（低级的改善）

如果你认为某个人没有指望，比如老人，而用了某个新人，那么

那么，如果世界不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运行了，像现在这样，不在真理和谎言之间运行，正如现在的真理和现在的谎言

如果这一切都见了鬼

如果你重新开列你所重视的账单，并可以考虑它

如果你是一名飞行员，无需过多的解释就飞出你的曲线，如果你只提供消息、报告，不提供全部故事了，关于你，还有一个人和第三个人

如果你安然无恙，不再受伤，不再受辱，热衷于无辜和复仇

如果你不再相信童话，在黑暗中不再害怕

如果你不必再冒险，患得患失，而是在做事

做事，在更大的制度下运用技巧，如果你处于制度之中，就在制度中去思维，在打算中，完全献身于这明朗的制度

那么，如果你不再认为，“在现有情况的范围内”事情必然会更好，富人可能不富了，穷人也可能不穷了，无辜者不应该受谴责，有罪者应该被处治

如果你不愿意再安慰别人，不愿意再做善事，也不想得到安慰和帮助

如果同情和悲伤都见了鬼，连鬼也见了鬼的话，那么！

那么，如果世界在能抓住的地方被抓住；在那儿，它有能转动的秘密，它还是贞洁的，还没有被爱，也没有被玷污，圣人们还没有为它说话，罪犯们也没有留下血迹

如果产生了新的情况

如果仿效丧失了灵气

如果终于终于出现了

那么

那么再一跃而起，摧毁这可耻的旧制度吧。那么一切都会变样，世界也会因此变样，也会改变方向，终于有了这一天！这样的话，你就来吧！

他快三十岁的时候，冬天来了，冰凌将十一月和十二月紧紧地冻着，冷冻了他的心，他神情忧郁地睡着了。他逃避到睡眠中，醒来后又逃回来；他一直在逃避着，遨游着，穿过孤寂冷清的小城，却不能按下门把手，不能向人问好，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注意他，和他打招呼。他想像一颗洋葱、一个树根那样钻到地底下，那儿一直是暖和的。伴随他的思想和感情过冬。撅起嘴沉默。他希望他曾说过的所有的话、包括对别人的冒犯和说别人的好话都统统失效，让所有的人都忘掉，也让所有的人都忘掉他。

可是，还没等他静下心来，还没有觉得与世隔绝，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一股湿冷的风席卷着他灰冷的心绕过墙角，越过一座摆着枯花和冬青的花坛。忽然，他用手抓住雪花莲，并不想买它——他要空着手走路！雪花莲开始剧烈而无声地响动，而他却走向期待他沉沦堕落的地方。从没有这样满怀期望过，怀着期待和从一切岁月中被拯救的愿望。

直到现在，他为自己庆幸了一番以后，他有了全部可靠的体验以后，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爱情。伴随着每天都不同的丧礼

和祭祀的痛苦。

从这时起，还没等鲜花认识接收人，他就已经不能自主了，而是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他的肉体把他拖向地狱。他走了八天，碰见一片沼泽地，得救以后又走了八天，一直走向地狱。同情、善举、快乐都无从谈起。她不是一个长相如此如此、身材如此如此的女人；他叫不上她的名字，因为她没有名字，正如幸福本身不可名状一样，却让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他处于一种神魂颠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口的味觉没有了，任何表示都不允许想象别的什么，爱情成为世间一切善行的回报。爱情是不可忍受的。它什么都不期待，什么都不要求，什么都不赠与。它不能用篱笆围起来，不能用感情去栽培，而是要跨越界限，扼杀一切感情。

他从来都是一个感情丰富、内心复杂的人，可现在他第一次感到空虚，只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满足，宛如一阵阵波浪把他托起来，向一块岩石撞去，再把他收回来。

他在恋爱之中。他脱离了一切，在这场没有善恶、或者说没有对错的灾难中被剥夺了所有的品格、思想和目标。因此他肯定，这里不存在人能称之为路的道路或者出路。在其它任何地方，别人都在做一件工作，都在操心他们的事业，而他却在全身心地爱。这比工作和生活更耗精力。瞬间燃烧着炽热的感情，时光留下了黑色的焦痕；而他则一刻一刻地越来越富有朝气，成为一个肩负着纯粹使命的人，心中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力量。

他收拾他的行李，因为他凭直觉就明白他从第一刻起就已经对爱情厌倦了，于是便竭尽全力通过旅行来逃避。他写了三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责怪自己软弱，在第二封信中责怪他的情人，在第三封信中他放弃了寻找过错，而是留下了他的地址。“请给我写信，寄往那不勒斯、布林迪西、雅典、君士坦丁堡……并留邮局待领。”

可是他并没有远行。他忽然明白过来，只要一动身，一切都完

蛋了。他手头没有多少钱了，而且花了最后一笔钱预交房租，以便能留住房子，无论如何留住一个安身之处。他在布林迪西的码头上游逛，用他的东西和人讨价还价，最后只剩下两套西装，便寻找打黑工的机会。然而，他显然干不了这样的差事，也应付不了他现在落入的这种危险境地。他束手无策，露宿了两夜，便开始害怕警察，害怕肮脏，害怕贫穷，害怕走向毁灭。的确，他很可能走向毁灭。于是，他写了第四封信："我现在只有两套西装了，需要熨烫。还有你送给我的两个烟斗和打火机。打火机里没有汽油了。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在夏天以前见我、不能在夏天以前与N分手的话……"

在夏天以前！

"如果你还一直不知道和谁、为什么以及要干什么，我的上帝呀……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也许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样更可悲。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出路。也许我们不应该挺过来。"

在夏天以前！那样他也就为这一年赎了罪。从他三十年的出息来看，他以后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啊！难道我们真的要变老、变丑、满面皱纹、痴呆、狭隘、世故来应验我们的命运吗？这并不是嫌弃老人，他自言自语道，不久将对我也是如此，而且我已经感到毛骨悚然，我那全部的恐怖岁月将朝我袭来。不久就会来到。不过，我还是在抵抗着，我还一直不愿意相信这盏灯会熄灭，青春之灯，这盏永远发光的灯。可是，当它（这盏灯）越来越短促、饥渴、开始闪烁不定的时候，当寻找工作或者继续乘船远行的一切尝试——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行为好像只有某个更年轻的人或者疯子才做得出来——都归于失败的时候，他便给家里写信。他几乎写了实情，并第一次请求父亲帮助他。他感到自己很可怜，因为他已经三十岁了。他以前总能想出办法挺过难关的。他从来没有这样虚弱无力，从没有这样束手无策过。他承认自己崩溃了，并请求家里寄钱。他不可能很快拿到钱。还没有等到从快速救援中缓过劲

儿来，他就已经在返回的路上了。他经过威尼斯。

天黑很晚的时候，他到了圣马可广场前面，便乘船前去。舞台上空空的，观众们都被水冲得离开了座位。大海漫过了天空，河道里都是波光闪闪，因为路灯和航标灯都把光向下投射到水中。

灯光，明亮地闪耀着，远离匪徒。他像鬼影一样一闪而过。一开始，他情不自禁地陶醉于美丽的夜景、并通过观赏来寻求庇护。他歇息的时候自语道：多美呀！太美了，真美，太美了。让这美景永远存在吧，我愿意为了美——我指的是为了美丽、为了这种“比……更好”、为了这种成功——而走向毁灭。我不知道原本的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想走进什么样的天堂，可是这里就是我的天堂，这里存在着美。

我保证不为此而耽误时间，因为美已经名声狼藉，已经不是保护伞了，而且痛苦又表现得不同从前。

以前，他根本不知道怎样旅行。他走上火车，心里突突直跳，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他总是夜里才到达城市，这时大批细心的游客早已订空了所有旅馆房间，他的朋友们也都睡觉了。有一次，他因为没找到床位就散步了一整夜。他坐船心里更是忐忑不安，坐飞机则兴奋地一直屏住呼吸。但是这一次，他阅读了行车时刻表，点了他的新行李，还雇了一个搬运工。他订好了座位，带着路途消遣的读物。他知道要在哪儿换车，身上的钱也不至于在他喝一杯咖啡后上到站台上就花得光光的。他在旅途中简直像一个有身份的人，神态自若，让人看不出他的意图。他打算结束这种游荡生活。他要调头返回。他回到他曾经最喜欢的城市，要缴税的地方，还有学徒费、大学学费和其它费用。他驶向维也纳——尽管如此，他还是用“回家”这个词来克制自己。

他在车厢里躺下，头枕在卷成一团的大衣上面，思绪油然升起。在这样的铺位上他会游遍欧洲，会从梦中惊醒，冷得瑟瑟发

抖；当走近那熟悉的山脉时，他又会困乏地打盹儿，痛苦地回忆往事。他想回到开头，因为他已经看够了人们称之为尘世的东西。

他住宿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里，在邮局附近。在维也纳他从来没有住过旅馆。他在这儿曾经是租房户，有的不能洗澡，有的可以，有的不能打电话，有的可以。他曾经在亲戚家里住过；在一位独身的女护士家里住过，女护士忍受不了他吸烟的味道；还在一位将军遗孀家里住过，当这位遗孀出外疗养的时候，他还得照料她的猫和仙人掌。

两天来他犹豫不决，不敢给人打电话。有几个人，他太长时间没有给他们写信了；其他人又从来没有给他回过信。他忽然觉得，有许多原因说明他回来是非常不合适的，正如死人不能复生一样。对任何人来说，中断了的事情都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没有人，他自语道，没有人还对我抱什么指望。他去吃饭，走进一家他以前从不敢进的餐馆，看起菜单来比在别的地方更老练，他指的是对每一个奇特的并且久违了的名称而感到新奇，但他并不是那样子。中午钟声响起的时候，他认出了那些古老的、令人怀念的大钟。他的内心如死灰一般沉寂。在市中心格拉本，他偶尔碰到一些熟人，碰到的熟人多了，重要的偶然碰面又让他打起精神。于是，他就过于热心但又很尴尬地加入到大家的行列中来。他开始迟疑不决地讲述他的异地生活，但又立刻中断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叙述的异地生活对大家来说是出卖自己，所以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他在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城市地图。他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但知道的都是皮毛。他打开书，坐在城市公园里一条被雨浇得湿漉漉的长凳上，害怕受冻，便根据地图上标出的星号去了有兵器展览的皇宫，参观了艺术史博物馆、美泉宫的观景厅和有着巴洛克式天使的教堂。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乘车到卡伦贝格山上，从一个有利地点俯瞰全城景色。他把手放在眼前，想道：这一切真不可思议呀！说我了解这座城市，这是多么不可能。的确不可能。

第二天,他和一些朋友们见了面。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所有提到的名字他都知道,即使想不起来这些人的面孔,他也熟悉所有的名字。他对听到的事情只是点头,肯定,可是他感到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是真的:一位故日女友又生的孩子,职业变化,腐败现象,丑闻,戏剧首演,桃色新闻,生意上的事情。

(我的打算:来到!)

他又碰见了莫尔,这位神童、天才的莫尔,二十岁就令所有的人刮目相看;这位纯粹的思想家莫尔,当时为了得到一块黄油面包,就给一家基督教编辑部提供了他那备受赞扬的关于价值崩溃和文化危机的研究文论。莫尔变得玩世不恭了,拿着最高酬金,会议一个接一个地赶场子;莫尔,他常常被人取笑,自己也取笑自己;莫尔,他在当今圆桌会谈的时候净吃老本,并且认为关于世界的任何新思想都毫无价值。莫尔,他晚上要会见法国大使,第二天又担任某个会议的咨询顾问;莫尔,他还一直是会议上最年轻的人,圆滑无比,即使没有观点,还要发表意见;莫尔,他始终处于养尊处优的一面;莫尔,他鄙视那种没有保障的生活,即使他自己是最没有保障的……莫尔向他建议:“到我们这儿来吧。”(把无赖语言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优越的莫尔,为一切事和他若干年前曾鄙视的所有人着想的莫尔。莫尔的握手,讲究分寸却很有力。“啊,再见。祝你好运。回头见。你考虑一下吧。如果需要什么就写信。”

他告别了莫尔,颇有分寸地回应了那讲究分寸的握手,走到他以前常去的小咖啡馆。跑堂愕然了一下,认出了他。这是一位可爱的、面色忧伤的矮个子男人。这一次他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握手,也不需要勉强什么;他省略了那些套语,微笑一下就够了。他们相互都笨拙地微笑了一下。这两个男人都亲身经历了许多事,岁月、人情、幸福与不幸,所有的东西,如这位老人想说的话——欢乐,回忆——想让他看的东西,就是把他在这儿曾经要过的和读过的报纸递给了他。

他得翻一翻那一堆报纸，这是他欠老人的情，也是他乐意欠下的一份情。他终于在这儿有点快活了，因而甘愿欠情。

他毫无目的地开始读报纸，醒目的标题、地方新闻、文化信息、短消息、体育报道。日期并不重要，他也可以把报纸换成五年前的报纸来读，他只读语调，只读那不会认错的文字，报纸版面和语句形态。没有什么比他在报纸上更熟悉左上角和右下角都刊登些什么，还有人们在报纸上所评价的好与坏。只是偶尔出现某个新字眼儿让他感到不自在。

忽然，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男人站在他面前向他问好。他肯定认识这个人，但他不愿意去想这人究竟是谁——噢，这站着的人当然是莫尔。于是，他急忙高兴地请莫尔就座。莫尔，这位谨慎的求知若渴的人，曾经想探究新的风格是什么，并且现在已经找到答案了。莫尔，他现在因此而得知人应该怎样居住、绘画、写作、思考和作曲。结论明确，肯定。这位曾经致力于探索和寻找的莫尔，受到他上代人知识的滋养，也消化了知识，现在又反刍所吞下的东西。莫尔的理论体系。莫尔的无可非议。莫尔就是艺术评论家。莫尔，一个冷面无情、厌恶粗俗的人；莫尔，一个丧失了语言并为此从其它语言中抽出两千根孔雀羽毛到处炫耀的人；莫尔，一个再也读不了小说的人；莫尔，一个把诗歌看得没有前途的人；莫尔，一个主张阉割音乐和摆脱油画的人。莫尔，他大发雷霆，毫不仁慈，遭人误解，让人联想到伟人古伊里尔姆斯·阿普林西斯(约 1100 年)的形象……莫尔，他认为所有的画家中艾哈德·许恩是最了不起的画家。莫尔善于给人指路。莫尔，当说起某一件别人也知道的事情时，他就会愤怒地保持沉默，去当辅助公务员、收集不知名的文章、当一个受冷遇的人而忍饥挨饿。莫尔，他心怀嫉妒地有意想让人误解他，忽略他，然后再尖酸刻薄地实施报复，用惩罚的目光扫视每一个漂亮女人，扫视某一个星期天，某项成果，某个好意。莫尔，一个先驱者。莫尔当然蔑视他，莫尔的一位老朋友，因为他现

在正看表，觉得该走了。莫尔，一个按照内心的钟表生活的人，他那严密的思想为钟表上发条，这个钟表让他的特权思想滴答滴答地向前走着……

磕磕碰碰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在一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变成了幽灵的世界里，他能忍受这些磕磕碰碰。他没有良策来对付幽灵。这一点在第二天也表现了出来。

他又碰见了莫尔，因为每个人的世界都充满了莫尔们。可是他几乎回忆不起来这位莫尔。这就是你还知道莫尔吗。要说不知道，那对他是没用的，因为莫尔因此更能回忆起一切。莫尔提醒他，他当时是莫尔的同学，第一次喝醉了酒，只能咕噜不清地说话，最后呕吐了，是莫尔把他送回了家。莫尔还知道，那一天他——莫尔的朋友——干了一件大傻事；莫尔掌握着他生命中否定的一面，忠实地保留了他的种种失败和劣迹。莫尔，他的同伴；莫尔，曾和他一起服兵役十八年；莫尔，在记忆中又参加了“国防军”；莫尔，操着一口让他恶心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让他觉得自己也曾经说着同样的语言。莫尔把他解救了出来；莫尔是强者，他是弱者。莫尔，他讲话直言不讳，这黄毛丫头怎么样了？结婚吧，就算倒霉！莫尔，他处事圆滑，机智灵活，决不受人愚弄；他玩弄女人，还能博得女人欢心，包括那些小瞧他的上司；他了解弟兄们，也能摸准女人的脾性。莫尔，他把一切都看成政治，而且政治可以投机取巧；莫尔，是毛皮里的跳蚤；莫尔，认为战争还没有失败，至少下一次战争中意大利人是投机无赖分子，法国人软弱无能，俄国人是下等人；而且他知道英国人究竟是什么货色，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一场生意，一桩交易，一个笑话，一片肮脏。莫尔说：“我过去可是了解你的，别蒙我，你也蒙不了我！”

怎样才能躲避莫尔呢？如果砍掉这条九头蛇的头，但每个长头的地方又会生出十个新头来，那么砍头又有什么意义呢！

即使他想不起来是否曾让给莫尔哪怕是一次回忆的权利，他

也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的情形:莫尔处处都会出现,永远不会消失。

离开点儿,否则我要杀人了!离我远点儿!

当这些天的一个夜晚将尽,该定夺是否与他和其他人再次碰面的时候,他和三个人站在一个卖香肠的摊点前面,身边还有一个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追求无果的年轻女子。他以前和海伦娜在一家酒吧跳过舞,并把嘴贴在她的肩膀上来回动着。虽然他很有把握这一次可以亲吻她的嘴,但他没敢那么做。尽管如此,在她和别人分手之后,他和她一起去了她的住处喝咖啡。她说话总是模棱两可,他很快就习惯了。显然,他当时就是这样和她说话的,采用中间音,练习摇摆不定的样子,内容含含糊糊;于是,两人之间什么都无法直截了当地说清楚。时间很晚了,房间里烟雾弥漫,她身上的香水味也散发完了。离开以前,他疲惫虚弱,迟疑不决地把她拉进怀里。他非常有礼貌,走到楼梯平台上还回头致意,一副难舍难离的样子。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虚情假意。此时,他望见她的面孔越发生硬干瘪,简直能把他吓跑。外面天色已经破晓,或者说已经是白天了:早晨,雾气。他赶到了旅馆,熬夜熬得发困,却又没有睡意,就像一个病人一样睡到床上,吞下两片药,就什么都不顾了。等到天又黑了,他才醒来,睡得热乎乎的,嘴里有一种因长时间睡觉苦涩的味道,他在市区遇到的一切也都在嘴里溶化掉了。他收拾箱子,把衬衣、刷子、鞋都胡乱扔进去,好像在赶什么急事儿,也好像干净整齐已经不重要了。到了火车站,他才寻找车次,用手在列车时刻表上划来划去。

他坐上了最不好的车次,是趟普快,每一站都停。火车到达乡村的一个车站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候车室也关门了。他只好在冰天雪地里来回走动,用脚跺地,拍打着双手。他真想坐到行李车厢里一直睡觉。不过他不觉得太冷,也不觉得太累。这样一种结局还不足于让他感到太孤独和荒凉。在以后的旅途中,他听旁边的一个人讲故事。这人唠叨着,所有疯子的百分之多少拥护拿破仑,

多少拥护最后一个皇帝，拥护林德伯格、希特勒或者甘地。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便问道，人是否可以不妨拥护自己，这不算是精神病吧？这人大概是一位心理医生，磕了磕他的烟斗，换了个话题，便叙说其它方面的百分比和针对这样或那样百分比的疗法。他用烟斗捅了捅鼻孔，说道："您，比如说，您患了……您会介意的……当然我们大家都有这毛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下一列火车上，他度过了恐怖的一夜——火车在大一点的车站上要变道，车轮发出剧烈的响声。他和十个人挤在一个包厢里，想尽量呼吸点空气。他身边那个中年女人不停地哄孩子睡觉，她的丈夫坐在他对面，患有贫血症，每咳嗽一下都要吐一口痰。还有靠门口的另一个人不停地打呼噜，吵得他简直要发疯。所有人的脚和腿都胡乱穿插着，每个人都为争得五厘米的空间而尽力挤别人。忽然，他发现自己也伸开胳膊肘把那个带孩子的女人往回挤。他又处于实敦敦的人们中间，顽强地争夺他的位置，他的空间，他的生命。有一会儿他睡着了。在梦中，整个城市朝着他坍塌下来，中间夹着卡尔大教堂，还有那些宫殿、公园和全部有轨电车；这个梦可能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他猛然惊醒过来，有什么东西碰了他的头。他毫不思索，立刻意识到这辆火车与另一辆火车相撞了。一只箱子从网子里掉了下来，砸到他身上；他也立刻意识到碰撞得并不厉害，因为现在还不是他出什么事的时候。不能早早地就结束。不能早早地就离开人世。不能出现惊心动魄的悲剧。几个小时以后又可以继续前行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就像经过一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一样。没有人受伤，损失也不大。他尽力回忆那场城市的梦。是火车相撞引发了这场梦，或者说梦先于那猛地一撞。他觉得再也不必看到这座城市了，但是从现在起，他会一直回忆着它是什么样子，回忆他在那儿是怎样生活的。

没有保障的城市！

别让我说什么别的城市，就让我说这唯一的城市吧。在这里，我这么多年的忧虑和希望都被愚弄了。我看它就像一个五大三粗、衣着邋遢的渔妇，还一直坐在那条缓缓流动的大河岸边，收拢她那银白色的、腐烂的猎物。银白色的是恐惧，腐烂的是希望。

说一说多瑙河的黑水和霉绿色屋顶上的栗子色天空吧：

让我从尘土中展示一点它的文化思想，并把它那野蛮思想交付给尘土吧！然后会起风，刮走一颗曾在这儿自豪过又受了伤的心！

一座发水难财的城市！

因为田地都被冲到它的岸边，财产都来自其它国家：斯洛伐克人的挑花被和黑山人的黑油胡须，保加利亚人的鸡蛋筐和来自匈牙利的反抗呼声。

土耳其人的月亮城！街垒城！

这里有这么多风化剥落的石头，这么多空空的墙壁，让人听到那窃窃私语来自久远的过去，来自遥远的地方。

啊，维也纳所有的夜晚，这么多苦涩的夜晚！还有那所有的白天，带着学校、精神病院、养老院和病房的嗡嗡声朝你扑来，房间很少通风，很少粉刷；所有的白天，随处可见那淡淡的栗树花！啊，所有那些从不打开的窗户，所有的大门，好像都走不出去，好像天空不存在！

终点站城市！仿佛没有通往外界的轨道！

办公室里的迂腐和破败。在接待室里从来没有一句粗鲁的话，有的总是伤人感情的话。（拖延推诿，从不拒绝。）

成问题的是，人是否必须喜欢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过这座城市很美，竟有一位迂腐的诗人登上斯特凡大教堂的塔楼便陶醉了。

所有一切都是一个顺从让步、赞同附和的问题。可是有些人必然要服毒自尽。

恶意的诽谤与仁慈的心达成约定。但是有些人的心是一团野蛮的、嘲弄的肌肉，讲的话也许在罗马行得通。他们充满敌意，令人厌恶，寂寞孤独。他们思维严谨，讲究整洁，从不惹是生非。

有些人使用语言，就像把萤火虫投向降临的黑夜，投过疆界那样。还有一个人在潮汐之间默然无语，额头上的红光泛出蓝色，一副悲惨的样子。

木柴堆城市。它焚烧了最美妙的音乐；凡是来自正直的异教徒的东西，那些耿直的自杀者，执着的发现者，来自最正直的思想的一切都在这里遭到了唾骂。

沉默的城市！默然不语的宗教裁判所女审讯官脸上露出一丝冷冷的微笑。

——可是，当一个人年纪轻轻的，被沉默折磨，被微笑杀害，踉跄地走过道路的时候，路面松动的石头缝里便发出啜泣声。而悲剧里发出的呐喊究竟朝向何方?!

伪君子城市！厚颜无耻的天使和一帮能开当铺的恶魔的城市。

在对话中谨慎的城市，一场关于明天的谈话中谨慎的开端。

风趣小人、马屁精、帮凶的城市。（表达一个要点，就牺牲一条真理；好话一半是谎言。）

散发着死亡气味的瘟疫城市！

说说多瑙河的黑水和远处肮脏的油污：

让我想念我也曾看到的那一天的光辉吧，一片绿色，白色，普普通通，

下过雨后，

当这座城市被洗刷干净的时候，

当大街小巷呈放射状从市中心——它那强大的心脏——通向四方的时候，它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当所有楼层的孩子们开始练习新的钢琴曲的时候，

当有轨电车满载花圈和头年的紫菀花束从中心公墓返回的时候，

因为有人复活了，

从死亡中，

从遗忘中！

他对旅行的结束保持沉默。他不想结束，而是想最后消失得无踪无影，让人找也找不到。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接受了一项任务，差点儿去了印度尼西亚。正当他要买机票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爆发了战争。任务取消了，他也不想再争取别的事情而跑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他把这看成他不该走的一个信号。他呆在了罗马。自忖道：和她一起离开，而她的名字他从不敢说出口。和她一起逃走，再也不回欧洲了，和她一起在有阳光、有果实的地方过简单的生活，和她的身体一起生活，与外界断绝联系，远离一切过去的事情。生活在她的头发里，在她的嘴角上，在她的怀抱里。

他总是喜欢绝对，总想到动身离开。所以，“她”，在牵涉到另外一个人的情况下，就是第一个唤起他心中愿望的人，动身并把他带走。每当这种极端想法浮现在他的脑海时，或者他感到这一切近在咫尺的时候，他就发高烧，神情迷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又非常想说话。他渴望能迈出一步，去实现他这极端想法，而且他愿意为此不顾一切。

可是后来总有人上门找他，带给他一封信，使他想起以前所承担的责任，想起某个病人，某个亲戚，某个过路人或者某项工作的某个时间。或者正当他要扔掉一切枷锁的那一刻，有人就像醉鬼一样缠住了他。

“别打扰我。让我安静点儿吧！”他说着，便朝窗户跑去，仿佛外面有什么特别可看的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还得把事情搞清楚。谁当时开的头？谁先说

了……?”

“我不知道我都说了什么。让我安静点儿吧!”

“为什么你这么晚才回家,为什么你这么轻手轻脚地进门? 你不是想隐藏什么吧? 还是想隐藏你自己?!”

“我什么都不想隐藏。别缠着我!”

“你没看见我完蛋了,我在哭吗?”

“看见了,你完蛋了,你在哭。究竟为什么?”

“你真讨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的确,他不知道。他不停地乞求安静,却还不知道为什么,为了最后能躺下来,为了能关掉灯,为了在黑暗中把眼睛朝向人不让他看的远方。

别打扰我,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他想至少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放弃了消失,放弃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怎么也想不清楚。不过不久就会见分晓的。

他像所有的人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不愿意像某普通人那样生活,也不想当一个特别的人。他想伴随着时间往前走,和时间抗衡。他很赞赏过去的舒适生活,愿意维护某一种古老的美、某一件羊皮纸文件、某一根圆柱。可是他还想用当今的事物来反驳传统事物,比如,反应堆,涡轮机,人造材料。他想上前线,又不想上前线。他想对软弱、错误和愚蠢表示理解,又想消灭它们,鞭笞它们。他想忍耐,又忍耐不了。想恨,也恨不起来。不会忍耐,也不会憎恨。

这也是消失的一个原因。

他在这一年的日记里写道:

“我热爱自由,但这自由应该在一切固定不变的事物中走向完结;我还希望有黑色的泥土和来自光亮的灾难,但这些也应该在那儿走向完结,我知道。”

“由于本来就不存在自然而然的禁止和自然而然的使命，也就是说，不仅所发生的事情是允许的，而且不发生的事情也是允许的（谁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呢！），所以无数的立法和道德体系就有了存在的可能。为什么我们要局限于一些搀杂在一起、还不受人欢迎的体系呢？”

“在人类时而经济、时而不经济的道德事业中一直是虔敬与混乱并存。禁忌和戒律就像公开的秘密一样杂乱无章。”

“为什么只有个别体制达到了统治地位？因为我们顽固守旧，害怕某种没有禁令和戒律的思维方式，害怕自由。人们不喜欢自由。只要自由一出现，人们就把它歪曲了。”

“我热爱自由，但不得不千百次地背叛它。这个可耻的世界就是不断抛弃自由的结果。”

“我所指的自由是：允许对世界进行重新论证，重新整理，因为上帝对世界没有作过任何规定，对世界的面目也从未动过手。允许废除一切形式，首先废除道德形式，以便能废除所有其它形式。消灭一切信仰，每一种信仰，以便消灭一切争端的理由。抛弃一切传统观念和形态：国家、教会、各种组织、统治手段、货币、武器、教育。”

“伟大的罢工：旧世界的瞬间停滞。停止为这个旧世界劳动和思考。废除历史，不是为了无政府状态，而是为了重新建立。”

“偏见——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宗教偏见和其它一切偏见——成了一种辱骂，即使这些偏见通过教育和认识消失了也无所改变。然而，消灭不公正和压迫，缓和一切尖锐冲突，改善所有的状况，这些都还保留着以往的侮辱性做法。由于语言的继续存在而保留下来的卑鄙无耻的东西将随时可能再出现。”

“没有新的语言就没有新的世界。”

这时候已经是春天了。一缕阳光在他的房间里徐徐移动。孩

子们在屋前的小空地上高兴地玩耍,还有汽车喇叭声,鸟叫声。他强迫自己继续写信。“尊敬的先生们……”他并不是给那些先生们写信,实情是:由于麻木和筋疲力尽,还因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愿意低声下气。啊,什么“低声下气”呀!只不过不再说大话了而已!“再说到你们那友好的建议……”那是一个友好的建议吗?这样写比较合适,不过的确没有理由自认为因此就太好了。“如你们所希望的,本月一日我将听候你们的吩咐。我希望……”

他根本不希望什么。他也根本不考虑什么。在未来的地方从事未来的工作,还有足够的时间。他接受一切条件,自己却不提条件。他快速地、毫不犹豫地粘好信封,就寄了出去。他收拾好随身物品,几本书,烟灰缸,一些餐具,然后把看门人叫来,和他一起清点了财产物品,便离开了还没有习惯的住处。但是,到这个月一号他还有时间,于是他旅行了一趟,慢悠悠地享受着,去了意大利乡间。在热那亚,他兴致勃勃,想再一次像他青年时代那样徒步旅行,就像度过了战俘生活那样,徒步从战争中寻找回家的路。当时他是乘着火车奔赴战场的。他先把行李寄了出去,然后漫步乡村,穿过复苏的稻田朝北走。第二天晚上,由于特别劳累,他疲惫不堪,所以做了一件他很长时间已经没有做过的事。他站在通往米兰的公路边上,想拦一辆汽车。天黑了,没有人愿意带他走,最后他已经不抱希望了,再向远处开来的一辆汽车招了招手。这辆车竟然停了下来,轻轻地几乎没有声响。他向独自坐在方向盘前面的那个人表达了愿望,样子很尴尬,感觉自己像一个流浪者一样肮脏不堪,很胆怯地坐到了这人旁边。他坐着久久不说话,有时从侧面偷偷地看这人一眼。他肯定比这人的年龄大。他感觉这人的面孔很顺眼,也喜欢他那双手轻松搭在方向盘上的样子。他继续观望着,目光停留在速度表上,那指针快速上升,从一百迈上升到一百二,又到了一百四。他不敢说让他开慢点儿,也不敢说他害怕高速行驶。他并不着急过一种有序的生活。

这位年轻人忽然说道:“我平时从不拉人。”然后,他好像要对自己开车抱歉似的,说道:“午夜之前我得赶到市中心。”

他又看着这人,他目不转睛地朝前看着,汽车灯把黑洞洞的森林、电线杆、墙、灌木丛都照得清清楚楚。他现在感到平静了一些,也很自在,可是他想说话,又感到这人发亮的眼睛朝着他看,不过这目光只是很快扫了他一下。

是的,那眼睛很亮,他愿意这样,他还想说话,比如问问这人是否这一年也过得很艰难,或者人对一切都有想法的时候该怎么办。他在心里和这人说这些话,此时他们坐在低低的前排座上在黑夜里穿行,仿佛两个小学生在一起温习功课;巨大的黑夜,让所有的东西都显得庞大和陌生。他们前面出现了一辆货车,他们很快接近货车,然后转弯。但是当他们以同样的速度与货车并行的时候,货车也转弯,要拐到一条边路上去。

他们向前飞出去没几米,就撞到了一堵墙上。

他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被人照顾着;他又立刻失去了知觉,有时感觉到轻微的晃动,间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肯定在一家医院里,躺在一张移动床上,有人给他打针,避开他说话。在手术室里他的脑袋才清楚了一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戴面罩的医生在一张桌子前忙碌着,一位女医生走近他,抓住他的胳膊来回搓着,有点儿痒,却很舒服。他忽然想到,这的确是很严重的事情;他完全冷静下来,想道,如果她让他这样睡着了的话,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他想说话,便动动舌头努力发声;他流畅地说了几句话,心里就很高兴。他请求拿给他一张纸和一支铅笔,一位护士给他拿了来;当麻药非常缓慢地开始起作用时,他握住铅笔,顶在纸上,护士把纸垫在一个底板上为他托着。他小心翼翼地写道:“亲爱的父母……”然后很快划掉这两个词,又写道:“最亲爱的……”他停住笔,很吃力地思考着。他把纸揉成一团,还给护士,摇了摇头,向她示意这样做没有意义。如果他醒不过来的话,这样的信也就可

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躺在那儿，眼皮沉重，虚弱无力，还有可能再昏迷过去。

这一年，他被撞得粉碎性骨折。他躺在医院里，身上露出几处紫青色的伤疤。不知过了多少天，该拆卸石膏了，他就逐渐康复起来。那个不认识的人——他是才知道的——当场就死了。有时候，他还惦记他，双眼呆呆地凝视着天花板。他一想到他，就觉得他是替他死的。他看见他仿佛就在眼前，脸上一副聪明专注的表情，那年轻有力的双手握着方向盘；看见他朝着世界黑暗处的中心飞奔而去，然后在那儿化为灰烬。

已经是五月了。他的房间里每天都更换着非常好看的鲜花。百叶窗一般到中午都要放下来几个小时，这样就保留了房间里的花香。

假如他现在能看到自己面孔的话，那么他会看到那是一张年轻人的脸，他也不会怀疑自己是年轻人。因为只有当他还年轻得多的时候，当他被自己的思想和身体搅得心神不安而垂头丧气、无可奈何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自己老了。他非常年轻的时候，曾希望自己早死，根本不想活到三十岁。但是现在他希望自己活着。那时候，他的头脑里只有标点符号在为世界晃动着，可是现在，他所听到的最初的语句中世界就出现了。那时候，他以为能把一切都想透，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才向现实迈进了第一步，而现实不可能让人立即琢磨透，并且许多东西对他还有保留。

长期以来，他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知道有所信仰究竟是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现在，每当他做事情或者发表观点的时候，他开始相信自己了。他充满自信。凡是他无须证实的东西，比如他皮肤上的毛孔、海水的咸味、有水果香味的空气，干脆说，所有不一般的东西，他都相信。

他快出院以前第一次照镜子，因为他要自己给自己梳头。当他从靠背软垫上欠起身来看到自己那熟悉而有点苍白的面孔的时

候,他发现那粘在一起的棕色头发中间有一点发亮的东西。他摸了摸,把镜子拿近了一些:是一根白头发!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上。

他呆呆地、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根白头发。

第二天,他又拿起镜子照,生怕发现更多的白头发。然而还是那根白头发,没什么改变。

他终于自语道:我真的还活着,我的愿望是还要活得更长。这根白头发,不过是痛苦和年龄的最好见证,怎么就能吓倒我呢?让它在那儿吧,过几天等它掉了,没有新的白发这么快就生出来的话,我就要保留这最初的感受,不害怕对我本人提出起诉。

我真的活着!

他不久就会康复。

他不久就三十岁了。这一天将会到来,但是没有人会敲锣宣告这一天的到来。不,这一天不会来——它已经来了,包含在这一年所有的日子里。这一年,他是在艰难困苦中挺过来的。他兴奋地考虑着将来的事情,想到了工作,希望尽快能走出下面的大门,离开那些不幸的人、虚弱的人和垂死的人。

我告诉你:站起来,走吧!你没有骨折。

(聂　军　译)

一　切

每当我们像两个僵硬的石头人坐在一起吃饭，或者晚上在屋门口遇见时——因为我们两个同时想到要锁门——，每当此时，我都感觉到我们的悲痛像一张拉满的弓，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也就是从汉娜到我——，这张弓上有一支箭，似乎能射中那岿然不动的天空。我们穿过前厅回房间时，汉娜总是在我前面两步，她连句“晚安”都不说就走进卧室，我则溜进我的房间，坐在写字台前，开始发呆，眼前是她低垂的头，耳边是她的沉默。她是已经上床睡觉了，还是醒着在等待？等待什么？——因为她不会在等待我！

当年我跟汉娜结婚，倒不是因为她，更主要是因为她怀孕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根本用不着做决定。我当时很感动，因为有一种东西正在孕育，一种崭新的、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世界正在变大。就像初升的月亮，在它的轨道上散发出轻柔透明的光，人们心怀感动，应该向它三鞠躬。那时候，我常常有走神的时刻，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就连在办公室里——尽管我事情很多——或者在开会的时候，我也会突然走神，想到那个孩子，那个还未谋面的、模模糊糊的小东西，一瞬间，我满脑子里都是他，甚至还有他现在躺在里面的那个温暖而昏暗的身体。

我们将要出生的那个孩子改变了我们。我们几乎不再出门，冷落了朋友；我们找了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安顿得更舒适。因为这

个我期待中的孩子，我的一切都开始变化了；我会无缘无故地冒出一些像地雷一样有巨大爆炸力的想法，连我自己都会被吓着，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危险，仍然继续想。

汉娜误解了我。因为我不知道，应该选大轮子还是小轮子的童车，所以，我显得好像对这些事情无所谓。(我确实不知道。随你的便吧。我在听着呢。)每次我陪她逛商店，她挑选小帽子、小衣服和尿布，在粉红色还是蓝色、化纤还是纯棉之间犹豫不决，我在一边闲站着，她就责怪我，说我对孩子的事情漠不关心。其实，我是太关心孩子的事了。

我怎么能说明白我内心的想法呢？我好像是个野蛮人，突然之间被启蒙了，开窍了，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那个原来只意味着篝火和洞穴、日出和日落、打猎和吃饭的世界，实际上是个已经有了几百万年历史、并且还在继续的世界，它在许许多多的太阳系中只占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它在高速自转，同时围绕着太阳旋转。我突然在一系列新的关系中审视我自己，把我和孩子放在一起，那孩子会在十一月初或中旬的某个时刻到来，带着他的生命，就像我当初一样，像我之前的所有人一样。

只要想象一下就行了。整个家世！就像入睡前数黑羊和白羊一样(一只黑羊、一只白羊、一只黑羊、一只白羊……)，这种数羊的方法，会让人一会儿迟钝犯困、一会儿无比清醒。尽管汉娜从她母亲那里学来了这一招，并保证比安眠药还管用，但我用这种方法从来没睡着过。也许对许多人来说，想象下面这个一环套一环的链条有催眠作用：塞姆生了阿尔巴赫萨德，阿尔巴赫萨德三十五岁时，生了瑟拉。瑟拉又生了赫伯，赫伯生了佩雷格。佩雷格三十岁时，生了雷古，雷古又生了瑟鲁格，瑟鲁格生了纳霍尔，他们每个人还有许多儿子和女儿，儿子们又生了许多儿子，纳霍尔生了塔拉，塔拉生了阿布拉姆、纳霍尔和哈兰。有几次，我试着把这个链条从头到尾想清楚，一直想到亚当和夏娃——我们不太可能是从他们

繁衍出来的——或者一直想到人科——我们可能是从他们进化来的——,但是,每次都会出现一个黑洞,整个链条就消失在这个黑洞里,所以,至于我们是亚当夏娃还是其他两个祖先的后代,这个问题就无关紧要了。只有你不想把自己固定在某个链条上时,才能更好地思考: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到世上走一遭,但是这样,你就不知道该拿这个链条怎么办,面对整个这一系列繁殖和最早、最晚的生命不知所措。每个人都只来这个世界上一次,都只能参与一次他所遇上和必须理解的游戏:繁殖和教育、经济和政治,他可以与金钱和感情打交道,他要工作、发明,还要阐明游戏规则,这被称作思考。

因为我们已经被充满信任地繁殖到这个世界上,人们就该接受。游戏需要游戏者。(或者游戏者需要游戏?)我也是这样被充满信任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我也把一个孩子生到了世界上。

现在,一想到这里我就浑身发抖。

我开始以孩子为出发点来审视一切。比如,我的双手,它们将触摸和拥抱孩子,我们的房子,在四层楼上,我们居住的七区康德尔街,城市里纵横交错的道路,一直通到我们住处后面的公园小河,最后还有整个世界,我将给他讲解这个世界。他将从我这里听到所有事物的名称:桌子和床、鼻子和脚。还有一些词,例如:精神、上帝和灵魂,我个人认为这都是没用的词汇,但也不能隐瞒它们,以后还会有一些复杂的词,如:共鸣、幻灯、千禧年预言和太空学。我会努力让我的孩子知道一切事物都是什么意思、怎么用,比如门把手、自行车、漱口液、表格等。我脑子里转着这些念头。

当孩子降临时,我当然没能实施这个宏大的教学计划。他浑身长着黄疸、皮肤皱皱巴巴,让人觉得可怜,有一件事我没有准备好——我必须给他一个名字。我急急忙忙和汉娜商量了一下,我们给他登记了三个名字:我父亲和她父亲的名,还有我祖父的名。

这三个名字中从来没有一个被真的使用过。孩子出生一个星期后，我们开始叫他菲普斯。我不知道是怎么叫这个名字的。也许还赖我，因为我也和汉娜一样，她没完没了地尝试把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发明各种小名来叫这个孩子，因为我们给他的那三个名字跟这个肉乎乎的小东西太不相称了。这样试来试去，就有了菲普斯这个名字。后来，这个名字让我越来越恼火。有时候我甚至把这归咎于孩子自己，好像他能拒绝这个名字似的，好像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菲普斯！我必须继续这样称呼他，在他死后继续取笑他和我们自己。

当菲普斯躺在他那蓝白色的小床上，醒着或睡着，我大着胆子抹去他嘴角的口水或奶渍，他哭闹的时候把他抱起来，希望能让他舒服一点，这时，我第一次想到，他对我也有所打算，他给我时间，让我明白他的打算，对，他肯定想给我时间，就像一个幽灵，出现了一次，又消失在黑暗中，然后再次出现，带着神秘莫测的目光。我常常坐在他的床边，望着他那平静的脸，看着他那毫无目标地张望的眼睛，像研究无人能破译的古老文字一样研究他的面部表情。我发现，汉娜总是果断地做着所有具体的事情：给他喂水、让他睡觉、叫醒他、给他换尿布、包裹他，就像育儿书上要求的一样。她用小棉签给他清理鼻子，在他胖胖的大腿根上扑粉，好像这样他和她就都舒服了

几个星期以后，汉娜开始逗他笑。可是，当他真的突然笑出来时，我却觉得他那鬼脸像谜一样令人费解。后来，他的目光越来越经常而明显地投向我们，他向我们伸出小胳膊，但我还是怀疑，这些举动其实毫无意义，是我们找了一些理由和意义让他以后接受。不仅是汉娜，恐怕没有人能理解我，但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了不安。我担心，我从那时起就开始疏远了汉娜，让她离我真实的想法越来越远。我发现自己的软弱——是孩子让软弱发现了我——，并且感觉到，正在走向失败。我当时三十岁，和汉娜一样，她看上

去比以前更温柔更年轻。但是，孩子并没有给我新的青春。随着孩子的活动领域越来越大，我逐渐缩小我的活动范围。孩子每发出一声微笑、一声欢叫或一声呼喊，我都会退到墙边。我没有力量把这笑声和叫声扼杀在萌芽中。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所剩的时间飞快地流逝着。菲普斯会在童车中坐起来了，他长牙了，经常哭闹；很快，他能摇摇晃晃地站起了，能站稳了，在屋子里满地爬，有一天，他突然说话了。无法阻挡了，而我还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

做什么呢？以前我想，我必须教给他整个世界。自从和他进行了沉默的对话之后，我迷惘了，改变了主意。比如说，我不是曾经不告诉他一些事物的名称、不教给他某些物品的使用方法吗？他是第一个人。一切从他开始，一切有可能因为他而彻底改变。我不应该把这个世界赤裸裸地、不带任何附加意义地交给他吗？我不必教会他认清目的和目标、分辨好坏真假。我为什么要把他拉到我这边来，让他知道、相信、高兴、痛苦呢？这里，我们所在的这里，是最糟糕的世界，至今没有人能理解它，但是，他所在的那里，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一切还都未定。还能有多久呢？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都是语言的问题，而且不仅是德语的问题，德语只是建造巴比塔时创造的所有语言中的一种，创造这些语言就是为了让世界混乱。这些语言之下，还潜在着一种语言，它包括我们的手势和目光、我们的思想过程和感情历程，在这种语言中已经包含着我们所有的不幸。一切的关键问题时，我能否在我们的语言面前保护我的孩子，直到他创建一种新的语言，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我常常独自带菲普斯外出，每当我发现汉娜教给了他温柔、做作、游戏等东西时，我就感到无比震惊。他越来越像我们了。不仅是像汉娜和我，不，是像人。但是，也有某些瞬间，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当这时，我总是迫切地观察他。对他来说，所有的路都

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汉娜和我只不过离他更近些，因为我们不断在他身边出现。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还能有多久呢？

他懂得害怕了。但不是怕雪崩或者怕卑鄙的行为，而是怕树枝上晃动的一片树叶、怕蝴蝶。苍蝇能吓得他失魂落魄。我常常想：要是什么时候狂风把整棵树都刮断了，而我就这样让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他以后怎么生活呢！

他在楼梯上遇到了邻居家的小孩；他笨拙地去抓那孩子的脸，自己躲开，他也许还不知道，他面前的是个小孩子。以前，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会喊叫，现在，他喊叫的时候，要求的会更多。他常常在临睡前喊叫，或者在抱他坐到饭桌前时，或者拿走他手中的玩具时。这时，他就会感到非常气愤。他会躺倒在地上、撕扯地毯、嚎叫，直到小脸憋得青紫，嘴边溢出白沫。在睡梦中，他也会大叫起来，好像有只吸血鬼落到了他胸脯上。他的喊叫更增强了我的看法：他还敢于喊叫，并且他的喊叫还有作用。

哦，会有那么一天！

汉娜常常温柔地责备菲普斯，说他没教养。她把他紧紧搂在胸前，亲吻他，或者严肃地看着他，教导他不能伤害母亲。她是个绝妙的尝试者。她坚定地俯身向那无名的河流，想把他拉过来，她在我们这一侧的岸边走来走去，用巧克力、橙子、陀螺和玩具熊引诱他。

当树木投下影子时，我就感到听见一个声音：教给他影子的语言！世界是个尝试，够了，这个尝试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方式，总是有着同样的结果。进行另外一种尝试吧！让他走进影子！迄今为止的结果是：在罪过、爱情和绝望中度过一生。（我开始普遍地思考一切；于是我想到了这些词。）但是，我有可能让他没有罪过，没有爱情和任何灾难，让他自由地过另外一种生活。

对，星期天，我总是和他一起去维也纳森林散步，当我们走近水边时，我心里想起一个声音：教给他水的语言！水流过石头，流

过树根。教给他石头的语言！让他重新扎根！树叶飘落，因为秋天又到了。教给他树叶的语言！

但是，因为我一句也不会这些语言，因为我只有我的语言，并且无法超越这个语言的界限，所以我总是沉默着抱着他走过所有的路，然后沉默地抱着他回家。在家里，他学着说句子，一步步走进陷阱。他已经会表达愿望了，会说出请求、命令，或者为说话而说话。在以后的星期天散步时，他揪下小草、捡起虫子、捉小甲虫。现在，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他研究它们，要不是我及时从他手中拿走，他还会杀死它们。在家里，他撕坏书和纸盒子，毁坏他的拉线玩偶。他把所有东西都拽到身边，撕咬、触摸它们，然后把它们扔到一边或者据为己有。哦，会有那么一天。有一天他会知道。

在这段时间，汉娜还比较爱说话，她常常让我注意菲普斯说的话；她为他纯洁无辜的目光、纯洁无辜的话语和行为着魔。但是，自从菲普斯不再像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那样缄默和毫无反抗能力后，我就无法在这孩子身上发现纯洁和无辜。其实，那时候他也不是纯洁无辜的，只不过是没有能力表达出来，他只是一团柔嫩的、肉乎乎的小东西，细细地喘着气，长着一个迟钝的大脑袋，像避雷针一样缓和着这个世界的信息。

菲普斯长大一些以后，他可以在房子旁边的一条小巷里和其他孩子玩耍。一次，大概中午时分，我回家时，看见他和三个小男孩在用罐头盒子盛路边的流水。然后他们站成一圈，说着话。看上去像在开协商会。（工程师们就这样商量，从哪里开钻、在哪里打孔。）他们蹲下来，当他们又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时，菲普斯拿着罐头盒，已经准备把里面的水倒出来。但是，那个地点似乎还是不太合适。他们再次站起来。空气中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一种男性的紧张！肯定要发生点儿事情！然后，在一米之外，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点。他们又蹲下来，一声不吭，菲普斯把罐头盒倒过

来。脏水流过石头。他们紧紧盯着看，默不作声但神情庄重。事情发生了，完成了。也许成功了。肯定成功了。世界可以信赖这几个小男子汉，他们会让世界继续向前。他们一定会让世界继续向前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回家，上楼，躺倒在我们卧室的床上。世界被向前推进了，那个能把世界推向前进并永远向着一个方向前进的地点找到了。我曾希望，我的孩子会找不到这个方向。曾经，在很久以前，我甚至还担心他会找不到路。我这个白痴，我还担心他找不到方向。

我站起来，打开水龙头，捧了几捧凉水浇在脸上。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我恨他，因为他太明白了，因为我看到他已经沿着所有人的脚印走来了。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把我的恨延伸到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上，我恨有轨电车，恨门牌号，恨头衔，恨时间的划分，恨自称为秩序、实则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一团混乱，我恨运送垃圾、恨课程安排、恨户籍登记处、恨所有这些可怜的机构，人们无法与这些机构作斗争，也没有人与它们作斗争，这些祭坛，我已经在上面牺牲了我自己，但我不愿意再让我孩子牺牲。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他没有建造这个世界，也没有造成这世界的一切损伤。为什么要让他适应这个世界！我向户籍登记处、向学校和兵营大声呼喊：给他一个机会！在我的孩子被摧毁之前，给他唯一一个机会吧！我生我自己的气，因为我强迫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却不能解救他。我欠了他的，我必须行动起来，带他离开，带他去一座孤岛上。但是，哪里有这样一座孤岛，能让一个新人建造一个新世界呢？我和孩子都被囚禁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参与到这个旧的世界里来。所以，我让孩子坠落，让他从我的爱中坠落。这个孩子有一切能力，就是没有退出的能力，没有打破这个怪圈的能力。

学前的那几年，菲普斯是玩过来的。他的确是玩过来的。我愿意让他玩，但不是玩那些为以后的游戏做准备的游戏。比如藏

猫猫、数数、警察和强盗等。我想让他玩完全不同的、纯粹的游戏，给他讲和那些通常的童话不一样的童话。但是我什么也想不出来，他也就只能模仿别人。人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一切都被分成上下、好坏、明暗、数字和货物、朋友和敌人，一旦寓言里出现了其它生物或动物，它们立刻就又拥有了人的特点。

因为我不再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该把他教育成什么样，所以我放弃了。汉娜发现我不再关心孩子了。有一次，我们试着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她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盯着我。我没能说出我的全部想法，因为她站起身来，打断了我的话，走进了孩子的房间。当时是晚上，就是从那天晚上起，她开始和孩子一起祈祷——她以前和我一样，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主意：我累了，要去休息。亲爱的上帝，让我虔诚善良吧。等等。我也不关心这事，不过他们把祷告弄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我认为，汉娜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提供一种保护。对她来说什么形式都无所谓，可以是十字架，也可以是护身符或者一句咒语或其它什么。其实，她是有道理的，因为菲普斯很快就要进入狼群了，他很快和那些狼们一起嗥叫了。“上帝保佑”也许是最后的可能性了。我们两个都把这孩子交出去了，只不过每人用自己的方式交出了孩子。

每当菲普斯成绩不好从学校回家后，我一句也不说他，但我也不安慰他。汉娜内心感到很痛苦。她常常午饭后跟孩子坐在书桌前，辅导孩子做作业，给他听写。她把她的事情都做到最好。但是我不相信什么好事。对于我来说，菲普斯以后是不是能上高级中学①、他是不是能成个人才，这都无所谓。一个工人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医生，一个医生希望自己的儿子至少是个医生。我不理解这一切。我既不期望菲普斯比我们聪明，也不期望他比我们强。我

---

① 在德、奥等国，高级中学毕业后具有上大学的资格。

也不愿意他爱我。他也用不着听我的话,用不着顺从我的意愿。不,我希望……他只要从头开始,用一个手势告诉我,他不必理解我们的手势。但我没有看见他的手势。我是新生的,但他不是!我是,我是第一个人,却把一切都耽误了,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不对菲普斯抱任何希望了,完全没有了。我只是继续观察他。我不知道一个男人是否应该这样观察他的孩子。就像研究人员观察一个"案例"。我在观察这个无望的人的案例。我不能爱这个孩子了,不能像爱汉娜那样爱他,我从未让汉娜完全坠落,因为她不会让我失望。在我遇见她时,她已经是这样的人了,身材健美,经验丰富,有些与众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不同于别人,一个女人,后来成了我的女人。我对孩子和我自己进行了审判——对孩子,是因为他使一个最大的期望成为泡影;对我自己,因为我没能给他铺平道路。我曾经期待,这个孩子,正因为他是个孩子——我曾期待他能拯救这个世界。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我也确实对这孩子做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但是,这不是我期待的奇迹。我当初只是没有为这个孩子做好准备,就像我之前的所有人一样。当我拥抱汉娜、在她那昏暗的身体深处平静下来时,我什么也没想过——我不能思考。跟汉娜结婚很好,并不只是因为孩子,但是,我后来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快乐过,我只是小心翼翼地,以免让她再怀上孩子。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其实是想再要个孩子的,尽管她现在不提这事,也不做什么。人们也许认为,汉娜现在才真的想再要个孩子,但是她已经呆滞了。她不离开我,也不到我这儿来。她抱怨我,其实她不该这样抱怨我,因为我无法控制那些我不明白的事情,比如生和死。当初,她也许想要一群孩子,但被我制止了。她愿意为此接受任何条件,而我根本不愿意。有一次,我们吵架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愿意给菲普斯做什么、她希望菲普斯有什么。一切:一间明亮的房间,很多维生素、一套水兵服、更多的爱、所有的爱,她想造一个爱情存储器,能存储够孩子一

生用的爱，因为外面，因为外面的人……她想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学几门外语，她想发现他的天赋。——她哭了，感到受了伤害，因为我对此付之一笑。我相信，她从没想过，菲普斯将成为“外面的”人那样的人，他将会像她一样学会伤害、侮辱、欺诈和杀戮，他将只会做低俗的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断定。因为，我们认为的恶的因子，像个脓包一样潜藏在这孩子身上。我还先不用说动刀子的那件事。他的恶劣行径开始得更早，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生气了，又哭又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去看他。这时，他的一个积木搭的高楼塌了。他突然停止了哭闹，小声却坚决地说：“我要把你们的房子点着。把所有东西都弄坏。把你们都弄坏。”我把他抱到膝盖上，抚摸他，跟他说保证把他的高楼再搭好。他重复着他的威胁。汉娜过来了，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她批评他，问他是谁教他这样说的。他坚定地回答：“没人。”

还有一次，他把同楼的一个小女孩从楼梯上推下去了，之后又非常害怕，哭了，保证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但他后来又干了一次。有一段时间，他老打汉娜。不过这也过去了。

当然，我忘了提，他曾说过多少可爱的话、他也曾多么温柔可爱、每天早晨他热乎乎地醒来。这一切我都记得，我也曾试着像汉娜一样，赶快抱起他来，亲吻他，但我不想这样安慰和欺骗自己。我非常谨慎。因为这不是我期望的奇迹。我对我的孩子没有太大的期望，但是，我希望能有那么一点，有一点点的变化。如果一个孩子叫菲普斯的话……他是不是要对得起他的名字？他是带着一个哈巴狗的名字来到和离去的。十一年的时间都浪费在驯兽表演上了。（好好用手吃饭。走路挺直身子。招手。嘴巴里有东西的时候别说话。）

自从他上学以后，我在外边的时间就比在家的时间多了。我去咖啡馆下棋，或者打着工作的幌子，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我认识了贝蒂，她是马里亚－希尔夫街上的一名售货员，我常常送给

她丝袜、电影票或者吃的东西，让她习惯我。她不善与人交往，也没什么奢求，逆来顺受，最多是爱吃，常常在百无聊赖中度过晚上的时光。那一年里，我经常去她那里，跟她一起躺在床上，我喝着葡萄酒，她翻看画报，对我的无理要求丝毫不觉得惊讶。那是我感到最迷茫的一段时间，因为孩子。我从来没跟贝蒂睡过觉，相反，我当时正尝试着自慰，尝试着用那种见不得人的、被唾弃的方式把自己从女人和性中解放出来。为的是不把自己拴住，让自己独立。我不再愿意跟汉娜睡在一起，因为那样的话，好像我就向她让步了。

尽管我从来没有掩饰过晚上经常不在家的行为，但是我觉得汉娜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有一天，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她见过我和贝蒂在艾萨霍夫咖啡馆，我们经常在贝蒂下班后在那里约会；紧接着，两天以后，当我和贝蒂在宇宙电影院门前排队买票的时候，汉娜又看见了我们。汉娜的举动很反常，她的目光越过我，仿佛我是个陌生人。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麻木地向她点点头，继续拉着贝蒂的手，向售票窗口移动，然后真的进了电影院。事后，我觉得我当时的表现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看电影时，我一直都在准备接受汉娜的指责，并为自己设计辩护词。电影散场后，尽管路程很短，我还是叫了辆出租车回家，好像这样能弥补什么或者阻止什么的发生。由于汉娜一句话也不说，我只好把准备好的话一股脑说了出来。她坚定地沉默着，好像我说的事情跟她毫无关系。最后，她终于开口了，跟我说，我应该想想孩子。她居然说出“为了菲普斯”这样的话！我被打败了，因为她的窘迫。我跪下，请求她原谅，保证再也不了。之后，我真的再也没有和贝蒂见过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当然肯定不会在意我的信，而且也没有回信，我也没有指望她会回信。我好像是想让我自己和汉娜收到这两封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背叛过别人。有时候我担心贝蒂会敲诈我。为什么要敲诈

呢？我给她寄了钱。为什么呢？是因为汉娜知道吗？

这种迷茫。这种空虚。

我觉得自己作为男人已经空了，我阳痿了。我希望自己就保持这样。如果这事也能预计的话，那它会符合我的意愿的。退出性别，结束，应该结束了。

但是，所发生的一切，不仅关系到我或者汉娜或者菲普斯，而是涉及到父亲和儿子，涉及到罪过和死亡。

有一次，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一句话："昂起头来，这不是天空的习惯。"要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就好了，这句话说的是天空的恶习。哦，不，其实，往下看才不是天空的习惯，它不会对天空下迷茫的众生给出任何暗示。至少，在那些正上演着混沌的戏剧的地方，它不会指示任何方向，哪怕它自己作为被编造出来的上苍也参与其中。父亲和儿子。儿子，这本身就是令人费解的。现在，我想到了这些词，因为没有清晰的词汇来解释这样不可捉摸的事情。只要一想到这事，马上就会发疯。不可捉摸的事情：因为那里有我的精子，无法确定，我自己也没有把握，然后，有汉娜的血孕育了孩子并且一直伴随着他出生，所有一切构成了一件不可捉摸的事情。最后也是以血结束的，那是他明亮闪烁的孩子的血，从他头部伤口流出来的血。

当他躺在山谷里那块突出的岩石上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对最先赶到他身边的同学说："你。"他想抬起手来，给同学比划什么，或者抓住同学。但是，他的手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当老师赶到他身边时，他终于小声说出一句话：

"我想回家。"

我不太会因为这句话就认为，他是想要汉娜和我。人在感觉到自己要死的时候，都想回家，而他感觉到了。他是个孩子，不会传达什么深奥的信息。菲普斯只是个很普通的孩子，在他最后的时刻，它不会想到那么多的。其他孩子们和老师找了一些树枝，做

成担架，把他抬到最近的村子里。路上，差不多是刚走几步，他就死了。去那里了？去世了？我们在讣告里写道：“……我们唯一的孩子……被一次不幸的意外带走了。”印厂负责接待的人问我们，想不想写成“我们唯一的、最亲爱的孩子”，但是，打电话的汉娜说不，她说，孩子当然是我们所爱的和最爱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真蠢，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想拥抱她。她大概认为我的感情太冷漠了。她推开我。她还在意我吗？她责怪我，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她都责怪我。

一直以来，是汉娜独自照料孩子，现在，汉娜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好像原来照耀着她和菲普斯的聚光灯，现在照不到她了。关于她，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好像她根本没有性格和特点。但是，以前她是个开朗快乐、充满生命力的人，腼腆谨慎、温柔而严厉，随时准备着管教孩子、让他走路，然后又把他拉到自己跟前。比如，在刀子伤人事件后，她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她的脸上泛着宽容和明智的光芒，她为孩子和孩子的错误辩解，她面对每个机构为一切承担责任。那是孩子上三年级时候的事。菲普斯拿着一把小刀冲向一个同学。他本想扎进对方的胸脯，结果脚下滑了一下，扎伤了同学的胳膊。我们被叫到学校，我万分窘迫地和校长、老师和受伤孩子的家长谈话。我真的是万分窘迫，因为我毫不怀疑，菲普斯完全做得出来这种事，他也完全做得出来其它许多事，但这话我不能说出来，不能。我万分窘迫，因为我对别人强加给我的观点非常不屑。没人知道，我们该拿菲普斯怎么办。他不停地抽泣着，一会儿倔强不服，一会儿绝望害怕，最后，他对所作的事情表示后悔。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劝，他都不愿意去向受伤的同学道歉，请求原谅。我们只有强迫他，我们三人一起去医院。我认为，菲普斯原来并不恨那个同学，就在他拿着刀扎他的时候都不恨，但是，从他被迫说出道歉的话那一刻起，菲普斯开始恨他了。他心里涌起的不是孩子的怒气，而是被极大克制力压抑着的真正的、成人的仇恨。

他完成了一种复杂的感情，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人。

每当我想起那次学校的郊游、那次成为一切结束的郊游，我就会想起这件用刀子伤人的事，仿佛它们冥冥之中是有联系的，因为它们带给我的打击，又让我回忆起我儿子的存在。因为菲普斯上学的这几年时间，除了这两件事，在我记忆里是一片空白。我没有关注他的成长、他理性和感受的逐渐成熟。他肯定和所有同龄的孩子是一样的：粗野而又温柔、吵闹而又沉默——有着汉娜的所有特点和个性。

校长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这事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就连那次菲普斯用刀子伤了同学，学校也是往家里打的电话，先通知了汉娜，汉娜才告诉了我。半个小时后，我在公司办公楼的大厅里见到了校长。我们去街对面的咖啡馆。一开始，他试着在大厅里把要说的话告诉我，后来又想在街上说，但是，一直到了咖啡馆，他都觉得不是合适的地点。也许，要通知家长孩子死了，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地点。

这不是老师的责任，他说。

我点头。我同意。

道路的情况本来是不错的，但是菲普斯脱离了班级，也许是任性或者好奇，也许是他想折一根树枝。

校长开始结结巴巴了。

菲普斯从一块岩石上滑了下去，摔到下面的一块石头上。

头上的伤本来是不太危险的，但是医生说，导致他很快死亡的原因是囊肿，囊肿，当父亲的也许是知道的。

我点头。囊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学校很受震动，校长说，成立了调查委员会，通知了警察……

我没考虑菲普斯，而是在想那个老师，我为他难过，我表示，我这方面不需有任何担心。

不是任何人的责任。任何人都不是。

我们什么喝的都没点，我就站了起来，在桌上放了一先令小费，然后我们分手了。我回到办公室，紧接着又离开了，回到咖啡馆，还是想喝一杯咖啡，尽管我更想喝杯白兰地或者白酒。我没敢喝白兰地。中午了，我得回家，告诉汉娜。我不知道该怎么完成这件事，该说什么。汉娜开门，我们从门口走到前厅的路上，她肯定就已经明白是什么事了。事情发生的很快。我把她抱到床上，打电话叫医生。她像疯了一样，不停地喊叫，直到昏迷过去。她像生孩子的时候那样恐怖地大叫，我又为她担心得发抖，就像那时候一样。我也像那时候一样，再次希望汉娜别出事。我每次都只想着汉娜！我从没想过孩子。

后来的几天，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没告诉汉娜葬礼的时间。校长在葬礼上讲话。那天天气很好，有一点儿风，花圈的挽带随风飘起，像是一个节日。校长还在讲。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全班，菲普斯曾经每天有一半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小家伙们呆呆地盯着眼前的地面，其中有一个我认识，就是菲普斯想捅死的那个。有一种内在的冷漠，它使最近的和最远的同样离我们远去。坟墓及周围的人和花圈就是一切远离。我看见整个中央公墓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向东方移动，在人们和我握手时，我只感觉到手上的力量，我看见外面的那些面孔非常清晰，就像从近处看到的一样，但是非常远，非常非常远。

你学影子的语言吧！你自己学吧。

一切都过去了，汉娜也不再久久地坐在菲普斯的房间里，她允许我把那扇门锁上，原来，他常常从那扇门里跑出来。但是现在，我却有时用我认为不好的那种语言跟他说话。

我的顽皮的孩子。我的心肝宝贝。

我愿意背着他，答应给他买蓝气球、带他去多瑙河上划船、给他攒邮票。如果他摔伤了，我会给他吹吹膝盖，我会帮他算数学

题。

哪怕我这样不能让他复活，但是我这样想也不晚：我接受了他，这个儿子。我原来不能对他好，是因为我带他走得太远了。

别走得太远。先学会继续走。你自己学吧。

但是，必须首先能扯断那张悲痛的弓，那张从一个男人到一个女人的弓。这个距离可以用沉默测量，可怎么能缩短它呢？因为，我认为是雷区的地方，对汉娜来说就是个花园。

我不思考了，我想站起来，穿过黑暗的过道，一句话也不用说，到汉娜那里去。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看了，既不看我的双手——我的双手应该抱住她，也不看我的嘴——我的嘴能吻住她的嘴。至于我用什么样的声音说出每个字，我用什么样的温暖表达我对她的感情，这些都不重要。我去，并不是为了重新得到她，而是为了把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她再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通过我们的结合，温柔而又昏暗。如果这次拥抱之后有了孩子，好吧，那就让他们来吧，出生，成长，他们将会像所有其他孩子一样。我将像克罗诺斯一样吞下他们、像一个高大可怕的父亲一样揍他们、宠爱他们，这些神圣的小动物们，我将像李尔王一样让他们欺骗我。我将教育他们，按照时代的要求，一半是为了以后狼一样的实际生活，一半是为了符合道德观念——我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就像我那个时代的男人：不给财产，不给好的建议。

但是我不知道，汉娜是不是还醒着。

我不再思考了。肉体是强壮而昏暗的，它在深夜的狂笑下埋葬了一份真实的感情。

我不知道，汉娜是不是还醒着。

（任卫东 译）

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

当男人们晚上聚饮、闲聊、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们会逐渐找回自我。当他们漫无目的地闲聊时,当他们发表意见时,当他们的意见随着烟斗、香烟和雪茄的烟雾升腾起来,在乡间酒坊、在大城市里各大饭店的包间、后间和各个酒馆里,当世界变成烟云和幻觉时,他们顺着自己的思路,找回了从前的感觉。

我们在维也纳,战争已经过去十多年。“战后”——这是新的纪元。

晚上,我们在维也纳,我们从编辑部、从写字楼、律师事务所、画室蜂拥而出,又成群地涌入咖啡店和饭馆。我们聚会,紧盯线索,狂野地在尴尬和笑声中猎逐我们失去的最好的东西。当一时想不起来某个笑话或者一个非说不可的故事时,当没有人能抗拒沉默,大家各自陷入沉思时,在这样的间歇里,偶尔会听到那蓝色野兽[1] 在哀叫——又是一声,声声不断。

这天晚上,我和马勒来到内城“王冠酒店”参加我们的男人聚会。一到晚上全世界都一样,到处的小酒馆都爆满,男人们不断地高谈阔论,既像迷途者和受难者,又像巨人和半神一样讲述着某个故事和那些故事;他们骑着马,向上飞入夜空,然后又在篝火边坐

① “蓝色野兽”出自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最后的一首诗“致我的妹妹”。这篇小说拍成电影时,便以“蓝色野兽”命名。

下，那是属于他们的公共篝火，是他们于夜间在曾经呆过的荒漠里点燃的。他们早已忘记了职业和家庭，没有人愿意去想，女人们此刻正在家里铺床，准备就寝，因为她们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漫漫长夜。女人们光着脚，或者趿拉着拖鞋，披头散发、满面疲惫地在家中走来走去，把煤气阀关上，充满恐惧地打量床下和柜橱里，用漫不经心的话语安慰着孩子们，或懊恼地坐到收音机旁。然后女人们带着满腔的报复念头躺在这寂寥的房间里。她们满怀受害者的感觉躺在那儿，在黑暗中睁大双眼，目光中充满了绝望与恶意。她们算计着一笔笔婚姻、岁月和家用账，再把账目进行伪造和篡改，然后吞咽下去。最后她们闭上了眼睛，陷入幻想之中，沉浸在欺骗的狂野念头里，直到最后带着极大的怨气入睡。在第一个梦中，她们便将丈夫谋杀，让他们死于车祸、心脏病和肺炎；视怨气的大小让他们或快、或慢地在痛苦中死去。随后，哀悼丈夫之死的伤心痛苦的泪水，又从紧闭的柔软的眼皮下流了出来。她们为乘车出门、骑马在外而再也不回家的丈夫哭泣，最终也是为自己哭泣，这时她们流下了真诚的泪水。

不过我们却离家在外，我们这里有科罗纳啤酒、歌手乐队、中学同学、社团、小组、联合会、讨论会以及男人聚会，我们点了葡萄酒，把烟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女人的诅咒和她们的眼泪完全触及不到我们。我们不但没有死，反而活跃起来，还高谈阔论。直到过了很长时间，临近清晨的时候，我们才会在黑暗中抚摩女人湿润的面容，然后用我们的呼吸再次惹恼她们，那呼吸带着强烈的葡萄酒和啤酒的酸气，或者我们衷心地希望，她们已经在这卧室墓穴里睡着了，不用再多费口舌，这里是我们的监狱，我们每次精疲力竭而又心平气和地回到这里，就像我们曾许诺过一样。

我们离家很远。和每个星期五一样，我们这个晚上又碰头了：哈德勒、贝尔托尼、胡特、拉尼茨基、弗里德尔、马勒和我。不，荷尔茨不在，他这个星期在伦敦为他最终返回维也纳做些准备。史特

克尔也不在，他又病了。马勒说："今天我们只有三个犹太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弗里德尔和我。

弗里德尔睁着圆圆的水汪汪的眼睛不解地呆看着他，两手相互紧压着，可能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犹太人，马勒也不是，也许他父亲或祖父是——弗里德尔不太确定。但是马勒抬起了他那高傲的脸。你们走着瞧，他的脸说。它还说：我从不会弄错。

这是个黑色星期五。哈德勒在说大话，也就是说，他人格中的迷途者和受难者在沉默，而巨人开始发言，他不必再自卑，不必再夸耀他曾经不得不承受的那些打击，而是夸耀他施予别人的打击。在这个星期五，谈话发生了转折，可能是因为荷尔茨和史特克尔的缺席，可能弗里德尔、马勒和我看上去不会妨碍任何人；但是也可能仅仅因为，谈话总得有一次当真，因为烟雾和幻觉会让一切说话。

现在，这个夜晚变成了战场、前线、后方、预警状态，在这个夜晚，大家都在忙碌着。哈德勒和胡特陷入了对战争的回忆，他们沉浸在回忆中，沉浸在他们不愿透露的某些阴暗往事中。在回忆中，他们的形象发生了变化，重又变成了一身戎装，又回到了那个地方，他们俩作为军官在发号施令，在与指挥部建立联系，并被编号为"青 52"派往沃洛尼施。随后他们对于几个问题突然又发生了分歧，例如该如何看待一九四二年冬天的曼斯坦将军，第六军能否被解围、行军计划是否有错。后来他们又说到了克里特岛。不过，在巴黎曾有一个小个子的法国女人对胡特说过，和德国人相比她更喜欢奥地利人。在挪威的白昼来临的时刻，当游击队在塞尔维亚把他们包围时，他们也回忆得差不多了——他们要了第二升葡萄酒，我们也又要了一升，因为马勒已经开始向我们讲述医师公会的几桩阴谋。

我们喝着勃良地葡萄酒和贡波尔茨基兴[1] 葡萄酒。我们在维也纳喝酒，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长夜还远远未尽。

那天晚上，当游击队激发了哈德勒的兴趣时，他只不过顺便就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因为哈德勒究竟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和其它事情，我从来都不太清楚，而马勒的表情又一次告诉我：我绝没有弄错！），当讲到那些死去的斯洛文尼亚修女们赤裸地躺在维尔德斯外的丛林里时，哈德勒对于马勒的沉默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只得撇下修女的话题，中断了他的讲述。这时我们认识很久的一位老人走到我们的桌前，这是一个四处游荡、满身肮脏的矮个子，手里拿着素描本，为了得到几个先令而强行要给客人们画像。我们不想被打扰，更不用说是让人画像了，可是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尴尬，哈德勒出人意料地大方邀请老人为我们画像，以展示一下他的能力。我们每个人从钱包里拿出几个先令，聚成一堆推给他。可他并未对钱加以理会，他站在那儿，愉快地将素描本支在弯曲的前臂上，头向后仰着。他那粗粗的铅笔在纸上划过，速度快得令我们忍不住爆发出笑声，他的动作怪诞而速度又过快，看上去就像无声电影中的人物一样。由于我坐得离他最近，他先向我鞠了一躬，将第一幅画递给我。

他是这样描绘哈德勒的：

他这张小脸很有精神，靠近脑门的皮肤绷得过紧，脸部表情仿佛总是在演戏般的作着鬼脸，头发分得过分整齐，他想让自己的目光显得摄人心魄却又做不到。

哈德勒是电台的部门主管，总是写一些篇幅过长的剧本，这些长剧定期在各大剧院亏本上演，却受到整个评论界的大肆赞扬。我们所有人的家里都成册地摆放着那些剧本，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我尊敬的朋友……”我们全都是他尊敬的朋友——弗里德尔

---

[1] 维也纳西南方的酒村，以优质的白葡萄酒著称。

和我除外，因为我们太年轻，因此只能是“亲爱的朋友”或是“亲爱的、年轻而有才华的朋友”。他从未接受过弗里德尔和我的一份稿件进行播放，但他推荐我们去别的地方和别的编辑部。他自命为我们和另外约二十个年轻人的赞助人，尽管看不出他的赞助究竟体现在何处，以及这种厚爱产生了何种结果。他不得不一边敷衍我们，一边又用恭维话鼓励我们。这一切当然不能怪他，而要怪他被他称作“累赘”的那个家伙，要怪那些无处不在的“懒汉帮”，那些枢密顾问和政府各部、各文化局和广播电台里那些起不到任何好作用的老家伙们。他拿着那里最高级别的工资，每隔一定的时间便会获得各州或各市颁发的荣誉、奖项甚至勋章；他在各种盛大的场合发表讲话，被视为出席各种排场的合适人选，不过尽管如此，他仍被看作是最为坦率正直、最无拘束的人。他斥责一切，也就是说，他总是斥责事情的另一面，那么站在这一面的人会感到高兴，下回则是另一面高兴，因为到时候这一面变成了另一面。更准确地说，他直言不讳，所幸很少点到人名，因此从未有人感到自己就是被斥责的对象。

被这个乞丐画家素描在纸上的他，看上去像个满怀恶意的死人，或者像演员有时化妆成梅菲斯特或伊阿古[①] 时戴的面具。

我犹豫着将这张纸传递下去。当它传到哈德勒手中时，我仔细打量着他的表情，必须承认我很惊讶。他看上去毫不惊奇或者生气，而是显得很审慎，他拍着巴掌，好像拍了三下那么多——不过他鼓掌和夸奖的次数总是太多——而且还喊了好几次“太棒了”，他也用这句“太棒了”来表示这里只有他才是有资格去夸奖别人的大人物，而那老头儿也恭敬地低着头，几乎不怎么抬眼，因为他正忙于完成贝尔托尼的头像。

但是贝尔托尼却被画成了这样：

---

① 伊阿古，莎士比亚的剧作《奥赛罗》中的人物，为人阴险狡诈。

漂亮的运动员脸色，让人猜想是阳光把他晒成了褐色。一双伪善的眼睛却将阳光照耀的健康印象给毁掉了。他弯曲的手指放在嘴边，好像害怕说话太大声，生怕一个未经斟酌的词脱口而出。

贝尔托尼在《日报》社工作。几年来他为他的副刊水平的日益下滑而颇感羞愧，现在如果有人提醒他注意报刊上的一个失言或一处错误，以及优质稿件或正确信息的缺乏，他只会笑得更加忧郁。您还想要什么——在这种时代！他的微笑似乎这样说。他一个人是无法阻止质量下滑的，尽管他知道一份好的报纸应该是什么样子，没错，他知道，以前曾经知道，因此他最喜欢谈论老报纸，谈论维也纳报界的伟大时代以及他那时是如何在传奇的报业大王们领导下工作并向他们学习的。他知道二十年前发生的所有故事和轶闻，他只对那个时代在行，能将其活现于眼前，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他也乐意讲述伟大时代之后的那段昏暗的岁月，讲述他和其他几个记者是如何艰难度过一九三八年之后最初那几年的，讲述他们当时私下里是如何考虑、如何谈论和如何暗示的，他们在穿上军装以前又是处在何等的危险之中。现在，他坐在那里，一直戴着他的隐形帽，微笑着，许多东西都无法忘怀。他说话谨慎，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暗语成了他的本性，他感觉好像总是有盖世太保在偷听，而盖世太保又变成了他必须屈服的永远的警察。就连史特克尔也无法重新给他安全感。他在史特克尔不得不流亡国外之前，就和他熟识，后来重又成为他最好的朋友，这不仅仅因为史特克尔在一九四五年后不久就为他担保，并把他接回《日报》，而且因为他们对某些东西的理解，尤其谈到“那会儿”时，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默契。贝尔托尼开始使用一种他复制于以前不知什么时代的语言来，现在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说，他很高兴又能跟人用这种语言说话了——这是一种轻巧的、草率的、滑稽的语言，和他的外貌与举止都不太相称，这是一种充满暗示的语言，这暗示现在倍加适合他。他不像史特克尔一样通过暗示去澄清一个事实，而

是越过这个事实，绝望地将暗示指向模糊。

画家又把画递到了我的面前，马勒躬身过来，略略看了看便傲慢地大笑起来。我微笑着把它传递下去。贝尔托尼没有说“太棒了”，因为哈德勒向他走来，并抢去了他发表意见的机会，他只是悲哀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画像。哈德勒安静下来后，马勒隔着桌子对贝尔托尼说：“您长得真漂亮，您知道吗？”

老拉尼茨基看上去是这副模样：

他长着一副殷勤的、谄媚者的面孔，这张脸还没等别人请求他表示赞同就已经要点头了，在这幅画上，就连他的耳朵和眼皮都在点着。

拉尼茨基永远都在表示赞同，这一点可以确定。每当拉尼茨基触及过去的话题，所有人都会沉默，因为在他面前坦率是毫无意义的。最好是忘记过去，忘记他；当他坐到桌旁，人们会沉默着忍受他。有时候，他会在被大家都遗忘时还兀自点着头。虽然他在一九四五年后的两年时间里没有收入，甚至可能还曾遭监禁，不过现在他又成了大学教授。他在他的那本《奥地利历史》中把所有涉及到近代历史的内容都加以改写并重新出版。当我有一次向马勒打听拉尼茨基时，马勒只简短地对我说：“每个人都知道，他这么做是出于机会主义，他是不听劝告的，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也没有人和他说，但尽管如此还是得有人告诉他。”不过马勒每次都是用他的表情告诉他，或者回答他说，甚至只说“您听着……”，这时拉尼茨基的眼皮便开始颤动起来。是的，他能令他颤抖，通过每一次问候、每一个平淡的、随意的握手。而马勒最残忍的做法则是什么也不说，或只是将领带扶正，注视着某个人并向他暗示，他一下子回忆起了一切。他有着无情的天使一般的记忆力，任何时候他都在回忆；他只有记忆，没有仇恨，但是却有着非凡的能力，能将一切记忆保存，并让人知道，他自己是知情者。

胡特最终被画成了这样：

像巴拉巴[1]，就像那个认为自己理所应当被释放的巴拉巴。他圆圆的机灵的脸上带着儿童般的自信和必胜的信念。

胡特是个获释犯，没有羞耻感，也没有顾虑。大家都喜欢他，我也一样，可能就连马勒也是。我们也说，放了他吧。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不断地说"放了他吧"的时候了。胡特成功地实现了一切，他甚至做到，不让人们对他的成功而生气。他是个投资人，资助一切可能的事情，一家电影公司、报纸、画报，最近还资助了一个名叫"文化与自由"的委员会，是哈德勒从他那里给这个委员会拉来了赞助。他每天晚上都要和不同的人坐在城里不同地点的桌子旁，那些人或者是剧院经理和演员，或者是商人，或是各部的处长。他出版书籍，但从来不读，也不看他资助的电影；他也不去剧院，但他会在演出结束后去剧院职员聚会的桌旁，因为他由衷地热爱这个世界，在这里可以谈论一切并且做好准备，他热爱有准备的世界，可以对一切发表看法的世界，算计的、阴谋的、冒险的和洗牌的世界。在其他人洗牌时，他喜欢旁观，当他们的牌越来越差时，他便加入进来并进行干预，或者看那胜者如何打出王牌，然后再插手。他享受一切，享受他的朋友们，无论新老强弱。在拉尼茨基微笑的地方他却在大笑(拉尼茨基保持着微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当有人被这个圈子里的一个缺席者谋杀，而他明天正要去会见这个缺席者时，他才会微笑，但他笑得如此文雅而又模棱两可，以至于他可以对自己说，他并非在表示赞同，而只是保护性地微笑、沉默并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如果有人被杀，胡特会笑得很大声，他甚至能够不多加思索便继续报道这桩谋杀。或者他会发怒，为缺席者辩护，不让他杀人，并把其他人都赶回去，挽救受威胁者，然后，如果他有兴致的话，马上又随便地加入到下一场谋杀中去。他

[1] 巴拉巴，《圣经》中一个出名的囚犯。在众人的要求下被彼拉多释放，耶稣则在众人要求下被钉上十字架。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15—26节。

爱冲动，真是很容易激动，任何的审慎和斟酌都与他无缘。

哈德勒对画家的热情现在已经减退，他想重新回到谈话中去，当马勒拒绝别人给他画像时，他表示感激，并示意老人停止作画。老人于是将他的钱收好，最后一次向这个他想必认识的大人物鞠了个躬。

我满心希望现在话题会转到下次选举，或者转到尚空缺的剧院经理位置——它给了我们三个星期五闲聊的谈资。但是在这个星期五，一切都不同了，其他人不肯离开战争这个话题，他们一旦陷进去便没有人能从漩涡中抽身而出，他们在这泥潭里发出汩汩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吵，害得我们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都无法谈论别的话题。我们被迫倾听，兀自出神，在桌子上把面包切成小块。我不时地和马勒交换目光，他把香烟的烟雾缓慢地从口中吐出，吹成圆圈，看上去完全投入在了这个烟雾游戏里。他将头轻微地后仰，松开了领带。

"通过战争，通过这种经验，会让人离敌人更近，"这时我听到哈德勒说。

"离谁？"弗里德尔结结巴巴地试着搭话。

"玻利维亚人？"哈德勒愣住了，他不知道弗里德尔指的是什么，我尝试着回忆，那时候他们是否曾与玻利维亚人打过仗。马勒无声地大笑，看上去就像他要把吐出来的烟圈重新吸回嘴里去似的。

贝尔托尼迅速地解释道："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

哈德勒镇静下来，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但他们对于我来说从来也不是敌人，恕我直言！我谈的只不过是经验，其它任何的东西我都不想说。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参与谈话，发表意见，也可以写出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您就想想那些中间派吧，他们根本没有这些痛苦的经验，而且早就没有，"他把手放到眼睛上，"我不想错过任何东西，不想错过这些年月、这些经验。"

弗里德尔说话像个执拗的中学生，但声音太低：“可我想错过。我恨不能失去它们。”

哈德勒含糊地看着他；他没有表现出自己在生气，而是想从哪儿搜出点对大家和每个人都合适的训诫来。这时胡特却把肘部撑在桌子上大声地发问，完全打断了哈德勒的思路：“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能说，只有通过战争、战斗和压力才能有文化？……经验——我指的是文化，这是怎么回事？”

哈德勒停顿了一小会儿，先是警告胡特，又责备了弗里德尔，然后出人意料地谈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回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题。大家谈到了伊松佐战役，哈德勒和拉尼茨基交流了兵团的经历，咒骂着意大利人，然后又说并不是针对有敌意的意大利人，而是针对上次战争中的盟军，他们谈到“背后突袭”，谈到“不可信赖的领导”，但还是更愿意把话题转回到伊松佐战役上来，最后谈到了小帕尔的炮火掩护。贝尔托尼趁着哈德勒口渴把杯子举到嘴边那会儿，不由分说地开始讲起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来。故事讲到他和一个德国语文学家在法国接受了一个任务：负责一个妓院的组织；倒霉的事儿没完没了，贝尔托尼沉醉在他那生动有趣的表演之中。就连弗里德尔也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这真让我感到惊讶，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突然努力表现出一副对军事行动、军衔和重大事件很在行的样子。因为弗里德尔跟我同年，顶多跟我一样，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离开中学去参军。不过，随后我就看出弗里德尔喝醉了，我知道他喝醉的时候会很难对付，他只会为了嘲讽而发表意见，出于绝望而插嘴，而现在我已经从他的话里听出了嘲讽。但是有好一会儿我也曾怀疑他是不是真的醉了，因为他进入了别人的世界，进入这个充满恶作剧、对勇气的考验、英雄主义、驯服和不驯服的世界，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里，平时适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适用的一切法则都不起作用，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以何为荣，以何为辱，这里的

荣辱跟我们平民世界里的荣辱是否相符。我想到了贝尔托尼在俄罗斯偷猪的故事，而我知道，在编辑部，他连一支铅笔都不会拿走，他就是这么规矩的一个人。或者比方说哈德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最高奖励，人们还谈论道，当时霍岑多夫委派给他一个要求有绝对大的胆量的使命。但是如果在这里仔细观察哈德勒，你会发觉他绝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个有胆量的人，至少不是在这个世界里。也许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另一种规则下曾经是。而马勒这个我所认识的冷血而又最无畏的人则跟我讲过，他年轻那会儿，一九一四或一九一五年，在医疗队里曾经晕倒过，为了承受野战医院的工作，他还打过吗啡。后来他曾两次尝试自杀，到战争结束时他一直都呆在一家神经病院里。大家都在两个世界里游走，并且在两个世界里表现得完全不同，分裂的、从未统一的两个自我从来也不可能相遇。现在所有人都醉了，嘴里大声唠叨着，他们的无法救赎的自我必须通过在炼狱中疾呼，才能尽快转化为平民性自我，而这个平民性自我是仁爱的、社会的，他们要跟女人和职业，以及各种各样的竞争和困苦打交道。他们追逐着那个很早就从他们的一个自我中跑掉而一去不返的蓝色野兽，而只要它不回来，整个世界就只是一个幻想。弗里德尔捅了捅我，他想站起来，看到他那发亮而浮肿的面孔时，我吓了一跳。我和他走了出去。我们在寻找洗手间时两次找错了方向。在过道里我们不得不从一群正涌进酒店大厅的男人中间挤出一条路。我在"王冠酒店"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拥挤的情况，也从来没见过这些面孔。他们太惹眼了，于是我向一个侍者打听，今晚出了什么事。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不过他想这是一个"战友聚会"，平时这里不会为这种聚会腾出地方，但是那个我可能听说过的著名的封·温克勒上校也要来和大家一起庆祝。侍者认为这是一个为纪念纳尔维克战役而举行的聚会。

洗手间里一片死寂。弗里德尔靠着洗手盆，伸手去抓手纸卷，拨弄得它转了一圈。

“你明不明白,”他问,“我们为什么会坐在一起?”

我沉默不语,耸了耸肩。

“你明白我的意思,”弗里德尔急切地说。

“是的,是的。”我说。

但是弗里德尔继续往下说道:“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就连荷尔茨和拉尼茨基都会坐到一起? 为什么荷尔茨不恨他,而恨那个也许罪过更小而且现在已经死了的朗格呢? 拉尼茨基又没有死。为什么我们会坐到一起,老天爷在上! 特别是荷尔茨让我不理解,他们杀死了他的妻子,他的母亲……”

我极力地思索着,然后说:“我能理解,没错,我能理解。”

弗里德尔问:“因为他已经忘记了? 还是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希望这一切都已经结束?”

“不,”我说,“不是这样。这和忘记无关,也和原谅无关,和所有这些都无关。”

弗里德尔说:“但是荷尔茨又接济了拉尼茨基,而且至少三年以来他们又坐在了一起,他跟胡特和哈德勒坐在一起。他知道所有人的一切情况。”

我说:“我们也知道,那我们又在做什么?”

弗里德尔说得更加热切了,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但是拉尼茨基会不会因为荷尔茨帮了自己而恨他? 你怎么看? 或许他也会为此而恨他?”

我说:“不,我不相信。他觉得这样做合适,顶多害怕还有什么东西隐藏着,今后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心里不踏实。其他人,像胡特,就不会多问,而是认为,时间会流逝,时代会改变,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那会儿,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也想到过,这个世界已经、而且是永远地被分化成了好与坏,可是现在这个世界还将不断地分化成不同的方式。我们几乎无法把握,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进行,我们

现在又混在了一起,以便将来以其它方式分开,而其他思想与行为又会重新结合。你明白吗?现在是时候了,就算我们不愿看到这一点。但这也不能成为现在这种虚假的一团和气的全部原因。"

弗里德尔大叫起来:"那又是什么呢?原因到底在哪里?你倒是说呀!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反正都一样,所以就在一起?"

"不,"我说,"我们不一样。马勒从来都和别人不一样,但愿我们永远都不一样。"

弗里德尔凝视着前方:"那么马勒和你和我,我们都各不相同,我们每个人所要的和所想的都不一样。就连其他人也都各不相同,哈德勒和拉尼茨基的差别是如此之大,拉尼茨基想看到他的帝国重新崛起,但哈德勒肯定不想,他寄望于民主,我感觉他这次会保持立场。拉尼茨基是可恨的,哈德勒也是,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但他们却也互不相同,区别在于,我们是只和其中一个还是两个坐在同一张桌旁。而贝尔托尼……!"

弗里德尔刚叫出名字,贝尔托尼就走了进来,脸上黑里透红。他消失在一扇门后面,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洗了洗手和脸。

弗里德尔悄声说:"那么大家全都成了盟友,我也一样,但我不愿意!你也和他们结盟了!"

我说:"我们没有结盟,根本就没有盟,而是比这更糟糕。我想,我们必须共同生存,而实际上我们无法做到。每一个脑袋里都有一个世界和一个要求,这要求排除了每一个别的世界和别的要求,但是我们大家都互相需要,如果想要事情顺利的话。"

弗里德尔幸灾乐祸地大笑道:"需要,当然,就是这样;也许什么时候我也会需要哈德勒呢……"

我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弗里德尔说:"可是干吗不呢?我会需要他的,你可以随便说风凉话,你没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就算你不需要哈德勒,你有朝一日也会需要别的什么人,那个人也不见得更好。"我没有回答。

“我有三个孩子，”他大喊道，然后他用手在地上半米高的地方来回比划着，向我表示他的孩子们是多么幼小。

“停下来，”我说，“这不是理由。我们不能这么说话。”

弗里德尔发起怒来：“就是，这就是理由，你根本不知道，不论对任何事，这都是个多么强大的理由。我二十二岁就结婚了，我有什么办法？你无法想象这意味着什么，你根本想象不到！”

他扭曲着脸，使出全身力气靠到洗手盆上。我还以为他要倒下去。贝尔托尼又走了出来，连手都没洗便匆匆离开了洗手间，好像害怕再次听到他的名字以及更多的东西。

弗里德尔摇晃着说：“你不喜欢荷尔茨吧？我说得对吗？”

我不情愿地回答：“你为什么这么想？……那好吧，我是不喜欢他。因为我埋怨他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因为我老是埋怨他，因为他和别人一起阻止我们和他还有另外几个人坐到另一张桌子旁去，他老是安排大家都坐在一起。”

弗里德尔说：“你疯了，比我还疯。刚开始你还说，我们相互需要，现在你又为此埋怨荷尔茨。我从不埋怨他，他有权力和拉尼茨基交朋友。”

我愤怒地说：“不，他没有权力，谁都无权这么做，他也没有。”

“对，在战后，”弗里德尔说，“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已经永远地分化为好和坏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分裂得很清楚的话，那会是什么模样。

“那是我去伦敦的时候，遇见了荷尔茨的哥哥，对于我来说，空气已经凝固，我几乎无法呼吸。他对我毫无了解，但看到我这么年轻，他还不满足，马上就问我：这期间您在哪里，做了些什么？我说，我在学校里，我几个哥哥差点被当作逃兵枪毙。我也说了，我最后也不得不像班上所有人一样参加进去。于是他不再问了，但他开始打听几个他认识的人，也打听了哈德勒和贝尔托尼，还有很多人。我尽量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告诉他，有几个人对此深

感遗憾，有几个人则很难堪，有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说，其他人都死了，大部分人都在否认和掩盖，这一点我也说了。哈德勒总是否认并篡改他的过去，不是吗？但是随后我注意到，这个人根本没在听我说话，而是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当我又开始谈到他们的区别，出于公正，我说，贝尔托尼也许在这期间从未干过坏事，最多不过是胆小罢了，这时他打断我的话，说：不，您不要把他们加以区分，对于我来说，那没有分别，而且永远也没有。我再也不会踏上这片土地，我不会回到这些杀人犯当中去。"——

"我能理解，我对他的理解甚至超过对荷尔茨，尽管——"我缓缓地说，"这样其实也不行，时间会过去的，罪大恶极只会持续一段时间，只会这么久。人不能一辈子做受害者，这样不行。"

"在我看来，在这个世界上这根本无法行得通！我们在这里纠缠不休自寻烦恼，连这小小的昏暗局面都无力为自己澄清，之前别人也纠缠不休无法弄清，因而走向毁灭，他们是受害者还是杀人犯，陷进那段时间越深就越难以脱身。我有时无法看清那段历史，不知道自己能心系何处，寄希望于哪些政党、团体或是人物，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一个耻辱法则，而所有闯下的祸都是因为遵循了这个法则。人们可以永远只站在受害者一方，但这样做没有任何结果，他们不能指明出路。"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弗里德尔喊道，"那些受害者、那许许多多的受害者都无法指明出路！而对于杀人犯来说，时代已经不同了。受害者还是受害者，就是这样。我父亲是陶尔富斯[①] 时代的受害者，我祖父是君主时代的受害者，我的哥哥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但是这对于我没有任何帮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只是倒下了，被压死、射杀、枪毙，他们都是没有多少意见和想法的小人

---

① 陶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奥地利政治家。1932 年至 1934 年任奥地利联邦总理。1934 年 7 月 25 日被纳粹的党卫军旗队暴乱分子枪杀。

物。不过，有两三个人对此有过自己的想法，我祖父想到了即将来临的共和国，但是你告诉我，这有什么用？难道没有他的死亡，共和国就不会到来吗？我父亲想到了社会民主，但是你告诉我，谁会需要他的死亡，肯定不会是后来选举获胜的我们的工党，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死亡，不需要。犹太人被杀害，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只是受害者，这么多受害者，不过这大概不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终于想到，对孩子们就要说，他们是人？你不觉得有点儿晚了吗？不，没有人理解，受害者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人理解，这些受害者为了让别人认识罪恶而牺牲自己，并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难过，因为根本就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这里谁不知道人不应该杀人？这是两千年来众所周知的，对此还需要多说吗？哦，不过哈德勒在上次演讲中还是对此谈了很多，这个道理那会儿才被他发现，他满口的仁义，引经据典，搬出这个那个圣者的名字和时髦的故弄玄虚的术语。这简直是疯了，一个人怎么能对此长篇大论？这完全是愚蠢或者说可恶。我们是谁，干嘛要听人家对我们说这些？"

他又开始说起来："应该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会一起坐在这里，应该有人告诉我这一点，那我会仔细听。因为这是绝无仅有的，由此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不再明白这个世界了！——在那些我们喝酒、聊天各抒己见的夜里，这句话我们常说起，可是在某个片刻，每个人都会觉得世界是可以理解的。我对弗里德尔说，我一切都明白，而他说什么都不明白是不对的。但是我突然又什么都不明白了，我现在想，我不可能和他共同生活，比和其他人更不可能，我实在无法和一个弗里德尔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我们虽然在很多事情上和他这种人的意见一致，但是对于他来说家庭居然也能成为一个理由。和史特克尔也不行，他把艺术作为理由。有时候，就算和我最喜欢的马勒，我也不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在我做出下一个决定时做出同样的决定？我们都同意"向后看"，

但是涉及到未来呢？也许不久我也会和他、和弗里德尔分道扬镳——我们只能希望到时候不要分道扬镳。

弗里德尔啜泣着，站起身来，摇晃着走向下一个厕所间。我听到他在呕吐、漱口，喉咙呼噜作响，其间还在说："要是所有东西都能涌上来，要是能把所有东西都吐出去多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

他走出来的时候，扭曲着脸喜悦地看着我说："我马上就要和那些家伙称兄道弟喝酒干杯，甚至和拉尼茨基都有可能，我要说……"

我把他的脸放到水龙头下，又帮他擦干，然后抓住他的胳膊："你什么也不要说！"我们在外面已经呆得太久，必须回到那张桌子去了。当我们经过那个大厅时，那些"战友聚会"的男人们正在大声吵闹，以至于弗里德尔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他看上去又好多了。我想，我们撞开包间门的时候，我们在取笑什么呢，也许是取笑我们自己吧。

空气中还弥漫着浓厚的烟雾，我们看不清桌子的另一边，当我们走过去，穿过烟雾，摆脱了我们的幻觉时，我看到马勒身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子。两个人沉默不语，而其他人则在说话。当我和弗里德尔重新坐下时，贝尔托尼含糊地向我们瞥了一眼，陌生人站起身向我们伸出手来；嘴里咕哝着一个名字。他没有一丁点的友好，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他的目光冷漠而毫无生气。我疑惑地望着马勒，他想必认识此人。他高高的个子，三十出头，尽管第一眼看上去要老一些。他的穿着不算差，但是西装看上去像是别人送他的，比合适他身材的号码要大一些。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了马勒和陌生人都没有参与的谈话。

哈德勒对胡特说："那您也认识茨维尔将军啦！"

胡特欣然对哈德勒说："那当然，那个格拉茨人！"

哈德勒说："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最精通希腊语的人之一，我最

亲密的一个老友。”

此刻我不由得担心，哈德勒要指出弗里德尔和我在希腊语、拉丁语方面的不足，却完全没有顾及到，其实就是他这类人妨碍了我们及时学习这些知识。但是我没兴致深入探讨哈德勒喜欢的这个话题，或者向他发起挑战，而是把身子弯向马勒那边，就像我什么也没听到一样。马勒向陌生人轻声说了句什么，他直视前方大声地回答，每个问题他都只回答一句话。我猜测，他一定是马勒的病人，或者起码也是一个接受他治疗的朋友。马勒总是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并且和他们保持着不为我们所知的友谊。这个男子一只手握着香烟盒，另一只手拿着烟，他抽烟的姿势我从没见过。他机械地抽着，以非常匀速的间隔吸着香烟，好像吸烟就是他所能做的一切。每当那支烟吸到只剩很短的烟头时，即使被烫着了，他也不动声色，又点起另一支狠命抽起来。

突然他停止了抽烟，颤抖地把烟握在他那巨大、丑陋而又发红的手中，侧耳聆听，这时我也听到了，尽管门是关着的，但是走廊对面大厅里怪腔怪调的歌声还是传到我们这边来了，听上去像是“在家乡，在家乡，在那里重逢……”

他飞快地抽着烟，像是回答马勒一样大声对我们这边说：

“他们还在回家，他们大概还没有全部回来。”

哈德勒大笑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您的话，但这里的确是太吵了，而我那尊敬的朋友封·温克勒上校本来可以让他的人更安静些的……，要是继续这样闹下去的话，我们就得另找一间酒店了。”

贝尔托尼插话说他已经找店主谈过，店主解释说，这次为了某个大型庆典而举行的前线士兵聚会只是一个例外，具体情况他就不知道了……

哈德勒说，他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可是他尊敬的朋友和以前的战友……

当哈德勒和贝尔托尼的声音盖过这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他接下来还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可能只有弗里德尔在注意听——所以我不清楚为什么他突然说，他是个杀手。

"……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不是初次讲故事，而是到处只讲着同一个故事，他不需要某个特定的听众，对他来说任何听众都适合。"我早就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当杀手，就像有些人注定要当英雄或者圣人或者平民百姓一样。为此我什么都不缺，不缺任何禀赋，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把我驱向一个目标：去杀人。我只缺一个受害者。那时，夜里我总在大街上奔跑，就在这里"——他穿过烟雾指向前方，弗里德尔迅速向后一靠，以免被他的手碰到——"就在这里，我跑进那些小巷，栗子树花香馥郁，空气中总是充满栗子树的花香，不论在环城大街还是在狭窄的小巷。我的心在扭曲，我的肺翕动着，就像被束缚的狂野翅膀，我的呼吸如同一个追逐猎物的饿狼。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杀人以及该杀谁，我只有我的双手，但是它们足够卡住一个人的脖子吗？我那时体格瘦弱得多，还营养不良。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我可以恨的人，我独自在这个城市里，因此找不到受害者，在夜里我变得几乎疯狂。每每在夜里，我不得不起身下楼走出去，不得不站在有风的、偏僻而又阴暗的街角等待，当时街上是那么安静，没有人经过，没有人和我搭话，我等待着，直到开始发冷，虚弱得哀泣起来，幻觉从我身上消退。这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参军了。当我手里拿到武器时，我知道我没有希望了，我总有一天会射击，我把自己交给枪管，给它装上子弹，就好像子弹和火药都是我发明的似的。这样很安全。在练习时我总是无法击中目标，并不是因为我不会瞄准，而是因为我知道那个黑点，那个形状如眼睛般的东西并非眼睛，它只是个替代品，一个不会带来死亡的练习靶子。它令我头脑混乱，它只不过是个具有诱惑力的假象，不是现实。也可以说，我射击的时候会目标明确地打偏。

做这种练习的时候我会浑身大汗，事后我常会脸色发青、呕吐，而且必须躺下休息。我要么发疯要么成为杀手，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以最后残余的一点对命运的反抗向其他人诉说此事，这样他们可以保护我，可以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我的伤害，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和谁在打交道。但是我寝室的那些农民小伙子、工匠和职员们却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要么为我感到惋惜，要么嘲笑我，却从来没把我看作杀手。或者他们也曾认为我是杀手？我不知道。有一个人称呼我'开膛手杰克'[1]，送我外号的这位是个常去看电影并且爱读书的邮局职员，一个狡猾的家伙，但是我想，其实连他也不相信。"

陌生人把他的香烟掐灭，飞快地向下看看，又往上瞧瞧，我感到他冷漠的长长的目光向我望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自己能承受住这目光。我忍受着它，但它比爱人和敌人交流的目光持续得更久，直到我无法再思索，再发表意见，整个人空空的，当我重又听到那响亮而又匀速的声音时，不觉吓了一跳。

"我们去了意大利，去了卡西诺山[2]，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大的屠宰场。在那里，人就像案板上的肉一般被随意杀死，以至于我们会认为，对于一个杀手来说，这就是一种享受。但事情不是这样，尽管我十分确信自己是个杀手，而且我有半年时间甚至带着武器出入于公共场合。当我来到卡西诺山的阵地时，我的灵魂已经连碎片都没有了。我呼吸着尸体的味道、燃烧的味道和掩体的味道，就如同呼吸着山谷的清风。我感觉不到别人的恐惧，我要是能杀一个人的话，会兴奋得能举办一场婚礼。因为那里对别人是战场，对于我却是杀人现场。但我要告诉各位是怎么回事。我没有

---

① 十九世纪末伦敦连环命案的凶手。

② 卡西诺山，位于意大利中部。1944 年 1 月至 5 月，盟军与德、意军队投入重兵，在这块弹丸之地展开激战，双方阵亡数万人，最终盟军攻占卡西诺山。

开枪，我第一次瞄准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一群波兰人时，那里部署着各个国家的军队，此刻我对自己说：不，不要杀波兰人。我不喜欢给别人起的那些绰号——波兰佬、美国佬、黑鬼——在那些俚语中。不要杀美国人、波兰人。我是个单纯的杀手，我没有借口，我的语言很清楚，不像别人那些漂亮话，什么'擦光'、'扫光'、'熏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从不考虑，它们让我恶心，我根本没法说出口。我的语言很简明，我对自己说：你必须杀人而且你也愿意杀人。是的，我是愿意，而且早就愿意，一年以来我就渴望着。杀一个人！我无法开枪，这一点您必须了解，我不知道能否跟您解释清楚。别人很容易做到，他们是在完成定额，他们大多不知道是否打中了什么人以及打中了多少人，他们也不想知道。这些人都不算杀手，对吧？他们想要生存或者获得勋章，他们想到的是他们的家庭或者胜利和祖国，当时没想其它的，在那会儿没想更多，他们都上当了。但是我却不停地想着杀人。可我从未开过枪。一周以后，战役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看不到盟军的队伍，只有飞机还在向我们投掷它残余的弹药，当本该变成案板上的肉的人还远未变成时，我被召回了罗马，送上了军事法庭。我在那里陈述了关于自己的一切，但是人们好像不太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进了监狱。我因为在敌人面前表现怯懦，削弱战斗力而被判刑，还有几点罪行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后来我突然又被放出来，送到北边去一个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我相信，我那时已经痊愈了，半年后我去了另一个部队，因为原来的那个部队已经全军覆没了。我们去了东部，参加了撤退战役。"

胡特简直无法忍受这么长时间的讲话，他更想听别人讲个故事或者笑话，他掰断了一个面包圈，说："那你后来的射击怎么样，先生？"

那人没有看他，他不像别人那样趁这会儿再喝点酒，而是把杯子推开，推到桌子正中。他注视着我，然后是马勒，然后又盯着我，这回我把目光移开了。

“不，”他最后说，“我已经痊愈了，所以就不行了。你们会明白的，先生们。一个月后我又被捕了，一直呆在牢里，直到战争结束。你们要明白，我无法射击。如果我无法向一个人射击的话，就更不会向一个抽象的东西，向‘俄罗斯人’射击了。对此我根本无法想象，而人必须要有点儿想象力才行。”

“一只怪鸟，”贝尔托尼低声对马勒说；但我还是听见了，那人恐怕也听见了。

哈德勒示意酒保过来，说要结账。

此刻可以听到越来越响的男声合唱从那个大厅传来，听上去就像歌剧里被赶到幕后去的合唱队，他们唱着：“家乡，你的星星……”

陌生人又低下头来侧耳倾听，然后他说：“时间就像停在了那天一样。”随后道了声：“晚安！”他站起身，径直向门口大步走去。马勒也站起来，提高嗓门说：“听我说！”这是他惯用的表达语，不过我知道，此刻他是真的想要人倾听。而我第一次看到他不自信的样子，他向弗里德尔和我望过来，好像要向我们讨个主意。我们呆呆地望着他，目光中没有任何主意。

付账耽搁了不少时间，马勒阴沉着脸，若有所思，他急迫地走来走去，突然一转身朝门走去，把门用力拽开。我们跟在他身后，因为歌声突然中断了，只能听到零星的、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同时走廊里有动静，显然是在打斗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故。

在走廊里我们撞到了几个乱喊乱叫的男人；其他人则一脸茫然地沉默着。我们到处都看不到那个人。有人在劝说哈德勒，估计是那位上校，他脸色发白，音调很高。我听见断断续续的语句：“不可思议的挑衅……恕我直言……前线老战友”，我呼唤马勒随我来，然后跑向楼梯，几步跳上阴暗潮湿的、像从地道里伸向夜空和外面的石砌台阶。他就躺在酒店大门外不远处，我向他俯下身子，他多处伤口在流血。马勒在我身旁跪下，把我的手从他胸口拿

开，示意我，他已经死了。

夜晚在我心里回响，而我沉浸在幻觉里。

当我早上回家时，心里已没有了激动，当我站在自己的房间里时，我只是站着、站着，却无法动弹，无法走到床边去，我脸色苍白，神思恍惚，看到手心里有血。我没有战栗，我觉得好像从这血中找到了保护，不是保护我不再受伤，而是让我的绝望、复仇的欲望和我的怒气不要发泄。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如果在我心中升起的这些处决的念头要把我耗尽，它们就不会再触及任何人，就像这个杀手不曾杀死任何人而只是个死得不值的受害者一样。可是这又有谁知道呢？谁又敢说出来呢？

（刘文杰 译）

海妖温蒂娜走了

怪物啊！你们人类！

你们这些名叫汉斯的怪物啊！这名字叫我永不能忘记你们。

每当我穿过林间空地到来时，树枝为我开路，枝条为我打掉臂上的水珠，叶子为我舔去发际的水滴，这时，我就会遇上一个名叫汉斯的人。

是的，我学会了这样的逻辑，总有一个人名叫汉斯，你们大家都叫这名字，这个人也好，那个人也好，都叫汉斯。但是，毕竟只有一个。纵使我把你们完完全全忘个干净，如同我完完全全爱你们一样，我不能忘记的总是只有一个，一个叫这名字的人。纵使你们的吻和你们的精子早已被雨水、河流和大海的水冲刷得荡然无存，然而名字仍然存在，名字在水底繁衍，因为我从不停止呼唤，呼唤他，呼唤汉斯、汉斯……

你们这些怪物，你们的手有力而不安，灰白的短指甲肮脏而且伤痕累累，手腕上带着白色的袖头，穿着开了线的毛衣，灰色西服像制服，皮外套粗糙，夏日衬衫松松垮垮。不过，现在让我言归正传，我要让你们丢脸蒙羞，因为我不再来了，不再听从你们的招呼和示意、不再接受你们的邀请、不再喝你们的酒、不再同你们一起

旅行、一起看戏。我不再来了,不再说“好的”,说“你”说“好的”,所有这些话都不再说了,我也许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想必知道,问题所在,都从“为什么”开始。我生活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喜爱水,喜爱水的厚厚的透明、水中的绿色和无言的生物(不久我也将无言!),喜爱我在水中的头发,那正义的水是没有偏见的镜子,它不让我用别的眼光看你们。水,那是在我和我之间的湿漉漉的界线……

我没有你们的孩子,因为我不知道有问题,没有要求,不知道小心、目的、未来是什么,不知道在另一种生活中如何找我的位置。我不曾要你们养活,也不曾要你们信誓旦旦,更无需你们保证,那时我只需要空气,夜晚的空气、海岸的空气、边界的空气,以便我说新的话、吻新的吻和不停地说“是,是”时能够换气。我说:是的、是的,一旦承认了,我就注定要去爱。如果有一天我从爱情里解脱出来,我就必须回到水里去,回到那个元素里,在那儿没有人为自己筑巢、没有人为自己建造屋顶,没有人拉起帆布篷遮盖自己。不在任何地方,不停留在任何地方。潜入水底、静止休息、不费力地活动着,接着,某一天想想,又浮出水面,穿过林间空地,看见他,叫他“汉斯”。从头再来一遍。

“晚上好。”

“晚上好。”

“去你那儿有多远?”

“很远,很远。”

“来我这儿也很远。”

老是重复一个错误,一个已经成为自己的标志的错误。多瑙河和莱茵河的水,台伯河和尼罗河的水,北冰洋和南极清澈的水,深海中似墨的水,池塘里迷人的水,这些我都能够从容应付,但这

又有什么用呢？凶悍的妇女目光灼灼，舌不饶人，温柔的妇女静静哭泣，这也有效。然而男人对此不作反应。他们亲切地摸摸女人和孩子的头发，打开报纸，核对账单，或者把收音机开得更大声，然而他们还是听到除此之外的贝壳的声音和风的号角，于是，当屋里的灯熄灭时，他们又一次偷偷起身开门，往下走去，用心听着，走到花园，沿着大路再往下走，终于清楚地听见了，听见那来自远方的哀怨之声，那神异的音乐，来吧！来吧！就来一次吧！

你们这些跟你们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怪物！

你不是说过：那简直是地狱，没人明白为什么我还跟她在一起。你不是说过：不错，我妻子，她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人，是的，她需要我，不知道没有我将如何生活下去。你不是说过这话么！你不是笑了起来并且洋洋得意地说：不要看得太严重，永不必把这类事情看得太严重。你不是说过：要永远这样下去，不要其他方式，其他什么方式都不好。怪物们，你们和你们说话的方式，你们学着妇女们的方式说话，这样你们便不欠缺什么，这样便万事大吉。你们让女人成为你们的情人妻子，一日之妻、周末之妻、一生之妻，让女人要你们做她们的男人。（这或许值得警醒！）你们嫉妒自家的女人，你们对她们的宽容带着傲慢，你们相当暴虐，你们在你们的女人那儿寻求保护，你们拿出家用钱，说共有的晚安前的床头话，这是你们对外强调自己权利的办法，你们熟练无助而漫不经心的拥抱。你们给你们的女人钱，让她们买东西、买衣服，夏天请她们去旅行度假（请他们去，就是说你们付钱）这让我感到惊讶。你们买人家，也让人家买你们。对你们我真是感到好笑，也很惊讶，对你们，汉斯，汉斯，对你们这些小小的大学生、你们这些听话的工人，你们和你们的女人一起工作，你们两人都工作，各自在自己的专业中变得更加聪明，各自得在自己的工厂中往上爬，你们很努力，把钱存在一起，为将来而努力。你们要女人也是为了将来更为

牢靠，好让她们生孩子，当她们小心翼翼满怀喜悦怀着身孕走动时，你们就变得温和。或者你们不准你们的女人要孩子，你们要清静，要以你们节省下的岁月快速进入老年。噢，真该从这大梦中醒来！你们这些骗人也被骗的人，别想也这样对待我。我不吃这一套。

你们同你们的文艺女神、你们的负载牲口、你们饱学而且会体谅人的女性伴侣在一起，你们也允许她们说话……我的笑声长期以来吹动着水，这笑声像是漱口声，你们有时候在夜里会学着这样笑，连你们自己也感到吃惊。因为你们一向知道，这是可笑也是可怕的，你们自我满足，并不同意这笑声。所以，夜里最好还是不要起来，不要走到下面去，不要在院子里、不要在花园里聆听，因为那就表示承认，一种哀伤的声音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诱惑你们，表示你们盼望这种声音、这种引诱，这种背叛。你们从不满意自己，不满意你们的房子、不满意一切固定的事物。你们偷偷地为一块掉下的砖头、为任何一种将要到来的倾覆而高兴。你们老是想着失败、逃亡、羞耻、寂寞，这一切能够让你们从眼前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你们太喜欢想这些东西了。当我来到时，当一丝清风预告我的来临，你们一跃而起，知道时候到了，耻辱、驱逐、败坏、被人误解等等都将到来。结局的召唤，结局。你们知道召唤意味着什么、你们愿意被召唤、你们从未对自己满意，为此我爱上你们，爱上你们这些怪物。而我，我何时是满意的呢？当你们独自一人时，完完全全独处时，当有用的东西、可用的东西不在你们脑海里时，当房间里点起灯、林间出现空地、空间潮湿而充满雾气时、当你们茫然若失地站在那里，永久地失落、因为有见识而失落，这时，我的时候来到了。我可以现身，用我的眼神要求你们：思考！做自己！说出来！当你们以为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了解你们时，我从未了解过你们。我说过，我不了解你们、不了解、无法了解！长久以来你们不被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不了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

什么有边界、为什么有政治有报纸、有银行、有证券交易所和商业，等等，等等。

我了解微妙的政治、了解你们的想法、主张、意见；这些我非常清楚，可能了解的还不止于此。也正因如此，我不了解。我完全了解那些会议和你们的威胁、论证和壁垒森严，以至于我变得不了解了。而那一切令人不了解的东西正是令你们动心的。因为那正是你们隐秘的关于世界的伟大想法，我将你们的伟大想法从你们身上引出来了，你们那毫不实际的想法，其中时间和死亡出现、燃烧，一切都被烧光了，被罪恶包装着的秩序，被滥用于睡眠的夜晚。你们的妻子，见到你们就生病，你们的孩子，被你们判入将来，他们未能教会你们死亡是什么，他们只能一步一步来。但我以目光教会了你们，当一切都完美、明亮、狂躁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死亡就在里面；我也对你们说，时间就要到来。同时，我说，滚开吧，死亡！停步吧，时间！我就是那样对你们说的。而你，我的爱人，你也说话了，慢慢地说，以完全真实的、得救者的口气说，不带任何暧昧，你重显悲伤的心神，那种悲伤的、伟大的心神，所有男人都有的，不为某种用途而存在的那种心神。因为我自己不为什么用途而存在，而你们也知道不让自己被定为某种用途，所以我们之间可以和谐相处。我们曾彼此相爱。我们曾同心。

我认识一个男子，他名叫汉斯，他和所有其他人不同。我还认识另一个，他也和所有其他人不同。接着又认识一个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一个，他叫汉斯。我爱上了他，与他在林子里的空地相会，我们就这么走开了，不管方向，在多瑙河边他和我一起坐摩天轮，在黑森林，他同我在林荫大道的枫树下喝法国茴香酒。我爱他。我们两人站在一个北站，火车在午夜离开。我没有挥手，我以手势作出结束的信号。一个结束不了的结束。从来就结束不了。

我们尽可以作这样一个信号，那并不是哀伤的信号，那并不使车站和长途公路看起来模糊，至少比那种自欺欺人的挥手告别好一点，许多人都以挥手终结关系。滚开吧，死亡！停步吧，时间！不靠魔法，不流眼泪，不因痛苦而扭手，没有誓言和请求，这些都没有。必须遵守的是：相信目光对着目光就足够了，一点儿绿色就足够了，最轻的就足够了。就这样服从法则而不是听从感情，就这样服从寂寞。没有人跟着我忍受这样的寂寞。

你大概懂了吧？我不会分担你的寂寞，因为我本寂寞，一向寂寞，以后也将长久寂寞。我生来并非为你们分忧的，更不分担这种忧愁！我怎能承认这种忧愁而不背弃我自己的法则呢？我怎能相信你们纠缠其中的事情是重要的？我只要相信就一信到底，全部相信，但我怎能相信你们超越了你们那虚荣懦弱的言论、卑鄙的行为、愚顽的怀疑呢？以前我总是相信你们身上有更多的东西，以为你们是骑士、是偶像、接近那可称之为王中之王的高贵的灵魂。当你在生活中不知何去何从时，你就会说真话，但也仅仅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时所有的水冲向岸边，河流高高涌起，成百盛开的睡莲被水淹没，海洋发出强有力的叹息声，它一遍遍拍打着河岸，猛冲着滚向地面，唇齿间滴落白色泡沫。

叛徒！当做什么都没有用时，你们便用毁谤的手段。你们忽然间知道了我身上的可疑之处，水和面纱和一切不能被固定的东西。忽然间我成了危险人物，你们及时看出我的危险，于是我被诅咒，须臾间一切都该反悔了。你们在教堂的板凳上、在妻子儿女面前、在公开的场合表现你们的悔恨。你们如此勇敢地在管理你们的强大的有关人士面前反悔与我的交往，将你们身上变得不确定的东西消除掉。你们快速地筑起祭坛，把我作为祭品供上。我的血的味道还行吧？是不是有点像牝鹿的血和白鲸的血？吃出他们

的无言之痛没有?

你们行啊!你们常被爱,常被原谅,但别忘了,是你们把我召唤到世间的,是你们梦想着我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你们的精神而没有你们的形体,一个你们见所未见的人,她在你们的婚礼上唱哀歌,她湿着脚来,你们恐怕她的吻会致你们于死亡,那种你们所愿望的死亡:无序、销魂而且最最理性的死亡。

为什么在我走之前不把这些都说出来,好让你们丢脸蒙羞。

好了,我这就走了。

因为我又见到你们一次,听你们用一种不该对我用的语言跟我说话。我的记忆与人类的不同,我不得不想起所有的一切,想起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一种又一种的秽行。我在那些地方与你们又见了面,那本是些明亮的地方,然而在我看来已成耻辱之地。你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沉默不语,一声不吭,话应当是你们对自己说的。我在那些地方洒了一点水,为了让那儿像墓地一样绿,为了让它们最终保持明亮。

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子一走了之,所以我要再一次对你们说点好话,为了不这样离别。为了不让什么被分离。

你们说话,你们流浪徘徊,你们热心努力,你们放弃全部真理,为了能讲出一半真理,为了世界一半的真相能显露出来,就是你们在满怀热情中正好能够感知到的那一些。你们那么勇敢,对别人那么大胆,当然你们也胆怯,但经常表现得大胆,为了看起来不懦弱。当你们看出在争论中灾难会降临时,你们还是不停止争论,还坚持说自己的话,明知道那是徒然的。你们为了赞成和反对财产权而争论,为了赞成军备或非暴力、赞成新生事物或旧事物、为了河流或水利、为了宣誓或反对宣誓而争执。你们明知热心努力的结果是沉默,你们还是热心努力去做。这或许是该称赞的。

在你们笨重的身体中可以称赞的是你们的温柔。当你们帮了

人家的忙、当你们做事温和宽容时，一些特别温柔的东西就显示出来了。当你们讲话或听人家讲话并且理解他们时，你们比你们的女人温柔得多。你们笨重的身体坐在那里，但你们一点重量也没有，这时你们的一点哀伤、一点微笑都能够使朋友对你们的怀疑消失一会儿。

你们的手也值得称赞，当你们小心翼翼捧着易碎的东西，好好地保护着，当你们背负重担，扫除困难。当你们诊治人和动物的身体，小心翼翼地为他们除却痛苦，你们的手是值得称赞的。你们的手所为有限，不过，一些好事还是能为你们说话的。

你们是好样的，当你们弯着身体趴在发动机和机器上，懂得修理，大加说明，直至说明变为让人不懂的秘密为止。你不是说过，这是原则，那是力。这不说得妙极了吗？关于电流和力、磁石和机械以及一切物体的内核，再也没有人能说成这样了。

关于宇宙、元素以及群星，再也没有人会这样说了。

关于地球、关于地球的形体和世代，从没有人这样说过。晶体、火山和火山灰、冰川和地心的火焰，你都说得那么清楚。

关于人类从来没有人如此说过，关于人以及人生存的条件，关于人的依附性、人的财物和人的思想，关于地球上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人，你都说了，说得有理，想得周到。

当你说话的时候，物体披上从未有过的魅力，话语具有从未有过的优势。语言通过你能够猛烈攻击，变得疯狂，变得强有力。你用话语和句子造出一切，你与它们商量或者将它们改头换面，你还重新命名某些东西；而那些听不懂直言和曲语的物件却几乎能够听从你的指挥。

啊，你们这些怪物，没有人能够像你们玩游戏玩得那么好！你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游戏，数字游戏、填空游戏、梦幻游戏、爱情游戏。

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自己。几乎是真实的。要命地真实。俯身对着水面，几乎要放弃了。世界已经昏暗，我不能带上贝壳项链。再不会有林间空地了。你这与众不同的人。我已经在水下了。在水下了。

而现在有一个人在上面走，他痛恨水痛恨绿色，不懂水和绿色，将来也不会懂。如我一样从未懂过。

几乎无言，
几乎还
听着
呼喊。

来吧。就一次。
来吧。

（谢莹莹 译）

同　声*

Bože moj![1] 她的脚好冷，但总该到帕埃斯图姆[2] 了吧，那儿就是那家老酒店，我不知道我怎么想不起那家酒店的名字了，我马上就会想起它的，那个名字就要到我嘴边了，但我就是想不起来，她把车窗摇了下来，使劲向侧方和前方盯着，她在找路，应该是向右拐的，credimi，te lo giuro，dico a destra[3]。然后就到了“海王星”。他在十字路口处放慢速度，打开了汽车前灯；她立刻就看见了那个标牌，在黑暗中被同时照亮的还有十多个酒店标牌和酒吧及海滨浴场的指路牌，她咕哝了一句，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啊，以前这儿没什么的，什么都没有的，五六年前还什么都没有呢，真的，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她听见车轮下的砾石在嚓嚓作响，还听见石子打在车身上的砰砰声，她蜷坐着，按了按自己的脖子，然后打着哈欠伸直了腰。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对她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们得找一家新酒店去住，在这儿那些人连床都不会给铺的，位于神殿附近、玫瑰花

---

* 原标题名为“Simultan”，同声传译和同传译员的德语说法分别为 Simultandolmetschen 和 Simultandolmetscherin。

① 克罗地亚语：我的天！

② 意大利地名，位于坎帕尼亚区。

③ 意大利语：相信我，我发誓，在这里向右拐。

从中和度假别墅旁的老酒店已经没有客人了。她既感到失望又感到轻松，她说，实际上怎么样都成，因为自己已经非常疲惫了。

他们在行驶过程中很少交谈，高速公路上一直有那种刺耳的声音，那是风的声音，那是高速行驶带来的声音，他们两人都没说话，只是在萨莱诺[①] 出高速公路之前他们花了一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出口，他们才说了几句话，他们说过法语，然后又开始说英语了，他的意大利语还不是特别好。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开始哼唱那首老歌了，她给德语句子配上旋律，然后让他们两人都对他那并不严谨的德语句子开始适应了。简直太让人幸福了，她在十年之后又能讲德语了，她越来越高兴了，而现在她居然还能旅行，而且是和一个维也纳人呢！因为他们俩都来自维也纳，说话时有着类似的方式，而且都自说自话；她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好说的。在希尔顿的楼顶露台上喝了三杯威士忌后，也许她以为他会让她重新拥有一些什么，那是一种她思念已久的滋味，一个她想要重新拥有的口音，一种幽灵般的、回到家的感觉。实际上，那儿已经不是她的家了。

他先前居住在席京[②]，后来他就停住不说了，就是说，肯定还有什么东西留在席京了，很难说得出口。而她是在约瑟夫城长大的，在威肯堡巷。然后，他们俩就开始列举自己认识的人，他们把整个维也纳地区都过了一遍，但还是没有找到他们都熟识的、能够让他们继续下去的人，约尔丹家族、阿尔腾维斯家族，她当然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从来都没有结识过。勒文费尔德家族她根本就没听说过，多伊奇家族也是，她说我离开都很久了，十九岁时我就离

---

① 意大利地名，位于坎帕尼亚区。

② 维也纳的一个城区名。

开了，再也没有说过德语，在工作中需要用到德语的时候还会说，但那不一样，是工作来着。在罗马会议上，她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困难，更多的是怯场，因为意大利语的缘故，但后来就很好了，这对他来说当然难以理解，如果一个人像她那样，兜里揣着那么多的证书——她只是顺便说了一下——，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认识了，她对此没有一点感觉，连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她刚刚完成了非常紧张的工作，脑子还在别的地方呢。他们俩就到了希尔顿酒店的楼顶露台上，他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作，所以只需要英语和法语，对吧？西班牙语他能看懂很多。但是，如果他想继续待在罗马的话，他就该学点意大利语了。他现在正一边请着家教，一边还上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举办的意大利语培训班。

他在罗尔凯勒[1] 待过几年，在非洲待过两年，先是在加纳，后来到了加蓬，在美国待的时间当然更长，他还在那里上了学，那是在流亡期间。他们俩的谈话就这样迷失在大半个世界里，后来，他们大致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待过，知道她在哪里当过翻译，知道他在哪里搞过研究，他到底研究什么呢？她问自己，但她没有问出声，他们又从印度回到了日内瓦，她在这里读了大学，她还参加了前几次裁军会议，她干得很好，她也知道，她得到的报酬很高，假设让她待在家里，她肯定没法忍受的，她那么渴望独立，那是一个紧张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工作，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不，结婚？永远不会，她说自己肯定永远也不会结婚的。

那些城市在夜里又被想起了：孟买、伦敦、里约热内卢、戛纳，当然也少不了日内瓦，巴黎也少不了。只有旧金山她不喜欢，她很夸张地拒绝着旧金山，no，never[2]，她一直希望的就是这个，after all

① 印度地名，位于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

② 英语：不，永不。

those dreadful places there[1]，总只有华盛顿，太恐怖了，是的，他也是，他也觉得华盛顿非常恐怖，如果是他也没法在那儿，她也没法在那儿，接着他们就沉默了，都筋疲力尽了。过了一会儿，她轻叹了一口气，please, would you mind[2]，je suis terriblement fatiguée, mais quand－même，c'est drôle，n'estce，pas，d'être parti ensemble，tu trouoves pas?[3] I was flabbergasted when Mr. Keen asked me，no，of course not，I just call him Mr. Keen[4]，因为他总是显得对什么都很好奇，在希尔顿的派对上也对她很好奇，but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more pleasant，I utterly disliked him[5]。

渴望先生不叫这个名字，他是路德维希·弗兰克尔先生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里的上司，在巴蒂帕格利尔的铁路道口栅栏前，他成了两个人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话题也不大有用，因为她只见过渴望先生一次，而他在弗兰克尔先生的身边和头上也才呆了三个月。那是一个大大咧咧的美国人，un casse－pied monolungue，emmerdant[6]，但是，弗兰克尔先生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乐于助人、毫无恶意的人。她不得不再次表示不同意，她说，I couldn't agree more with you, I was just disgusted, the way he behaved[7]，再说了，他都想什么呢，自己都五十多岁了，快六十岁了吧，稀疏的头发下有一个显眼的光头。她摸了摸弗兰克尔先生密密的黑发，把手放在他肩上。

---

① 英语：到过了那儿所有可怕的地方之后。

② 英语：对不起，你能不能。

③ 法语：我累极了，她说，尽管如此，很滑稽的是，我们居然一起开车出发了，你不觉得吗？

④ 英语：当渴望先生问我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不，当然不是，我只是管他叫作渴望先生。英文中的"keen"意为：热心的、渴望的。

⑤ 英语：但咱们还是谈些有趣点的事情吧，我非常厌恶他。

⑥ 法语：一个只会一种语言的讨厌鬼，令人厌烦。

⑦ 英语：我再也没法同意你的看法了，我只是厌烦他的行为方式。

他没离婚，还没有，但正在办离婚，住在席京的弗兰克尔太太和他缓慢地办着离婚，他自己一直还没有搞清楚离婚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她差点就结婚了，但在婚期前不久还是跟人分手了，其间的原因她已经琢磨了很多年，但从来都没有找到根源，从来都没能看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帕埃斯图姆的丽都酒店跟前停下，她又一次在车里等着，他去看那些新修的酒店并跟人家讨价还价；就在那时，她突然想起，当初没有第三者，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出现过破坏者，至少对她来说没有，她自己肯定不会允许出现这种事情的，尽管她认识的一些人遭遇了恶心的事情，或者有做作的想法，或者只是自讨苦吃地想象出这种故事来好让自己有所体验，how abominable[1]，多么没有品位啊，一切让人厌恶的事情她从来都没有让其在自己身边发生，但这些事情并没有随风而去，因为她没能好好听他说话，顶多在他们躺在一起的时候她倾听过，那时他一次又一次向她保证说他多么喜欢她身上的这一点和那一点，还给她起了很多小名字，名字的开头都是：ma petite chérie[2]，而她给他起了很多大名字，名字的结尾都是：mon grand chéri[3]，他们俩当时紧紧抱在一起，富有激情，她今天或许还没有忘记他，这是对一个已经成为幻影的男人的最好表达方式，但是，他们当初在大上午或者大中午起床后毕竟还是不能一直抱在一起时，他会说些她不感兴趣的东西，要不他就给她讲述——像一个动脉硬化症患者一样，他才三十岁，不可能已经得了很严重的动脉硬化——自己生命中的三四个重大事件，偶尔还对她讲一些小点的事情，头几天过去以后，这些事情她都能背下来了，假设她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的私

① 英语：多么讨厌啊！
② 法语：我的小宝贝。
③ 法语：我的大宝贝。

人生活交给世界上的法庭，而她自己必须站到一个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那么，肯定不会出现别的结果，其结果只会是：要是一个女人不能好好听男人说话，这对男人就是难以忍受的事情；但如果她不得不倾听的话，那对她来说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他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教训她，或者给她讲解着什么：温度计和气压计，钢筋混凝土是怎么制成的，啤酒是怎么酿成的，火箭的推进系统是什么，飞机为什么能飞，阿尔及利亚以前的形势如何、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她瞪大着孩童般的眼睛，假装在听着，脑子却一直在其它地方，脑子里想着他和自己对他的感受，想着几个小时以前或者几个小时以后的情况，只是当时没法再为他倾注什么了，当然也没法为他集中注意力了，到了现在，都很多年以后了，她才对一个已经变得不重要的问题想起了一个回答，那是越来越轻声、几乎消失掉的追问为什么的问题。现在她有了答案，那是因为没有用法语来寻找答案，而是用自己的语言，也因为她现在能跟一个男人谈话，他把那种语言重新给了她，而且她确信，这个男人 terribly nice[①]。不过，她还一次都没有管他叫做路德维希，因为他的朋友和家人都不可能这么叫他。她琢磨着怎样在这三四天里都不叫他的名字，她很想直接叫他 darling[②] 或者 caro[③] 或者亲爱的。当他打开她这侧的车门时，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下了车，他已经找到了两个位于同一楼层的房间。他帮她把包、头巾和方格披巾找了出来，在服务生走到汽车之前，她从背后突袭了他，笨拙地抱着他，有力地说，I'm simply glad we've met, you are terribly nice to me, and I do not even deserve it[④]。

---

① 英语：非常和善。

② 英语：亲爱的。

③ 意大利语：亲爱的。

④ 英语：我们能认识，我实在太高兴了，你对我非常好，我根本不配消受的。

餐厅都已经开始收拾了，他们是最后一批客人，喝着剩下的温汤。这种裹上鸡蛋后油炸的鱼是鳕鱼吧？冰冻过的？她没精打采地在鱼里戳来戳去，这儿没有鱼了吗？地中海就在门前啊。在罗尔凯勒人们能感觉到真的能做点什么事情，那是他过得最好的一段时间，在印度，尽管有各种困难，他用叉子在白色的桌布上画出了从加尔各答到孟买的铁路线，你设想一下，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事实上是用一台推土机开始一切事情的，我们自己修建了最早的几间棚屋，最迟在三年后每个人都彻底没劲了，我正好在加尔各答和欧洲之间飞了二十一个来回，后来我就厌烦了。当他们最终还是想喝葡萄酒的时候，她宽厚地解释说，她们总是两人一起坐在工作间里，不像第一飞行员和副驾驶那样，不是的，当然只是为了能够在二十分钟后就立刻换人，这是合理的时间安排，再长的话就没法翻译了，不过，有时候不得不坚持三十、甚至四十分钟，简直疯了，上午这么弄还行，但下午就更难集中注意力了，那是种极端偏激的精听，彻底投入地专注于另外一个声音，就算是一块插接板也好使些，但她的脑袋，just imagine[①]，t'immagini[②]！她在休息的时候喝保温瓶里兑了蜂蜜的热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来熬过一天，但一到晚上我就几乎连报纸都拿不动了，重要的是我得定期阅读所有的大报，我必须时刻关注那些新词、新的表达法，而那些术语，那只不过是最少的一部分，有报告，有列表，这些东西需要你事先背熟，她不喜欢化学，很喜欢农业，难民问题还可以，但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海上保险联盟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噩梦，那些只会两种语言的译员还好过点，而她大清早就开始学习了，就在做呼吸

① 英语：你想象一下吧。

② 意大利语：你想象一下吧。

练习和体操的时候。有一次她住院了，一个医生教会了她自生训练[1]，她现在把这项练习进行了转化，不是非常正宗，但对她帮助很大。我当时很糟，弗兰克尔先生，显然他从没有感觉不好，但并不对她经常用这句话收尾感到吃惊：我当时一点都不好，要不就用这句：我当时很糟。Actually，basically[2]，人们已经这么叫了，似乎真有这东西一样。一个俄罗斯女人——而且年纪稍大一点——最让她赞赏，她会十三种语言，she really does them[3]，你看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不解地承认到，慢慢地她想放弃一种语言，俄语或者意大利语，它在毁掉我，我走进酒店，喝上一杯威士忌，什么都不能听、不能看了，像拧干的衣服一样瘫坐在那儿，身边就是文件夹和报纸。她大笑着，那是发生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事件，不是那个俄罗斯女人，是一个俄罗斯代表团的男青年，他当时在一旁做监督，代表团的另一名译员翻译说，那个美国代表团团员是个 silly man[4]，然后他们就非常严肃地坚持说，durak[5] 是 stupid[6] 的意思，一点不多一点也不少，他们大家都有点好笑的事情了，是的，有时候甚至这种事情也让他们发笑。

德语都已经开始消失了，他说道，至少我们是这么感觉的，但其他人是否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呢，你认为呢？在他们走路的过程中，他又开始了：你认为呢？以后会不会只有一种语言了？她没有专心听，或者真的没有听到，走在楼梯上的时候，她靠在他身上，假装自己再也走不动了，他拽着她往前走。Tu dois me mettre

---

① 也译作自律训练，一种放松训练方法。

② 英语：实际上，基本上。

③ 英语：这些（语言）她真的都会。

④ 英语：笨男人。

⑤ 俄语：愚蠢。

⑥ 英语：蠢。

dans les draps tout de suite. Mais oui. Tu seras gentil avec moi? Mais non. Tu vas me raconter un tout petit rien? Mais bien sûr, ça oui[①].

他又往她房间里望了望,轻声问道:娜嘉,娜嘉?然后几乎一点声音没有地关上房门,回自己房间去了,她刚才还在他房间待过,他现在觉得他的床还暖和着呢,还有她的气味,从罗马出发时她就对他说过,在受过一次惊吓之后,她以后会给他解释是怎么回事的,她再也不能跟男人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更不能在同一张床上了,都这样已经很久了,他当时感到一阵轻松,幸好她对他讲了这段故事,因为他也没有哪怕一点兴趣,他太紧张了,更习惯独处。尽管这家酒店里铺着石头地板,现在还是发出了噼啪的声音,阳台门吱吱呀呀地响,一只蚊子在房间里嗡嗡地飞,他抽着烟,计算着,他有三年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了,这三年中没有任何事情违背过自己的习惯,这次还是跟一个彻底陌生的人,而且那么快,并且谁也一句话都没说,天看来就要下雨了,他心里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空虚,那只蚊子现在开始叮咬了,他朝自己脖子上打了一下,还是没有打中那只蚊子,但愿她明天不想看那些神庙了,如果她已经看过两次,那明早就能立刻继续了,最好到一个小渔村去,找一家很小的酒店,远离这些游客人流,远离一切,如果现钱不够,他还带着支票本呢,但那些住在这些小地方的人是否知道支票是什么呢,不管怎样,他还有一首从来都不会失效的歌曲,而且,说到底,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个都过得好,不要跟她弄得太复杂,一周后她就去荷兰了,会消失得没有踪影,唯一让他吃惊的是,一周前在罗马,就是那个星期六,他对她的印象很好,就像在他生命中重新出现了某种简

① 法语:你得带我上床,哦,对,你会温柔地对待我吗?哦,不,你得给我说点什么,当然的啦。

单的事情，一种已被遗忘的、让他心痛的开心，这种开心让他在好几天里每天都有新的变化，以至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同事都察觉到了什么，因为他总是说着：well well，okay okay，you got that?[①]他把香烟摁灭了，他几乎没有睡意，仅有的一丝睡意也被从过道传来的音乐给赶走了，那是《Strangers in the night》[②]，隔壁的房门大开着，他把那首歌曲当成了《Tender is the night》[③]，他必须好好享受这几天，洗手池里面突然开始汩汩响了起来，那声音在管道里流动着，他又吓了一跳，这时候，隔壁的人开始大声说话了，这是家让人难以忍受的酒店，晚上还有这种时断时续的喧闹，lo scirocco，sto proprio male[④]，一切都始于加尔各答或者其它什么地方，这会儿在罗马这种忧虑来得越发频繁了，the board，the staff[⑤]，新的项目，tired，I'm tired，I'm fed up[⑥]，后来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还是取了一颗凡林五号[⑦]，I can't fall asleep anymore wothout it，it's ridiculous，it's shame，but it was too much today[⑧]，好一阵着急，银行已经关门，但他想和她远离城市，she is such a sweet und gentle fanciulla，not very young but looking girlish as I like it，with these huge eyes，and I won't have me hoping that it's possible to be

---

① 英语：行啊，行啊，好的，好的，你听懂了吧？

② 英语歌曲名，通常译为《午夜陌生人》，美国爵士歌手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1966年推出的作品。

③ 英文歌曲名，通常译为《夜色温柔》，美国爵士歌手比利·埃克斯坦（Billy Eckstine）1954年推出的作品。

④ 意大利语：西洛可风，我过得不好。“西洛可风”指从撒哈拉吹向地中海的焚风。

⑤ 英语：部门，所有职员。

⑥ 英语：累了，我累了，我厌烦了。

⑦ 凡林五号（Valium5），一种镇静剂，具有缓解精神压力、治疗睡眠质量不佳、消除肌肉紧张和防止内脏痉挛的效果。拉丁文Valium的意思是“变得更强壮”。

⑧ 英语：没有它的话我根本没法睡着，这很荒谬，这是种耻辱，但今天太累了。

happy, but I couldn't help that, I was immediately happy with her[①]。

他们快步朝第二座神庙走去，交换过一下眼神后，他们在第三座神庙前转身回去了。他手里拿着打开的旅游手册，漫不经心地读着其中的一段，但由于她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就什么也没对她解释。她溜达着朝海神花园走去，那里有很多没人坐的躺椅，他们在那里找到一个位置，从那里可以看到神庙，然后他们点了咖啡，开始谈话。今年很不寻常，他承认她说的有道理，肯定刚刚刮过西洛可风，天气很奇怪，让人都喘不过气来，不管我到什么地方，不是太热就是太冷，要不就是太闷热，太奇怪了，每年都这样了。Tu es sûr qu'il s'agit des phénomènes météorologiques[②]? 奇怪的东西? moi non, je crains plutôt que ce soit quelque chose dans nous-mêmes qui ne marche plus[③]。希腊也不再是从前和昨天的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再是人们在十年前、十五年前第一次见到的那样了，当他一想到两千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他几乎没有能力忽略这段短短的时间和他自己的过去，也几乎没有能力责备自己，他就觉得很了不起和疯狂了：有人还能在这儿这样喝着咖啡，同时还看着希腊神庙——come fosse niente[④]，她想起来了，他没有明白她从自己的思路中猜出了什么，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思路，他自己也不真的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她以前跟谁一起看了这些神庙当然与他无关，但她为什么一下子就再也不想看神庙了呢？原因肯定不在他

---

① 英语：她是一个如此可爱和文雅的女孩，不是非常年轻，但看起来跟个少女似的，正是我喜欢的那样，有着一双大眼睛，我本来不想希望自己能快乐，但我情不自禁，和她在一起我突然快乐了。原文中的 und(和)为德语，fanciulla(女孩)为意大利语。

② 法语：你肯定这是气候现象吗？

③ 法语：我倒觉得，我们内心之中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

④ 意大利语：什么也没有。

身上，应该是别的什么原因，但她对所有的事情都避而不谈，到现在他所知道的只是这跟一场震惊有关，but who cares[1]，他还知道的是她经常过得很糟。

他在罗马的酒店接她的时候，她觉得这只是一场平常的艳遇，但她越是远离自己的停靠点，她就越发觉到不安全；对她来说，停靠点比别人的家更加重要，所以远离停靠点也就显得困难得多。她不再像在大厅或酒吧里那样自信了，不再是为 VOGUE 或者 GLAMOUR[2] 而设计的了，不再在适当的时间穿着合适的连衣裙，这会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体现出她的身份，她看起来就像大街上的随便哪个人，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牛仔裤[3]、一件非常紧身的衬衣，手里拎着箱子和游泳袋，他完全可能是从大街上偶然结识她的。为了不让他觉得自己已经只有指望他了，其实她也害怕会这样，她努力让他感觉到：如果不是她对本地这么了解，如果不是她的方向感这么强，那他们就寸步难行了。她翻看着公路图，它们早就旧了，过时了。半路上，在一家加油站她又买了一张海滨地图，但是，这张图也有错误，而他不相信这点，用左手和左眼驾驶着汽车，好看看那张地图，她还不能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她比任何一个门卫、旅行社的职员以及咨询人员都更会看行车时刻表、公路图和航班时刻表，所有跟连接和联系有关的就是她的生活啊，当他发现她有点神经质、有些气恼时，他就开玩笑地揪着她耳朵，non guardare così brutto[4]。喂，我还用得着我的耳朵呢，veux - tu me

---

① 英语：但是，管它呢。

② 意大利的两种时尚杂志。

③ Blue Jeans，牛仔裤制造商利维斯(Levis)在20世纪二十年代推出的经典牛仔裤，是欧美国家年轻人和想要显得年轻的人喜爱的着装，代表着自由、生活热情和个性。

④ 意大利语：别这么恶狠狠地看着我。

laisser transuille[1]！她咽下了一句“chéri[2]”，因为让·皮埃尔曾经听到过这句话，她揉了揉自己的两只耳朵，她的耳朵上通常都塞着耳塞，她的转换自动完成，语言断裂也发生在那里。她是一个多么奇特的机械机制啊，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有，她就这样活着，彻底潜入别人的句子，而且必须像梦游者紧跟着说出意思相同、但听起来不一样的句子，她可以把 machen[3] 变成 make、faire、fare，把 hacer 和 delat'变成 machen，每个词她都可以转上六次，就像在一个轮子上一样，她只是不能以为，machen 真的就是 machen 的意思，faire 真的就是 faire 的意思，fare 真的就是 fare 的意思，delat'真的就是 delat'的意思，真要这么想的话就会弄废她的脑子的，她必须注意别在哪一天被这些词儿给掩埋掉了。

后来，她就出入于会议大厦的大厅、酒店大厅、酒吧、男人们之间，还形成了跟男人打交道的固定模式，还有很多漫长而孤独的夜晚、很多过于短暂但也同样孤独的夜晚，那些都很装腔作势、并在装腔作势中开着玩笑的男人，他们要么已婚、臃肿、醉醺醺的，要不就是瘦削、已婚、醉醺醺的，要不就是相当友善、极端神经，要不就是非常友善的同性恋，她特别想起了日内瓦。她又一次谈起刚到日内瓦的情景，谈到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早晨在花园里所想的那些，因为如果人们观察较短的时间或很长时间——她得承认，对她短暂的生命来说，单单发生在日内瓦或者没有发生的事情还不够长。实在让人没法理解的是，别人从哪里来的理解力，我只知道我的理解力越来越弱，我要么因为工作的缘故离得太近，要么在我离开并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时就会

① 法语：放开我！

② 法语：亲爱的。

③ 德语：做。后面的 make、faire、fare、hacer 和 delat'分别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俄语，都是“做”的意思。

离得太远，我没法理解。他把手放在她腿间，她直直地望着前方，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的手，但是，当他不这么做的时候，当他忘了她、彻底专注于开车时，她就要求他那么做，他打了一下她的手，come on, you just behave, you don't want me to drive us into this abyss, I hope[①]。这些天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变化，为什么越来越没希望，都跟他俩没任何关系，他只需要确保她能找到前往帕里努洛[②] 的岔路，不必注意其它任何事情，他必须关注这个陌生的女人，他想和她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气恼自己的脑袋没有排挤他本想忘在身后的事情，是的，他本想逃出来一会儿，他有生气，因为这些天属于他，而不属于 Food and Agriculture[③]，也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想不出新主意了，因为他看透了别人如何过完一生的，他们假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认识的人都这样，他们的故事尽管半真半假，要么值得同情，要么滑稽可笑，要么疯狂离奇，都是些失败者，他们挤着向上爬，有着越来越好的职位，从三级挤到四级，还贪婪地盯着五级，还有那些待在原位或者降级的失败者，似乎在升官和降职中能为失去的职位找到一个替代，能够为消失了的热情找到一个替代，而快乐消失掉了，永远消失了。

他的手现在一直安静地放在她的膝盖上，她觉得这种情景非常熟悉，就像跟一个男人在很多轿车里坐着，就像跟所有男人坐在一辆轿车里，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得不打起精神，她必须这么做，她必须存在于此时此地，不是在一个更早的时间，不是在别的一条公路上，并非在更早的时间里在这个国家，而是跟路德维希·弗兰克尔先生在一起，他在维也纳学了世界贸易，然后走遍了半个世界，有着外交官待遇，有一张音乐光碟，但它在这个陡峭的海岸上，紧

---

① 英语：别这样，老实点儿，你不想让我把咱们开进深渊吧，我希望。

② 意大利南部地名。

③ 英语：粮食和农业。

邻大海的边缘并没带来任何优势。是的，just behave yourself[1]！但是，如果她现在不想这么做了，而是朝他的方向盘扑过去，她只需要稍微急转一下方向盘，她就能跟他一起翻跟头了，还能建立起一种一次性的休戚相关的感觉，然后跟他一起毫不后悔地坠入深渊。她拿起热水瓶喝了几口，咽下去了一片药，哦，没什么，只是头痛，烦人得很，她经常头痛的，这片海岸太恐怖了，这个地方实在难以忍受，只要他们往边上靠一点，想找点什么，就发现下面全是野营营地、游艺场或者没法进去的小海滩。我们今晚还睡车里，她满腹牢骚地说。在萨普里[2]也没找到什么，她猛地叫起来，但太晚了，她先前在一片平坦、昏暗、没有树的海滩上看见了一块水泥墩子，上面写着"酒店"字样，如果我们什么也找不到的话，就得回到那个地方去了。晚上十点时，他也准备放弃寻找了。这儿应当是马拉泰阿，她说，现在十点十分，无论何时何地她总还知道现在几点了，她在什么地方。我告诉过你的啊，从那里往下开，ti supplico，dico a sinistra[3]，他掉转车头，她指挥着他，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处于危险状态了，这时她只有控制住自己，她的声音还没有开始走样，她非常平静地说着什么，只是为了说点什么而说着。终于，他停下车来：sud'ba，Maratea，sud'ba[4]。

她没在车里等着，而是晃晃悠悠、带着对空气的渴望从车里出来了，当她朝宾馆门口走去的时候，没有多看她就感觉到自己被很多灯光照着了，就像一个嗅到了熟悉环境的人：这不是渔村中的一个小旅店或者中等规模的宾馆，而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宾馆，她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这让她感到一阵轻松，她半闭着眼睛跟在他

① 英语：老实点吧！

② 意大利地名，位于卡拉布里亚海岸。

③ 意大利语：我求你了，从这往左开吧。

④ 俄语：命该如此，马拉泰阿，命该如此。马拉泰阿是意大利的一个地名。

身后，立刻摆出一副精疲力尽的架势，而且，这个架势毫不忌惮地显示出她很放肆，既不会对什么感到吃惊，也不会对什么表现出很大兴趣，就算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裤子和满是灰尘的凉鞋也不会为什么所动，宾馆大堂里，豪华级别从所有的细枝末节中向外冒，不光员工谨慎的动作和低沉和缓的声音显示出顶级风范，而且没有任何过分殷勤。她把游泳袋递给一个迎上来的服务生，然后就一屁股坐在大堂里的一个沙发上，看着他从前台那边走过来，他犹豫地看着她，她点点头，她先前担心的就是这个，现在只剩下一个房间了。她打着哈欠，厌烦地盯着经理递过来的入住表格，在上面涂了一个没法看懂的签名，真是过分，好像都等不到明天似的。到了楼上的房间后，她立刻倒在靠窗的床上，她已经没法有自己的房间了，那她至少也要睡在窗边，免得自己会发火。房间服务生进来了，他摇着头，MUMM 没有，POMMERY，KRUG，VEUVE CLIQUOT 他没听说过，那就拿 MOËT CHANDON 来吧，但要 PÉRIGNON brut[1]，好的，因为这个是有的。当她冲澡的时候，他在浴室里看着她，然后他把她擦干，把她按摩得清醒了，等服务生又进来的时候，她就裹着长长的白浴巾坐在桌旁。他怎么能知道她今天过生日呢，他当然看过她的护照，但他居然能够记得这个，come sono commossa，sono cosi tanto commossa[2]。酒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她喝了两杯，他把酒瓶里剩下的全都喝掉了，在马拉泰阿结束的这一年里，他运气不怎么好。她躺在那儿，越来越清醒，就像不得不和陌生人挤在卧铺车厢或者飞机里一样，她坐了起来，仔细听了听，他要么也没睡着，要么就是睡得很轻，她在卫生间里把厚厚的浴巾全摊在浴缸里，躺了进去，她不停地抽着烟，夜深时她

---

① MUMM、POMMERY、KRUG、VEUVE CLIQUOT、MOËT CHANDON、PÉRIGNON brut 都是法国著名的香槟酒品牌，其中法语 brut 意即“干的，不甜的”。

② 意大利语：我的心情好轻松，我太轻松了。

回到房间里。她的床离他的床有半米远，她把双脚伸到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犹豫着，然后就小心地挤到他身边，他在睡梦中把她往自己跟前拉，在此同时，她说道，稍微抱着点，你只需要稍微抱着我点，不然我没法入睡。

没有阳光，海滩上，红色的小旗在风中飘扬，他们在商量能干什么。他观察着大海，她观察着一个来自米兰的团队，他们还敢到海里去。他拿起她的面罩和脚蹼，在往回走的时候给她讲该怎么进去和该怎么往回游。前面的海浪漫过了岩石，岩石那儿装有漆成白色的铁梯，梯子下面的水挟带巨大的力量往返滚动，海浪轰隆隆地冲打着旁边的岩石。他跟她约好了一套完整的信号系统，他最好就在梯子旁等她。一个信号是等会儿，另一个信号是靠近点，还有一个信号是再往前游，然后就是：快，快来！然后，她就一个劲儿朝梯子游去，他就站在梯子那儿，她在浪花中已经看不见他，他抓住她，要不就是她不需要他的帮助，自己站了起来。大部分情况下都很好，只有一次她喝了很多海水，咳嗽着吐出海水，不得不躺下。

因为他比她游泳游得多、游得久，她必须等他，于是她有点不耐烦了，开始在想象中跟他说话，就像她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一样。她可能会这样训他：我都急得不行了，你就这样走了，我到处都找遍了，脖子都望长了，我以为你给淹死了，我很着急啊，你太没有顾忌了，你真的不懂吗？她朝海面看去，然后又看了看表，五十分钟后他还是没有出现，她在想在宾馆里该怎样处理一个溺水者。首先，她要去找宾馆经理说明自己不是他的妻子，但这是他们总能立刻猜到的，然后，就该给谁打个电话，当然是打给联合国粮农组织，找那里的渴望先生，因为除了他她不认识其他认识他的人。

Pronto, pronto[1]，当然话音质量会很差，从马拉泰阿打到罗马，Nadja's speaking, you remember, to make it short, I went with Mr. Frankel to Maratea, yes, no, pronto, can you hear me now, a very small place in Calabira, I said Calabria[2]，会很简单的，渴望先生非常震惊，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对此事也会严守秘密的绅士，他不会告诉别人弗兰克尔先生跟谁去了卡拉布里亚，而她不会哭，她会吃点镇定剂，她看见他有这种药的，她要服用三倍剂量的镇定剂，他们会让那些问题在罗马得到解决，因为对她来说事情真到了那一步那就太麻烦了，为了让人直接用车把她送到罗马，多少钱她都愿意支付的，要把她送到酒店门口，在鹿特丹的 IBM[3] 会议召开前，她还有三天的时间去捱，去学习，去埋葬，可以在游泳池里来回练自由式，好重新精神起来。

她把毛巾扔到他肩上，帮他擦干身体，开始她的布道，你比小孩还坏，你都发抖了，你都彻底冻坏了，但是，这时却来了一排巨浪，她很快把他扔给她的刀、大鱼叉和灯拿到了高一点的岩石上，然后她继续大喊大叫。由于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她对他示意，自己现在想进到海水里去，她拿起他的手，紧紧抓住，因为她没法通过梯子下水。你必须往前走到岩石边上，双脚彻底向前，她用脚趾头紧紧抓住又湿又滑的岩石。你还是跪下吧，然后直接跳到海浪中，跳到最高的海浪里。跳！她跳得有点晚了，跳进了两个海浪之间。她尖叫道：怎么样？不错！太浅了，mais c'était joli à voir[4]，

---

① 意大利语：喂，喂！

② 英语：我是娜嘉，你还记得吗？我长话短说了，我跟弗兰克尔先生到马拉泰阿去了，是的，不，喂，现在能听见吗？一个小地方，在卡拉布里亚，我是说卡拉布里亚。

③ 英语：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④ 法语：但看起来不错。

跳啊……，什么？什么？跳啊……

午饭前，她又跳了几次，等的时间总是太久，跳的时间老是不对，她肚子都疼了，后来头也疼了，是的，我感觉到了，他认为这不可能，但还是小心地捧起她的头，安慰着她，直到她感到饿了，她忘记了头疼，朝上面的更衣室跑去。

下午的几个小时他们一直待在房间里，一直待到晚饭前，她在学习，对他来说这几个小时很难熬，很无聊，他真宁愿下水去，但是，下午真的谁也不能下水去了。他对她讲起他上午看到的一条鱼，那是那个鱼种的典型代表，去年，在撒丁岛，他射杀过很多这种鱼，但在那儿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 Cernia①。我们相互观察着，但我没法骗过它，我总是比较弱的一方，必须射中脖颈子才成，如果随便射杀然后再试着去抓它的尾巴那就没有意义了，而且不应该这么做的，这种做法违背体育精神，反正他从没有这么干过。她说，你总在想它，不，我不愿意这样，我不愿意你杀死它。但，他还想改天再去找它，他还告诉她应该怎样去对付这种鱼、那种鱼，以及在哪里能找到它们。海豚她是吃过的，而且还读到过它们有多聪明，他曾经认识一个女人，那本来是他的妻子，但他没有说出来，有一次，一只海豚曾经跟在她后边游过，就像一条鲨鱼跟在身后一样，到岸边后她都崩溃了，她再也不进海了，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能游泳了。哦，她慢慢钻到他身下，用嘴去碰他的嘴角，一边还说，嗯，ljublju tebja②，哎，这是一个滑稽——她停了停——一个凄惨的故事。Ljublju tebja。就一条船，或者甚至是一个水雷，不仅对遭殃的鱼而言，而且对离得很远的鱼，都很恐怖，那种震动、惊惶失措都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今天的鱼也不能安静地生活，而且

① 意大利语：多锯鲷。

② 俄语：我爱你。

它们对此并无责任。那我对此有责任吗？她问到，我并没有发明出这些恐怖的事情啊，我发明了其它东西，什么东西？我发明了这个，对，这是你发明的，她顽强而疯狂地为自己的发明而抗争着，无言地向着唯一的语言努力，那是一种明确、精准的语言。

他没想回维也纳去，太多的东西都中断了，就凭他的职业他能在那儿干什么呢？乡愁？不，是别的什么，有时候是一种无缘无故的伤心。他只在冬天休假，因为他最喜欢跟孩子们一起去滑雪，他妻子让孩子们到他那儿待上一个月，这次只有两个礼拜，是在科尔蒂纳，以前他们总是去圣克里斯多夫的，他的假期属于孩子们，他们已经开始觉察到有点不对劲，总有一天必须对他们讲的，不可能掩盖更久了。你想象一下，她说，有一次一个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是怎么想的？这种事情不该问的啊。他没有回答，只是握住了她的手。她想，没有什么事情比跟一个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待在一起更简单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以及应该怎么说，其中有一个秘密的协定，她从别人那儿都听到了些什么啊，你不能总是告诉别人，这儿对我来说是界限了，说到这里，不要再说了。现在，她又一次对让·皮埃尔非常愤怒了，不管她做什么、想什么，他都觉得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试图去理解她就想强迫她进入一种陌生的生活，进入一套很小的房子，还有很多小孩子，他最乐意看到她白天待在一间小厨房里，但晚上要待在一张大床上，她在那张床上只是个微小的东西，un tout petit chat, un peit poulet, une petite femmelle[①]，但是，她当时还是反抗了，抽泣着，哭着，把盘子摔到地上，她挥起拳头朝他冲过去，而他大笑着，静静地看着她的表演，直到她完全失去控制，或者他揍了她，但从不带一丝愤怒，只是因为他觉得偶尔揍她一顿是再

① 法语：一只小猫，一只小鸡，一个小女人。

自然不过的事情，pour te calmer un peu[①]，直到她最后重又抱着他、留在他身边。

弗兰克尔先生问，你相不相信人类有一天只有一种语言？你怎么会想到这个，这是什么想法啊？她把凉鞋带子重新扯到脚跟上，带子总是往下掉。已经有很多语言消失了，但在印度还有四十种语言，所有的语言一共有几百种或者几千种，肯定会有人把它们数明白的，你们不是把什么都往一起数嘛，她尖刻地说，不，说真的，她没法想象这个，但却说不出什么原因，而他却完全可以理解，她发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她觉得这比她对他的第一感觉要好些，她最初以为他肯定是个讲求实际的成功男人。对我来说，如果那些语言能够消失，那就能让我轻松很多了，她说，只是那样的话我什么都不会干了。浪漫主义者，哦，简直是个孩子啊，要是只考虑 Food and Agriculture[②] 以及必须买来用以消灭蝗虫的直升飞机，还有为锡兰从冰岛购置的渔船的话，当他终于弯腰为她系上鞋带时，她问道，但是，请问你怎么说这些：辣根配小香肠。或者：您这条晃来晃去的鳄鱼？你已经放弃了吗，t'arrendi[③]？他点了点头，开心地抬头看着她，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辣根和鳄鱼。他又想起了那条 Cernia，他这会儿不知道它的德语名字。

联合国粮农组织不是新建的，其构想比联合国还要早很多，一个生活在美国西部的家伙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他的名字叫大卫·卢宾，就是说，他来自东欧，如果他们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也很有可能来自东欧。卢宾骑着一匹马在自己新成立的国家里

① 法语：安慰你一下。

② 英语：食品和农业。

③ 意大利语：你放弃了吗？

漫游，他发现，仅仅相距几英里的人对别人的耕种经验一无所知，各地都有自己的迷信观念，对庄稼、瓜果和牲畜都有自己特有的知识，这个卢宾就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知识，其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让全世界都交流这些知识，由于当时没人理解他，他就带着这个想法去找意大利国王，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像童话一样开始了，所以他现在就在罗马的非洲部工作，墨西哥人的小麦比别人的都好，现在他们就可以带着他们的小麦……但是她不再专心听了，而是叫道，多么美丽的一个故事啊！他严厉地说，我刚才讲给你的可不是什么故事，那是真实的事情。就算吧，她说，因为只要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想出点有趣的东西来、开始做点新鲜的事情，然后你们就来了，把这件事情管到死，哦，对不起，别误会，但只要我一听到巴黎、日内瓦和罗马之间的那一套难懂的鬼话，我就没法有别的想法，如果有人也像她那样听着而且还帮那些人加深误解、相互逼入困境，就能理解她的想法了，你们男人是一伙被上帝诅咒的人，你们总要把事情弄成平庸的玩意儿，那个家伙，你怎么叫他来着，那个大卫我就很喜欢，其他人我不喜欢。他倒也真的还在一匹马上到处驰骋，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 VIP，只会在跑马场里上点骑术课，好让自己保持状态，不，他不会这样的，我敢肯定，你们这帮人是一伙该死的家伙。

他大声笑起来，跳过这个话题，他想，她为了尽快赢得道理确实也太对了，但他只是认为她漂亮，当她激动起来时甚至真的很美，比在希尔顿美多了，当时她戴着假睫毛，披着一条披肩，稍稍下垂的手等着让人吻她的手背，因为一激动她的眼睛就会显得危险、潮湿，而且更大，或许她只在自己过分一下、敢于冲破自己的界限时才活着。等我们回去后，我就让你看看我在那儿干些什么，因为我并不只是把某项事情管到死，我也不是整天都抱着文件夹乱跑，文件夹都用专门的电梯运送，因为对我来说它们实在太沉了，甚至

对一个全能先生或者环椎来说也实在太重了。她有些怀疑,问道,对哪个环椎来说?他非常开心,又点了葡萄酒。那个本该背负所有文件夹的颈椎啊!Ci sono cascata, vero[1]?她把自己的杯子推开,我不喜欢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我不想谈起平时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睡觉前我大多还要看本侦探小说,但也只是为了让那些我白天都觉得不现实的事情彻底变得不真实,对我来说每个会议都像一个没有结局的indagine[2]——怎么说来着?——的续集,他们总是在一个很远的事情那里寻找某事的原因,寻找某件恐怖的事情的根源,而且还找不到那个原因,因为路上碰巧已经被很多人践踏过,因为别人故意毁掉了那些足迹,因为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都只说出一半的事实真相,就这样,他们找啊找啊,他们需要克服很多分歧,解决很多争端,最后他们什么也找不到,要想明白到底面对的是些什么以及到底该做什么,可能真的需要顿悟。

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顿悟。你要吃水果吗?他也喜欢她的反应方式、她表达愿望、拒绝或者接受什么的方式,她一会儿狂妄,一会儿谦虚,一会儿粗鲁,一会儿朴实,跟她你哪儿都能去,她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表现得似乎自己一辈子只喝过坏咖啡,贪婪地嚼着已经干了的三明治,而在这样一家酒店里她让服务生意识到不能跟她开玩笑,在酒吧里她表现得就跟那些女人一样,她什么事情也不做,你永远没法让她称心满意,她不失优雅地无聊着或者开心着,她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脾气,要是少了一个柠檬皮,或者冰太多了、太少了,或者一杯调得不好的Daiquiris[3]都会让她变得神经

① 意大利语:我说个没完没了,是吗?

② 意大利语:调查、研究。

③ 本是古巴地名,此处指一种以此命名的经典鸡尾酒。

质。他为什么对维也纳的妻子有着莫名的反感，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走在街上时不敏捷、带着过大的手绢、弯着腰，从不把脑袋向后仰，真是浪费了那件皮大衣，因为她穿着皮大衣的时候总是哭丧着脸，她从来不会像娜嘉那样手里举支香烟，而且还不满意地环视四周，那意思是说，烟灰缸，烟灰缸在哪儿呢？怎么能给我VAT[①]呢？我要的是DIMPLE[②]啊，如果人家还没有立刻听懂，她就会在脸上现出吃惊的神情，似乎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仅有的那条出路就取决于是不是DIMPLE。他们开车行驶在路上时，她就曾经刁难过他，走了一百公里后她就要让他把她从车里拖出来，去吃什么MOTTA或者PAVESI[②]，似乎是她而不是他在八月的这个周末要穿过繁忙的交通，似乎只有她才觉得脚冷，但是，她就是想不起来去取毛毯，她只是无精打采地说，你能不能，please，grazie caro[③]，天哪，我都快冻死了，现在，太阳终于出来了，他在悠闲地想着顿悟的事儿，而她把头放在他的双脚上，因为他的脚正好就为她的脑袋存在着，就是要让她躺得更舒服，他弯身把头向她探过去，他们的头扭曲地叠放着，脸上的神情都让对方觉得恐怖了，但他说了她想听的话，他必须吻她，因为她想被亲吻，她躲开了，大声笑了起来，没人在看咱们啊，因为她看到他不安地抬头往旁边望去，她开始轻咬他的脚和腿，为了让她停住，他抓住了她的双手并把她按在地上，直到她再也没法动弹。Belva，bestiolina[④]，这些话能用在你身上吗？他问到，能啊，她开心地说，能的，而且，well，that is a mild way to put it[⑤]。

---

①② 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② MOTTA和PAVESI都是意大利的食品连锁店名。

③ 英语和意大利语：麻烦你了，谢谢你，亲爱的。

④ 意大利语：野兽，小动物。

⑤ 英语：好啊，那是一种温和的表达方式。

他们一直都还没有看到那个村子，头天晚上他说过，他想知道，这个马拉泰阿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这家酒店不可能跟卡拉布里亚的一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她立刻高兴地跳起来，很快做好了出门的准备，d'accord[①]，因为他曾经答应要跟她出去散一次步，迄今为止他们一步都还没有走过，tu m'as promis une promenade[②]，她抱怨说，我要散步，他们很快开车离开了，因为太阳虽然穿过了云层，但已经开始落山，太阳在海平面上露出了很晚才出现的、深深的颜色，对他们来说，这也意味着，只有等到他们离开那儿的时候，太阳才会重新出来散发光芒。从上面应该可以看到这座海湾，但我们却什么也没看见，tu te rends compte[③]？她不想看海湾，而是想走上几步，ma promenade[④]，我说的是这个，他们往上又走了一会儿，接连转了好几次弯，她说，村子在哪儿啊？我以为是在山后呢，肯定不在那上边吧，你往哪儿开呢？还是别往上面的岩石那里去吧。她停住不说了，用双脚撑起身子，听他讲萨拉逊人[⑤]的故事，听他讲那个有利的防御形势，更多的是讲萨拉逊人，你看，看啊！她沉默着，眨巴着眼睛，天空在变红，他们似乎被弯道带进云层里了，他看见了第一个栏杆，接着第二个栏杆很快从他们眼前滑过，她琢磨着该怎样说出一个请求，又有一个栏杆过去了。他说自己永远也猜不到这里还有这样一条好公路，这里一座桥接着一座桥，越来越高，随意地左右摆动着，她朝自己怀里看了一眼，看了看香烟盒和打火机。她的双手开始发麻了，她没法给自己点燃香烟，也没法请他帮忙，因为她现在彻底得指望他了，她几乎都不再呼吸

---

① 法语：同意。

② 法语：你答应过要去散一次步的。

③ 法语：你说是吗？

④ 法语：我的散步。

⑤ 萨拉逊人是对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旧名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以此称呼来自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的游牧民族；在中世纪，这个名称用于称呼地中海国家、特别是土耳其的穆斯林。

了，她身体中有什么东西停止工作了，这可能就是失语的开端，或者有什么东西开始发作了，一个致命的疾病。后来，汽车在一块蓝白两色的P字停车标牌前，似乎这就是第一辆、但也是最后一辆汽车停在这块荒凉的石头地上。C'est fou, c'est complètement fou[①]。她下了车，不知道该朝哪边看，她披上他的毛衣，外边很冷，她缩在毛衣里，他们经过了一些破旧的空房子，从一家修道院旁边走过，修道院前站着一个修士和三个年老的女人，他们全都穿着黑色的衣服，礼貌地向他们打着招呼。她没有回应。

S menja étogo dovol'no[②]。他带她走上一条长着稀稀落落的草丛的石头路上，那条路向前延伸，通向上边岩石的顶上，再往前就是深渊了。她穿的凉鞋很滑，她努力停住脚步，向上面望去，她看到那是一座巨大的、巨人般的石像，穿着一袭长长的石袍，胳膊伸展着，他们朝石像背后走去。她没有开口说话，她又看见这座巨大的雕像了，她曾在酒店的一张明信片上看到过它，这就是马拉泰阿的耶稣像，但是，现在雕像高高地矗立在这里，她停下脚步。她摇了摇头，然后又摇了摇他的胳膊，那意思是说，你继续往前走吧。她听到他说了点什么，她站在那儿，低着头，然后往回走，她又开始打滑，然后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这意思是说，我一步也不走了。他一直还没明白过来，她坐在那儿，从一棵灌木上扯下几片叶子，menthe, menta, mentuccia[③]，她得以用自己最平静的声音坚定地说道：你继续走吧，我不能走了。Mareada[④]，晕。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她闻了闻那片被她搓碎的叶子，似乎她找到了一种药剂，一种药材。Aide－moi, aide－moi, ou je meurs ou je me jette

① 法语：疯了，彻底疯了。

② 俄语：我受够了。

③ 分别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薄荷。

④ 西班牙语：（头）晕。

en bas. Je meurs, je n'en peux plus[1]。当他离开后，她能感觉到那座疯狂的雕像就在自己的后背侧面，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到了岩石顶上，这帮疯狂的家伙，居然还允许他们这么干，居然还允许他们这么干，而且是在一座非常可怜的村子里，即使你稳步走上来，或者只是多动弹一下，就随时都可能掉进海里的村子，所以，她一动不动，免得那块岩石带着他们俩、这座村子的极度贫穷以及那些萨拉逊人的后代和从艰苦时代流传下来的负载重重的故事掉下去。如果我不动弹，我们就不会掉下去。她想哭出来，但却不能哭出来，我从什么时候就不能哭了呢，从什么时候就不能了呢，不可能就因为在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之间来回折腾就不会哭了啊，由于没有哭泣能够帮我，我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再沿这条路走一次，往下走到汽车跟前去，上车，然后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后面会怎样，这是我的毁灭。

她从石头上往下滑，她躺倒在地上，胳膊伸开着，像个十字架一样钉在岩石上，脑子里再也撵不走这个想法，这个荒诞的猜测，这是一个别人让干的活儿，一项已经做出的乡镇决议，这就是我的毁灭。她听到他走回来，天几乎都黑了，她站起来，站得很直，没有回头就向前走去，走在他身旁，沿原路走了回去，从那座修道院旁走过，那里的那些黑衣人已经走了上去，他们走到停车的地方。他认为这很奇妙，他很满意，他还说，整座海湾他都看到了，就在太阳变成紫色、逐渐模糊，然后被大海吞灭的时候。当他开动汽车、掉头的时候，他想起了什么事情，他随意地说道，这是个什么主意啊，把那么恐怖的一座雕像立在那儿，你看到它了吗？汽车开动时，她马上又闭上了眼睛，然后又挺直身子，但她仍然感觉到了那些桥梁、深渊、弯道，那是一种她没法到达的深不可测的感觉。到了低

---

[1] 法语：帮帮我，帮帮我，我会死的，要不我就会自杀了。我要死了，我不行了。

一些的地方后，她开始重新均匀地呼吸。我感觉比刚才在山里还要高，这儿更高，让人害怕。哎，小笨蛋，现在的高度是六百米，顶多七百米，她回答说，不，不是的，这会儿甚至比坐着波音飞机下坠更加凶险呢。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吧？

到了酒吧后，她立刻点了点儿东西，就像一个马上需要打上一针的病人一样，她没有像平时那样想上一想，只是随便点了个能够尽快起效的东西，她拿到一杯，一口气就喝光了，什么味道也没尝出来，酒精让她热起来，立刻就不再心烦意乱了，她和他和世界之间的隔阂也没有了。她颤巍巍地点燃了当天晚上的第一支烟。到了房间后，当他拥抱她的时候，她又开始发抖了，不想要，没法要，她害怕会窒息而死，或者会在他手中死掉，但，后来她还是想要了，被他闷死和毁灭、并消灭掉她心中业已不可救药的那些东西总还是好点的，她不再抗争，任由事情发生了，她毫无感觉地躺着，一句话没说就从他身边转过去，立刻睡着了。

当她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打好包了，当她听到浴室里传出来的剃须声时，她也慢慢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们没有互相看过，他先到海边去了，她后来才沿着小路往那儿走，没有找到他，后来他出现在梯子前，他递给她一枚大海星。她之前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活海星，更没有得到过，她既高兴又伤心地微笑着，她对那枚海星表示出惊奇的神情，她本想把海星当作纪念品带走的，但接着还是很突然地把它重新扔进了水里，好让海星继续活着。大海比以前的几天都要狂野，但她不需要任何人，而且知道他在海下也不会让她恐惧了。她向对面的岩石指了指，打着手势，然后她走过那些黑色、绿色和有浅色大理石花纹的岩石块，海水在岩石间狂怒地呼啸着，她充满恐惧，软弱得几乎就要哭了，在满是裂缝、陡峭的石块上爬上爬下，就在大海的呼啸声中。

他们两人同时看了看手表。他们还有两个小时,他们躺在那儿,带着饭饱之后的疲惫,沉默着,就那样并排躺在最下面的梯地上的躺椅上。他们起先以为他们在那一天中会有很多话要说、要倾诉,但没有弄成这个样子,她想他是否也在想别的什么人呢,是否也在一连串的想法中有很多面孔、身躯、饱受折磨的东西、被打碎的东西、被谋杀的东西、被说出口的东西和没有被说出口的东西,她突然端详着他,带着一种真诚的热望,那时她正好想起巴黎,正好在想象着不是他、而是另外的那个男人应该这样看着他,而现在弗兰克尔先生看着她,她恳切地看着他。说说吧,你现在在想什么呢,你这会儿想到了什么,说啊,你一定要告诉我!哦,没什么特别的,他犹豫着说,他刚才想到了那条 Cernia,那条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的 Cernia,他一直还在想它。他真的是在想它,他没有撒谎,那是真的,只有那条 Cernia 仍然还在让他费心思,他当时本想射中它脖颈子的。她的头痛突然又犯了,她用手抓住自己的脖颈子,说:这儿,我能感觉到是这儿。

在最后一个小时里,她站起来三次,到救生员那里去了一次,然后去了更衣间,她在那里面坐下,呆呆地望着前方,现在他可能会发现她不在了,所以她走了回去,在他面前跪下,把脑袋放在他膝盖上。如果让我在出发前单独待着,你会介意吗?没什么,她说,只是有点困难,请你原谅。你能把我们的东西拿上去吗?行吗?

她又一次朝那些岩石走去,不再小心翼翼地爬行,而是尽可能地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她又快要哭了,但不会真哭的,她越来越莽撞,越来越大胆,是的,这会儿,她在远处的黑岩石上坐下,她敢于冒掉下去的危险了,她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她对自己说,

这是一项义务，我必须活着，强迫自己看了一眼手表后，她开始往回走，她不想回去太晚，她已经好些了，我到底对我自己说了什么啊，怎么能那么说呢，这不是义务，我不是必须活着，根本不是必须，我被允许活着。我是被允许活着的，我终于也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每时每刻，而且就在这里，她跳了起来，飞了起来，带着明白过来的东西继续跑着，我得以活着，在每一步跳跃中，她体内都带着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信心。我被允许活着，就是这样的，我被允许活着。更衣间里只有她的牛仔裤和衬衣，他飞快地换好衣服，在通往酒店的路上蹦蹦跳跳地走着，她没有感到喘不上气来，而且她几乎没有重量。现在我向四周看看，那就是大海，虽然不是整个海洋，虽然不是整个海滩，虽然不是整座海湾——她停了下来，弯下腰去，因为路上有个东西，那是他的毛衣，肯定是他掉了的。她捡起毛衣，无比感动地把脸凑到毛衣上，亲吻了毛衣一下，脸上热热的，她重新朝外面望去，那就是大海，太棒了，现在我也敢往后看了，向上看那些高高的美丽的山了，也敢朝马拉泰阿的岩石看过去了，那些高悬在那里的非常陡峭的岩石，她在岩石上又看见了什么，一个很小的、几乎看不见的人像，双臂伸开着，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似乎是要准备做一次伟大的飞翔，已经准备好要起飞或者下坠了。

到了酒店大堂后，她站在那儿，几乎屏住了呼吸，她还是不想朝他走去，就很快跑上了房间。箱子都不见了，两张床还没有为新客人准备好，她站到镜子前，试着去梳乱糟糟的长发，想让没法收拾的咸乎乎的头发看起来好一点。她打开所有的柜子和抽屉，把空烟盒、纸片和面巾纸扔进了废纸篓，朝床下看了看，就在她要离开的时候，她在他床边发现了一本书，就在灯下面的格子里。太好了，幸亏她又上来了一趟。她把书塞进自己的包里，立刻又把它取了出来，因为这本书不可能是他的。那是一本《福音书》。这样的酒店里会有这种陈设。她在还没有整理的床上坐下，她平时经常

会打开字典痴迷地查找一个单词，为的是给当天找到一个支柱，她就像问卦一样查阅那些字典，现在她也像往常那样打开这本书，此时，《福音书》已经成了她的一本字典，她闭上眼睛，用指头往左上方一点，她睁开了眼睛，那儿只有一个句子，句子是这样的：Il miracolo, come sempre, è il risultato della fede e d'una fede audace[1]。她把书放了回去，试着说出这个句子，然后加以改变。

奇迹

奇迹一如平常

不，奇迹是信仰的结果

不对，信仰和一种勇敢的，不，不止是勇敢，比这个还多点——

她开始哭了起来。

我没有多好，我并非什么都会，我还一直不是什么都会。她没法将这个句子翻译成其它语言，尽管她以为自己知道这句话中的每一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也知道该怎么运用它们，但她就是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并非什么都会。

她在酒吧前停下来，站着，他在等她，但没有看见她来了，没有注意到她，因为他在跟其他客人和酒吧的男孩子一起盯着角落的电视机。电视里放的是自行车赛，先是几辆从屏幕上一驶而过，后来就只有一辆了，可以看见一个把上身贴在车把上的自行车手，然后能看见公路边上有很多人。解说员非常激动地说着话，他说错了什么，改了错，然后又被一个词儿卡住了，还有三公里，他越说越快，似乎是他在蹬着脚踏，似乎他已经没法坚持下去了，似乎他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现在他的舌头都开始失血了，她在想这还要多少时间，还有两公里，酒吧的男孩漫不经心地盯着电视机，她和

① 意大利语：奇迹——一如既往——是信仰和一种冒险的信仰的结果。

善地问他:chi vince[①]? 男孩没有回答,还有一公里,解说员喘息着,呼噜呼噜地,他没法把最后一句话说完,他用一声没有清楚发出的大叫伴随着车手撞上了终点线。就在这个时候,电视机开始吼叫起来了,那是公路边上的人群开始喊叫了,接着,这种混乱的叫喊变成了清晰的一字一顿的欢呼:

阿

多

尼[②]

阿

多

尼

她听着,感到既震惊又轻松,她在这种一字一顿的叫喊中听到了她到过的所有城市、所有国家都发出的那种一字一顿的叫喊。那是一字一顿的仇恨,一字一顿的欢呼。

阿

多

尼

阿

多

尼

他转过身来,尴尬地看着她,因为她肯定已经在这里待了一阵子了。她微笑着指了指她挂在胳膊上的毛衣。酒吧男孩回过神来了,傻傻地看着她,结结巴巴地问,commandi, Signora, cosa desidera[③]?

---

① 意大利语:谁赢了?

② 意大利自行车手阿多尼(Vittorio Adorni)获得过1965年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冠军。

③ 意大利语:小姐,您想要点什么?

Niente. Grazie. Niente[①].

但是,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就在她已经抓起他的手时,她转过身去,因为她想起了最重要的事情,她朝那个看着阿多尼获胜的男孩叫了一声。

Auguri[②]!

(张世胜 译)

① 意大利语:什么也不要,谢谢,什么也不要。

② 意大利语:祝贺!

狗 叫 声

“老约尔丹太太”这个称呼已经被人叫了三十来年了，因为后来曾经有过一位年轻的约尔丹太太，而现在又来了一位年轻的约尔丹太太。她虽然生活在西特青，但却是住在一座破败不堪的别墅里，只有一间屋子，外加一个极小的厨房和一间只有一个坐式浴缸的卫生间。从她那个非常有名的儿子雷欧，那位教授那里，她每个月能得到一千先令，以此维持着生计。可是这一千先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贬值得非常厉害，她只能勉强还雇着个上了岁数的老太太，阿格娜丝太太，每周到她这里来“照看”两次，“大体上”收拾一下屋子。此外，她还得从这一千先令里省出钱来，给她儿子和孙子买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孙子是这位教授的第一个太太生的。每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原配夫人都会准时把她的儿子送来接受礼物；而雷欧总是太忙，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情；自从他成名之后，特别是当他的声誉从国内传到国外之后，他就更忙了。新娶的这位年轻的约尔丹太太倒是尽量抽空来看望老人，这才使她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老太太不久就承认，这真是一位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姑娘，只是每次她来时，老人都要说：弗兰西丝卡，这可不行，您不该老是过来，还这么破费。你们自己的花销就够大的了，可是雷欧就是这么一个好儿子！

弗兰西丝卡每次都带点儿东西来，精致的食品和雪莉酒，一些点心，因为她猜到，老约尔丹太太爱喝那么一口儿，而且更重要的

是，老人特地要留些“存货”，因为雷欧可能会过来，总不能让他发觉，她一无所有，而且整天都要绞尽脑汁地算来算去，怎么才能把钱分派好，还得省出钱来买礼物。她的房子异常整洁，不过那里面有一股老太太的淡淡的气味，她自己觉不出来，但是雷欧·约尔丹总是很快就被这气味熏跑，更不要说他耽误不得一点儿工夫，况且他根本不知道应该跟八十五岁的老母亲说些什么好。只是有几次他比较开心——就弗兰西丝卡所知——那时他正在跟一个有夫之妇来往，这样一来老约尔丹太太连觉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些奇怪的、烦琐的想法，她为他的安全担心，想象这个跟雷欧·约尔丹在一起生活的女人的丈夫必定是一个危险人物，争风吃醋而且嗜杀成性，直到他娶了弗兰西丝卡之后她才放下心来。弗兰西丝卡不仅没有在灌木丛里盯梢的小心眼丈夫，而且她还年轻开朗，是个孤儿，虽然不是出身于学者家庭，但是她有一个哥哥是个学者。学者家庭和学者身份对于老约尔丹太太来说至关重要，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而只是听别人说起过他们而已。可是她的儿子却有资格与学者家庭结亲。老太太和弗兰西丝卡在一起时几乎只谈论雷欧，因为他是她们两个人之间唯一的共同话题，弗兰西丝卡不得不看了很多遍相册，童车里的雷欧，海滨浴场里的雷欧和雷欧以后的岁月，雷欧在徒步漫游，雷欧在贴邮票，一直到雷欧服兵役。

通过老人所认识的雷欧和她嫁的那个雷欧完全不同，当这两个女人后来一起喝雪莉酒的时候，老太太又说：他以前是个挺难对付的孩子，一个古怪的男孩儿，其实很早就能看出来他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一段时间，弗兰西丝卡很乐于听到这些赞扬的话，也包括说雷欧对他母亲多么好，无微不至地帮助她，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而且她也沮丧地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老太太害怕自己的儿子。是这样开始的，老太太——她自认为

这是个绝妙的策略，弗兰西丝卡绝对不会看穿，因为她是这样盲目地崇拜着雷欧——有时会很快地，就好像随口提到一样地说起：您可千万别告诉雷欧，您也知道他是多爱操心的一个人，这会让他着急的，您别跟他说我的膝盖有毛病，这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他会感到不安的。

虽然弗兰西丝卡明白，雷欧压根就不会感到不安，起码不会因为他的母亲而不安，所以当她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总是心不在焉的，但是她刻意压制着这种新的想法。不过膝盖的事儿她已经告诉了他，但是她却跟老太太发誓说她只字未提，反正当时雷欧就已经很恼火了，可后来他又反过来劝慰她说，为了这么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的确不值得专门到西特青跑一趟。告诉她——他很快说了几个专门的医学术语——她应该买这个药和那个药，尽量少活动，不要老是走来走去。弗兰西丝卡买了那些药，在西特青她声称自己偷偷地，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跟她丈夫的一个助理医生谈过话，是他给的这个建议，但是怎样才能在没有护工的情况下让老太太呆在床上，她就不知道了。而且她也没有勇气再去问雷欧，因为请护工是要花钱的，现在她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一方面老约尔丹太太不愿意让雷欧知道，另外一方面，即便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雷欧·约尔丹也根本不闻不问。在老太太膝盖发炎的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丈夫撒了好几次谎，说是去理发，却很快开车赶到西特青，整理一下小小的房间，把能带的东西都带去了，她买了一台收音机，之后她又觉得不妥，因为雷欧很可能会发现这笔开支，于是她又赶紧重新转账，从她自己仅有的一点存款里取了些钱，这笔存款是她以备不时之需的应急储备，真希望这种紧急情况永远都不要出现，即使是很小的紧急情况。在她所有的家人都去世之后，她跟哥哥把留下的一点儿财产分了，还剩下在南克恩滕的一座快要倒塌的农舍。她从一条小街上叫来一位门诊医生给老太太看了病，又是用自己的应急储备付的账，而且更重要的是——她

还不能让那位医生认出来自己是谁，老太太是谁，因为那样只会损害雷欧的声誉，而雷欧的声誉也是和弗兰西丝卡息息相关的。老太太的想法更加无私，因为她不能要求她出名的儿子来给自己看膝盖。她以前就用过一根手杖，但是在膝盖出了问题之后，她就真的需要那根手杖了，因此弗兰西丝卡有时开车送老太太到城里去。跟老太太去买东西有些费劲，有一次她需要一把梳子，但是现在没有“她那个年代”的梳子了，即使老太太很有礼貌、很体面地站在商店里，她还是把那个小个的售货员给气坏了，因为老太太满腹狐疑地看着价格牌，情不自禁地大声对弗兰西丝卡耳语，说这简直是强盗的价格，她们最好还是到别处看看。那个售货员很刻薄地说，她真不明白，老太太买一把梳子都这么难，而且根本就没有其它价格的梳子，哪里都没有。弗兰西丝卡很尴尬地跟母亲商量，她拿起来那把老人喜欢但是却觉得太贵的梳子，很快付了钱，说道：这就算是我们的圣诞节礼物了，提前送的礼物。现在的价格到处都涨得吓人。老太太一句话都没说，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败，可是如果真的是强盗价格的话，过去这样一把梳子只要两先令，现在却要六十先令，那这个世界上她能理解的事情也就所剩无多了。

当“好儿子”的话题终于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之后，弗兰西丝卡就越来越多地把话题转移到了老太太身上。因为她只知道雷欧的父亲很早就死了，血管栓塞还是中风什么的，很突然地倒在了楼梯上，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因为如果算一下的话，老太太守寡都有五十年了，开始那些年还干些活儿，要把唯一的孩子拉扯大，后来就变成无人过问的老太婆了。她从来都不提自己的婚姻，她的话题只跟雷欧有关，他没有了父亲，生活非常艰难，老太太脑子里只有雷欧，她根本就想不到很小就父母双亡的弗兰西丝卡。因为只有她的儿子活得不容易，然后终于说到，其实他也没有那么艰苦，因为一位远房堂兄负担了他大学的学费。这个约翰内斯，关于他弗兰西丝卡听到的不多，只是听到别人随口说过几句批评这

位亲戚的话，说他腰缠万贯，一辈子过着懒散的生活，现在岁数大了，还尽干些荒唐可笑的事情，搞点儿艺术，收集中国漆器，反正就是那种每个家族中都会有的寄生虫。他是个同性恋，弗兰西丝卡也知道，她只是感到非常惊讶，像雷欧这样的人因为职业的缘故应该持中立的、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同性恋和其它现象，可是他却独独对这位堂兄大放厥词，好像他收集艺术品、搞同性恋和继承钱财都有罪似的。不过那时弗兰西丝卡还太崇拜自己的丈夫，并没有感到哪里不妥或者不舒服。当她听老太太提起那些困难的日子，说雷欧知恩图报，也帮了这位约翰内斯的大忙，她也松了一口气。约翰内斯有不少隐私问题，这些事情还是少说为妙。可是，不管怎么说她对面坐着的可是一位心理学家的妻子，所以老太太犹豫了半天才鼓足勇气说出来：您要知道，这个约翰内斯是个同性恋。

弗兰西丝卡正襟危坐，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要笑出声来，这一定是老太太多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胆，不过她跟弗兰西丝卡说话越来越坦率了。她还说，雷欧肯定经常给约翰内斯提一些建议，当然是免费的。可是约翰内斯这个人彻底无药可救，要是一个人不思悔改的话，像雷欧这样的人就理所应当会痛骂他，因为约翰内斯还是老样子，就跟以前一样。弗兰西丝卡小心翼翼地想，老太太这些天真的叙述里到底哪些与实际情况相符，可是她越来越不能理解，为什么雷欧讲到这位堂兄会是那样地不屑和恶毒。她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雷欧不愿意别人老是提醒他应当记得自己的责任，就像他不愿意让人提起他的母亲和以前那几个女人一样。这种责任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债权人唯一的阴谋，他只有不断在自己和别人面前贬低他们才能甩掉他们。他在提到前妻时也说过这些话，他前妻简直就是魔鬼、不可理喻加卑鄙无耻的化身，因为他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她那位高贵的父亲给她请了位律师，想把她当年给雷欧的钱要回一部分抚养孩子，她给钱时他还是个年轻医生，正经历着第二个困难时期。那个数目让弗兰西

丝卡吓了一跳，可是雷欧却告诉她说，别指望这位“男爵夫人”——雷欧总是这样讽刺地叫她——会干出别的事来，因为她们家总是把雷欧当作暴发户对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就连“男爵夫人”后来一直没有再嫁，而是完全深居简出的事，雷欧也打趣道，除了自己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傻瓜，像他当年一样年轻、愚蠢而又贫穷，会去迎娶这样一位矫揉造作的小姐。对于他的工作她根本不懂，简直就是一窍不通，关于儿子的约定，她表现得还算公平，每隔一段时间就送他过来，也教导儿子要尊重自己的父亲。但那当然不过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她有多么高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

一位天才医生充满荆棘和磨难的奋斗道路就是弗兰西丝卡那时的信仰，她不断地想象着，他是如何付出了不可言表的努力，才克服了这桩可怕婚姻的阻碍，努力向上攀登着。还有他母亲给他造成的负担，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道义上的，对于他来说都不轻，至少弗兰西丝卡可以帮他减轻这个负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她不会想到要跟一位老太太一起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一想到雷欧，这些时光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了她对他的鼎力相助和爱的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了。

而且，雷欧对她实在太好了，他对她说，她大可不必为他母亲那样操劳，偶尔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几年前老太太就有一部电话，可是她对电话是怕多于爱，因为她不喜欢打电话，她总是对着电话大喊，而又听不清楚对方说话，另外电话费也太贵了，不过这些话弗兰西丝卡也不许告诉雷欧。老太太受到了弗兰西丝卡的鼓励，有一次，在喝第二杯雪莉酒之前，竟然开始讲起往事来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听得出她并不是出身于学者家庭，她父亲是下奥地利一家小工厂里的手套和袜子编制工，她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大，尽管如此，当她开始工作时还是经历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因为她去了一个希腊家庭，那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有一个小男孩，那

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孩儿，她成了他的家庭教师，因为家庭教师是很好的职位，不是什么低贱的工作，而且那个希腊人的年轻妻子有足够多的仆人，哦，是的，她真是走运，因为那时要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工作很不容易。那个孩子叫吉吉。当时所有人都叫他吉吉。老太太越来越多地开始讲到吉吉，每件小事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吉吉说过什么话，他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娇嫩，他们怎样一起散步。每当她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就出现了光彩，那是她说起自己的孩子都从未有过的光彩。吉吉简直就是个天使，没有坏习惯，她又强调一遍，没有任何坏习惯。和吉吉分别一定特别令人难过，人们没有把小姐要走的事告诉吉吉，她哭了一整夜。许多年以后她还试着打听那家人怎么样了，有一次听说，他们旅行去了，然后又回到了希腊。现在她根本不知道吉吉怎么样了，这会儿他也应该六十多岁了，是的，六十多了。她满怀心事地说道，她必须离开，因为那家希腊人当时要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不能带她去，分手时那个年轻的太太送给她一个非常精致的礼物。老太太站起身来，在一个小盒子里摸索着，她给弗兰西丝卡看吉吉母亲送的胸针，一个货真价实的胸针，镶着钻石。但是她直到现在还在问自己，他们是不是必须要打发她走，因为那位年轻的太太发现，吉吉对她比对自己的母亲还要亲近。她是可以理解的，但那真是最沉重的打击，直到现在她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弗兰西丝卡若有所思地看着那枚胸针，也许它真的很贵重，不过她对首饰不太懂行。她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对老太太来说，这个吉吉比雷欧还重要。因为她经常犹豫着，要不要讲雷欧的童年，或者是已经开始讲了，又突然受惊一般中断，很快地说：都是一些幼稚的事情，男孩子就是这么难带，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特别艰难，我又那么穷。可是当孩子长大以后，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有了这样的名气，就算是得到了千倍的回报了。他更像他父亲，不像我，您知道。

弗兰西丝卡小心翼翼地把胸针还给她，老太太又吓坏了。请您，弗兰西丝卡，您一个字都别跟雷欧说，关于胸针的事儿，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会让他生气的，不过我有我的打算，因为我要是生病的话，还能把它卖掉，这样我就不会给他增加更多的负担了。弗兰西丝卡害怕地紧紧拥抱着老太太。您千万不要这么做，您向我保证，您永远都别卖掉这件首饰。您绝对不是我们的负担！

在回去的路上她东转西转地绕了好几个弯路，因为她的内心是如此激烈地翻滚着。这个可怜的老太太这么不得以想要卖掉胸针，而她和雷欧出手却相当阔绰，旅行，请客。她经常犹豫哪些话要告诉雷欧，可是有个念头在警告着她，那是内心第一次敲响了微弱的警钟，因为尽管老太太有点儿古怪和夸张，但她在某些方面一定是对的，所以弗兰西丝卡回家后只字不提，只是说她感到高兴，母亲的状况也很好。在动身前往伦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之前，她偷偷跟一家车行签了份合同，从那里可以租赁轿车和私人预定出租车，她预付了一部分车费。临走之前她对老太太说：我们想到一个主意，因为医生不让您一个人走太远的路。您现在每次都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来，几乎不花钱，是一位以前的病人的一点心意而已。不过您别说起这事儿，特别是别跟雷欧说，您了解他的，他不喜欢您道谢什么的。您要是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就进城去，让车子等着，只让皮奈德先生，年轻的那个给您开车。另外他也不知道，他父亲曾经是雷欧的病人，这是医生必须履行的保密义务，您是知道的。我刚从他那里来，您得向我保证，为了雷欧，您就坐汽车吧，这会让我们感到安心的。刚开始的时候，老太太很少叫车，弗兰西丝卡从伦敦回来以后教训了她一顿，因为腿的情况更糟糕了。老太太每次买东西当然都是走着去的，甚至有一次还坐有轨电车到市中心去了，因为在西特青买不到什么东西。弗兰西丝卡情绪激动地批评她，就像对待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说以后您再也不能这样了。

关于吉吉的话题也谈完了，那是维也纳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在一战前和结婚以前的生活。有时只有弗兰西丝卡说话，特别是当她和雷欧一起旅行回来的时候，比如她谈到雷欧在国际大会上做的报告是多么精彩，他让她把这本专刊带来给老太太看看。老太太紧张又吃力地读着标题:《曾经的集中营囚犯和逃犯中有偏执狂和抑郁症倾向的心理病人病因中内因和外因的意义》。弗兰西丝卡很有把握地说，他现在正在撰写一部很长的著作，这只是小小的前言部分而已。她现在也被允许参加这项工作了，那也许会成为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和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书籍，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老太太格外沉默，她肯定无法理解这些论文的影响，也许根本就不懂自己的儿子在干什么。后来她出人意料地说道:只要这样不会弄出太多的敌人才好，在维也纳这里，然后还有……

弗兰西丝卡激动起来:要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这也是一个挑战，雷欧谁都不怕，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任务，远远超过了它在学术上的意义。

是的，当然了，老太太很快地说，他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人要是出了名，怎么着都会有敌人。我只是想到了约翰内斯，都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您知道吗？在战争结束以前，他曾经在集中营呆了一年半。弗兰西丝卡吃了一惊，她根本不知道这事儿，可是她不太理解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老太太似乎不想再说下去，不过还是说了。对于雷欧来说是有一点儿危险的，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亲戚，那人，您知道我说的是谁。是的，当然，弗兰西丝卡说。她还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因为老太太有时爱绕圈子，欲言又止，这样让她觉得很不自在。不过她的内心一下子充满了骄傲，雷欧的家族里居然有人经历了如此可怕的事情，而雷欧却以他体谅又谦虚的方式，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她，也从不提起当年作为年轻医生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个下午老太太不想再谈下去了，却突然没头没

脑地问道:您也听到了吗?

什么?

那些狗,老太太说。以前西特青可从来没有这么多狗,我又听到有些狗在叫了,夜里它们也叫。隔壁的舍恩塔尔太太现在有了一条长卷毛狗。这条狗倒是不怎么叫,它是一条很可爱的狗,我每天去买东西的时候都碰到她,不过我们只是打个招呼而已,她的丈夫不是学者。

弗兰西丝卡得赶快回城去,这次她要问问雷欧,他母亲突然提到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会不会是个危险的病症,可能跟年纪大了有关系。她还注意到,老太太有一次特别激动,因为阿格娜丝太太刚走,原本放在桌上的十先令就不见了。因为十先令不见了就这么激动,况且还有可能是她自己糊涂了,这肯定是什么病症的迹象,因为那个打扫卫生的老太太绝对不可能把钱拿走,她是那种人们在某些圈子里,上等人的圈子里被称作品行端正的人,她来这里更多的是因为同情,而不是为了她根本就不需要的钱,她完全是出于好心,没有什么其它的用意。老约尔丹太太送的礼物,一只磨破了的老掉牙的手袋或者其它什么毫无用处的东西也不可能成为这位阿格娜丝太太来这里的动力,因为她早就明白,别指望能够从老太太或是她的儿子那里得到什么,就连弗兰西丝卡竭力想要改善状况的想法,她也毫不知情。因此弗兰西丝卡好言好语地劝着老太太,就像对一个孩子那样,她可不希望再失去这可贵的帮助,仅仅就因为老年人的固执和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

弗兰西丝卡来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发现老太太坐在窗户边,她们喝雪莉酒和吃点心的时候,不再坐在一起,关于狗的谈话继续在进行着,而同时,老太太耳背的症状也开始加重了。弗兰西丝卡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一定会出事的,虽然她事事瞒着雷欧,可总有一天雷欧也不能再回避着不管他的母亲。只是从那时开始,雷欧和她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她发现,他也越来越威慑着她,使

她胆怯。但是至少有一次,她以前的勇气又冒了出来,压过了那不可名状的恐惧,在晚餐的时候她建议说:我们干嘛不把母亲接到我们这里来呢,我们有空房,那样我们的罗斯就可以一直照顾她,而你就永远不用担心了。另外她是那么安静,没有任何要求,她永远都不会打扰你,而我就更不用说了。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你考虑,因为我知道,你到底有多么担心。雷欧这天晚上恰好心情不错,正为了什么事暗自高兴,她猜不透是为什么,不过她却利用了这个机会。雷欧笑着回答说:这是什么主意啊,对于这件事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宝贝,我们不应该再让老年人挪窝了,这只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她也需要她的自由,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自己生活了好几十年了。我懂得她,你根本就不了解她,光是到我们这来的客人就得把她吓死,她也许会因为上卫生间的事儿也要顾虑几个小时,因为害怕我们中的哪个人也要去卫生间。可是,弗兰西丝卡,求你了,别摆出这个脸色来,我认为你的心血来潮很让人感动,值得表扬,可是你的好办法会要了她的命的。不过,相信我,在这些事情上我比你懂得多。

可是狗的事情……?弗兰西丝卡开始结巴了,因为她本来并不想谈起这件事,恨不得把刚说出口的每个词再吞回去。她无法正确地表达她的忧虑。

什么,她丈夫问道,语气完全变了,她还是一直想要一条野狗吗?我不懂,弗兰西丝卡回答说。为什么她应该——你该不是说,她想养一条狗吧?

当然是了,我只是感到高兴,这种幼稚的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那样的年纪就不该再去侍弄一条狗,她应该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体,这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她越来越年老力衰了,养狗的劳累是她无法想象的。她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弗兰西丝卡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我觉得,她并非想要一条狗。我本来想说的是别的事儿,不过一点儿都不重要,对不起。你还要喝一杯白兰地吗,还要

工作吗,要我给你打字吗?

下一次拜访的时候弗兰西丝卡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个小心翼翼的老太太那里打听出她必须要知道的事儿。她开始绕圈子,假装随意地说起:我今天看到舍恩塔尔太太的长卷毛狗了,真是一条漂亮的小狗。我很喜欢长卷毛狗,其实所有的动物我都喜欢,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我们总是养着狗,我是说,我的祖父母和村里其他人,当然还有猫。您觉得养条狗好不好,或者一只猫,现在您看书也很吃力,虽然只是暂时的,可是以我来说吧,我真想养一条狗呢,只是,您知道,在城里,太费劲了,而且对狗也不合适,可是在西特青,可以让它在花园里蹦来跳去,人们可以出去散步……

老太太激动地说:一条狗,不,不,我不想要狗!弗兰西丝卡意识到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可是她同时又感到,她并没有伤害老太太,这就好像她建议养一只鹦鹉或者金丝雀一样,一定是别的什么原因才让她如此激动。过了一会儿,老太太非常平静地说:奴丽是一只漂亮的狗,我跟它处得很好,那是,请您让我好好想想,那应该是五年前的事儿了。可是后来我把它送人了,送到一家收容站或者是让人给卖了。雷欧不喜欢狗,不,我在说什么呀,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条狗身上有点儿我也说不清的事儿,它简直受不了雷欧,只要雷欧冲着门走过来,它每次都扑到他身上狂叫不停,它几乎咬到他了,雷欧很生气。当然了,一条狗,这么厉害,不过它平常从不这样,对生人也不这样,那我只好把它送走。我可不能由着奴丽对着雷欧又叫又咬的,不行,这太过分了,因为雷欧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得舒舒服服的,可不能因为一条没有教养的狗而生气。

弗兰西丝卡心想,虽然现在没有狗会扑到雷欧身上,没有讨厌他的狗了,可是雷欧却难得来一次。而且自从弗兰西丝卡代劳之后,他来得更是越来越少。他上次到底是什么时候来过呢?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开着车去兜风,穿过魏恩大街,到海伦娜山谷,还和母亲在一家餐馆吃了饭,但是平时却只有弗兰西丝卡自己来。

您别跟雷欧说，奴丽的事儿让他很难受，他很容易生气。您知道，我到今天还不能原谅自己，我是那么自私，想养着奴丽。亲爱的弗兰西丝卡，您还不能理解，您太年轻善良，可是人如果老了，就会有这些自私的愿望，可不能由着性子来。如果不是雷欧照顾我，那我得变成什么样儿啊，他父亲突然就死了，一撒手什么都不管了。那时又没有钱，我丈夫有点儿轻率，不，他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可是他的日子不好过，在钱的事儿上不太走运，这点雷欧不像他。只不过那时我还能工作，因为还要养活孩子，那时我还年轻，可是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呢？我一直以来唯一害怕的事儿就是被送进养老院，雷欧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我要是没有这所房子，就必须去养老院，为了一条狗弄成这样就太不值了。弗兰西丝卡局促不安地听着她说话，她暗自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这样，她为了他把自己的狗送人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她对自己说——因为她不敢想，我丈夫怎么是个这样的人！——我们太坏了，她还把自己当成一个自私的人，而我们却什么都有！为了不让老人看到自己的眼泪，她飞快地打开了一个从迈尔食品店买来的小盒子，还有些小东西，她装出什么都没听懂的样子。哦，对了，我想到哪儿去了，我只给您带来了茶和咖啡，还有一点儿鲑鱼和俄式沙拉，也许不能搭配在一起吃。不过我今天买东西的时候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因为雷欧要出门了，还有一份草稿没有赶完，他今晚会给您打电话的，他一个星期之后就回来了。

他该歇歇了，老太太说，您多费点儿心吧，你们今年还没有度假呢。弗兰西丝卡高兴地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也这么想，不过要做得巧妙一些。您给我的建议很好，因为他总是过于劳累，我得让他歇一歇了。

弗兰西丝卡并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拜访老太太，她再也不需要什么技巧了，因为出了其它的事情，这些事来得像龙卷风一样强烈，让她几乎忘了老太太和许多其它的事。

老太太因为害怕，在电话里不敢问她儿子为什么弗兰西丝卡不来了。她感到很不安，可是她儿子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愉快。有一次居然还来了，呆了二十分钟。点心他没动，雪莉酒没有喝完，他也绝口不提弗兰西丝卡，不过倒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儿，这让她分外高兴，因为他很久都没有谈到过自己了。他现在要去旅行，他得放松一下了。只是听到“墨西哥”这个词时，可把老太太吓坏了，那里不是有蝎子和革命嘛，还有野兽和地震，惹得儿子笑话了她。他吻了吻她，保证会写信来。他还真的寄来了几张明信片，她虔诚地念着那上面的字，发现缺了弗兰西丝卡的问候。有一次她接到弗兰西丝卡从克恩腾州打来的电话。唉，这些年轻人可真会乱花钱啊！因为弗兰西丝卡只是问问，是否一切都好。然后她提到了雷欧，但是老太太总是在最不合适的时刻大喊：太贵了，孩子，可是弗兰西丝卡还是一个劲地往下说，她做到了，他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了，她必须要到她哥哥这里来，这里有些事情要处理，因此她不能陪着雷欧一起去旅行了。在克恩腾的家庭事务。因为房子的事。后来，老太太还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封，有弗兰西丝卡写的几行字，除了热诚的问候以外不过是要给她看一张照片，是她自己拍摄的。照片上是雷欧，可能是在塞莫林山区，他微笑着，站在一片雪地里，在一家大旅馆前。老太太决定不告诉雷欧，反正他也绝对不会问起这件事的。她把照片藏在盒子里胸针的下面。

她现在完全不能看书了，收音机又让她觉得无聊，她只是还想看报纸，那是安格娜斯太太给她带来的。她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报，看报纸上的讣告。如果有人比她年轻就死了，总能让她心里感到一丝满足。是啊，那位哈德勒教授，他最多也就七十岁。舍恩塔尔太太的母亲也死了，是癌症，还不到六十五岁呢。在牛奶店里她冷淡地表达了哀悼之情，看都没看那条长卷毛狗，然后她就回家了，靠在窗子上。她不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睡眠很少，可是她经常会惊醒，然后就听到狗叫声。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进来的时候，

吓了她一跳。因为自从弗兰西丝卡不再来了以后,任何人的到来都会打扰她,她也觉得自己变了。因为现在她真的害怕会突然倒在街上或者到城里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失去控制,因此她乖乖地每次打电话叫那位年轻的皮奈德先生来给她开车。出于安全的考虑,她也习惯了这点小小的舒适。她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晒得很黑的雷欧有一次到她这里来,匆匆忙忙地,她都不知道,他现在是刚从墨西哥回来或者他究竟什么时候去过墨西哥。不过她非常聪明,可以打听出来,之后她听到一句话,说他刚从伊斯基亚回来,他去意大利旅行了。她心神恍惚地说:好,好。这对你很有好处。当他正给她讲什么的时候,狗突然叫了起来,好几只狗在同时叫,离得很近,她被狗叫声包围着,感到很细微的一丝惊讶,她在儿子面前不再害怕了。一辈子的害怕一下子荡然无存。

他临走时跟她说:下次我给你把艾尔菲带来,你们也该认识一下了! 她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和弗兰西丝卡不再是夫妻了吗,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的呢,现在到底是第几个妻子了。她已经回忆不起来他跟弗兰西丝卡在一起生活了多长时间了,还有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她说:把她带来好了。好的,只要你觉得好就行。有一刻她感觉好像奴丽又回到了她身边,会扑过去冲着他狂叫,狗叫声现在就是这么近。他终于该走了吧,她想一个人呆着。出于习惯她还是小心翼翼地道了谢,他惊讶地问道:可是有什么可谢的呢? 现在我倒是真的忘了把我的书给你带来了。那是个巨大的成功。我给您寄来。

太感谢了,我的孩子。送来吧,可是你的笨蛋妈妈几乎不能看书了,而且什么都不懂。

她让他拥抱了一下,她又是一个人了,除了这些狗叫声。从西特青所有的花园和房子里传来这叫声,怪兽的入侵开始了。那些狗靠近了她,冲着她叫。她笔直地站着,像以前一样,不再怀念和吉吉以及希腊人在一起的时光,她不再想最后的十先令钞票不见

了而雷欧欺骗她的那一天。她只是努力地把东西都藏好，她想把它们都扔掉，特别是那枚胸针和照片，这样她死之后别人就找不到跟雷欧有关的任何东西了。可是她想不起来藏在什么地方才好，只有装垃圾的桶不错，可是她也越来越不相信安格娜斯太太了，因为她本来应该把垃圾桶给她的，可她怀疑这个女人会在桶里乱翻，可能会找到胸针。有一次她太不礼貌地说道：您至少把骨头和剩下的肉给那些狗吧。

那打扫卫生的老太太很奇怪地看着她问：什么狗啊？当然是那些狗啦，老太太威严地说道，我想让那些狗能得到它们！

一个可疑的人，一个小偷，她可能会把骨头带回家去。

我说的是那些狗。您听不懂我的话吗，您耳背吗？一点儿也不奇怪，像您这样的年纪。

后来狗叫声小了一些，她想，准是有人把狗赶远了，或者有几只送人了，因为狗叫声不像以前那么大、那么经常和那么难以摆脱了。狗叫声越小，她就越坚强不屈，她等待着最强的叫声又重新响起，人必须等待，她就能等。终于，狗叫声一下子就再也听不见了，虽然毫无疑问是邻居家的狗发出的叫声，但也不再是呼噜声，只是不时传来唯一的一只狗很响的、狂野的、胜利的呼号，然后是一阵呜咽的声音，背景里其它的狗的叫声也越来越远了。

有一天，马丁·拉纳博士，在他妹妹弗兰西丝卡去世两年之后，收到了一个皮奈德公司寄来的账单。上面详细记载着出租车的使用日期，也有弗兰西丝卡·约尔丹太太预先付费和委托他人办理的账单。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只用过几次，大多数都是在她死后。他打电话给那家公司，想让他们解释一下这张莫名其妙的账单。对方的解释并没有让他明白多少，可是他不愿意再给他以前的妹夫打电话或者在有生之年再见到他。他只得分期付清了一位他从来就不认识也跟他毫无关系的女人的车费。他发现，这位乘坐了皮

奈德公司车子的老约尔丹太太一定是在前一段时间过世了，因为那家公司自从上一次出车之后，可能是出于对死者的敬意，又过了好几个月才提出了自己的催账要求。

（张　晏 译）

三条通向湖滨的路

在州首府克拉根富尔特旅游局与测量局合作出版的克落茨白尔格区漫游图(1968年版)上标示着十条路。其中通向湖滨的有三条，即一号山梁路和七号、八号路。由于作者是相信这幅漫游图的，所以这个故事起源于地貌测绘。

她总是在二号站台到达，在一号站台离开。这必然已是马特莱先生多年来熟知的事情了，可他神经紧张，情绪激动，对于得到的信息是否正确、公告栏上的到站时间是否对头，没有很大把握，于是在这二号站台上漫无目标地走来走去，仿佛在一座只有两个站台的火车站上他会当面错过她似的，然后他们相对而立，这时有人已经给她递下了第二只箱子，她未免过于热情而又心不在焉地对一个陌生人表示谢意，因为现在要举行拥抱仪式了，他们相互拥抱，她必须向马特莱先生俯下身去，跟往常一样，但这一回，一阵叫她惊惶不安的感觉突然贯穿全身，因为他变得矮小了，倒不一定是缩成一团了，但的确是矮小了，而他的目光变得儿童般天真并略带一种一筹莫展的神情，而那种叫她惊惶不安的感觉则是：他老多了。如今，尽管马特莱先生在不断地变老，可伊丽莎白过去却从未注意到，因为她每一年在站台上都觉得她父亲差不多总是那么老，而每一年都叫她重新感到气恼的是，他没有预雇一个行李搬运工，而是亲自替她拖箱子，让因旅途劳顿而肯定精疲力竭的她什么都

不用搬，但由于他这次老多了，她也就不跟他争来争去了，不像往常那样帮忙拖一只箱子，而是让他搬两只箱子，让他向她证明自己有力气，身体健康，一切如常，对拖两只箱子简直毫不在乎。坐在的士里，她恢复了她那无拘无束的神情，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偶尔看看车站路上的几家新门面，一眼就见到新广场上也缩小了的怪龙塑像，然后，在市立剧院进入视野、他们拐进了拉德茨基街时，她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因为现在一切都预示着更靠近劳奔巷、更靠近曾经是她的家的那座房屋了。不，关于这一趟旅程，以及她为什么非飞经维也纳不可，她今天根本就不想谈，也根本不想谈近日的恐怖情景，主要的是，在等待了这么多日子之后，在发出了每一封都叫马特莱先生惊慌失措的许多电报之后，她终于到达了，尽管她再次表示拒绝，他仍然去了机场并在那儿等待，虽则她之所以发了这么许多电报，就是为了让他别去那儿等候。

在她付了车费、他们一道穿过花园之后，马特莱先生就想立即带她去看看门前花圃里的新玩意儿，但她却迫不及待地要到屋里去，她说，以后再说，明天再说吧！在屋里他们先在厅里落座，她首先得喝口咖啡、抽烟，然后她要沐浴、换衣服。她喝了他给她准备的保温的咖啡，这咖啡虽然有些淡，也不那么热，但在她从早到晚喝英国茶之后还是觉得颇有味道，这时他们俩都骂了罗伯特和丽姿这两个年轻人几句，然后马特莱先生几乎以认真的口气说，他无法完全理解，罗伯特和丽姿为什么没有到克拉根富尔特来，而偏偏到摩洛哥去了，毕竟克拉根富尔特对健康要有益一些，而且也没那么贵，丽姿是个从来就没有家的孤儿，终于有一天能见到家庭是个什么样子，她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不就曾感到十分愉快吗？伊丽莎白软弱无力地为罗伯特辩解，因为要说、要解释的并不多。她不能想象她弟弟罗伯特以其蓄势待发的事业心能在劳奔巷待下去，尤其是现在，而丽姿还孩子般地急欲走出去见见世面，尤其是

现在，因为他俩在伦敦离群索居反正已经一整年了，其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俩总是累得半死之后分乘地铁跑很长的路回家，他们的星期天是在罗伯特的单身公寓里像一对老夫妇那样度过的，从还根本谈不上嫁娶的那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这样了。

伊丽莎白避开这个棘手的话题，一跃而起，说她终于想打开行李箱了，同时扮了一个神秘的鬼脸，只有她父亲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请他少安毋躁。她虽然只是着手打开箱子，来往于她原来的房间和二楼浴室之间，但随着这些动作，房屋里就发生了变化，它活跃起来了，因为一个"孩子"回来了，尽管在屋里跑来跑去的已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具有半客半主感觉的成年女子，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伊丽莎白尽量不拖延她在外面的时间，只淋浴了一下，穿上一件晨袍。在最上层，在书本中间她找到了今天晚上最急需的东西，那是送给父亲的一件小礼物，这礼物跟多年来一样，也挑选得简朴而微薄，因为马特莱先生什么都不需要，这就让他的孩子们在这方面十分为难。这不仅是他确立的一条永恒不变的主张，而且事实也是如此，送给他登喜路烟斗、镀金打火机、贵重的雪茄、领带、豪华商店里买来的奢侈品都不行，就是有用的东西也不行，因为他一切都拒收，有用的东西他都有，而且细心地保管着，从树枝剪到铁铲，以及一个老人还用得着的家庭用具。他烟酒不沾，不需要成套的服装、丝巾、开司米套头衫、洗面液，而多年来在送礼方面能适应那么多种多样男人的口味、能想出各种高招的伊丽莎白，考虑到她父亲的时候都智竭计穷了。毫无所需也并非他的怪癖，而是生性如此，他会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只是"最后一天"一词今天叫伊丽莎白感到不快，她立刻把它从脑袋里赶走了，她把照片拿了出来，那上面幸而没有褶皱，因为她没有及时把一个牢固的旧公文夹扔掉。在她下楼去他那儿之前，把在伦敦只是匆忙整理过的照片审视了一番，在她这个专家的心目中这只是些业余水平的照片，这些婚礼照片是在一间寒碜的婚姻登记所和那家他们举行

小小的婚宴的酒店前拍的，这些传统的、为了应景不可少的、摆起姿势来拍的照片很快就会像她父母和祖父母的照片一样过时了。罗伯特和丽姿一道总是站在中间，罗伯特微笑着朝丽姿弯下身去，丽姿微笑着向他仰视，伊丽莎白站在丽姿旁边，几乎跟她弟弟一样高，个子瘦小，几乎比年轻的、温柔的丽姿还要瘦小一些。瞬间，她脑子里又产生了那个念头：只要稍稍重新组合一下，人家也许更会把罗伯特和她当成一对，虽则她面朝前方微笑着，跟罗伯特的朋友一样，他瘦长，不那么灵活，带孩子气，站在罗伯特身边。因为误会，酒店的看门人在一张照片上闪过了他的身影，在另外一张照片上还站着两个人，丽姿的一个远房姑妈，罗伯特的朋友的一个矮个女朋友。当伊丽莎白整理照片、想把唯一的那张罗伯特和丽姿单拍的照片摆在最上面时，她计算起来。到今年年底，还是冬天的时候，她就五十了，罗伯特小她十六岁，丽姿小她三十岁，这个算法是无法改变的，只是照片可能引起误会，因为站在丽姿身边，她决不会显得已经到了可以当丽姿的妈妈的年岁了，她这么微笑着，看上去仿佛年纪难以确定，好象是个还不到四十的女人，她还从没跟菲利普谈起过她的年龄，他比罗伯特小，也许以为跟他交朋友的这个女人不过比他略大几岁罢了。五十减二十二等于二十八，因为菲利普一月前刚满二十八。相差二十二岁。也就是说，她本来也是可以做他妈妈的，虽则她还从未产生过这个念头，而且即便是现在，这个念头对她也是完全陌生的。无论如何，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这个算式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她父亲为今晚生好了炉火，虽是七月，但在这座孤零零的房屋里，对今年夏天——看样子，它一定成不了她童年时那种温暖的夏天——而言，实在是太冷了。在她下楼来到父亲身边时，她一边猜想这些微笑着的面孔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因为她在伦敦一定没有注意到某些迹象。在伦敦的空气里老是浮悬着某种东西，不仅是气闷和阴冷的初夏，稀疏的雨点，室内无处不在的

这种寒气，必然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但照片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尽管她再次审视过这些洗印出来的照片，仔细得像个想从这种东西中寻找蛛丝马迹的侦探。她快如闪电般找出一件事情的根源、找出自己或别人在一件事情上的动机的那种嗅觉、那种才干，这次到哪里去了？这件事不是与罗伯特和她、就是与罗伯特和丽姿有联系。他们在伦敦说过，而且是笑着说的，又有了一位马特莱太太，他们因此是不会绝后的，因为丽姿肯定想生孩子。罗伯特或许几乎没有这种念头，他不会这么想，因为他跟她太相似了，他不会真要孩子。伊丽莎白学会了思考这个问题，但罗伯特肯定从来没有想过，只是他的本能比她的好，比她的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因为她只知道而且准确地知道，为什么像马特莱这样的家庭应该绝后，也知道这个国家不需要马特莱家族了，她的父亲就已经是过去时代的孑遗了，虽然罗伯特和她逃到异国他乡得以挽救自己的性命，在重要的国家里像积极活动的人那样从事活动，通过丽姿，罗伯特在保持距离上还会更加稳妥。可是，她到处对陌生人表现出的是她的敏感，因为他们来自边缘地区，因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感觉和行动都无可奈何地属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幽灵世界，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再也没有合适的护照了，因为这个国家不发护照。只是出于偶然，他们俩才有了国籍，因为那时候，伊丽莎白觉得要通过繁复的申请和手续取得一个美国公民身份，实在太费劲了，仅仅由于她跟一个美国人结过婚，而离婚后她证件上写明的身份更加无关紧要了，因为她持有劳动就业证，并受到许多友人和半友人的保护，在任何国家里都不会出事，在华盛顿有个重要人物杰克，还有一个炙手可热的理查德，而即使伊丽莎白只在最急需的情况下去熟人圈子里寻求帮助，她也会从中得到其他方面的好处，因为她总是在那些四处碰壁者中找到她需要的男人，把他们用作支撑点，也可作荐举之用，而菲利普自然也是这么一回事。

当她把照片展示在父亲面前时，他说，有人从巴黎打电话来，

已经打了两次了，这只可能是菲利普，他可能还会打，如果他需要什么，或偶然想给她说几句友好的话。她父亲皱着眉头感谢她的礼物，那是她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偶然找到的，《通向萨拉热窝之路》，配有旧图片，他静静地翻着，因为它跟他有些关联。对于照片他没说什么。但他强调了好几遍，罗伯特的样子很不错。丽姿实际上要比这些照片上漂亮一些，而他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女儿看上去还多么年轻，因为他所熟悉的女儿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也从未像伊丽莎白今天那样计算过。她是他的女儿，儿女们看上去总是越来越年轻的，对马特莱先生来说，只有这样一种观察：你看上去很不错。或者：你面色可不好啊。而这里所指的就是有关的那个孩子的健康状况。马特莱先生说：男孩子总算及时结婚了，我现在心安了。伊丽莎白知道，罗伯特过去每次申明他永远永远都不会结婚的时候，马特莱先生该有多么恼火。她感到惊异的是，他从来没有因伊丽莎白过着独身生活而感到不安，因为他要么把她跟那个美国人的短暂婚姻——她甚至在离婚前不久才告诉他有这么一段婚姻——遗忘了，要么根本就没把它当一回事，他认为美国人对待结婚和离婚若无其事，所以伊丽莎白这么快又处于独身状态，是不足为奇的。她在写给父亲报告离婚的信（这封信比报告结婚的信要详细一些）里告诉他，她身体很好，她没有什么要责怪修的，这样对于双方都比较好，一切都在极其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等等，十分公正，根本谈不上出现了什么戏剧场面，可是，她或许又要到巴黎去了。那么，谈起这个修来——在马特莱先生这里他从未露过面，他当时曾认为这种行为闻所未闻、非常离谱，而在伊丽莎白方面也是很不得体的，对此他现在缄口不言，因为只要伊丽莎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就万事大吉了。她来信的乐观口气是真诚的，于是马特莱先生想：子女们我个个知面知心，主要的是，这个以离异为乐的美国先生没有让她陷入不幸。克拉根富尔特街上要是有人对他女儿结婚道喜，他就简短地致谢，而有一次，当他注意到被他讥

讽地称为豪塞尔“主任”的那位太太在伊丽莎白早已离婚后竟提出一个虚伪的问题时，他不屑地回答说：姑且不论我本人从不干预我孩子们的事，而且，在我们看来，跟美国人结婚也几乎是完全不能算数的。我女儿很忙，她现在在非洲。我猜想，我儿子以后会上大学去学化学。别的事情无可奉告。告辞。

从此以后，这整个地区没人再敢对马特莱先生问起他女儿的私生活，而随着时光流逝，这种人有很多都死了，而那位刻意在附近散布流言蜚语的豪塞尔主任太太也早已死了。要是有人在街上问候他，他会感到诧异，很少抬起头来看一眼，但却有礼貌地回礼。

由于照片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伊丽莎白于是尝试着热情地讲述，因为她父亲坚决不肯在七十七岁高龄时首次登上一架飞机，到伦敦去参加他唯一的儿子的婚礼，到一个他一句话都听不懂、甚至无法跟丽姿谈话的国家去。现在，她得添油加醋地描述在伦敦度过的这些日子，涂上一些它本来不曾具有的迷人的色彩，很快她就口若悬河了，因为就在她抵达的当天晚上，在希斯罗一切都搞砸了——伦敦的空港叫希斯罗，正如巴黎的空港叫奥丽一样——，由于她跟罗伯特约错了地方，他们俩在不同的地点等对方，要知道，希斯罗是很大的，比克拉根富尔特的空港要大那么一丁点，然后她住进了旅馆，付了一倍多的价钱，对此罗伯特高声大笑，因为他的姐姐作过多次环球旅行，却恰好让一个英国的的哥给骗了，这真是太滑稽了，即使最没有经验的美洲人或非洲人肯定都不会出这种事。后来，他们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把一切都谈透了，并彻底计算了一番，吃饭要花多少钱，还有哪些东西要买、有哪些事情要办，丽姿正在缝着什么东西，她没有能力报道任何事情，因为她根本就不是现在所需要的那种人，她既不能描写“时髦的伦敦”，也谈不出人们指望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谈得出来的任何东西，她从未在任何地方旋风似的转来转去，只懂得跟罗伯特在一起的快乐，因为此前她所有的一切就是她年复一年要干的活，还有跟另外一个姑娘同住的

一个房间，因为独住一个房间太贵了。'那天晚上，她正为一处摩洛哥的海滩缝一件沙滩衣，然后他们决定往克拉根富尔特打电话，为的是告诉马特莱先生，为了这件"终身大事"一切已准备妥当，伊丽莎白已毫不困难地接受了做罗伯特证婚人的请求，总之，一切进行得一点也不那么激动人心，都做得十分简单，罗伯特和伊丽莎白交替把对方手里的话筒抢过来，他们极力申明都想念着他，他们最后把话筒塞进丽姿手里，她朝里边无可奈何地吞吞吐吐地说：您好，父亲，再见。这大约是她会用德语说的唯一的几个词。从罗伯特那里她还学到"傻子"一词，这样她就掌握了在恰当的时刻称呼罗伯特的一个恰当的字眼，从罗伯特嘴里她常常听到"傻瓜蛋"这个词，不过这是个只用来称呼她的神秘而温存的词。他们每人喝了一杯啤酒，黑吉涅斯酒，伊丽莎白若有所思地欣赏着他们俩，因为罗伯特挑选得对，究竟他是怎么办到的？喝了啤酒她会好好睡一觉。在以后的两天里，她跟丽姿一道去买东西，去哈乐得和另几家这类商场，而丽姿则饶有兴致地告诉她，她没有对办公室的任何人说她要结婚，否则他们是会大吃一惊的，因为她只是请了假。在商场里，一切都叫丽姿的童心陶醉，虽则她想买的只是单子上开列的东西，而伊丽莎白多次劝阻了她给她买礼物，伊丽莎白早已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这时，她的叙述突然中断，她说：父亲，我们该睡觉了。你也就要闭上眼睛了。明天我就想到森林里去。

伊丽莎白在入睡前又完全清醒过来，她轻手轻脚地下厨房去，铺好早餐桌，让马特莱先生能以与现今不同的方式，像早已过去的年代那样，以新鲜的小面包和热牛奶咖啡开始他的一天，但思想上她还是在伦敦，在那些迷宫似的商场里，而不在一本回忆相册所产生的一种家庭和睦的气氛之中。她究竟是为什么感到不适的，在她们站在自动扶梯上上下下、在无数商品面前走过的时候，在他们为买茶和火腿蛋而在咖啡店里排长龙的时候，她陷入惊恐之中，丽姿还算幸运，找到了两个并排的座位，周围尽是些可怕的老妇人，

她们的盘子里盛满了糕点和三明治，把那些吃不得的东西津津有味地一股脑儿都吞了下去，她们天南地北地闲扯，似乎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这些老妇人中间有些人跟伊丽莎白上下年纪，但老的方式有所不同，衣着臃肿而可笑。伊丽莎白对她面前的鸡蛋一动不动，她的面色一定很苍白，因为丽姿轻柔地说，我已经感到，你完全有气无力了，你肯定想马上去休息，我这就陪你上旅馆去。伊丽莎白简短的回答：是的，原谅我吧，抱歉，我的确支持不了了。她们边走边想，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推到明天去做，丽姿腼腆地说：我能理解，伦敦本来就不是巴黎或纽约嘛，我们也知道，你费了多大的力气，我相信，你到这里来是个相当大的牺牲，但是要是你不来，罗伯特就会不高兴，我也会不高兴，我还很想告诉你，我十分明白，罗伯特之所以娶我——这一切，他的决定都是取决于你的，我喜欢你，不仅如此。我的确爱你。

伊丽莎白迅速地拥抱了她，怀着感激之情，因为的确如此，罗伯特是曾经问过她觉得丽姿怎样，而她则态度明确，什么话都不说，但暗示她喜欢丽姿，现在她有了个弟妇，她想，她宁可要一个“sister - in - law”[1]，因为把这个称呼死译成德语，就应该叫做 Schwester durch das Gesetz（法定的姐妹），听起来是相当可怕的。

谈起巴黎来，她得当心。丽姿曾跟罗伯特一道去巴黎度过一次周末，她觉得它“好极了”。伊丽莎白微笑地听她讲，因为她自己心目中的巴黎远远称不上“好极了”，不过她也曾第一次去过巴黎，虽然她没有这么形容过它，但她不由得想到，巴黎在二十五年前也曾辉煌一时，当时还没有任何力量装得下它各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那么多人。对伊丽莎白而言，再也找不到不叫她感到痛苦的任何地方了，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前面还有几座城市要去赞赏，她会在兴奋之余认为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那么美妙无比。

---

① 英语：弟媳或嫂子。

早上，她本来不必沿山梁路一下子走到湖滨去，路程或许太远了，但走到林场主那儿，或至少爬上圣地山还是可以的，她已有几个星期没有呼吸新鲜空气，没有步行过了，马特莱先生早已熟悉伊丽莎白的习惯，她每次回家都要“往外跑”，避开市区，从屋后径直跑进林子里去。从前，他们曾常常一道走，现在她也还第二次陪他散步，但她上午的散步是单独进行的，因为马特莱先生觉得她可是在跑呀，这样的速度他现在赶不上了。

夜间，伊丽莎白惊醒过来，她以为自己还在伦敦，这件事她不可告诉父亲，也永远不要对罗伯特说，她的日子过得该多么不舒服，特别是在他们俩离开之后，她完全丧失理智似的觉得她现在已经失去罗伯特了，因为当她几小时后想乘飞机离开时，却发现这趟飞行并未安排妥当，由于机票早已预订一空，在旅馆的旅行社里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人们提出这是七月份、是旅游旺季、要乘飞机的旅游者很多等等理由来进行辩解。一定是整个整个的旅行团占用了这些飞机，于是她不得不在旅馆里呆上十天，大多在房间里躺在床上看书，让人送一杯咖啡和一份三明治来，近处老听见男人们悄悄耳语，有一次她见到一个巴基斯坦人出来，然后，在夜里，因为她以为有人敲她的门，于是想法子小心地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那不过是两个巴基斯坦人在敲邻居的门，接着又是一阵耳语。走道里，四处站着些西班牙女人，无精打采，闲散无事，充当房间服务员的是印度人、菲律宾人、黑人，有一次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老年的英国人，不过，客人也都来自亚洲和非洲，在大电梯里，她作为唯一的一个女白种人跟一群沉默的人一同上上下下，在这里显得颇为不同寻常，因为大理石拱门和海德公园就近在咫尺。过去在亚洲或非洲，她从未有过憋闷的感觉，在那些地方与旁人同行时，她乐于独处、独往独来，因为当时她有些像那个“骑马离去的女人”，但这里却不然，一切都显得呆板无聊，人人都是那么麻木不

仁，没有一件事情是对头的，客人和接待人员用一种词汇极其有限的英语进行交流，谁用词多了些，就没人听得懂了，大家说的不是一种活语言，而是一种世界语，这种世界语的发明者想必大为惊诧，这种发明竟然成功了，虽然方式不同，但毕竟是成功了，而她却迅速地忘了她自己的英语，当她买报纸或香烟或再次询问飞行的事情时，就使用这种见鬼的世界语。有一次，她走进一家酒吧，坐下来，想看看这儿闲坐的尽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有个她想找的人，但酒吧随即关门打烊了，所有的商店都不断地关上了门，然后，人们可以在一间灯光通明的侧室里坐下来，这间屋子就像一座建造得很蹩脚的会议厅，人们虽然在这里可以得到一小杯威士忌或一杯啤酒，但接踵而至的又是付账的困难。伊丽莎白没有兴趣在这几天里学会每种硬币的意义，于是从钱包里拿出几个硬币来说：您该拿多少就请拿多少吧！她不知道，她过去所熟悉的伦敦、她曾喜爱过的一切都哪里去了。大都会里的大都会讽刺画叫她寝食难安，在牛津街上，每当她在人群中随波逐流、遇见成群的唱着歌的教派成员时，就会感到恼怒，有一次，她乘坐的士迅速赶到威斯特敏斯特桥，在桥上安静地伫立了一会儿，接着继续往前走，在泰晤士河彼岸来回走了片刻，她环顾四周，一切宛如往昔，但却已是另一番景象。她不必看伦敦，这对她已经无所谓了，她已疲惫，想离去，想回家，她想到森林里去、到湖滨去，她电告她的父亲，但愿他能理解，她在这里只是由于无聊的事情缠身而无法离去，但愿他不要着急。说了许多次这种世界语中最关键的词语、如“我抱歉”、“我不知道”之后，她终于能上她的飞机了，尽管只能飞到法兰克福。她喜出望外，提前一小时就到了希斯罗机场，然后又等了好几个钟头，因为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晚点了，在法兰克福她片刻不停，心急火燎地将机票改签到维也纳，到了维也纳她径直赶到南站，她到那里又太早了，她去车站布道处找到一位修女，请她允许她在那儿躺一会儿，她担心自己在站台上晕倒，她躺在一张临时搭

成的床铺上，喝了杯水，不，她得不到一张对号入座的车票，她来自伦敦，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这就是全部的进步，这种糟糕的局面。伊丽莎白给那修士一百奥地利先令，作为对布道处的捐助，修女答应她去跟列车员商量给她一个座位，要是她能掏腰包，给此人一点酒钱，就肯定能成。伊丽莎白感到轻松了，这又是那种亲切的语调了，当然可以，这算不了什么，当列车驶出南站时，她继续装出一种昏昏欲睡的不舒服的样子，只不过是做给那列车员看的，其实她因噩梦结束而立刻感到身心畅快，因为她几小时后将停靠在熟悉的车站上，很快就到家了。

早上，她睡过了早餐时间，马特莱先生已在花园里干活了，她迅速喝下一碗咖啡，高兴地叫道：我马上就回来，我不想第一天就做过头事！她试着走二号路，但她已经不喜欢“观景塔”了，然后，她试试走上一号路，来到水池边。但这里离城这么近，有一些也在散步的人和喧哗的孩子，这叫她有点儿失望，不过明天她就会长距离漫步到湖滨，那时她也能带上她的泳装，然后在那儿游泳。

跟她父亲一道，她稍微吃了点东西，伊丽莎白在家里对这“一点东西”心满意足，这让他总是感到惊诧，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她的生活里充满了讲究的午餐和晚餐、香槟酒和鱼子酱，每当她讲述的时候，他也不能不信以为真，因为她的叙述里只出现这些美妙的餐馆和有名望、有趣味的人，虽然这些故事全都是真实的，但她却略去了另外一些不宜于讲述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容不了香槟酒和名人，这里面有的是同事们在混乱和心疲力竭的日常生活中勾心斗角的情景，有的是工作和日程安排，过量地饮用咖啡，把三明治强咽下去，反复商谈，行李箱没怎么打开就又要收拾起来，各种各样令人烦恼的事情，对马特莱先生而言，这些东西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劳奔巷过着平静的日常生活，有时引起阵阵波澜的只有孩子们的电报和信件、国外寄来的问候性的风景明信片，以及甚至刚好

在他想听新闻广播的节骨眼上打来的电话，尽管如此，伊丽莎白仍然令人信服地宣称，在这里跟他一起吃饭觉得味道更好，与其坐在巴黎的一家中餐馆里就餐，不如就在这儿吃几条小香肠和一些奶酪。马特莱先生从来没吃过中餐，提到中国他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所以他会心地点点头，因为他能充分理解，于是他带着她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为她采摘第一茬欧洲酸樱桃和黑醋栗，因为这孩子整年都吃不上什么合理的东西，自己园子里结的水果本来就比市场上那些外国货色有益于健康嘛，可是他要想法让她三五天后面色好起来。因为这次她的面色不好。英国的饮茶习惯也引起他的深思，那无疑纯粹是毒药，生病、感冒时喝茶兴许有些好处吧，但整天喝茶！罗伯特肯定要理智一些，结婚又让他的生活井井有条了，可伊丽莎白对她的健康却处理不善，在他对她成功的一生感到骄傲的同时，总是混杂着一层忧虑，害怕她会过一种缺乏理智的生活。

下午，他们一道在一号山梁路上走了一段，但马特莱先生随即离开了这些编了号的道路，因为他比她更熟悉这片林子，他们循着一条她不知道的小路绕道回家，她已相当疲惫了，因为她觉得一切进展过慢，而他们跟往常一样又谈论了将来。对于马特莱先生来说，将来意味着考虑如何为子女安排好一切，再次探究伊丽莎白在房屋问题上是否永不改变她的主意，但她没改变她的主意，因而罗伯特将会继承这座房屋。每当马特莱先生停住脚步时，他就问：你证明一下吧，你并没有忘掉一切。那是一棵什么树，它多大年岁了？怎样看得出它的年纪来？伊丽莎白记得这些问题，可是答案她却越来越模糊了，自然界过去就已经叫她感到乏味，她本来就认不得白蜡树嘛。即便在识树小径上，那儿所有重要的树种为便于学童认树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德语和拉丁语的名称、来源、特别的标志，她虽然略感兴趣地看看那上面的文字，却更喜欢快步走，一边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她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可供步行

的路径，及其交叉点和分岔处，还有标明的时间，比如从一至四号交叉点走到齐尔高地所需时间，由于她从来就用不了标示的行路时间，所以她只研究当时的时间，以及她实际所需时间的长短。不带手表她是从来不去森林的，因为她每隔十分钟就得看一次表，以计算她走了多久、走了多远、还该走多远。

当天晚上她回房很早，随即睡着了，这是紧张状态的首次放松，一种痉挛的解除，因为她保持僵直的体态已经太久了，因此，她早上第一个起床，准备早餐，给她父亲留下几行字后，就越过凯勒路走到一号路的第二个、比较偏僻的起点。她没有遇见什么人，因为人们都呆在靠近城郊的地方，带着他们的孩子和狗出门遛遛，但谁也不长途漫步了，所有的人都开车去湖滨，到处都一样。小时候他们就老跟着父母走这条路，因为马特莱先生和太太从来没有想到哪怕是乘坐有轨电车前往，至多在回家时，或碰上下雨天时才乘电车，但湖滨他们是步行去的，而且避开那个大的市立湖滨浴场，总是继续漫步到小浴场玛利亚·洛乐托去。对伊丽莎白而言，湖和洛乐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虽则她年轻时曾认为长途漫游是件讨厌的、多余的、不舒服的事情而长期不肯接受，但自从所有那些所谓的“超级”城市使得森林在她心目中显得完全不同以来，她这才重新喜欢步行了，她认识到森林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块宁静的地方，谁也不会把她往那儿驱赶，去找出什么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在那儿，谁也不能用电报和各种无理要求跟在她后面追赶。

这是个阴沉的日子，她手臂上搭着件旧雨衣，还有她外出旅行时总是留在克拉根富尔特的那双旧鞋，但她却忘了穿上罗伯特或她父亲的短袜子，由于穿的是薄长袜，脚在鞋子里经常滑来滑去，她只得慢腾腾地往前走。

她并不熟悉这片林子，不得不一再打开地图，查看步行的路线，因为她从来不知乡愁为何物，驱使她回家的从来就不是思家之情，在她的回忆中，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她回家是为了她的父亲，对

她和罗伯特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在她去维也纳开始工作时,就是怀着对远方的狂热向往、怀着一种活跃的急不可耐和不安的情绪去的,而她之所以工作得那么多,而且工作得也很好,只是因为她要创造一个奇迹,大有成就的奇迹,起先,她连自己该成为怎样一个人,都不很清楚,但她精力旺盛,所以人家把她安排在一个编辑部里打电话、打字,为一家那种战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但随即停办的画报干活,不久,她就写短篇报道了,不过她并不知道自己缺乏特别的写作才能,但这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因为别人也强不了多少。不过她出类拔萃的勤奋却具有说服力,使人家觉得她有才华,她因而结识了许多人,跟着摄影记者们跑来跑去,为一篇"故事"或图片说明加工润色,结识的人越来越多,颇有人缘。她没有学过什么正规的东西,时而怀着绝望的心情非想上大学不可,但对她而言,为时已晚,她那么强烈地相信奇迹,于是高速地去领会一切,因而被视为一个聪慧的女人,虽则她对千百种事物的认识都极其皮毛,对于正好具有现实意义而她的几个朋友确有心得的东西,她不过道听途说而已。然后,她偶然首次与一位摄影师外出,途中他病倒了,她为这篇如此重要的"故事"担忧,于是开始拍照,而对拍照又掌握得那么快。当时,她一生的方向就这么偶然地确定下来,因为她拍照优于写作,她当时不可能知道,连想也不可能想到,她会因此而大展宏图,甚至会爬得很高。一位名叫维立·弗列克尔的德国摄影师当时已颇有名气,某一天突然成了无名之辈,他来到维也纳,跟她短暂合作后,把她带到巴黎,还教给她一些东西,经他介绍,她结识了杜瓦里耶,此人是数十年来唯一具有世界声望的卓越摄影家,他喜欢上了这小个子女人,戏称她为"蒂罗尔[1] 人"。出身卑微的伊丽莎白在一家

① 蒂罗尔:奥地利的一个州。

业余的维也纳编辑部里起家，不久以后竟跟这位老人一道外出旅行，先只是充当助手、学徒、秘书，后来成了他不可或缺的共事者，她在维也纳做的天真的梦已不再是梦了，而将变成起初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一种现实。她跟杜瓦里耶一道去波斯、印度和中国，当他们回到法国、准备出版他的第二本书的时候，她通过他——虽然在她所认识的人中间，他工作起来是个最不顾一切的拼命三郎，也冷酷无情地剥削她的劳动——也结识了所有那些马特莱先生称之为“上帝和世界”的人，毕加索、夏加尔①、斯特拉文斯基② 和赫胥黎③，还有海明威和丘吉尔，她原来只听说过这些名字，现在成了她的熟人，她不仅给他们拍照，而且还跟他们去吃饭，他们甚至打电话给她，在那谨慎而或许也吝啬的杜瓦里耶让她有机会参加了最初的几次活动之后，她就懂得了，从芭兰恰嘉或另一家高级时装设计公司——这家公司后来短时在她身上找到另外一个逗人喜欢之处，它研究并强调了她的特点——那儿购置三件女外衣比买二十件廉价的衣服要明智一些，即使她对工作着了迷，什么都不想，只想把工作越做越好，她也有了“风度”，被她的德国朋友称之为“Klasse”④，因为正好合身的衣服她穿得多了，恰到好处的事情她做得多了。起初在维也纳不过是个其貌不扬的、瘦长个子的马特莱小姑娘，在巴黎人心目中成了一种“类型”，这种人很久以后才引起人家兴趣、被视为是美人儿，因此，在维也纳只享有人缘，而男人们都不把她视为一个女性，也是她当年倒霉之处。当她已年过二十三、还老是作为有地位男人的受人欢迎的女伴跑来跑去、而从不引起这些男人的妻子和女友一丁点的妒忌时，她决心结束这种尴

---

① 夏加尔（Marc Chagall, 1887—1985），生活在法国的俄国画家。

② 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winski, 1882—1971），俄国作曲家、指挥家，1945 年起成为美国公民。

③ 赫胥黎（Sir Julian Sorell Huxley, 1887—1975），英国生物学家、作家。

④ 德语：出色的、了不起的、很富吸引力的人或物。

尬的状态。有一阵子，她在乐沃·约旦和哈利·哥尔德曼二者之间犹豫不决，前者是个前程刚刚开始的医生，后者虽不是医生，但人们背后议论有无数女人在追逐他，然后她决定选择后者，因为她更喜欢他。这是一个冷静、理智的决定，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口封得不那么严实，她听说(但并未因此而生气)，女演员甲告诉她的男友乙，他又转告伊丽莎白的崇拜者丙，说她尽管十分迷人，却全无性感。她惊异地想，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尽管她不相信哥尔德曼会散布这种流言蜚语，但她与之也做过这种尝试的某些人却可能说过这种话，他们却无法知道，她去找他们，就好象人们去一间手术室让医生切除盲肠一样，并不真正感到不安，却也不会满腔热情，因为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经验的男人肯定会胜任这么一件小事。她一点也没有行骗之感，事后面对这些男人、面对哥尔德曼和别的什么人，她总是保持着一种平淡的亲切友好的心态，完全不像那些毁掉了婚姻和男女关系或怀着要求和感情与某人难舍难分的少女，因为前一个晚上或下午发生的事情，对她来说已荡然无存，一直到她在巴黎认识了特罗塔之后，她这才完全变了样，以至觉得自己在维也纳时和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无法理解了。她曾经无动于衷地随便跟谁上床，为的是——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讨好一个男人，而且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是一种讨好，对此她再也无法想象，因为从第一个钟头开始她就想博得弗朗茨·约瑟夫·特罗塔的欢心，像一个女人那样感到诚惶诚恐。她开始竭尽全力，去擒获他并抓住不放，随即又摈弃一切游戏，因为她既然觉得自己已完全失去了魅力，而且不明白他的讽刺态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她曾把这种态度在五分钟之内解释为对自己有利，但在五分钟之后又认为对自己不利，那么，她怎么才能赢得这个不同凡响的、高傲的人的兴趣呢？她寻觅特罗塔而随即逃逸、他寻觅她而随即逃逸的最初的日子标志着她的少女时期的结束、她的伟大爱情的开始，尽管她后来从当时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另一次

伟大的爱情才是她的伟大爱情，那么，自己和特罗塔二十多年后在第一号山梁路上再次遭遇的伟大爱情，既最不可理解，也最为困难，受着误解、争吵、各说各有理、彼此不信任的折磨，但至少，他给她打上了烙印，不是在通常的意义上，不是因为他娶她为妻——因为当时别人同样也可以娶她为妻——，而是因为他因其出身之故使她意识到许多事情，作为一个真正的被流放者和堕落无望者，他把她变成了一个被流放者，而此前，天知道她该指望世界赐给她怎样的一种生活的，因为他死后才慢慢地拽着她跟他一道走进灭亡，让她逐渐疏远了与奇迹的联系，让她认识到她命中注定要漂泊异域。

这曾是这一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但还增加了一些别的因素。关键始终在于，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的东西，而伊丽莎白当时并没有注意特罗塔说的每一句话——他出身于那个神奇的家族，谁都无法“逃脱这个家族的影响”——，她通过他也知道了他父亲也没有理解其时代，所以最后问道：在世界再次毁灭时，我这个特罗塔家族的人现在该向何处去？我是个经历过一九三八年[1]的特罗塔，是再次不得不牺牲自己、只知道什么叫做“祈求上帝保佑”、但先前已竭尽全力去推翻哈布斯堡王朝[2]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最最重要的是，特罗塔使得伊丽莎白在工作中丧失了信心，因为她在杜瓦里耶死后到最好的那家法国画报社工作去了，而他慢慢毒化了她的思想，开始迫使她去思考她的职业的意义。有一次，她毫无办法地哭着走到他面前，因为她的一个并不特别熟悉的朋友——可是，她在所有人中间总是有那么多朋友——在布达佩斯的巷战中被打死了，当时他正在拍照，手里还拿着相机，就这样流血过多而死，特罗塔让她尽情地哭，而他始终一言不发。后来，她和编辑

① 1938年希特勒德国并吞奥地利。

② 哈布斯堡王朝，1804年至1918年间统治奥地利的奥匈帝国王朝。

部，以及较为优秀、认真负责的那部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失去了三名摄影记者和一名报道记者，在苏伊士失去了两名记者，当时特罗塔说：这么看来，你们为他人在早餐时欣赏而拍摄的战争，对你们自己也并不客气。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为你的朋友们却一滴眼泪都哭不出来。要是一个人跳进火坑，为了拍几幅别人死亡的照片带回家去，那么，在表现这种富有体育精神的虚荣心的时候，他也可以死去，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不过是一种职业的风险，如此而已！伊丽莎白给弄得不知所措了，因为她认为他们当时所做的一切是唯一正确之举，人们必须准确地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见到这些图片，才能“受到震撼而觉醒过来”。特罗塔只是说：这么说来，他们非这样不可吗？他们有这种意愿吗？只有那些不靠你们的震撼而能有这种想象的人才是觉醒的嘛。你以为，要我想象出战争的景象，要我知道什么是饥饿，就非为我把被毁的村庄和死尸、把印度的儿童拍下来不可吗？这是多么愚蠢的一种狂妄态度啊。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于是便在你们这些成功的照片系列里来回翻阅，要么以一种审美家的眼光，要么只是怀着一种厌恶欲呕的心情，大概视拍摄的质量而定，你难道不是常常谈到质量多么重要吗？他略带讥讽的口吻问：难道你之所以被派往世界各地，不正是因为你拍摄的质量好吗？伊丽莎白激动不已地跟他辩论，在最初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得聪明冷静，但这是第一次有人使她失去了论据，她倔强地说：为了让你终于明白我是当真的，我现在就走，而且是出于信仰，我将请求安德烈派我到阿尔及利亚去，迄今他老是反对我去，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为什么有些事情只有男人才行，我就不能去干。在所有别的方面，哪儿都变样了，早就变样了！

当时特罗塔和她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他爱着她，像即将失去她似的，不顾一切，忧心忡忡，满怀着她平时爱他的那种忧虑，他求她不要走。别走，伊丽莎白，永远都别走，那是不正确的，我知道你

的用意何在，但这是毫无意义的，你自己也会明白的。用这种办法，你和你的朋友们是结束不了这场战争的，事情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们将一事无成，我过去一直无法理解这些人，他们能仔细审视这种劣等仿制品，啊，不，这种被颠倒成最闻所未闻的谎言的真实，人们可不是为了激发思想才去观察死者啊。一次，那是在苏丹，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只有到处张贴的一条标语，上面写道：禁止给“human beings”[1] 拍照，违者重罚，那是给所有这些白人们看的，可不是吗，只有他们才不知羞耻为何物。尼罗河和所有别的东西我都忘了，就这条禁令没忘。

虽然伊丽莎白坚持认为她和其他人所做的、所讨论的一切，还有他们保护那些遭受谋杀威胁的人们、把阿尔及利亚人偷运出境到安全的国家去、主要是到意大利去的行动，都十分重要，她当时不知不觉地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她的工作，由于她头脑里经常装满了每天发生的事，从未像特罗塔那样思考过正义和非正义的较为棘手的形式，她老是心存疑惑，她的工作里是否带有某种侮辱性的东西，持错误意见的特罗塔会不会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从窗口摔下去、火车事故、哭泣的母亲和让人害怕的贫民窟的照片与来自所有战场的图片究竟有多大区别，假如这些照片并不是由那么多摄影者真正拍摄的，那么，人们也可以同样灵巧地把它炮制出来，正如一个熟练的照片伪造者同样能伪造出一幅原件来，而不必冒失败的风险，除认真地去伪造外，不必再想别的点子。发表了的照片系列几乎从来就不是伪造的，但伊丽莎白现在有时却另眼看待它们，特别是年轻的裴德利齐最后的几幅照片，他此后不久同几个阿尔及利亚人和一个法国人一道给炸死了，后面这些人不过是顺便受到追悼，因为报界的人只认识裴德利齐，发布了几份以他为主角的讣告。特罗塔一次又一次地开始嘲讽她和她的年轻的坚定

---

① 英语：人。

不移的信仰。人们应该去读，此外，在他们读到这些东西之前，就已经知道一切了。你不是也读嘛，就好像你不是早已知道一切似的，所有关于刑讯拷打的报道，千篇一律，你读它，知道报道翔实，这种不人道的暴行非结束不可了，然后，你或许还想去把它拍下来，好让成千上万人也能看到刑讯拷打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知道是不够的！伊丽莎白把她刚刚震惊地翻阅的那本书朝他扔了过去，没有以头部为目标，因为她没有击中他，书从侧面越过他的肩头掉了下去。特罗塔用双臂抓住她摇晃：你可误解了一切啊，可你不应该误解。我不过是说，让一个人看别人怎么受苦受难，这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一种对人格的贬低，一种卑鄙无耻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自然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说，做出某种事情来，只是为了让一个人暂时放下手中的咖啡，让他喃喃自语：哎呀，多可怕呀！这几个人甚至会在选举时投另一个党的票，但他们反正是会这么做的，不，亲爱的，并不是我把这些人看得坏透了，完全没有理解事物的可能性，永远不可救药，而是你在这么做，因为，不然的话，你是不会以为他们除了几条清规戒律之外，还需要报道和你的那位威利所称的“硬材料”的。

伊丽莎白说：我再告诉你一遍，但这是最后一遍，他不是我的威利，而且，总有一天，人们必须恢复理智。为此我要尽我所能，哪怕这是很微薄的。

哎，那是什么理智呢，要是他们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恢复的话，经历了几个世纪，有什么足以让他们恢复理智呢，什么又足以让你恢复理智呢！

不过，我钦佩所有的人、所有的法国人，这些人跟他们一道为了自由和独立……我的意思是，对阿尔及利亚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了……由于特罗塔大笑，她勃然大怒，又觉得软弱无力，因而口吃起来，于是他说道：别忘了，我是个法国人，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可欣赏的地方，孩子，我本想立刻就走，因为我要高兴

地跟这些存在于你赞赏中的该死的法国人一道洗净弄脏了的双手，但我肯定不想因此而获得赞赏。而自由，它如来到，也难以存在一天，它不过是个误解。

你可并不是个地道的法国人呀，伊丽莎白有气无力地说，你不理解他们的戏剧，你不理解他们。

不错，我不理解他们，因为我根本不想理解他们，谁能要求我还去理解他们呢。我成了其中一员，并再次得以继承非我挑选的一笔遗产，我已心满意足了。

你并不生活在这个时代，她气恼地说，跟一个只是误入而并非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我无法生活在一起，也没有共同语言。

我根本就不是在生活，我从来就不知道生活为何物。我在你这儿寻找生活，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能给我生活。你只是看起来像是在生活，因为为了三五年后几乎无人知晓有何必要的一切，你今天四处忙碌、疲于奔命。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前，伊丽莎白跟特罗塔分手了，在所有别的人早已逐渐过渡到“日常议程”的时候，她仍然心情沉重地眼见自由所面临的蜕变的危险，她于是垂头丧气地从新阿尔及利亚归来，却明确地对大家说，那是极其饶有兴味的，并以谨慎的保留写出各种正面的东西，她通读她的图片解说词，一连好几个钟头，然后她叫人把它取走，这是她跨越边界，首次进入谎言的领地，虽则她明知这是谎言，但她再也不能跟特罗塔交谈了，有一天他换了旅馆房间，没有留下地址。许久以后，她偶然读到一篇小品文《拷问》，作者是个带法国姓名的男人，实际上是个生活在比利时的奥地利人，根据此文她这才明白特罗塔当时是什么意思，因为文中所表达的是她和所有新闻记者所无法表达的，也是以速记文件的形式发表了供词的那些活下来的受害人所无法表达的。她想给此人写信，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为什么要对他说些什么，因为他显然用了多年的时光，才得以穿透可怕事实的表面，而为了理解为数甚

少的几个人才会去读的这几页文章，仅能承受一瞬即逝的一场小惊恐，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更大的承受能力，因为此人试图在精神的毁灭里去发现他的一切遭遇的根源，一个人是怎样真正改变的，是怎样在毁灭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的。

她一直未能写这封信，她只是回避了委派给她的几件任务。安德烈有一次笑着问：你害怕吗，伊丽莎白？她避开他的目光，说：不，我不能这么做，我也无法解释。它或许是短暂的，但我怀疑，它大概是现今的一种耻辱吧。安德烈又在打电话，没有听见她关于耻辱的话，失去了谈话的线索，打完电话后他说：你最好彻底地休息一下，因为如果你偶然想听听我的意见，就立即再忘掉它吧，这样你就不会自以为要比我们的先生们勇敢得多，当他们装模作样、显得十分勇敢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好胜心切，正在鼓起勇气。对你而言，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让你承载的担子是重了一点儿，你知道，我是个坏蛋，尽量盘剥你们，但我是知道的，要是我不是坏蛋，那么，我们的了不起的画报会成个什么样子。

谢谢，坏蛋，伊丽莎白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坏蛋，可我却并不讨厌为你这种坏蛋干活，只是我是不是正好现在就该彻底休息——我不知道。我会睡它一觉，考虑考虑，然后告诉你！

伊丽莎白离开了山梁路，从侧面走到齐尔高地那边去，那里给疲倦的、需要歇脚的漫步者设置了几张长凳，可是他们已永不再来了。她俯视灰蒙蒙地躺在下面的湖面，越过卡拉万肯一眼望去，从那儿一直延伸开去，西坡里耶想必曾经就在那里，这些特罗塔家族的人就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边必然还有些他们的人，因为这巨人般的、快乐的斯洛文尼亚人过去曾到特罗塔这里来过。弗朗茨·约瑟夫告诉她，这是他的堂兄，其父差不多还曾经是个农夫。她只记得特罗塔对待这位堂兄的异常的体贴，即使在他恢复讥讽的态度、也就是不想显露内心感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她有一次心不在焉地

说：在他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的时候，我想必在维也纳遇见过他一次，但我或许弄错了，他老是这么瞧着我，使得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他脑子也许有些不好使吧？不，特罗塔说，他的脑子一点问题也没有，简直健康得出奇，我不知道，他们住在那下边的人在家里是怎么能够做到既不颠倒黑白，又能保持健康的。我的神经过分紧张，所以不能像他那样瞧着你，我不能瞧我自己。所以我一连几天都不给自己刮脸，因为我在镜子里见到自己的时候，我简直会枪杀我自己。

归途中，她不再想这些事了，今天天气不好，也不宜于游泳，明天可能会晴朗起来，于是她回到家里，有些失望，因为她有过很多打算，却一事无成。晚餐前——因为马特莱先生总是吃得很早——，她说，她还想快点上隐士酒店一趟，去买一瓶啤酒来，她开玩笑似的求他破例予以批准，因为马特莱先生从来就不曾对他的孩子们下过什么禁令，但当他们做出仿佛他对他们有所令行禁止的样子时，他却十分高兴。她再次迅速离开，走过泰希街。在她还没走到隐士酒店的时候，就迟疑了，在泰希街的第一座或最后一座房屋前停着一辆破旧的大众汽车，车前站着一个青年妇女，她惊讶地与她相对而视，向她问好。伊丽莎白停住了脚步，困惑地向她问好，他们相互握手，她认识这个姑娘，但不知道在哪里见过她，对方尴尬地说：我正好来看望胡萨叔叔，我现在就住在他那儿，是的，谢谢，我婶婶和我叔叔身体都好，只是我得马上去……伊丽莎白突然想起老胡萨的这位侄女是谁了，自然是伊丽莎白·米哈罗维奇了，她在维也纳曾见过她两三次，这么说来，她也是来这儿度假的，但愿这次不要闹出什么笑话来，因为她没有兴趣在这里和什么人去谈起维也纳的熟人。两位妇女异口同声地说，这次见面实在是惊喜，可惜今年夏天的天气真叫人气恼。伊丽莎白注意到，在汽车后面还站着个青年男子，在行李仓里干了些什么，然后把它锁上，现在他在一旁等着，米哈罗维奇不准备把这小伙子介绍给她，他的穿

着像个管林场的，样子有点儿粗鲁，于是她诚挚地说：要是您感兴趣，就请给我打个电话吧，衷心问候您的婶婶和叔叔，他们大概已不大记得我了，可是我的父亲，谢谢，他身体不错。由于米哈罗维奇越来越尴尬不安，她于是机灵地道别：请原谅，我还得快点去买些东西，祝您度假愉快！她生气地往前走，但愿她不要打电话来，在她走进酒店前，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他们正在上车，看样子这辆车仿佛该给扔进废料堆了，当她拿着啤酒出来的时候，他们正开车驶过她身边，伊丽莎白微笑着，已经想挥手致意了，却又作罢，因为另外那个伊丽莎白故作姿态地向前直视，仿佛根本就没有看见她。晚餐时她向父亲打听胡萨这一家人在干什么，马特莱先生冷淡地说，他一无所知，应该算是规规矩矩的人吧，于是伊丽莎白简短地告诉他，她遇见了这位维也纳的侄女，十分可爱，只是有些苍白，她想必是在维也纳、在朋友那儿认识她的，为什么她在这儿跟一个农夫似的小伙子开车跑来跑去，她就不明白了，因为这姑娘在维也纳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更像一个知识分子，但她想不起这之间有什么联系，自然，跟她本人一样，人们在这里为了森林是不会像在城里那样着装打扮的，可是这位伊丽莎白·米哈罗维奇的身上有一股可怜而又可悲的味道，当然啦，她本来就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家庭嘛，但必然还有着少许社会关系，由于马特莱先生对整个这件事都不大感兴趣，所以她也就这样结束了她的谈话：如果她只是不打电话来，那完全没什么关系，但你无论如何要告诉她，我不在家。在入睡前，她还在想，现在又遇上一个伊丽莎白未免有些过分，当丽姿在婚姻登记处被用全名称呼时，她就有些心神不安，伊丽莎白·安妮·卡特琳娜，后面还跟着一个姓氏，伊丽莎白立即就可以把这个姓忘掉，因为她先前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它对于这位新的马特莱太太现在已不起什么作用了。在半睡半醒中，她猛然惊醒，她梦见了多年前的事，现在她睁开双眼躺着，她又听见一切了，她回家了，却又在巴黎。

看吧，你的威利！伊丽莎白愤怒地说：他不是我的威利，别说了。特罗塔不慌不忙地继续说：举这个威利为例吧，当他说英语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是个人，在他说 okay 时，那声音听起来很自然，可是他们不该说德语，我就是为这一点生他们的气。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在旅途中丢掉了说德语的感觉。像他这样被原宥的较年轻的一代不该成为例外。你切不可以为我就那么恨之入骨，事情要复杂一些。虽则我是不能碰德国女人的，因为我害怕她们会开口说话。

因为你想变得复杂起来！（而他知道她这么说，只是因为她在原则上不容许自己和他人有任何歧视行为。）

我才不呢，我一点也不复杂，但我却见到这么多复杂的东西。你以为我恨他们，可是我却不喜欢任何人，你以为我喜欢法国人吗？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我想说的只是，先拆卸了德国人的一切，以各种方式惩罚他们，然后借助于分裂，立即把他们又重新武装起来，使他们成为双方的听话的盟友，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那么，要是你来做，你怎么做呢，伊丽莎白剑拔弩张地问，你自然会想到更高明的主意。啊，对了，特罗塔趾高气扬地说，我会在雅尔塔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干脆决定，他们不准再说德语，如此而已，这样，整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会让他们去学英语或俄语，什么语言都好，让人家能跟他们交流。

伊丽莎白说：你简直就是个傻瓜，空想家。不过，特罗塔心平气和地继续说：但是，这种小小的离奇的想法可能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啊。你的威利，请原谅，这位威利说：have a nice time, darling① 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逗人喜欢的，至少不会叫人难堪，听起来甚至是正常的。可是：别泄气，姑娘，你的行为是得体的。大概估计一

---

① 英语：祝你过得愉快，亲爱的。

下。八点钟前后——在听这种让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废话时，我不由自主地想，某人在信口开河，他们不掌握语言，因而篡改了一切。过来一下吧！为什么他们老是得说“一下”呢？奇怪，不过你对这一切自然了解得多一些，认为这只是出自他们千年的历史教给他们的粗俗土话，我认为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他们本性决定的。

弗朗茨·约瑟夫·沃依根·特罗塔，在你身上，世界真的丢失了一个政治天才，伊丽莎白认真地说。也许吧，特罗塔说。可是却没有谁问过我呀。你真的注意到，这个威利只是跑来跑去，做出个煞有介事的样子，而从不真正做点什么，因为事情你都为他做了。

你这么说，伊丽莎白笑着回答，而你却根本什么都不做。

我什么都不做，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假惺惺地演喜剧来糊弄自己，像个德国人那样，驱使所有的人、尤其是他自己整天忙个不停。

我曾在海德堡驻扎过，在哪儿都无所谓，总之我到过几个城市，因为我当时得穿这一身法国制服四处奔走，还不到二十岁就成了一个胜利者，正好是我这个特罗塔家族的人，我们本来不管在哪里都是天生的输家，总之，我忽然成了一个胜利者，这靠幽默感还忍受得了，别的事情就不那么好受了。有趣的是，别的法国人，不只是他们，是如何把所有德国人一律视为魔鬼的，自然，尤其是这些特别出色的杀手。而他们同时都十分老实，是些真正的老实人，他们在做出这么多白痴行为的同时，能够接二连三地发生短暂的精神错乱。在询问和审讯时，当我不得不充当译员的时候，有一次却轮到两个我们的人。

伊丽莎白诧异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说“我们的”是什么意思？

特罗塔不耐烦地说：自然是奥地利人了，对于一切可以想见的野蛮暴行所感到的卑劣心理和欣赏心情，的确清清楚楚地写在他们的嘴脸上，而他们的回答也如出一辙。看吧，这就是我碰到的唯一的两个魔鬼形象，对他们而言，一条命令可能是一个求之不得的

借口，对德国人来说，一条命令就是一条命令，因此，人家因他们杀害了几百万人而愤慨的时候，他们惊慌失措了。可是，我们的法国人按照他们的“logique francaise”[①] 永远下定了决心，要在魔鬼影子都没有的地方找出魔鬼的存在来，根据这种逻辑，他们只把这两个罪犯打发走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出生在一个轻歌剧国度里，这个国度连同所有它的轻歌剧角色都成了牺牲品，所以显得不会那么罪孽深重。不错，是牺牲品，但我不想向他们解释其原因，要说明这个被断臂截肢的国家是以何种方式、以怎样的历史成为牺牲品的，本来就太复杂了嘛。我一开始就发现了这种复杂性的存在，而我一直过分单纯，无法克服这种复杂性。

早上，在播送新闻之前，伊丽莎白和马特莱先生各阅读一部分报纸，伊丽莎白突然有一种好奇感，想了解这里的报纸为人们尽写些什么，她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怀着感动的心情阅读这些业余水平的报道、写得很蹩脚的副刊文章的。她最喜欢的是地方新闻，因为写有关玫瑰谷里的一场教会信徒聚会和到会的乡绅们的报道，这更对她的口味，尽管它会产生忍俊不禁的效果，而本地人认为是国际性的一次“国际木材交易会”的开幕也不是毫无兴味的，也不乏几声传教的声音。这么说来，这里也有传教性质的活动。只是他们对付不了世界，伊丽莎白带着始终存在于特罗塔、而后来才渗透进她体内的那种轻微的讥讽自问，本地人在这个角落里是否会读到歪曲的新闻，这件事重要不重要，如果他们过去获得的有关国外进程的介绍没有受到那么多歪曲，这会不会就使得他们跟现在不同了。大概不会。对他们而言，维也纳就是极其可疑的、一眼看不透的一个舞台，而且由于他们本来就生性多疑，当议会里泄漏出什么信息来的时候，在部长们发表声明的时候，人们

---

① 法语：法国逻辑。

也许根本就不必使得他们对于被称为现代的一个混乱的大时代里其余的人采取更加怀疑的态度。人们虽然远离恶劣的天气，而且并没有登上飞机，但却特别喜欢论述这种恶劣天气造成的灾害和飞机坠落事件，意大利的一场热浪所导致的死亡，尽管这种类比不那么站得住脚，却从远处让她想起巴黎的许多以第三世界为主题的期刊，它们能就玻利维亚发表很多意见，但对巴黎人所能到达的一切地方却没有那么多话好说，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来于卫星城或郊区和城市之间，感到日益筋疲力尽，因为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发生在南美或亚洲国家里的闻所未闻的事件造成的，而应归咎于他们自己的不幸、物价上涨、疲劳过度和情绪低落，与重大罪行比较起来，这些因素自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每次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哪怕只是为了打听一件小事，都会产生某种恶意和冷酷的感觉，这种情况在巴黎越来越司空见惯，那些原本还不是这样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恶毒和冷酷，对此他们已毫无感觉。在他们身上，甚至在菲利普身上如此萎缩了的或以空洞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东西，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到时候还足以引起一次对人类的爱的迸发，但对于邻居、对于某些抽噎着或即将晕倒的、在街上走在他们身边的人，却已不再够用了。电话铃声响了，她一跃而起，但听筒拿起来太迟。这只可能是菲利普，仿佛他在巴黎知道她正在为他发愁，因为他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日子里耗尽了火一般的热情、青春气概、进取精神和潇洒的风姿，如今已气尽力竭，愤世嫉俗，自怜成疾，尽管自她在身边关怀他那天起，他的病情已有所减轻。

经过一号山梁路，她又来到设有长凳的齐尔高地，她坐了一会儿，往下短暂地看了看湖面，然后向卡拉万肯那边望去，并且越过那里，朝克莱因远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她又在寻找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因为在她身上没留下特罗塔的一丝痕迹，只留下姓氏和几句话，他的思想和一种口音。任何礼物、任何干枯

的花朵，甚至他的面貌，她都再也无法想象出来，因为她越理解他，他原来真正的模样就消失得越多，而鬼魂的话语来自那下面，来自南边：别给自己谋求什么，保留你的姓氏吧，别占有我，别占有任何人，这是得不偿失的。

啊，还有那感激之歌，你究竟对谁不心存感激呢？感激威利，因为是他把你带到巴黎来的，感激杜瓦里耶，因为你可以跟他一道工作，感激维也纳的两个人，因为他们让你获得了工作，再就是感激安德烈，因为他觉得你好。尽是哪些人把你这个人才发掘出来的，我简直一眼望不到尽头，只是你因一味感激别人而会使自己变成一个傻瓜，这种感激之情总是会在达到某一点时戛然而止，每个人总会有一回要向人家伸出援手，但由于你独自走自己的路，这已不符合事实了，所以你不必因此永远背上早已不存在的债务。

特罗塔在威利·弗列科尔的问题上将会不幸而言中，这一点他已经无法知晓了，因为一直到分离后数月，当她费了很大气力为威利干一些事的时候，由于虽则人家有时帮她的忙，还为他做点什么事，但已没有多少用处了，也由于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使得德国摄影界寄予重大希望的这位年轻人变成了一条废弃的破船，就在这时候，他喝得烂醉如泥，当着几个朋友的面侮辱了她，他们跟她一样听着，先是感到诧异，继而大吃一惊，但从他内心里迸发出来的情绪，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因她能坚持下来、他却一蹶不振而产生的一种无边无际的妒忌，一种突发的谵妄，在伊丽莎白看来，这成了他俩之间真相大白的时刻，只是她无法给自己解释，她是怎么把这种仇恨招惹上身的，于是无可奈何地想起特罗塔来，她还强忍了几个小时，试图保持礼貌，然后站起来，走了，首次吞下几片安眠药，因为她无法在这一汪恨水里入睡。威利再度给她寄来一封短信，没有表示道歉，只请她立即给他办点事，由于她有相关的资料，所以她一整天在实验室里找来找去，搜寻底片。她不缀一字地把底片寄给了他。在这段时间里，几个朋友关系都以类似的、

古怪的方式终结了，终结得都不那么粗暴、那么残酷，却是顺便地、无言地、心怀恶意地，而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弗朗茨·约瑟夫在这一点上对她已无话可说了，此前他只对她说过一次：在他们之间至少不会存在任何不愉快的感激之情了，因为他们从来不曾为对方做过什么，不过总有一天，她会回忆起什么来。只是她首先并没有忆起什么，而是考虑到一项纽约的建议，告知安德烈，与他解除合同关系，他祝她好运，说只要她发一封电报就够了，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她召回，她在纽约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因为她的第一个巴黎现在已裂解为许多敌对关系，背弃了她。在纽约，她又结识了很多人，她比以前更多地驱车奔走在路上，一直到后来她认识了修，他也是个一败涂地的人，但并不甘心失败，而是愉快而乐观地开始做一件事情，但在人家叫他失望时，他就沮丧起来，变得束手无策，因为修在大学里学了建筑学之后是想有所作为的，却得不到订单，但幸好他更喜欢室内装修，她同他抱着同样的希望，促成了他与许多人中的几个人会面。在他获得第一份订单的那天，他问她想不想嫁给他，她当即回答愿意，虽然她事前一秒钟也没考虑过嫁给一个同性恋者，他不过是暂时住在她这儿嘛，可是，他们激动而幸福地想，这可能是件好事，每个人都会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决不打扰对方，友谊比起爱情来，兴许是婚姻的更好的基础。修刚刚提到一个男孩，说对他而言那是个具有决定性的关系，她也认识这个男孩，三周后又来了另外一个，她已经习惯于这种走马灯似的更迭和几种复杂情况了，因为修的交往有时交叉重叠，在他的感情和许诺十分混乱、叫他不堪重负的时候，她就会将这些关系理顺，钱短缺了，虽然她有时赚得不少，但修却又没有收入了，又因为有一次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男青年，然后又有一个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他们出手都很阔绰。但他们有一个快乐的小家，伊丽莎白视之为一种享受，修和她总是相互十分理解，要是他们三人同住，三人同住的时候很多，但从未四人同住过，日子也过得不错，因为那些

男孩子对她总是特别好。也许他们都的确那么友好、那么讲究分寸，但有时候伊丽莎白怀疑是修在其中起了作用，是他严格要求每个新来的男孩子不仅要尊重伊丽莎白，因为她是他的太太，而且要敬佩她，无限地敬佩她，因为他敬佩她，要五体投地地尊重她，达到他本人在他的男孩那里也无法达到的程度，这些人有时计较一己私利，或者贬低他的人格，或者让他吃苦头，他对伊丽莎白尽管无所不谈，但在她身上决不容许落下半点阴影，而人们对她所表现的尊敬是对于修常受到损坏和伤害的自尊心的一种补偿。

但巴黎的一个晚上，她从来不必特意唤起对它的回忆，因为那回忆每天都在眼前，在她早已归来、离开纽约之后，仍旧没有忘记它，这应该归咎于一个过境的维也纳记者，他给她打来一个电话，然后随带着问候的话语或一条信息或一项请求来了。为什么她竟同此人会了面，她已经忘了，想必是她在电话里偶然说了声"好吧"，于是走进了圣·日耳曼大街上的一家小咖啡馆，肯定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年轻的维也纳人本人也是无关要旨的，他想邀请她上咖啡馆，因为他认识她也认识的维也纳的某些人，因为他也是个记者，一个名叫米尔豪夫或米尔鲍儿的人，然后他突然问：您是认识特罗塔伯爵的吧？伊丽莎白生气地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特罗塔伯爵，如果他出于一个误会，指的是那个被封为贵族的神话般的特罗塔家族，那么，他们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已死绝了，自然，旁系是有的，但他们并非贵族，据说有几支还生活在南斯拉夫下面，有一支生活在巴黎这里。维也纳人端详了她一会儿，然后说：果然在巴黎，那么就正是他了！伊丽莎白不想跟一个陌生人谈起弗朗茨·约瑟夫，她对这场以特罗塔伯爵为主题的小题大做的谈话早已感到厌烦，所以觉得越来越恼火，于是她唤来了侍者。在他们俩笨拙地为付账问题争执的当儿，在她摆脱他之前，维也纳人再次说，无论如何就是这位巴黎的特罗塔了，她是否知道，他几个月前在维也纳

自杀身亡，当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找不到任何亲属，在一所小公寓里除他的身份证外空无一物，于是人们就猜想——他调查过——，这可能是苏尔费里诺的英雄的重孙，关于此人他在档案里曾略作搜索，但没有发现更多的材料。伊丽莎白虽然还没有发抖，但却激烈地说：简直是胡说，他的祖父是个叛逆分子，而不是他主人的忠实奴仆，像苏尔费里诺的后裔那样。

由于她已不再明白，她为什么要把这一切讲给这个纠缠不休的人听，于是她站了起来，漫不经心地向一辆的士打招呼，她战抖地说：请您就帮我找一辆的士吧。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这天晚上，她应邀上了“陶醉之舟”酒店，她躺在床上、思考着她唯一的伟大爱情和一条远远超出这个维也纳人的理解范围的消息，此时她并没有哭，只是软弱得无力起床，她甚至没有气力去拿只玻璃杯喝点什么。她想法子用他所有的名字呼唤他，弗朗茨·约瑟夫·欧依根，他父亲曾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些名字上面，以便忘掉一笔真正的财富和一种彻头彻尾的无能。朋友们打电话来，是毛利斯和让·玛丽，她试图对他们说，她不行，她疲倦得要命，可是他们俩轮番对着话筒讲个不停，他们心情太好了，大笑着说马上就过来看她，伊丽莎白还来不及表示反对，他们就把电话挂了。她第一次经过周密考虑穿上了一件连衣裙，不是为了取悦某人，而是为了不忘记在衣柜里搁了很久的一件穿旧了的、皱巴巴的毛衣，她设法在自己身上不顾劳累地把它弄平，因为她想到，那是特罗塔唯一一次陪她出去买东西，当时他怒不可遏、极不耐烦地在商店前踱来踱去，因为他觉得时间耽搁得太长了，与此同时，她却以空前的速度随便拿了一件合尺码的衣服就走，现在它成了她的忏悔服、丧服，成了她的特罗塔纪念服，她穿了这件衣服下去上了那辆已经坐了四个人的汽车。谁也没有介绍她认识大模大样地又坐在前座上的那个姑娘，谁也没有告诉她坐在驾驶座上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他短暂地转过头来，盯着她看了看，看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那目

光里所含的讽刺意味也稍微多了一点，他说：原来是您啊？紧挨着她挤坐在后面临时增设座位上的她的朋友们说个不停。毛利斯说：你要当心，伊丽莎白，他是个危险人物。让·玛丽说：你得留意，我无论如何都要警告你提防着他，女人个个都容易上他的当。她不回答，吃饭时也沉默不语，喝了一杯葡萄酒后她才开了腔。她跟毛利斯尽扯些无关紧要的话，有一次，她见那陌生人站起来，要为那装模作样的姑娘从衣帽间里拿点什么出来，事先朝她这边弯腰致意，问她是不是也想要点什么，于是她从钱包里掏出一个硬币来，交给他，不客气地说：您给我把它扔到点唱机里去！不，她不想听什么特别的曲子，压根儿就不想听什么，他只要随便按一下哪个按钮就行。他回来的时候，再次过分客气地朝她鞠了一躬，好像她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开心似的，这时，她所点的唱片落到唱片架上，于是响起了一段音乐，既不是法国歌谣，也不是流行曲，谁也没有和着音乐伤感地歌唱或发出怪叫，她很久以前还从未听过这段乐曲，但后来却又常常听见它，达一年之久，因为到那时这首曲子才流行起来，那是一段以低沉的声音演奏的爵士乐，是从她没有辨认出来的一首古老乐曲改编的。她如痴似呆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谁也不瞧一眼，只感觉那姑娘按着节拍耸动双肩，而她只是为了那陌生人才做这种动作的。伊丽莎白也不再吃东西了，她不能在做安魂弥撒时吃东西，她还客气地等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她得马上回家了，她请毛利斯给她叫一辆的士来，请别惊扰其余的人。可是，谁也没听懂她的话，因为大家都在高声讨论还要不要到沙夏酒店或别的什么地方去，终于，她一边筋疲力尽地等待着其他人，一边单独跟那个陌生人坐在汽车里，这时，他们喝得半醉，还在附近争个不休。他们两个一言不发，然后他说，他得去看个究竟，她则再次过分不客气地说：不，您先带我上一辆的士，我没有心情去沙夏酒店！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过了一会儿还是跟大家一起到那里去了，喝香槟，跳舞，她也站起来跟这个她不喜欢的人跳舞，在

一段短暂的间歇中，她仔细地瞧了瞧他，说：您也不是法国人嘛，无论如何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不，是个假的，他满意地说，家乡在加里西亚的兹罗托格洛德，此外，这个地方现在根本不存在了，这种事情她肯定从来没听说过。伊丽莎白故意说：不，当然没有，一无所知，我连它的发音都不知道呢！不过她从此以后就真正地跳起舞来，不再乏味地摆来摆去，虽然她从来就不喜欢跳舞，但这次却成功了，真的跳起来了。这时，别的人突然觉得玩够了，他们走了，他首先把她送回家去，在门口以肯定的口气说：我随后马上回来，我只是得摆脱这帮人。

虽然她喝得过多，已经受不了了，头也疼了起来，以为在等待的时候会昏昏入睡，但还是拖着双脚勉强走进浴室，刷了刷牙，尝试着打扮了一下，这时门铃已经响起，因为他回来得太快了，简直出乎意料，而且现在已是清晨三点，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了。她开门，他轻轻地关上门，她不知道，是他那么快地把她拥在怀里，还是她那么快地投进他的怀抱，一直到早上，不顾一切，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度兴奋状态之中，筋疲力尽了而又永不筋疲力尽，牢牢地抱住他，推开他只是为了重新占有他，她不知道她流泪，是不是由于她因而置特罗塔于死地、还是叫他死而复生，她是不是在呼叫特罗塔的名字、还是就已经在呼叫此人的名字了，不知道这是针对死者、还是针对生者，于是她入睡了，到了一个终点，同时也到了一个起点，因为不管她事后想起这一夜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回忆——这是她的特大爱情的起点，有时她说是她的第一次真正的爱情之始，有时她说是她的第二次伟大的爱情之始，而由于她还常想起修，也说这是她的第三次伟大的爱情之始。跟曼内斯她从未谈过是什么因素把她投进了他的怀抱的，为什么产生了这种狂热，他们之间的这种极度兴奋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在几天之内，他不过是个她爱上了的、不断变化着的人而已，对她而言，他有了一个面孔和一个名字，而在两年的过程中也构成了一个故事、跟她共演的一个

故事，她逐渐相信，跟他度过此生、共享一个未来是件可以具体想象的事，这个故事也就随之而成形。他突然离她而去，叫她大吃一惊的，与其说是这种野蛮的伤害行为让她重新陷入孤寂的境地，倒不如说是没有任何凶兆的突然性。这次分离使她受到的痛苦比特罗塔的死更大，整天坐在电话机旁等电话，但她不去找曼内斯，她也无法去找他离开的理由，因为毫无理由。她也避开那几个同时认识他俩的人，因为她不想透过第三者去了解什么情况。毫无意义地空等了多天之后，她总得跟什么人谈谈，于是她去维也纳找一位她过去认识的医生。在维也纳她对所有的朋友都避而不见，在一个小旅馆里下榻，每天舒服地坐在此人的诊所里，他曾是个小小的助理医生，现在有了名气，也有了知名的患者，她一点儿也不多说话，只说她觉得非说不可的，措辞精确，幽默地回答他的问题，那是些有耐心的、敏感的问题。他跟她做了两次麻醉分析试验，没有结果，不过，伊丽莎白觉得很有意思，三五天后他对她说，谢天谢地，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更有头脑的病人，她的问题——假使可以称之为问题的话——正是她这个人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祝贺她具有这种明晰的头脑，然后他们只是交谈着与她无关的事情，几乎带着友情，彼此充满了同情。她拿着“明晰的头脑”的鉴定回到巴黎，满怀着乐观主义，因为除了人人都必然会有的遭遇之外，实际上并没有出别的事情。一天后，她蓦地崩溃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因为她以为已经与她合而为一的人竟然把她抛弃了，在经受了一个沉重得多的重大损失之后，她已经受不了一个这么简单的损失，面对这一事实，她的头脑即使再清晰些，也于事无补了。她仿佛遭受着一种截肢之痛，根本什么都不明白了，又整天无计可施地坐在电话机旁。

一天，她又开始工作，在人群中露面，做她从前做的那些事情。

别把他拿走，别拿走任何东西，一个鬼魂的声音在说。有时她还求助于非常简单的想象，比如说，曼内斯的年纪还会增长的嘛，

到那时他就再也满足不了她的要求了，那么，一个突然的了结总比情感的逐渐死亡要好些，有那么一天，她又跟几个男人一道、跟罗格尔和另一个让·皮埃尔一道、跟让和卢克一道外出，聊以自慰，她跟几个人睡觉，一连好几个钟头听大家讲有关问题和困难的故事。罗格尔的问题在于，他对一个他称之为A的年纪大一些的女人承担着义务，而且仍然爱着她，但另一方面，他现在结识了一个名叫B的年轻些的女人，还有个非婚生的女儿，他不能长期让她处于疑惑不决的状态中，既然他无法决定，于是想最好积极应对，以摆脱困境，伊丽莎白谨慎地给他出主意，因为几乎明摆着的是，他正在考虑把伊丽莎白当作一条逃遁之路，而她却并不乐意充当这么一条出路，可当她从非洲回来时，他突然打电话给她，对她说：请别笑！不知道她是不是理解他，不错，就在昨天，他昨天娶了那年轻一些的B，连同她的女儿，女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在这一天她应邀出席了鸡尾酒会，结识了罗格尔的B和那个小女儿。罗格尔容光焕发地迎面走来，在她跟许多人握手之后，他把她拉到一边说，他明天立刻就会给她打电话，但是第二天他并没有打电话来，第三天也没有，于是她像多年前一样，又整天坐在电话机旁，拼命地想找到一个解释，放声大哭起来，好几个月之后，意外地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她觉得难以相信，她一向友好相待的人就这么简单地不给她打电话了。她只是明白了，A和B必定是相当决断的女人，因为她们彼此无法容忍，自然更容不了一个既理解A、又理解B的第三者。

她很少还想到曼内斯，自从她不再寻找他突然消失的理由以后，她顺便想起他曾对她说过，他从来没有跟她这类的女人打过交道，很可能当时一切都该归咎于毛利斯，他曾在他面前那么狂热地谈她的才智，简直叫人作呕，而他认为聪慧的女人不是女人，他当时对她也不过是如此气恼，因为她一言不发、傲气凌人地坐在那餐馆里。

伊丽莎白没有告诉他，这个晚上所发生的一切起源于一个多么巨大的误解，这就是说，她尽管一言不发，但却并非傲气凌人。而她与特罗塔的分手、她因他而复活，以及像兹罗托格洛得这样的一个词，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这始终是他看不见的。

这次她沿着山梁路，越过齐尔高地走出去，虽然又断断续续地下着雨，她还是往下走上了通向湖滨的路，但当她走出森林时，那条路却了无痕迹地消失在一片草地上，由于什么标记都没有，于是她向左边走，又向右边走，最后往前走了很远，想看看这条路究竟通向何方。在最后一刻她突然停住了脚步，因为如果她就这么沉思着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坠落下去，在草地的边沿上，她小心地发现那里有一片以前从来没见过的陡坡突然在她面前断裂。她自然立刻明白了，山体不是突然断裂的，而是给挖土机挖走的。新鲜的湿土还明显可见，在它底下是一个巨大而宽广的建筑工地，新的高速公路大概就要在这里修筑起来，马特莱先生——他已经走不了这么远了——曾以不赞成的口气顺便提到它，因为以这里这种典型的慢吞吞的速度，要建成这条高速公路肯定还要好多年。她在这个深坑旁边转来转去，想找一条下去的路，但不管她在哪里下脚，试着往下溜，都找不到一个支撑点，找不到灌木枝和树，到处都是松土，寸草不生，她差一点就下滑了一百米。她察看了工地，这里没人干活，只是在很远的、大声呼喊也没人听得见的地方有两个工人在夯实路基，她因此不能喊叫，也不能问这儿哪里有下去的路，怎样才能走到湖边去。她在深坑前面坐了下来想了想，气馁地回到山梁路上，几乎找不到它遭受践踏较少的末端了。这么说来，一号路是走不通的了，她明天就只好试试七号或八号路了，因为他们必然留下了一条通道，至少留下了一条从森林通向湖边的下山路。她信步走了回来，在树木的间隙中瞥见一个突然出现的太阳，

尽管不强烈，却炽热刺人，刚到下午，马特莱先生小睡之后起床，不安地问她在哪儿呆了这么久，她说，从山梁路下不来了，那儿正在修一条路，但根本没有考虑要竖一块警示牌。要是有人往前跑，想下山去，可真危险啊。马特莱先生说，这又是一桩典型的丑闻，她回家了，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她自然也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早已为这种长途漫步担忧了，对开始的几天来说，实在是太长了，不过她可以走别的路试试嘛，然后他们在花园里喝咖啡，谈往事，大多谈起他在回忆里最生动的时代，只是更加偶然、更加开心地谈到去摩洛哥的新婚旅行，因为跟马特莱太太一道，他在婚礼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漫游，走过玫瑰谷，穿过洛依伯尔山口，到达布列得，虽然算不上是旅行，却是一次美妙的漫游，伊丽莎白又异想天开地置身于罗伯特的计划、置身于其未来之中，她偶然也身心俱疲地想到她自己的计划。但她心头生起了一种阴郁的疑团。罗伯特和丽姿没有未来，他们只有青春，却没有未来。伊丽莎白没有获得她的未来，她父母也没有获得它，经常许诺给所有年轻人的这种未来实属子虚乌有。她这次也不再请她的父亲吃饭了，不再请他上桑得餐馆、甚至到巴黎去，不再想带他去巴黎一游，因为自从他宣布不参加婚礼以来，她对于她父亲永远不会再出门或旅行，已经一清二楚。他七十岁时独自去了萨拉热窝，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旅行。

马特莱先生说，他不明白，罗伯特和丽姿的风景明信片为什么老是没有寄到，伊丽莎白安慰他说，年轻人可能不会马上就写信，邮递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自从有了极快的飞机和不断提速的火车以后，邮递才根本不可能需要从邮车时代以来那么长的时间了，她看不出有什么引起不安的理由，明信片在圣诞节前就会到的。虽然他们谈论着罗伯特的未来，但在脑子里形成不了多少概念，伊丽莎白却忽发奇想，她想起曼内斯来，她曾笑着对他说，她的一切都是颠三倒四的，先是爱上了一个孩子，一直到许久以后才爱上一个男人。如果一个女人先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很难指望她

是个正常的人了。伊丽莎白心里没有把握，她就想跟父亲谈谈这个问题，她问他是不是还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她由于罗伯特的缘故而有过十分古怪的举止，对妈妈采取了很离谱的举动。马特莱先生正享用着他的咖啡，因为午睡后的这个钟头是他最喜欢的时光，他心不在焉地说：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在妈妈和你之间究竟会出什么事呢？伊丽莎白于是讲了起来：这么说来，你并不知道，妈妈和我曾经彼此怀恨，自然只是因为罗伯特。因为妈妈无法理解，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凡是该向女孩子交待的事情，她全都给她说过三次——竟然突然对她大喊大叫，并问她，罗伯特是不是她的孩子，也就是说，他同样可以是她的、即伊丽莎白的孩子。当时妈妈想必是情绪失控了，因为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扇了我一个耳光，这自然更加惹恼了我，我于是对她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是永远都不要孩子的，因为它永远都不会像罗伯特那么了不起、那么独具一格，这是我受不了的。妈妈当时想必处于一种可怕的心境之中，因为实际上我们是在争夺这个孩子，罗伯特自然毫不知情他是怎么会有两个母亲的，这就让妈妈更陷入了绝望的地步，因为你知道，那是在他第一次患病之后，只有我在身边的时候，他才能入睡。

马特莱先生没有生她的气，但却闷闷不乐。他说：你又把事情夸大得无边无际了，妈妈是很公正的，她同样喜欢你们俩。

伊丽莎白激动起来：可是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呀，我只是说，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对于她生这个孩子，我是妒忌的，尽管有相当矛盾的突然心情变化，我仍然坚持我最初的、幼稚的诺言不变，即罗伯特既已来到人间，我就永远不生孩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很久以后又出了一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讲这件事。有一次，我从维也纳回家，你们谁都不知道我要回来了，但夜里妈妈发觉罗伯特哭红了眼睛，站在黑暗的楼梯上，他哭泣停止后，妈妈送他回去睡觉，这时他对妈妈说，我是知道的呀，我知道她要回家，我

梦见她正回家来，他这里说的“她”自然是指我了。直到今天我有时还会想起，世上只有罗伯特一人曾在夜间猛然跃起，为了我的缘故而高兴、而哭泣，知道我正在归家途中。

马特莱先生摇摇头，说：真遗憾，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罗伯特怎么会有所察觉呢，可是你们俩——就是说，连同罗伯特——总是异想天开，这肯定不是从母亲和我这里遗传的。我只知道，罗伯特本来就是个调皮仔嘛，他曾对我说，他不希望你结婚，这位年轻的弟弟先生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自然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了。请原谅，我真不想谈你的婚姻问题而增加你的痛苦！正另有所思的伊丽莎白感到轻松了许多，笑着安慰他说：你根本就没有给我造成什么痛苦，我的婚姻的确很古怪，几乎是我一生中唯一古怪的部分，可是我知道，你对修从来就不理解。

在七号路突然出现的终点往下通向高速公路的陡坡上，伊丽莎白躺了下来，灼热刺人的太阳又出来了，她叹着气脱下了上衣、鞋和短袜，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渴过，本来很想去喝湖水，但走下去谈何容易，她只好这么想想就算了，正如忘掉许多事情一样，也把湖抛在脑后，她举目朝三国交界地带望了过去，她本来是很想在那边生活的，生活在还有农夫和猎人的边境荒野地区，她情不自禁地想到，她的生活也这么开始，该有多好：跟我的诸民族的同胞生活在一起！但她不会置他们于死地，并造成这些分裂，因为他们在一起本来相处得很好嘛，自然老是处于一种误解、仇恨和反叛的气氛之中，但是，我们的确不能要求人们让理智牵着鼻子走的呀，于是她开心地想起她的父亲来，他曾经非常认真地宣称，当时一切都完全丧失了理智，而且显得古怪，而正好这一点是所有人都理解的，因为他们都是古怪的人，然后，在这个遭众人痛恨、但同时也更加受到热爱的、没有意义的庞大王国不再存在的时候，连革命者都惊恐万状了。不过，她再也不会受这种行将灭绝的疾病的传染了，有

一点她自然是无法否认的，这就是她的道德观，因为她的道德观来源于这里，而非来源于巴黎，与纽约无关，与维也纳也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平时，她每两三年来维也纳一趟，呆一周左右，老是容光焕发，老是由另外一个人、有时由两个人陪伴着，她不怎么理解她的陪伴者，她的维也纳的朋友们在这方面也高明不了多少，他们如饥似渴地共享着接待伊丽莎白来访的乐趣。维也纳的流言蜚语丛林里唯一的事故偏偏是由谨慎的阿蒂·阿尔登威尔引起的，他有一次说，人们叫这位马特莱小姐受到了莫大委屈，因为如要跟一个人单独生活在一起，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天生丽质了，但这时他却失去了理智，因为别人都目瞪口呆地瞧着他，而他也拿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明他对伊丽莎白的看法是以什么为依据的，而他太太最简单的想法是，他，自然是在从前，即在婚前，跟年纪略大的马特莱小姐有过什么来往，安托尼特很亲热地瞧着阿蒂，因为从根本上说，她是把这视为一种成就而引以自豪的。她与十来个人在相约严守秘密的条件下谈论着伊丽莎白的来访，这意味着，秘密会保守得好一些，即使一旦被报界披露，因为到时人们对这种新闻或许会视而不见。对安托尼特来说，认识马特莱小姐是一大收获，因为即使对阿尔登威尔这一家人而言，经常与名人交往的人也不多，不仅在职业上有来往，而且有人与这些来自远方的形象、与画家和影星、政治家和罗特希尔德[①]们随便共进野餐或晚餐，而安托尼特跟许多维也纳人一样，尽管真诚地敬佩演员，甚至连芬尼·戈尔德曼，她也从心底里乐意将其邀请来做客，可是跟她极其蔑视的真正的影星们，她却从未见过面，正因如此她才怀着一种孩提般天真的兴趣去打听好莱坞的派对是怎么进行的，或丽兹·泰勒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① 罗特希尔德，著名私人银行家家族。迈耶·阿姆谢尔·罗特希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3—1812)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建立了罗特希尔德银行，后又在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建立了分行，曾影响19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此处泛指大银行家。

是个什么样子，伊丽莎白对此感到一些诧异，因为像阿尔登威尔一家这样的人自然绝对不会涉足虚假的所谓上流社会，去与私人生活刊登在画报上的那些人交往，尽管电影演员和照片模特儿嫁入贵族之家的成功事例随处可见，但这种女人很难想象，一个阿尔登威尔家族的人宁肯去扫街，也不会在一个照片模特儿的身边露面，谈起摩纳哥女君主来，安托尼特说：我并不是说她的角色扮演得不好，但演员毕竟是演员！她决不会把一句类似的话运用到芬尼·戈尔德曼身上，因为谈起她来，她言辞简约地说，那芬尼呀，演起依菲格尼[1] 来，确有帝王的气概。

伊丽莎白每顺便谈起她在巴黎和纽约之间的生活来，更确切地说，谈起她亲身经历的事件来——由于她从来不谈她自己的生活——，她的维也纳朋友或偶然的旁听者可能获得的印象是，他们仿佛在一瞬间分享了一个另类的、五光十色的、迷人的世界，这是因为伊丽莎白讲得好，讲得富有风趣，但在家里，在父亲身边，所有这些故事都化为乌有，不仅由于马特莱先生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因为她注意到，尽管她真正地经历了这一切，但却又没有经历过，因为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间，都有阴暗和空虚的部分，而其中最阴暗的部分是，她真正目睹了这一切，而她却在一旁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她的生活常常过得像一个日复一日进电影院、让一个对立的世界麻痹自己的观众。真正使她心情激动的那些东西，她一点也不讲，因为它不宜于任何形式的讲述。比如，她为之获得她讽刺地称之为“金狮奖”的奖励的最近的报道之一，有什么值得讲述的，因为这篇报道跟许多别的报道一样，单纯讨论的是堕胎问题，里面尽是许多妇女愿意以控诉的口吻大谈特谈的所有这些叫人气愤的故事。这次她要在一条法律条文战线上作战，也必须去找医生和律师，尽是些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专家，可是在她看来，较之于这些女人，他

---

① 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女儿。

们似乎背诵得也同样不那么精确,她知道,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其结果与之毫不相干,不过是些现成句子的一种可怕的堆砌而已,这些东西她在书桌上也凭空想得出来,可是,伊丽莎白不再相信别人了,必须从中炮制出图片和文字都能激起恐惧的一篇报道来,与此同时,她注意到,这一切都跟她毫不相干,跟这些女人和这些医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当她跟一个衣着入时、善解人意的妇科医生交谈时,内心里突然迸发出一股无名怒火,她猛地想一跃而起,对他大喊一声:对她来说,他的全部理解和他的谨慎措辞都尽可见鬼去。这些东西能帮所有这些女人什么忙,她们深陷困境,她们的男人们跟她们一起受罪,她们对自己的生活连一句真话都讲不出来,她突然想问这位医生:谁曾问过我,谁曾问过某个独立思考、敢于生活的人,你们借助于对任何问题的这种神经错乱的理解,把我和这么多别的人变成了什么样子,难道就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话语权、从而剥夺了他的经历权和思考权,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她自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有礼貌地致谢,上交了一份叫她恶心的、出色的报道,在她因此而获奖的时候,这篇报道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躺在废纸篓底了。

四十岁后,她觉得越来越无聊。后来的让·皮埃尔说,他曾跟一个维也纳女人、一个雄心勃勃的女同声译员同居,幸而还有伊丽莎白这样的女人,她们不会因职业的缘故弃男人而去,他觉得,她们处于一种类似的境况之中,因为她显然老是给白痴们甩了,而对她们俩来说,遗憾的是,自从这件麻烦事体之后,他就神经错乱了,想到结婚,即使跟她结婚也叫他作呕。

而她跟克劳德·马尔尚相处得最好,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危险的、但却真诚而愤世嫉俗的人,他不择手段地从黑社会爬上了巴黎电影界,干着可疑的交易,他有一股无穷的精力,有时也会传染

给她，他堕落得深入骨髓，使得她在经历了叫她感到悲哀的清一色的谨慎、正派而神经紧张的男人之后，有顿获解放之感，尽管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为什么竟能搞上这么一个小匪徒，她却毫不操心，可是，在他们不常见面的时候，别的人已经拜倒在此人面前，他们现在不再把他视为一个匪徒了，因为他买下了两家影片配音公司，随即就会叫制片公司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他有时还跟伊丽莎白一道吃饭，为他“干坏事”的往昔岁月干杯。

她在男人方面所获得的越来越多的成功，与她越来越常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有关，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横亘着她事后开心地称之为沙漠时代和饥渴时代的时期，因为她在每次失去伴侣后还大哭一场，倔强地过独身生活，骄傲地干下去，因为她除了继续工作之外别无他法。她再也无法理解，从前为什么那么悲观，因为她现在平静而沉着，而她什么时候结束跟菲利普的这一段持续过久的关系，不过是一个时间和时机问题而已。因为她不能很方便地回巴黎去告诉菲利普，他该拿上他的睡衣、他的剃须刀和他的几本书滚蛋，因为事情不会那么容易，还得为他做几件事情。我不需要你，既不需要你，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人，这与你无关，只与我自己有关，我不愿加以解释！想出这么几句话来并不难，但立刻在巴黎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却并非易事。她也不好说：我弟弟结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此了结，我希望你能理解。只对一个希望，她不可以、也不愿意采取含糊不清的态度，因为如果她在将近三十年里没有遇上这样一个男人，简直就是一个只对她本人具有意义的、她想躲也躲不开的男人，一个强有力的、给她带来她所期待的奥秘的男人，他真正是个男子汉，而不是一个怪人、一个不可救药者、一个意志薄弱者、或者是那些充满了世界的渴求救助者之一，那么，就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男人，只要一天不出现这个新人，人们就只能暂且持和蔼态度，彼此友好相处。此外，别无他法，男女最好保持距离，彼此不发生任何关系，一直到双方从一种迷惘中、从茫然中、从

一切关系的龃龉中找到出路。然后，有一天，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只有到那时，它才会变得强大而神秘，成为一种真正伟大的力量，到那时，人人才能重新有所遵循。

晚上，在晚间新闻之后，响起了电话铃声，伊丽莎白跑下去接电话，没有听见马特莱先生摇着头说的话，因为这种打电话的习惯肯定是今天年轻人之间的一种纯粹的病态嘛。菲利普说，他好几个钟头都没打通电话，早已心神不安了，然后他们讲来讲去，他说他正好在今天非常想念她，因为他今天早上决定现在给卢克当助手，他已经开始他新影片的前期工作，她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伊丽莎白说，好极了，然后又说了多次，这是长久以来最好的消息了，在她回去之后他们怎么庆贺一番呢，她同时想，看起来，尽管她心存疑惑，这件事情还是实现了，他的天性比他自以为的要平和一些，已经忘了这件事他该归功于她，但是，尽管如此，她仍然很感兴趣，让他根本就不再产生这个念头，她只是还问，为什么连菲利普都想不起更好的字眼，只会称她为"mon chou"① 或"mon poulet"②，因为多年来，这些称呼都叫她烦透了，对克劳得、让·皮埃尔、让·玛丽、毛利斯和另外那个让·皮埃尔而言，她老是一个"心肝宝贝"和"我的宝贝"。"Oui，mon chou，"③ 她听见自己在回答，声音里略带恶意，然后她愉快地谈到假期，多么美妙啊，明天她就去游泳，而菲利普在把他的新闻和盘托出之后说，她终于到了该发胖的时候了，他觉得她近来这么瘦下去，真让人揪心，但在乡下那边，她肯定是可以大饱口福的了，于是，他们俩都说，那么，希望不久再见，再次希望很快再见！

---

① 法语：我的宝贝。

② 法语：我的心肝。

③ 法语：是的，我的宝贝。

但在这里，像菲利普所说的，“在乡下”，她和她的父亲不过吃几片面包，一些沙拉和水果，喝牛奶或酸奶，自然不是来自一头母牛，而是州牛奶厂的产品。这里没有什么乡下的东西，这是地方小城的郊区，这座小城同时也是个省会，甚至与国际铁路网和航空网相联，各配有一列火车和一架飞机，人们出于某种不明的原因可以经过法兰克福飞往伦敦。在可恩腾[①] 和英格兰之间不存在什么联系，对南方和东方而言，本来是需要这种联系的，尽管如此，奇怪的是，这些飞机总是预订一空，但英国人估计是在法兰克福下的飞机，而德国人则是在法兰克福上的飞机，因为到可恩腾来的只有德国人，还有搭这趟飞机的罗伯特，他总是一直飞到克拉根富特的唯一乘客。所有的换乘方式对伊丽莎白都不利，她要回家就得经过维也纳、米兰、甚至威尼斯，然后还要坐几小时的火车，她对马特莱先生说：你要理解我，我不是铁石心肠，只是太累了，我憎恨旅行，因为我老是要旅行，我的威尼斯不同于人家的威尼斯，而是一种折磨，火车上挤来挤去，经过米兰简直是一场灾难，至于维也纳就根本不用说了，因为那时候我还得在城际快车里一连几小时听我非常理解的人们进行这种我听得懂的交谈。在达喀尔和巴黎之间穿梭旅行要容易得多，因为我那时对每个词——连同其滥用、伪造、以及粗俗的表达形式——不会理解得那么透彻。因为哪里还有像马特莱先生——罗伯特总还可以算上一个——那样说话的人呢，我宁愿用蜡堵上耳朵，也不想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奥地利的火车里这么受辱。

马特莱先生不完全理解她，但是他点点头，表示同意。因此我就不去旅行嘛，我再也不想跟人家交谈。他跟她一样也喜欢方言里的用语，在恰当的时刻文字游戏般把它用在句子里，给规矩的、标准的德语调准语调，使之符合他的身份和表达方式、符合他的心

---

① 奥地利的一个州。

情，他喜欢吹毛求疵地从报纸上挑出几个句子来朗读，同时加上一些这样的评语，如：这又是何所据而云然？“产生不安全感”，竟有这种说法！你在听我说吗？马特莱先生对于伊丽莎白和罗伯特掌握那么多外语总是感到骄傲，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肯定不会来自母亲，因为她说的是斯拉夫人的那种硬邦邦的德语，也不会来自他本人，因为他从未学过一种语言，连斯洛文尼亚语也没学过。伊丽莎白不想告诉他，罗伯特并非什么了不起的语言天才，只是职业迫使他学了两种，他的非常好的英语是通过丽姿才学到手的；她虽然在维也纳写德语的时候，表现得那么缺乏才能，但不如说真正有天赋的是她，奇怪的是，她能够写法语和英语，但她始终未能达到特罗塔那样的双语水平，她的水平没有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她不过比罗伯特灵巧一些，适应性强一些，听力好一些，同时，她也谨慎一些，因为她从未试着说一种特定的英语，而是停留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中间区域，不亦步亦趋地模仿英国和美国朋友的语言特点，特罗塔曾抱怨她，说她的法语永远也不会说得他这么好，但他的意思是，他并不希望她做到这一点，她最好永远也别陷入这种裂解状态，因为语言也把他裂解了。开始时，在她觉得没有把握的时候，他曾帮助她改正过几次错误，然后有一天他说，这对她这个“行当”(这是他的温和的表达方式)已经够用了，在美国有人也再次帮助过她，于是进展更加迅速了，因为为了实用的目的，许多人在那里创造了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她甚至还算不上像在法国那样的一个轰动一时的例外。特罗塔说起德语来，像一个来自非德语地区的异乡人，说法语就像法国人一样，但他并不看重这一点，对于他能像一个久别故乡者那样说两三种斯拉夫语，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一次他对她说：我发觉哪儿都不是我的故乡，对哪儿都无思乡之情，但有一次我想到，我是个有情人，对奥地利我有归属感。然而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停止，人会丧失情感和精神，我只感觉体内有什么东西流失殆尽了，但不知道那是什么。

现在，在伊丽莎白跟她父亲交谈时，她才理解，特罗塔确实曾经是个奥地利人，这句话应从否定意义上去理解，就像她的父亲一样，对于一切装模作样的东西不予否定，但采取拒绝的态度，仿佛这种精神还值得一提似的，他固执地坚持认为，一个历史的错误从未得到纠正，一九三八年并不是什么重大的转折点，在过去很久就产生了裂痕，而此后的一切都是旧裂痕的后果，而几乎再也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的他的世界在一九一四年永远被毁灭了，他从来就不知道，他是怎么糊糊涂涂地进入这个时代的，在一个官员早已绝迹的时代充当官员，什么事情他都无法理解。他喜欢既尊重又批判地谈论从前的时代，每个错误他都看在眼里，不忽视任何错误，好像那是他自己犯的错误似的，自他进入老年以来，伊丽莎白越来越喜欢倾听他的话，因为从前这引不起她多少兴趣。在过去，对她而言，只存在着未来，她也知道，虽然他在本质深处并非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不外露，但在选举时总是投“红党”的票。他闷闷不乐地说：为了加速！为了让这种伪善终止，因为他不喜欢这种反复掂量和回忆，因为他忆及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今天跟谁都没有任何关系了。当来自大学的罗伯特第二个学期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他选了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也只是微笑了一下，他说：这么一个调皮仔选举共产党，这当然该怪伊丽莎白和她来自大世界的整个那一套宣传启蒙的言论了，你说是吗？世界的确已经不算小了，也进步了一些，但我不向你们解释这些东西。就这样干下去吧，不会错的。

伊丽莎白当时相当尴尬，义愤填膺地喊叫：我不过是讲讲所见所闻罢了，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我还从来没有给谁出过主意，为什么不怪别人，就偏偏怪我影响了这个调皮仔呢。他应该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嘛，你总是要求我们要独立思考，不要以我们还年轻为由为自己开脱，不可以要孩子气，即使很年轻的人也不应如此，因为一个孩子，到了十二三岁时还不理解的事物，他以后肯定也是理

解不了的。应该怪你的这种观点，而不应该怪我。

奇怪得很，这一对儿女同样地爱着马特莱先生，这必然与他的言行有关，即他从未说过或做过什么去博得人家的欢心，即使在他孩子面前也从不把他所做的任何牺牲提出来作为论据，他为这对儿女做过许多牺牲，比如他预付了劳奔巷的房款，并已在几十年内全部付清，此外，他也没有再婚，因为强求伊丽莎白和罗伯特接受一个继母，与他的信念水火不容，这件事他做得对，因为他们俩在马特莱太太死后都不自觉地变得冷酷无情，当他们觉得有一个女人来到他们父亲身边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为子女所做的一切，他从不指望得到他们的感谢。

伊丽莎白很晚才想到这一点，那是在罗伯特就读九年制文理中学时请她来巴黎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吗，你心里明白过吗，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他是个伟大的人，而我们却是残酷无情的，从来没有感激过他。设想一下，要是他再婚了——那本该是他应享的权利吧——我们会采取怎样的态度，怎样面对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呢。今天我们是能理解的，但会真心诚意地容许他这么做吗，我一直都无法肯定。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他当时并不是不喜欢跟你漂亮的女老师、那位雍珂太太见面的，而她也一定喜欢他，因为她极力想争取我的好感，好像一切都取决于我，而非取决于他，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我们本可以很好地相处。可是你见到我们一起生活在劳奔巷了吗？我是没有见到的。于是我们就让他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你很快就要回家了，你怎样处理你的房子呢，我亲爱的罗伯特？这就是说，你总有一天要卖掉它，他这次跟我谈到这件事，我们意见一致，它将可以归你所有，但我根据我的年龄、我的一把年纪可以保留支配一个房间的权利，我希望，我不会让我的高龄给你添麻烦，无论如何我很快就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了，一旦我有了时间，就会在什么时候结婚。但是如果你结婚，情况会变得十分尴尬，因为你妻子可能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她，那么，他为我们所

做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

伊丽莎白草草地给这不愉快的一章作结:我对父亲说过,这件事他还该考虑十次,因为这么一来,在你的低劣的拉丁文分数和我的来访之间,他至少就有思考的材料了。

她同罗伯特一起坐在小丘广场上,向他解释他还不明白的某些事情,他则向她讲述叫他感到压抑的最初的几件学校的故事,特别是别人谈论的关于女人的故事,他也向她承认,他也得装出十分了解女人的样子,以免别人以为他仍然毫无经验,她乐于帮助他,给他一些忠告,肯定他猜想得对,即别人需要这样的自吹自擂,因为不然的话,要是他们在"女人"方面已有所获的话,他们是不会这么侃侃而谈的。这时,她才觉得自己跟当初一样发挥了作用,当初,对她来说,给他洗尿布、为他度过许多不眠之夜,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夜间惊醒得那么频繁,像孩子般大喊大叫,但不是叫马特莱太太,而总是叫伊丽莎白,然后她突然想起,她那句议论父亲的话实在太过分了——她说要让他脑子里想着点什么——于是,罗伯特说些什么,她几乎再也无心去听了,话既已说出,就无法收回,她只望他一心想着他的青春期的问题和学校里的麻烦而没有留意听。自然,如果你的化学成绩全班最好,而不喜欢拉丁文,那么——她并不是在作一席训导性的讲演,只是作为他在小丘广场的柔和的夜幕下一生中第一次饮开胃酒时、在他倾听让他感到慰藉的柔和语句时的插话,因为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还没有跟一个姑娘睡过觉,并非最大的耻辱,这一切不过是愚蠢的吹牛罢了,伊丽莎白坦率而富有经验(要是从根本上说世界上存在着经验这种东西的话),大概知道得更多,尽管她不是一个在学校里起最大作用的那种女人,她温柔而满怀激情地想到她的父亲,她给自己许下诺言,再也不说那种话了,叫自己所受到的痛苦还超过了议论的对象。这天晚上,她把罗伯特从她的床上赶了下去,因为他喝了一生中首次的茴香苦艾酒,有些迷迷糊糊,开始抚摸她的头发和脸面,

这种动作必须永远停止，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容许它开始。

在去池塘的下午短途散步的路上，伊丽莎白说，就是走八号路也只能到达工地，马特莱先生说，这已经不再叫他吃惊了，这些建筑计划者究竟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他早有悲观的预感，并且总是不幸而言中。他继续说，但如果她试着沿着一号路走远一些，越过热罗里奇旅馆，就必然要走一段陡峭小径，一段通向湖边的下坡路，要是这条路完全走不通，他在清晨、在可能遇见人群、旅游者和满载的大巴之前，就会例外地跟她一道乘车到湖边去。因为如要避开那些侵占地盘的人、那么多的汽车和湖边噪声，他直到九月中旬才又会去游泳(尽管这种情况很少)。他不理解，她为什么觉得劳奔巷这里如此寂静，因为有时周围的噪声比她在巴黎的寓所还要大些，但那是一种别样的噪声，一只狗吠，一辆车拐过街角，十分钟后又是一辆，比起大城市的一种浑然一体的、均匀的噪声来，这种不稳定的嘈杂声实际上更加吓人。每当一辆车肆无忌惮地驶过，马特莱先生就怒火中烧，有一次有个人竟敢把他的车在花园门口停了一整天，可不是吗，一天夜里，甚至有两辆车停在附近，车上的人关上门在外面高声谈话，那时已临近午夜，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从窗口向外喊了几句。他满意地注意到，这些人立刻静下来，此后再也没有这种胡闹。他们有时也听见附近孩子们的吵嚷声，由于这种声音不多，所以更加清晰一些，一个少妇的叫声尤为清晰，她从窗口尖声叫唤这些孩子。宝贝——！丫头——！宝贝——！

不管怎样，这里是宁静的，宁静产生于这群无声的房屋，因为这整个住宅区，在伊丽莎白青年时代曾一度生气盎然，所有的房屋都由有孩子的青年夫妇预付了房款，现在只剩下不多的几个老人住在里面。马特莱先生不慌不忙地一一谈起这些人来：来自施泰尔马克的约娜斯太太冬天里死了，你还记得她吗？她的侄儿现在据说成名了，甚至无线电广播里都报道了他，是个诗人，尽写些无

法理解的东西，不过我不敢妄加评论。吴克太太的孩子们去了加拿大。那个叫做埃德蒙得的——让我想想，他的年纪想是比罗伯特大一点——去了美国。阿里西先生一个月前死了。这么说来，你不记得了吗？他曾跟克拉格同居过。

对这些死讯，伊丽莎白已习以为常，每年都有新的死讯，她把话题引开，问起从前的“邻居孩子”来。赫尔佳嫁到苏格兰去了，不错，嫁给了一个苏格兰人，莉泽搬到格拉茨去了，但已是第二次离婚了，她现在在格拉茨教钢琴课，玉兰达有时在夏季从维也纳过来，但不再跟人打招呼了，马特莱先生无论如何是不会再给这只蠢鹅打招呼的了，她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孤儿院对面的食品商店称呼依旧，但现在的店主是外来人，他们正试图把它变成一家“超级市场”。这个名词，马特莱先生无法顺畅地念出来，他的发音结结巴巴，带有一种讥讽的味道，他对伊丽莎白解释，这是怎样的一个超级玩意儿，人们得手提一只铁丝筐，在那小得可怜的店里转来转去，然后在收银台付款，虽然五个人在那里闲荡，什么也不干，见到一个人进来就感到高兴。伊丽莎白第二天想去采购一番，看看这个变化，发觉自己立刻给她完全不认识的新来的人们认出来了，只好在里面尴尬地走来走去：夫人又下乡来跟我们共度好时光了，蜜妮，给夫人帮帮忙，她恐怕还不大熟悉情况，可不是吗，多么叫人惊喜的事情，令尊大人肯定非常高兴，令尊大人保养得红光满面，可真是精神矍铄呀，清晨总是第一个起床！伊丽莎白颔首致谢，所有的人都来帮她找牛奶瓶，牛奶瓶藏身在最后的角落里，果真找不着它们，然后事情就像往日那样进行，从根本上说，这个提篮她本是可以省去、让它摆在原地不动的，因为凡她所需的东西，人们都给她找齐全了。新老板毕希勒先生郑重其事地收着款，但动作特别慢，巧妙地打听到她住在巴黎。对呀，巴黎，他叹了一口气，明年他才能同他的太太一道去巴黎一游，今年他们在淡季已去过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了。在纸品店里，她找一本拍纸簿和风景明

信片，起先没有认出那个体形臃肿、面上毛孔粗大的女店主来，然后她们相互握起手来，原来她们曾是同班同学，当时她还年轻，与几个别的姑娘卷进了一场与这家纸品店有牵连的丑闻中，因为纸品店老板私养了一大帮未成年的女孩子，供他玩弄，几个十五岁的姑娘偷偷地跑到他那儿去，但他不得不娶了这一位——名字是琳得还是格琳得，伊丽莎白想不起来了。这女人由于身躯肥胖，呼吸困难，她说她丈夫三年前死了，那些日子过得并不容易，论年纪他都可以做她的爸爸了，今天她还心存感激，她当年该是多么受到几个同学的羡慕啊，因为远近闻名的最美的男子娶了她。那女人叹息了一声：告诉你吧，这一生就是一本长篇小说，但并不美好，你呢？我想，这种事情不会碰上你吧，不过你看上去还跟那时候一样，正如我们老说的，还是个瘦高个儿，你还记得吗？伊丽莎白笑了笑，答应再来，但她肯定不会再来这家店了，于是她有些沉默寡言地回到家里。

午餐时，她试图带着风趣的口吻讲述在这些商店里的谈话，但到那时却突然沉默了，只字不提纸品店的女人。她父亲要躺下了，她只说了声：虽然已经晚了，我还要出门，请别等我喝咖啡！

她再次走上山梁路，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再试试走三条路中的一条，然后她向北拐，沿着通向法尔肯别格宫的十号路走去，这条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暗，潮湿得很，但她至少不是朝湖的方向走去。显然，有人把法尔肯别格宫改建成了一家旅馆或旅馆式的膳宿公寓。门前停着许多德国车，但在花园里，在那些与这宫殿不合拍的五颜六色的桌子旁却一个人都没有，因为客人们正在睡觉或到湖边去了，她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抽烟，摸摸口袋里有二十先令，因为如果有人来了，她得要一杯咖啡或茶，这样她才有权坐这个座位。过去最大的错误大概在于，她在纽约那么快就放弃了她的主见，因为在她与修结婚时，已不再相信她爱着特罗塔，他是合

适的丈夫，在这天下午，面对着森林，她还最后一次相信，有一件事是她当时很遗憾地完全做错了的，本来她是决不可以同意这次离婚的，依据的就是一封信，她本该立即随他而去，因为这封信也许不应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信里有一系列混乱的自责，说他本来是决不可以把她扯进他的生活、扯进这个泥潭里来的，信里还有这类的话："对你解释清楚这一点，非我力所能及。你理应找到更好的对象，我祝愿你找到一个白马王子，把我忘掉……"但她对请求她递交离婚申请书的这封自责的信已记得不那么清楚了，迄今她还无法理解，超越了他的能力的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相处得那么好。但是她却记得很清楚，他给她的第一封信是怎么开头的："Uncrowned Queen of my heart！"[1] 她爱这封信的开头比爱修还要长久，他想必有所误解，或正好处于一种混乱的心态中，于是他与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进行了一次前往墨西哥的逃亡，害得她一连担忧了三个星期，几乎愁死她了。她给他写了一封十分哀婉的信，称她自然尊重他的愿望，但不理解为什么他要独自承担过错，因为她看不见有任何过错，他始终能指望她的帮助，她也是会耐心等待的，但是由于她的信或许跟他的信同样那么混乱，所以他只写来一封短信，请求她别等待，他得独自闯过这一关，他只有两个重大请求，第一是请她原谅，第二是请她同意离婚，纪诺十分痛苦，因为修始终思念着她，老摆脱不了这个念头：即他是这次分离的原因。她只见过一面的这位纪诺究竟因修和她的事情而备受什么沉重的痛苦，也始终是个谜，而修再次让一个人接受了她无法觉察的秘密和敏感，因为只有他才是敏感的；而几乎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纪诺这么敏感过。跟修在一起，本来一切都必然会进展顺利的，只有他才想得出叫伊丽莎白迄今还感到幸福的那些鬼点子来，因为修对她是真正慷慨大方的，待她真是不错的。有一次他获得一份

---

① 英语：我心中的无冕女王。

订单和一百美元的定金，从他赚到的这珍贵的第一桶金里，他拿出许多钱来给她买了那么多花，用上所有的花瓶和花盆都装不了，还让它们在面盆和浴盆里漂浮，此外还给她买了一种很贵的香水，赫然一大瓶，弄得伊丽莎白不知所措，倒不是喜不自胜，而是因为电话费还没有付，而她手头却很紧，但现在，由于没有女服务员前来，她因此也就省掉了一杯德国咖啡，当她站起身来，观赏那已不成其为宫殿的宫殿、并向它告别的时候，见到自己手臂上抱满了鲜花，哭笑不得，仿佛身在一部影片中间，一位女影星的男人们送了那么多鲜花，压得那女主角晕厥倒地，她还听见自己在说：You are a fool, oh Hugh, my darling, you must be crazy![①] 今天，毫无疑问的是，一张付清了的电话费账单不会在伊丽莎白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她还记得的只是一张几乎无法付清的电话费账单，但那些花和扔掉了的钱，修徒劳无益所做的一切，成了她心目中的他的形象，他就这样继续活在她心里，受到赞美，他也许——在墨西哥或别的什么地方今天时兴"从头"开始，因为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也许一点都记不得那幢小屋塞满了鲜花、而他容光焕发地说：斑敌牌是唯一适合她用的香水的那个时刻了，他却在南美或又在纽约想到她也一点都记不起来的某些尴尬的事情，或许也在想某种美好的事情，在想一个美好的、她已无法忆及的瞬间。

她在去五号路的岔路口坐了下来，从这儿她自然能经过富莱恩图恩宫下山，但只能走到唱片酒店，而这自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需从市区尚未终止的地方走一小段路，走到湖滩散步路，但这正非她之所愿，因为这样她不就走到街上去了吗，而维拉赫街是非避开不可的，她不能这么一副打扮走到人群中去，她自然未尝不可以去，这对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她不喜欢五号路和六号路汇合得太早，她虽然走了下去，但接着却站在一片草地上，她本来是

---

① 英语：你是个傻瓜，修啊，我亲爱的，你想必是疯了！

不得不继续寻找下去的，但她从这里望过去，在平地上，却连湖都见不着，想必在什么地方有一条路可走，但越野穿行是不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漫无目标的乱跑和寻找路径之后，她向后转，沿山梁路回了家。

对于电话，马特莱先生长久采取对抗态度，他不能容忍在劳奔巷安装电话，他嘲笑他的孩子们互通电话，嘲笑不会说德语的男人们打电话来找伊丽莎白，他每次都说：记下来吧，你这次又花了多少电话费，因为罗伯特要承担电话费。虽然伊丽莎白首先想法子劝说他容许安装一部电话机，因为她以为自己能随意左右他的意志，要知道她可是他的女儿呀，可是后来还是罗伯特的谋略成功了。但他也必须付电话费，而伊丽莎白则必须把她的话费付给罗伯特。马特莱先生让他们付费，并会心地微微一笑，只因为这并非出自他本意，因为本来他是乐意为他们掏腰包的，可是他只想让他们受点教训，付出点象征性的代价。这电话机他先是不喜欢的，因为他下午休息、或在花园里、或要听广播新闻的时候，它会打扰他，会响起来。而且总是在这种料想不到的时刻，孩子们就从一个外国打电话来了。他先只是感到气恼，每次都只简短地说：最好是动笔，给我写封信来吧，你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现在是听新闻的时间。

后来，他却因罗伯特坚持了他的意见而感到高兴，每当孩子们打电话来，他都兴奋不已。只有一次，伊丽莎白从纽约打电话来，让他大吃一惊，他以为她得了重病，但她不过是想知道，他能不能给她弄到一份家乡档案摘要，她的文件已不齐全了，连出生证都找不到了。后来他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这个冒失的女儿简直失去了一切准则，她之所以打电话来，是因为她无论如何要结婚了，为这事写封信来本来就够了的嘛。

第二天早上下着雨，伊丽莎白和马特莱先生坐在一起吃早餐，

报纸还没来，她说：我不明白，今年夏天已不成其为夏天了。马特莱先生对克恩滕州的这种夏天表示歉意，他认为，他们今天可以冒险乘车前往湖滩泳场——因为雨会叫许多人驻足不前——，然后步行去罗列托，因为对于下雨她并不在乎，而他们俩都不想碰见什么人。于是，他们搭公共汽车出发，并在圣灵广场转乘了去湖滨的车。

这已不再是带着敞开的夏季车厢的那种老式有轨电车了，在那种车里，许多孩子挂在踏板上，成人则在长凳上相对而坐。当时，世界上没有哪里的夏季有轨电车比克拉根富特的更漂亮。如今，大家简单地乘坐外表跟到处一样的公共汽车。他们漫步走到罗列托，他们是首先来到的、也是唯一的游泳者。

伊丽莎白在连衣裙下面已经穿上了泳衣，她把连衣裙扔在桥上。马特莱先生在一间更衣室里啰啰唆唆地换衣服，然后他们在相当冷的水里游了二十分钟。两个人都不想回家，因为这里真是美极了，她觉得冷，拼命地游泳，让自己暖和过来，但近来肯定真的骨瘦如柴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再游了一次，她的父亲也再游了一次，他们在湖里的一根树干旁边会面了，这根树干像一个浮标在水中滚动。Daddy, I love you[①]，她对着他喊叫，他喊道：你说什么？她喊道：没有什么。我觉得冷。

在归途上，他们走过巨大的宿营地，马特莱先生不无满足地说了几句尖刻的话，他说：这些人出于自愿，宁肯这么挤在一起。这就是说，他仅仅因此是决不会到这里来的，虽然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喜欢游泳，但人们在秋天之前不能再到湖滨来了，那儿只有德国人嘛。马特莱先生陷入沉思：那儿只有德国人了，现在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现在他们把我们买到手了，那些人没能制止他们，那些执政的傻瓜们，他们本来是应该预见到这一点的。而现在到了他的

① 英语：爹爹，我爱你。

老年还不得不眼看着克恩滕归属了德国人。农民们实际上把几乎所有的地产都卖给他们了,新地主们摆起了主人的架子,根本不像客人。在旅游旺季,人们完全不把奥地利人放在眼里,菜单上满是奥地利人看不懂的稀奇古怪的字眼儿,本来是蛋糕,菜单上却写着“芝士奶油大蛋糕”,此后他就在罗那赫尔餐馆一怒而起,从此再也不上酒馆了。马特莱先生义愤填膺地说:而我们的人却逆来顺受,以为这有利于我们的外汇和旅游业。但这与旅游业风马牛不相及,而相当于一场占领。伊丽莎白虽然知道,多年以来,半个莱茵鲁尔区入侵了克恩滕,自然不是富人们,他们对这么一个贫困地区避之犹恐不及,但正如她那个投票选“红党”的父亲所言,正是那些无产者开着他们的臭气熏天的大车践踏了这个国家,简直叫他忍无可忍。到处听见那些无产者在鼓噪,他们从早上九点起开始嚎叫,喝啤酒,老是洗他们的车,然后急匆匆地直奔“飞尼斯”而去。伊丽莎白暗自思忖,因为她不想更加激怒她父亲:这湖也不是那个归我们所有的湖了,湖水的味道不同了,在里面游泳的感觉不同了。它在雨中只有半小时属于我们。在他们乘车回城的途中,马特莱先生反复地说:德国人现在占据了一切,他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战争他们是输了,但只是表面如此,现在他们真是征服了奥地利,现在他们能把它买下来,这更糟糕,他觉得,一个买得到手的国家比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被消灭了的国家还要糟糕。人是不可以出售自己的。

伊丽莎白不明白,为什么她情不自禁地突然想起对她来说不过是个传说人物的君主时代的地区首脑特罗塔来,可是她想,我父亲和他竟是这样的相似。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出现了某人,他与出于湮没了的另一个世界的某人相似。也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在若干年里她几乎从未想到的弗朗茨·约瑟夫·特罗塔,此时才如此频繁地萦回于其脑际。而当特罗塔谈起德国人时,他所说的与她父亲基本上如出一辙:我的意思是,它的确使得我哑口无言,自从我

随法国军队驻扎在德国以后，我就知道哑口无言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周围尽是这些自以为会说德语的人，而法国人竟然也相信他们会说，许多别的东西不相信，可偏偏相信这一点。

在圣灵广场上，他们找不到要转乘的车，于是伊丽莎白说：我去给我们买几份报纸来！在一份报纸头版的一个小栏目里，她震惊地看到她的一个朋友在索伦特从一块岩石上摔下来的消息，意大利的警察还不清楚，这是一件意外事故，还是自杀或他杀。但这份报纸和其他报纸一样，都有大字标题，她起先只是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父亲身边，他正站在乡村别墅前向她挥手，因为公共汽车就要来了，她给他两份报纸，虽然他平时只看他订阅的那一份，然后，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她神经松弛地看起报纸来：百万富翁别墅上的吃醋闹剧。这个“上”字用得好。这几乎引不起她多少兴趣，但在下一份报纸上又是：百万富翁狩猎小屋里的血腥惨剧。她开始违心地阅读。正在此刻公共汽车来了，他们上了车。在行车途中，伊丽莎白吃力地读着，因为她这个新闻工作者太地道了，这篇啰嗦的报道的开头叫她摸不着头脑。要是有人熟悉地方报纸，熟悉它在描写突发事件、比如说在描写它所不熟悉的环境时的那种可爱的笨拙劲儿，那么，他就需要想象力或一种本事，从阅读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句子中把事实找出来。伊丽莎白抬了一下头，在他们的车开过市立剧场时说：别妥尔德·拉巴兹枪杀了他妻子和某个斯洛文尼亚的森林助理员，然后饮弹自尽，这真是无法理解！马特莱先生不回答，因为他正专注于他自己的报纸，他只是说：拉巴兹？从未听说过。伊丽莎白诧异地说：可是父亲呀！他即使不是奥地利最大的富翁，毕竟也是三大富翁之一呀，他在我们这里占有几片猎场呢。她给这篇报道弄糊涂了，六十二岁的硕士工程师别妥尔德·拉巴兹把他三十三岁的妻子伊丽莎白·拉巴兹博士枪杀了，估计是出于嫉妒，先枪杀了她的情夫，名叫亚斯罗之类的一个什么人，她曾试图扑倒在他身上掩护他。埃森卡

贝尔的乡间警察被一个叫做拉德米拉之类的富豪别墅女管家叫到现场。伊丽莎白现在拿走了她父亲的报纸,因为这些笨拙而啰嗦的报道真叫人神经受不了。要是在巴黎或纽约的话,每个街头小报的从业人员都懂得做这类事情,这里的人可就是不会。争风吃醋闹剧听起来有点像剧院里的最高楼座和口袋里的小折刀,尽管如此,主人公却是别妥尔德·拉巴兹。一份报纸甚至极力作进一步的渲染:"硕士工程师别妥尔德·拉巴兹的父亲出身于拉巴兹贵族的显赫家庭,这个家庭因有功于开发盖尔山谷铁路用于作战而被封为贵族……"伊丽莎白首先想到,这些可怜的小新闻工作人员虽谙熟木材测量的报道,可惜的是,他们对究竟是什么落入了乡村警察之手却一无所知,别妥尔德·拉巴兹的显赫贵族头衔尽管一文不值,因为卡尔皇帝在战争结束前不久把他在路上碰到的几乎所有人都封为贵族了,别妥尔德·拉巴兹是不是硕士工程师也是没有谁感兴趣的,但要知道他的父亲,拉巴兹贵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富豪,因为甚至在克恩滕也许就有几个富豪,而是一种权力,不折不扣的金钱的化身,一间狩猎小屋并非别墅,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拉巴兹不过顺便地也占有克恩滕三分之一的木材工业和猎场。伊丽莎白终于从父亲手里夺过来的第四份报纸也拿血腥惨剧和嫉妒闹剧大做文章,但她没有读多久就读不下去,把它放在一边了。那里边写道,拉巴兹的第三任太太是"伊丽莎白·拉巴兹博士,娘家姓米哈罗维奇",她想起泰西街上短暂而奇怪的邂逅,自言自语说:不,这不可能,必然真实无误的是,这个子矮小的、可怜的、腼腆的米哈罗维奇成了拉巴兹的第三任太太,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可不是个一味追求一个富翁的女子,她突然想起,这个年轻的斯洛文尼亚人虽必然是所说的那个"护林人员",但她在一秒钟内就猜到了,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使米哈罗维奇陷入如此尴尬境地的,想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她压低了声音对她父亲说:你想象一下吧,他娶的是伊丽莎白·米哈罗维奇,而究竟出了什么事,我

们惟命是从的乡村警察是永远也发现不了的，因为在他们智力有限的头脑里能拼凑起来的一切情节，都是不对头的，在那里什么都不对头。让我老实地告诉你吧！

马特莱先生不明白伊丽莎白为什么这么激动，只说了这一类的话：可怜的人啊！今天的这些老夫少妻们，是必然要倒霉的了。

唉，什么话，她不耐烦地说，无论如何不应该弄成这个样子。比嫉妒闹剧更复杂的事情有的是。但愿我猜想得出，这个可怜人上了什么圈套，这个拉巴兹是个怎样的男人。可谁都没见过他呀，在维也纳也没有。这种人从来就是见不着的。

马特莱先生现在确乎感到诧异了，因为他觉得重要人物跟一般见诸报端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国会议员、市长、尤其是国家首脑，对他、或许对乡村里的大多数人而言，是"上层人士"，像拉巴兹这样的人还从来没有让这些公共生活里如此重要的人物成为座上宾，这完全不符合他的等级观念，一个像拉巴兹这样的人，如果真是伊丽莎白想象中的一个知名人物，却拒绝人家给他拍照或拒绝去作广播讲话，这就叫他更不明白了。马特莱先生以决断的口气说，我认为，你过高地评价了这个人。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什么事情。

这倒是我深信不疑的，伊丽莎白微笑着说，要不是他枪杀了两个人和他自己的话，人们甚至不会知道，这里有他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在克拉根富特这里是这样。女管家和其他家庭雇员最初的证词所能提供的材料也如此之少，倒不如解释为一种顽强的沉默和隐瞒，所以她可以想象，拉巴兹是怎样在他生活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围墙的，因此后来他们中间也没有谁会吭声，因为像拉巴兹这样的人对他们身边人员的挑选实在是太精确了，她也注意到，他们几乎全是斯洛文尼亚人，也有几个克罗地亚人，其作用如同针对好奇者耳目的又一堵防护墙，其效力在他死后仍然不减。

虽然伊丽莎白原来是想呆两个星期的，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她如此不安起来，而且心情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更加紧张，因为她不得不在她父亲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肯定地说：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不安情绪来自穿过森林的长途漫游和她再也不想下山游览的湖，但在这一天她还试着经由叶落里奇酒店下山去，虽然她早已知道此路不通。她回到家里，晒得更黑，但已筋疲力尽，然后她借口自己太累了，让父亲独自吃晚餐，自己走进卧室，还捧着罗伯特的一本旧探险书一直看到午夜，然后，她估计父亲肯定已经睡了，于是悄悄地给长途电话局打电话要巴黎。几分钟后电话就接通了，她听到菲利普的声音后如释重负，她轻轻地请他给她拍一封电报来，里面说因工作关系、急需她离开之类的话。次日早晨，巴黎的电报送到，伊丽莎白假装气恼的样子，喃喃自语地说：偏偏在我终于要开始休息的时候，出这种事儿。

她朝地上看了一会儿，因为她担心会叫父亲失望，由于她这么快就想离开——他以为是不得不离开——，可是她却没有见到任何悲伤或沮丧的迹象，他们立即乘公共汽车进城去了旅行社，不止如此，他还自告奋勇去购买车票，也不让伊丽莎白付前往维也纳的全程车费，他总是想以这些过分大方的馈赠补偿他向她索要的电话费，在归途中，他又大骂伊丽莎白在哪儿都找不到的这种疯狂的交通状况。他们静静地在一起度过了她动身的前夕，又听了晚间新闻，轮换着看所订报纸的各个版面，它又在报道富豪猎屋里里外外的嫉妒闹剧，但没有丝毫新的情节。摩洛哥寄来的卡片还一直没有到，他们交谈了几句或陷入沉思，而这次是马特莱先生坚持要她早些去睡。她独自呆在房里，不想惟命是从地躺下，而是在她的衣物中翻来翻去，开始收拾她的皮箱。当她父亲敲门进来的时候，她稍稍吃了一惊，但他并没有因她尚未上床睡觉而说什么，而是拘谨地递给她一个信封，吻了吻她的面颊。他说：为了我不忘记这件事，这不过是给你在旅途中用的，让你能顺利地到达维也纳。

伊丽莎白说不出一句话来，她蓦地想到，这里面大约又有一千先令吧，好让她这个孩子能一路顺利，她像往常一样说了声：你真好，想逗他一笑，让他再一次明白，她该是多么需要他。当她第二天早上跟她父亲一道乘车去火车站时，她并不感到内疚，这时，马特莱先生再次不厌其烦地打听清楚，火车的确是从一号站按时开出，她让他先走一步，在报刊亭购买报纸、杂志和香烟，拿着这些东西漫步走向火车站，马特莱先生在那儿严厉地等候着她，因为他原则上坚持早到，而现在遗憾的是，还有半个小时，他们站在箱子旁边谈话，她答应立刻就写信，她提到，在维也纳或许会从机场就给朋友们打电话，马特莱先生不认识的随便什么朋友，她郑重说明，较之于日间飞行，她更喜欢晚间乘飞机去巴黎，对于从飞机上观赏什么，她已毫无兴致了。列车终于来了，在拥抱了他之后，她上了车，坐在窗边，的确，她父亲比以前矮小了些，只有在这里，在他不在家里、不跟她一道走在一条林间路上的时候，他才又有了这种天真的目光、一位被留在身后、孤单单地留在身后的老人的苍老的目光，虽然现在已经太晚了，但伊丽莎白仍想再次下车跟他说点什么，但说什么呢？只说点什么呢？可不能在车开动的时候说她该多么害怕从此永远再也见不着他了吧。她喊叫着，但他也许听不见她的声音了：我马上写信，感谢为我做的一切，我写信！她微笑，她挥手，她希望这次火车比往常更快地驶出车站，她挥着手，仿佛她并不是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而是一个容光焕发的女人，他的女儿，一个孩子，罗伯特的姐姐，一个正在起程的人，向前，不断地向前。

在维也纳的空港里，在她机械地办完手续、把箱子托运了之后，立即通过了护照检查，因为正好没人站在那儿。她考虑该不该上楼去餐厅，但后来还是决定去客人较少的咖啡馆，那是个巨大的房间，疲倦的人们围塑料桌子而坐，等待着。她喝了第一杯咖啡，真可惜，这已经不再是维也纳咖啡了，随后她翻阅她的地址簿。也

许她该打电话给阿尔坦威尔家或戈尔德曼家,不,跟这两个人有些方面已不大对头了,太尴尬了,她翻呀、翻呀,要么去找约丹家或马丁,或阿列克斯……不,毫无意义,因为七月底大概谁也不在城里。

一个男人现在已经两度或三度走过她的桌前,然后又回去了,由于她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看他,他于是转过身来,有礼貌而又笨拙地问道:请原谅,您是伊丽莎白·马特莱吗? 由于她呆看着他而不回答,他重复了一句:请原谅,您想是记不得我了。

他是她的同龄人,但看上去,她觉得他比较年轻,虽然在她眼里,这个年龄段所有的男人都会显得年纪大一些,他说的这一口硬邦邦的德语她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这里面叫她感到熟悉的是什么,他是从哪里认识她的,究竟她认识不认识他。她谨慎地做了一个手势,他坐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她忽然想起,他想必是特罗塔的那个表弟、那个名叫布兰科的人了,是那些留在南斯拉夫没有离开的人当中的一个,农夫或买卖人的后代,她迟疑地问:要么是——由于这个布兰科在那里几乎已无法生活下去了,——出自那个已不复存在的斯坡里耶地区的马罗尼布拉特家族的后裔? 这么说来,他生活在柳布连纳。他也叫了一杯咖啡,她现在不知道该跟他谈些什么,因为关于他表兄的死,他肯定早已知道了,而且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心不在焉地听着,再次听见他吃力地说到柳布连纳,说他有一份去莫斯科的签证,现正飞往莫斯科。然后他说——这次却说得毫不费劲、非常迅速,以至她抬起头来看看他——:我等了很久。很久。但是,您总是在那么多的人中间。我的意思是,您总是那么忙,总是有那么多人围着您团团转。她开心地回答:是吗? 那么多人? 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补充说:我一年前结婚了,是的,在那下面,我有一个儿子,他两个月了。她把烟放在茶碟上,热情地说:我可真为您高兴呀。但这显得有些古怪,于是她更为仔细地瞧了瞧他,他双鬓上已有了几丝白发。但却这么晚,我是说,您这么晚才结婚? 她是想提一个很平常的问题,而且听起来也

的确如此。是的，他说，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睛：您总是在那么多人中间。我在维也纳见过您一次，然后在巴黎遇见了我的表兄，您肯定什么都知道，可是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您的音信了。连您是不是听说过我和弗朗茨·约瑟夫的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我们彼此不仅是亲戚，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不过我没有别的法子，我们留在家里了。

伊丽莎白低声地说：这样或许更好，不过您还说“家里”，这就是说，还有个家啦。那人说：弗朗茨·约瑟夫在巴黎没有家，最后在维也纳也没有家，肯定没有，因为他老爱发表奇谈怪论，说得最多的话是，他享有治外法权。您不必悲伤，他是不可救药的。他站了起来，因为在呼叫他的航班乘客登机了，他迟疑地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声音，的确是在请前往莫斯科的旅客登机，他不等她伸出手来跟他握手就走了，边走边轻声而又急速地说：上帝保佑您。她注视着他的背影，因此不能好好地说一声“再见”，她惶惑地坐着不动，见到她的香烟化成了灰，从茶碟上滑落下来，烧得通红的烟头掉在塑料桌上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烫伤了自己的手，因为她不知道用什么别的办法才能灭掉这张公用的桌上的烟头儿。她头脑里一片混乱，因为她不明白他一再提到的那么多的人是何所指，又为什么要重复那么多次。另一个航班被呼叫登机，用的也是三种语言，然后她吃惊地听见另一种声音，也是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不是呼叫乘客登机，而是一个客气的、单调的通告：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由于技术上的困难，预计将推迟两小时起飞，请去莫斯科的乘客……他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站了起来，因为在她听见脚步声前就在背后感到了他的到来，她朝他转过身来，他们相对而立，面面相觑。他先是小心地、然后越来越紧地把她那双纤细的、过于瘦削的手抓在他厚重的双手里。他们开始有时相视而笑，却一言不发。她不问他，为什么他要飞往莫斯科，他去那里干吗，他也不问她，她是不是还生活在巴黎，她在那里丢失了什么。他们只是注视着对方的眼

睛，在他们俩的眼睛里浮悬着一种非常浅的蓝色，在他们不再微笑时，这颜色变成了一种深蓝。谢天谢地，他不再说，她总是在那么多人的中间，而她也忘掉了她生活中所有的那么多人，忘掉了机场上和这间冷清清的酒吧里的人。只是时间过得这么快，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快，她猛地觉得要晕过去了，她同时感到，强壮得多的他面色开始苍白起来，在这种高度紧张和精神专注的情况下，他也感到不适。正在这个时刻，呼叫飞巴黎的航班旅客登机，她几乎有一种从无法忍受的苦楚中获得解脱的感觉，轻柔地把自己的手从他的手中抽了出来。她走了，就像一个牢牢记住了从前进方向到必须通过的玻璃门这一切的人，只有登机口的号码在她耳际震响，仿佛全神贯注在这一点上是很重要的。他慢慢地尾随着她，来到将隔开他俩的玻璃门前，她担心他现在想说些什么，但他只是停止了脚步，抽出一个小拍纸簿和一支圆珠笔来，扯下一张纸，站着在那上面写了点什么，并把它折叠起来。她老是害怕有什么东西会遭到破坏，她恳切地注视着他，但愿他在上面写的不是他在柳布连纳或莫斯科的地址，但是他脸上已不再带有那种痛苦的表情和苍白的颜色，而是十分安详地注视着她，把那张叠好的纸条放进她的大衣口袋里。她转过身去，走过自动开启的门。

她没有在飞机里看那张纸条，但在沃尔利站在传送带前等候皮箱、在大衣里找手帕的时候，顺便带出了那张小纸条，她打开了它并读起来，觉得头昏脑涨，什么都不明白。

我爱您。

我一直都在爱着您。

她手里也拿着手帕，但忘了先前为什么要找它，啊，对了，大概因为有过堂风，她几乎要打喷嚏了，不过她立即把纸条和手帕放回大衣口袋里，因为这时她见到菲利普朝她走来，她吓得要命，他先把她的箱子有力地提在手中，放在一辆手推车上，然后把伊丽莎白

揽在怀里,长久而热烈地吻她,当着从身边走过的众人的面,旁若无人,他的舌尖如此深入她的口中,迫使她把他推开,因为她觉得就要窒息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可是呀,我求你啦,这是不必要的呀,究竟你为什么要跑到沃尔利来,就因为我要回来!菲利普把装着箱子的行李车推到出口,她在旁边跑,一边重复道:我绝对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匆匆忙忙赶到沃尔利来,我们完全可以迟些在城里……菲利普去找一辆的士,也偶然找到了一辆,在车里他再次吻了她,竟是那么的贪婪,她也不再抗拒。然后他开始激烈地说:现在就告诉我吧,究竟出了什么事啦,为什么我非发这封电报不可,我急得简直要发疯了!她直起身子来,惊愕地说:你说什么?这简单得很嘛,我无聊得要命,在乡下就会感到无聊,这是可以预见的嘛,只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求你的。

但由于菲利普并不愚蠢,因为他的确不愚蠢,所以他怀疑地瞧着她,坚持问道:但确实出事了。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

她看着窗外,默不作答,好像她对汽车穿梭来往、霓虹灯通亮的夜景深感兴趣似的。

菲利普说:看你的举止,我一切就都明白了。

由于还是没有获得回答,他觉得有些蹊跷,总得说点什么,于是他开始谈起影片来,因为他的确想谈这个话题,毕竟他没有让一切毁于伊丽莎白的一种反复无常的情绪,但在一次遇上红灯时,在他几乎把所有的新闻都详尽地讲完了之后,他又说:确实是出事了。

她大声地说,表示反驳:啊,我的天啦,首先,几乎从来就没有出什么事,即便是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对你来说的,从你的角度看,的确是发生了一大堆事儿,这叫我很高兴、很高兴,不过嘛——她停顿片刻——不过,真实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要么发生得太晚。

你爱上了一个蒂罗尔人吗?菲利普问,因为现在她至少开口

说话了，但她憎恶地想起让·皮埃尔来，他曾在她面前哀诉过一个“蒂罗尔姑娘”(实际上，此人并不存在)，然后她又悲伤地想到杜瓦里耶，他这么频繁而开心地说过：这是我有天赋的蒂罗尔小姑娘！她对菲利普说：没有，根本就没有，很遗憾，mon chéri[①]，连一个蒂罗尔人都没有爱上。为了恢复跟他日常谈话的语调，她漫不经心地补充说：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一开始我就相信，在随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会忙得不可开交，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请别做出这么失望的样子，千万别！

菲利普温柔地说：不，ma chérie[②]，我只是非常担心罢了，因此我也就打了这么多次电话，因为没有了你，没有了你出的主意，我每天晚上都感到难受，我还没有像在最近几天这么需要你。(伊丽莎白宽容地想，他这就非常夸大了，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她了。)欺骗你，我会感到多么卑劣，我会觉得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我现在就得给你说清楚，只是在电话里我不能谈，因为我注意到，你享受着你美不胜收的乡间生活该是多么幸福。这是为了洛。

伊丽莎白现在真是感到回到巴黎了，已经认出了几条街道，也就是说，正在确定无疑地直奔她的寓所，于是心不在焉而又同情地说：她身体不好吗？她生病了吗？她遇到困难了吗？

不，这倒没有，菲利普说，只是白痴到了如此地步，因为无法让她明白任何事理，首先这些女孩子做出时兴而又无拘无束的样子，仿佛她们已摆脱资产阶级观念而完全超凡脱俗了，然后她们不过是要别人娶自己罢了，像在一出上世纪的粗俗无聊的喜剧里一样，让父亲去死缠住一个人不放手，那个老马尚，请原谅，我指的是克劳得，他气势汹汹地奔我而来，像一个要为其女儿的荣誉进行报复

---

① 法语：我亲爱的(对男性而言)。

② 法语：我亲爱的(对女性而言)。

的人，你是认识他的，我的意思是，你认识他比我更深。(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像一对同谋似的相互对视了片刻，但只是一个无法确定的片刻，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在提到马香这个名字时是怎么想的。)我只能想象，遗憾的是，所有的男人在事关他们的女儿时又会回到老式的立场！伊丽莎白打断了他的话：那么，洛出了什么事？菲利普简单地说：她怀孕了。马尚是恨我的呀，我自然不想在这个富得发臭的资本家面前像个白痴那样傻站着，我对他说，我根本就不考虑逃避一项责任，因为我毕竟一无所有，虽然我一无所有……

"责任"一词出自他的口，伊丽莎白还从未听说过，她希望他在出租车半暗的光线里不会注意到她的微笑。她说：亲爱的，这么大的一项责任是不能随便逃避的，你知道，我从来不想教训你，但你自己既然谈起来了，我只能说，这一切我已经预见到了，而且由于我们的缘故，你是知道的，我们曾经共同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此我对你感激不尽，但是，mon chou[①]，我从来没想过要阻拦人家去承担一项责任。

这么说来，他已经有了退路，而且是条很好的退路，这跟他进入一个他真心诚意痛恨过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在他沉醉的青年时代过后很久，还在伊丽莎白把他从他的沮丧中、从酗酒中、从越来越失去意义的议论和狂怒中挽救出来的那个时期，这些狂怒的爆发很快就不再是针对当局、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已经是针对他的同志了，他们分裂成许多小组，相互进行斗争。尽管做了所有这些蠢事，她却总是手气很好，总能拾得最好的中途搁浅的人。菲利普在五月革命结束之后来找过她，对她有所索求，他当时的举止相当傲慢，因为在他眼中，她是个可憎的穷奢极欲的家伙，并不就是个女资产阶级分子，但却是个资产阶级娼妓。事情逐渐有了变化，他越来越频繁地到她这儿来，一连几个钟头跟她长

① 法语：我的宝贝。

谈，给她带来成堆的年轻人，他们需要大吃大喝，几乎不让她有工作的时间，有一天，他开始对她略微思考了一下，并感到诧异。跟他上床她也不愿意，也许她只跟一个名叫马尚的人干那种事，此人能给她买贵重的衣服，但后来他打听到，没有男人给她买过衣服，也许还从来没有谁给她买过一件，她虽赚钱，但这钱是通过劳动换来的。有一天他想象自己已坠入情网，或至少没有她是不行了，在他向她袒露心迹之后，她多次笑拒，但有一天她不再反对了，于是他们同居了。

现在坐在这辆的士——它开行的时间真是长得要命——里，他不断地、担心地观察她，不，她看上去脸色并不惨白，可她几乎经常是面呈褐色的呀，因为她即使在冬季也到天气炎热的国家去，但她也没有开始哭泣，她没有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没有把他淹死在道歉的浪潮里。他不明白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为好，因为她就是个不讲究方式方法、冷酷无情的人，因为他的确需要谈有关洛的情况和近日荒唐的事态发展。因为他的确觉得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娶洛为妻并非易事，他需要有人给他出个主意。但在他准备面对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的时候，她只是笑了笑，因为在一个年纪大些的女人面前，可得做好一切准备啊，因此他事先曾与他在索邦大学混战时期仅存的最后一位朋友商议，因为他真的不想让伊丽莎白因他而晕倒，为洛而自杀，他无论如何不是另一个克劳得·马尚或一个她迄今交往过的这类家伙，他至少承认，他对她当面说谎、甚至滥用她的信任的次数已够多了。但可怜的伊丽莎白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整个变化了的形势，在家里或明天或后天，崩溃才会发生，这一点他已精确地预见到了。自然，她自我控制的能力是了不起的，加上这种非凡的举止，否则他是决不会跟她搞上关系的。为了钱，菲利普说，这肯定不是正好的时机，但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明白我欠你多少债，我该多么感激你呀。我想，我现在很快就能还债了，要是影片……

是怎么回事？伊丽莎白心不在焉地问。可这是荒谬的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赶忙，我还没有到饿死的地步，而且在最近几个月甚至还赚了不少钱呢。不，关于钱，你知道，别担忧，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交过那么多好运，而在我们俩之间钱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我真不理解你。

菲利普绝望地想：啊，现在她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立即就要发生崩溃了。因为马尚的确有钱，只要伊丽莎白工作，就可以赚到钱。

他们下了车，她付了钱，却乐意让菲利普把箱子拎上去。她从来就不喜欢拎箱子，可今天她也太疲惫了。在住宅里，局面变得真的叫人难堪起来，因为伊丽莎白完全断了思路。她懵懵懂懂地开始说：马尚为他的天使自然设想了另外一个对象，要是你跟他合不来——菲利普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你跟他一样地不明白，洛并非天使，此外她吸毒成瘾，我不喜欢娶一个有毒瘾的女人，首先她得健康起来，脱离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团伙。

伊丽莎白理智地说：你要结婚，这已是既定事实，这可不是我的想法。

在这个房间里，菲利普曾那么多次地坐过，自然也曾走来走去，现在他在这里闷闷不乐地这里站站，那边站站。伊丽莎白说：请原谅，我不过是想随便翻翻我的邮件，于是她迅速地撕开了几封信。菲利普先惊惶失措地瞧着她，随后坐在她身边，吻她的手，他问：你生气吗？你悲伤吗？

她诧异地注视着他：我像生气的样子吗？我像悲伤的样子吗？疲倦得要命，这倒是真的。但在奥地利无聊地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伦敦参加了一次婚礼以及类似的娱乐活动之后，这是很自然的事嘛。

她把越来越多的信件和印刷品推到一边去，只把电报找出来。

第一封电报对她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它以“merde”[①] 开始，以柔情的词语结束，签发者是安德烈。但安德烈是从来不会发没有精确内容的电报的。对第二封她毫无兴趣，第三封有三页多长，又是安德烈发来的，它想必是早先发出的，因为在句号与句号之间有肯普和 ulcer[②]，也就是胃溃疡之类的字样。可不是吗，肯普早就得了一种胃病，毕竟这是他们都知道的，不必打电报告诉她。再一个句号之后，她明白了，肯普要动手术，因此不能经受旅途劳顿，在她再次读过电报的后一半之后，终于明白，安德烈请她代表肯普飞往西贡。这是她所收到的电报中最长的一份，但如果事关一篇有质量的报道，编辑部的人是不惜工本的。

由于伊丽莎白异乎寻常地长久研究这份电报，搁在桌子上后仍然死盯着它，菲利普觉得在这所房子里每呆上一分钟就更加难受，他问这是不是一条重要的消息，她略感宽慰地瞧了瞧他，高兴了些，说：是的，我相信是的。麻烦你到厨房去拿些冰来，给我们做两份冷饮吧，因为我们要为一切可能的机会痛饮呢。为这么多的变化而干杯！她从未见菲利普如此考虑周全或胆怯，也从未见他如此年轻，她略感悲哀，因为他已不再是两年前的那个难以相处的、狂妄的、自信的、碰了壁的叛逆者了，他看上去无异于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一个失去自信的求爱者，他今天得提防着点儿，别去惹她心烦。菲利普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斟进冷饮，他的动作跟往常一样，他们相视而笑，举杯相庆。

那是件美事或至少不是坏事吧？菲利普问。她说：说美事或坏事，都不恰当。但我倒是还想跟你再喝上一杯。菲利普显然还一直在想，她可能会晕倒，这一夜必须待在她身边，今晚再也找不到机会给洛打电话了。尽管如此，他今天已准备面对一切，因为他

---

① 法语：粪土，废物，无法摆脱的困境。

② 英语：溃疡。

承担着一项责任，甚至对于伊丽莎白也是这样。她顺便把电报朝他推了过去，说：你看吧，最好你知道这里面写的是什么。他喝了几口，同时也看了两遍，一时间，他沉默无语。他把玻璃杯放回桌上，说：安德烈想必是疯了，这根本不用考虑，你别去，我不许你去。

她逼视着他，显得无比惊异，因为这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呢，但他现在却对洛、而不是对她肩负着一项如此重大的责任。不过她再也不能对他说明这一切了，因为她太疲倦了，她只是随和地说：我只能答应你，我今天不再打电话给安德烈了，我要让他受受折磨，一直到明天早上，然后我就走了。我明白得很，我是会去的，我不用下什么决心，我早已知道。那么，请你现在走吧。行吗？

她不吻他，也不让他吻自己，她避开他，到了门口她才匆匆地吻了吻他的面颊，用双臂拥抱了他片刻。菲利普生起气来，他无可奈何地、愤怒地说：你去不得，决不可以，你不能这么做！

可是他的语句与特罗塔的语句毫无共同之处，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几乎二十年来一直在她耳鼓里震响的特罗塔的声音，她现在只相信她自己的声音，再就是她的特罗塔们的完全不同的、这次并非违背她的意愿的声音。菲利普仍然站在门口，带着一副凶恶的面孔，好像随时要冒犯别人似的，于是她又爱他了，不过这种感情只持续了片刻，他几乎在叫喊：这个小丑完全发疯了，怎么可以把一个女人往那儿派，看起来，他还会储备几个男子汉呢，这个坏蛋。

她不得不笑了，把他推出门外，她还许诺第二天给他打电话。

过去，从未丝毫同情过菲利普的伊丽莎白，对他的一股巨大的同情心现在却占据了她的心，她已经疲倦得无力洗掉脸上的脂粉，她一边脱着衣服，一边想，看来一切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他们俩之间关系和谐融洽，他安全无忧。不过，五月到哪里去了？她仍然喝完了她那杯冷饮，倒头便睡。她想必是立刻就睡着了，这时，第一个梦猛然把她惊醒，她伸手去抓电话，喃喃地说：喂！刚才打电

话来的只能是安德烈,但她随即又挂上了,只在入睡之前摸到那张揉成一团的字条,把它推到枕头底下,在入睡的边缘就碰上了一个梦,她抓抓自己的脑袋,又抓抓自己的心,因为她不知道,这么多血是从哪里来的。但她仍然在想:没事儿,没事儿,我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我可能出点儿什么事,但我必须什么事都不出。

(张佳珏 译)

广 播 剧

曼哈顿的好上帝

人　物

好上帝
法官
扬　一个来自旧世界的青年男子
珍妮弗　一个来自新世界的青年女子
比利 }
弗兰基 } 两只松鼠
警卫
法院杂工
吉卜赛女人
乞丐
女人
酒店大堂服务员
电梯工
卖报人
警察
两个孩子
酒吧侍者
画外音　声音平板，没有性别特征

〔法庭。

〔时值盛夏，换气扇开着。

法院杂工：（从门口向屋内）大人……

法官：嗯？

法院杂工：可以把被告带进来了吗？

法官：带进来。把换气扇关掉吧。

法院杂工：请恕属下多嘴，在这种热死人的天气？

法官：关掉！

〔门开了，警卫押着被告走进来。

警卫：大人，被告带到！（压低声音）过来。审讯的时候站着，懂吗？

〔换气扇越转越慢，终于停了下来。

法官（换一种声调）：您坐！

警卫（小声，急切地）：坐！坐下！可以坐了！

法官：您可以走了，斯威尼。还有您，罗西。

警卫：遵命。

法院杂工：谢谢大人。

〔二人离开房间，一时间，房间里沉寂下来，法官翻阅着卷宗。

法官（一边填写着什么，一边含混不清地说）：纽约城，八……月，一九……五〇年……（随即急促地，用清晰、漠然的声调说）您的名字叫？您出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肤色？体型？身高？宗教信仰？平均饮酒量？精神病史……

被告：我不知道。

法官（用同样的声调继续说）：被怀疑谋杀了……

被告：杀了谁？

法官(和蔼,不经意地):真要命,这个热法。还从来没有哪个夏天这么热过。您记得吗?也就只有六年前,乔·巴姆菲尔德和艾伦……艾伦……

被告:艾伦·海。

法官:没错。就是这两人被炸死的那个夏天。当时差不多也是这么热。

被告:我记得。

法官(抱歉地):当然,咱们来这里不是要谈论高温的。

被告:希望如此。

法官:但是让您回答一些我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也是挺奇怪的。

被告(倨傲地):您?

法官(又写了什么,随口说):比如您在动物园旁边,第五区63街拐角的一栋老房子里有三间房的事就没错。

被告:哦。

法官:您在大西洋酒店的大堂里被邦迪警官和克拉默警官逮捕,当时事情刚刚发生不久,您正急匆匆地向大门冲去……

被告(讥讽地):冲去!

法官:您也的确是……

被告:的确是没错。但是请原谅,我想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您知道我是谁吗?

法官(沉默片刻,犹豫、胆怯地):曼哈顿好上帝。有些人也叫您:松鼠的好上帝。

被告(字斟句酌地):好上帝。

不错嘛。

法官(急促地):在您的住宅里发现了三袋松鼠饲料。

被告:没收了?真可惜。我可是曼哈顿的大主顾。要不您还见谁用过地铁站里那么多卖花生的自动售货机?

法官:这么说那些花生是您给动物买的。您喜欢动物?据说有些

国家的这种啮齿动物又胆小，又不谙世事，但是咱们这里的看起来却不但放肆，而且道德败坏，据说它们和恶魔是一伙的。要么您是动物贩子？养殖户？我要提醒您，现在审讯开始了。

被告：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别人的好奇心。您想要我做什么？辩解？我最多也就能给您讲讲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允许一个老人给您提个建议的话……

法官：看来我保养得不错。我也不年轻了。

好上帝：您要么从头开始，要么从尾开始！问的时候要有条理……看来您搬空了我的办公室，把所有的卡片和信件都弄到这儿来了。还能有比这更坐享其成的吗？我干的可是费时又细致的侦查工作，要是没有那些松鼠，我可干不了这活儿。它们是我的情报员、信使、传令兵、侦查员、谍报员。我手下有好几百只松鼠，其中的两只，比利和弗兰基是我的干将，它们俩办事牢靠，我从不轻易放炸弹，除非它俩找到必死无疑的地方，算出必死无疑的时间……

法官：必死无疑……指什么？

好上帝：……必须炸到要炸的人。

法官：谁是要炸的人？

好上帝：哦！您不知道？(好奇地)您现在怎么看这件事？

法官：我现在哪里还看得到。我曾经看到的是针对一些没有伤害过别人的人进行的连环谋杀，凶手是个销声匿迹了的疯子。

好上帝：我还以为您会把心理医生的鉴定当回事儿呢。

法官：我就是这么想的，直到我发现您这个始作俑者。

好上帝：始作俑者，很好，始作俑者。

法官：调查现在已经全部结束，除了最后的这起案件。

好上帝：最后这起“案件”，就像您喜欢用的那种不准确的行话里说的一样，对我来说也没有结束。因为我没有机会把自己的任务真正进行到底，所以我很想知道那个年轻人脱身之后怎

么样了。

法官：脱身？

好上帝：他应该连伤都没伤到。

法官：伤是没伤，但是……

好上帝：他不是走了吗？

法官：没错，而且是当天晚上就上了去瑟堡的船。

好上帝：哈！您瞧：就是这个人曾经发誓说他不上那艘船，要和她同生共死，任凭无端的命运和困苦，他要忘记自己的出身和语言，和她用新的语言交流，直到生命的终点。可他不但上了船，甚至都没有抽时间去埋葬她，一上岸就忘记自己看到她被炸成碎片的身体时的感觉，比看见大西洋还没着没落。

法官：没错，他没有埋葬那个姑娘。

好上帝：连埋都没有埋！他活该活着！……不过我现在要告诉您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全部的真相，只有真相。我可是主要证人，而且很快就不止是被告了。

法官（不友好地）：洗耳恭听。

好上帝：从我得到关于中央火车站那个偶然事件的消息到现在不过两个星期，带来消息的是一只级别很低的松鼠，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关心过它的工作，它正在试用期。

法官：火车站上发生了什么事？

好上帝：也没什么特别的。大约下午五点，从波士顿开来的快车刚刚驶进中央火车站地下不久，旅客们在不同的大厅和出口处散开，循着发红光和绿光的箭头而去，墙壁上涌出管风琴的声音；所有的表针都在走，灯光不停歇地在灯管中向着无边的黑暗舞动，就在这时，又来了两个人。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特别，随便他们怎么想吧，但正是那一个地点，一根表针的位置，一段不可思议的音乐，一列在铁轨上颤动着的火车，还有一群嘈杂的人声让一切成为可能，让一切又重新开始。

法官：开始什么？

好上帝(沉浸在回忆中)：她身穿白色和粉色的衣服跟在他身后。那么多的人声，她的声音微不足道，那么多种可能性，这是其中最不可能的一种，但她还是要试一试。

画外音(没有语气，没有语调，清晰，不急不徐)：

走绿灯的时候继续走
只要还有时间要记着
你不能带走
继续走加快速度睡觉
加快速度和我们一起做梦
云层缝隙降水加快速度
地震更轻微更安全
绿灯的时候要记着
小心红色的和棕色的
黑色的和黄色的危险
我们的凶手该怎样想
你不能停！
红灯的时候站住！

〔中央火车站。

珍妮弗：您在找出口？

扬(心不在焉地，抵触地)：什么？

珍妮弗：我看您不是本地人，因为我在波士顿就见过您。

扬：您不用费心，我自己可以。

珍妮弗：您喜欢波士顿吗？

扬：嗯。

珍妮弗：纽约呢，您喜欢纽约吗？

扬：谢了，我还没见到纽约。

珍妮弗：我一路上都跟您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在您背后两排。您参加过我们学校的上一次舞会。

扬：啊，真巧。

珍妮弗：我叫珍妮弗。您当时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还以为您会和我跳舞呢。

扬：我不会跳舞。

珍妮弗：看出来了。（像回答问卷一样）我喜欢欧洲人。（迟疑地）您为什么到纽约来？

扬：为了离开。到下一班船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间了。

珍妮弗：太遗憾了。您必须得回去吗？

扬：不是必须，但我想回去。我没说过吗？

珍妮弗（愕然）：没有！

扬（彬彬有礼地）：好，再见。很高兴认识您。

珍妮弗：那我上这辆淡紫色的出租车，您可以坐后面那辆蓝白双色的。它们俩还会在百老汇大道，接着在布朗克斯碰见很多次。但是您已经不在车上，我也一样。

扬（稍加思考）：您要知道……

珍妮弗：珍妮弗。

扬：淡紫色不适合您。您多大了？

珍妮弗：二十三岁。

扬：您是做什么的？

珍妮弗：我是学政治学的，不过还没学多久，我想要见识世界。波士顿和费城的旅馆我都熟悉，或许不久以后还会熟悉巴黎的，但是我不熟悉纽约这里的。很糟糕，是不是？

扬：别这样说。

珍妮弗：我对您都没有什么用处。

扬：那您也可以跟我一起走，您对这里不熟，这可太糟糕了。我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旅馆，但是不会因为这个感到羞耻。再说我

也饿了，得先吃点儿东西，才能接着想问题。

〔人群走过，一些声音插进两人之间。珍妮弗向前走了几步。

扬：珍妮弗！……您等一下呀！(气喘吁吁地走近)您在做什么？

珍妮弗(气喘吁吁)：花生！我在自动售货机上买花生，您不是饿了吗。就这样……

〔她按下把手，机器上传出一段音乐，这段乐曲后面还将多次出现。

珍妮弗：这音乐是免费的。用一个硬币就能买到花生，还有可以享用一生的音乐。

扬(被逗乐了)：老天爷，看上去就像是喂松鼠的。

珍妮弗：很新鲜，我保证。(调皮地)我保证松鼠们会把所有的钱都扛到这里来，就为了能够一直都有好吃的。

扬(高兴地)：珍妮弗，您知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一只松鼠。(神秘地)它塞给我一封信。

珍妮弗：啊！

扬：信上写着："谁也别告诉！"

珍妮弗：还有呢？

扬："你将和珍妮弗一起在天堂一般的大地上度过今宵……"

珍妮弗：为什么在"天堂一般的大地上"？

扬：因为这里就叫这个名字，Ma－na Hat－ta，是一群印第安人这么给我解释的，不过那些人都穿着古怪的服装，看上去简直和在跑道上学跑步的水牛一样像那么回事。

珍妮弗：信是谁写的？

扬：我看不清签名。(咀嚼着)这些花生很不错呀，不过咱们还是得去正经吃点儿东西，有什么正经的吃食？

珍妮弗：意大利餐，中餐，西班牙餐，俄罗斯餐。浸在油里的洋蓟，苍白的茶水配燕窝，葱烧嫩蛇肉，还有陆上各种鲜果之前上来

的各种海鲜。

扬：我想要冰冷的空气，因为太热了，还有昏暗一点的房间，雪鸡，产自格陵兰岛的饮料，里面加冰块，我还想好好看您几个小时，冰冷的双肩，冰冷的面孔，冰冷的圆眼睛。您看可能吗？

珍妮弗：我看完全有可能。

〔酒吧，随后在街上，后来在一家钟点旅馆中。

〔音乐响起又停止。

珍妮弗（放慢语速）：你不是真的不会跳舞。

扬：好了，咱们走吧。

珍妮弗：我可怜的手，我可怜的肩膀呀，可怜的肩膀，别，别这样，不要伤害我。

扬：已经凌晨两点了。

珍妮弗：咱们在哪里？服务生怎么不唱歌了？

扬：别喝了！那是刚才，这里的服务生不唱歌。

珍妮弗：为什么不？

吉卜赛女人（走上前来，突然地）：稍等，给我一点时间。小姐，您的手，我要给您看看手相，预测未来。

扬：走吧！

珍妮弗：对呀，未来。等等！她要说我的未来。也给她看看你的手。她可是个真正的吉卜赛人：棕红的颜色，那样忧郁。您是真的吗，亲爱的女士？……怎样？

吉卜赛女人：我在你的手上什么也看不到。你伤着了吗？

珍妮弗：是他，他把指甲掐了进去，到现在还很疼。

扬：珍妮弗！

珍妮弗：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

吉卜赛女人：也可能是我弄错了。

扬（冷冷地）：不可能。

珍妮弗：他的手呢？

吉卜赛女人：您会长命百岁，年轻人，而且您永远不会被忘记。

扬(讽刺地)：我简直不敢相信。

珍妮弗(气愤地)：可是您连他的手都还没有看过！

扬：别生气。吉卜赛女人只要看一眼杯子里面喝剩的东西就够了，我的杯子里面还漂着一片柠檬。老一套了。

吉卜赛女人：没错，晚安。

珍妮弗(小声地)：她没有要钱……知道吗，我想知道自己跟你去过什么地方。

扬：为了记日记？为了记笔记？

珍妮弗：我想，这些不适合写进日记。

扬：新鲜空气会对你有好处，小心，有三级台阶。

珍妮弗：凌晨两点，谁还在台阶上坐着？可怜的人，您不去睡觉吗？

乞丐：多谢问起，像麦克这样的可怜人所能为之事……

珍妮弗：您是演员？

乞丐：陷身于充满苦痛的城市，承受无边无际的折磨，迷失在迷失方向的人群中。请给我，也给如我一般的人一点施舍。

珍妮弗(小声说)：我有一小袋花生，两美元和一条围巾，您拿去吧。

乞丐：不以谁的名义，无人会感激您。我们乞丐世界里的人太多了，小姐，我们没有肤色，妒忌白人和黑人的皮肤。终点站比弗利。不过您应该赶在高架铁路拆掉之前和这位绅士一起到上面去。这里的一切都臭气熏天。往左一拐就是车站。您安歇吧。

珍妮弗：谢谢。(走开，舒一口气)我的绅士，我太累了，回不了家。咱们走吧。

扬：明天最晚十点钟我就得……对不起，咱们就住碰到的第一家旅馆，你同意吗？

珍妮弗：再说说我的眼睛！

扬：我想没必要再继续找了。太晚了。

珍妮弗：或者说说我的嘴。当时是怎么样来着？你用吸管碰着我的嘴唇，用你的膝盖碰着我的……然后你说：

扬：Pas d'histoire[①].

珍妮弗：不是的。

扬：那我就现在对你说，如果你不胡闹的话，我将感激不尽。

珍妮弗（一颤）：咱们接着走吧，多走一会儿。

扬：马上就到早晨了，孩子。你平常这个时候都在做什么？

珍妮弗：睡觉。但是周末有舞会的时候我也睡得这么晚。要么是亚瑟吻我向我道晚安，要么是马克，或者图门。你没看见图门吗？他当时和我在一起，非常非常好的人。你现在也要吻我跟我道晚安。

扬：那是图门或者马克该干的事。

珍妮弗：你当然不是非做不可。谁也别告诉。（他们停下来）你到这栋可怕的房子这儿来干什么？

扬：乖乖的。

〔他们走进房子里。

女人（声音懒洋洋，刺耳）：什么事？

扬：还有空房间吗？

女人：只有一层的。一号房。先付钱。钥匙。中午退房。

〔他们默默地穿过走廊，他打开房门，待走进房间后又锁上门。

珍妮弗：不应该跟陌生人进旅馆，对不对？

扬：我听过这种说法。

珍妮弗：哦，这里空气真可怕，连换气扇都没有。

---

① 法语：不要胡闹。

扬：有那么严重吗？

珍妮弗：没有。但是我现在不行，不行。我对你一无所知。哦，求你，给我讲点你的事。咱们聊一聊，想一想。

扬：脱衣服。

珍妮弗（带着哭腔）：我可怜的手，我可怜的手，可怜的手。你看看它们呀。

扬：这不都是你让我做的吗？我还从没想到要这样伤害一个人。

珍妮弗：要是房间至少不这么脏，这么暗……这是苍蝇，蟑螂住的地方。我自己也被潮湿的甜腻腻的空气弄得很脏。你闻到空气中的糖浆味了吗？

扬（温和一些）：你很可爱，珍妮弗。别想了，把眼睛闭上。（顿一下，随后略带讽刺地）哦，不，我刚才是说"可爱"吗？

珍妮弗（颤抖着）：是的。

扬：我根本不是想说这个。人这种时候不会再思考，知道吗？事实上我想的是明天一早就得到船务办公室去。

珍妮弗：那个吉卜赛女人究竟说了什么？

扬：跟在她之前到咱们桌子那儿看笔相的那个人说的不一样。那个人认为有力的下划证明你是一个情欲很强的人，我的大写字母写得瘦长，说明我有所隐瞒，写T时飞扬的笔画显示了大胆的想象力。如果有良好的意愿，并且星相相合，不排除建立和谐伴侣关系的可能。但是，可爱的珍妮弗，今宵苦短呀，虽然咱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白天有多漫长。

珍妮弗（淡淡地）：要关掉灯吗？

扬：关掉。相信我，我很想用雪埋住你，好让你变得比以前更加冰冷，让你更加感到遗憾。我或许也会感到遗憾，或者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把一切遗忘。人在事前知道得很少，事后也一样，一个夜晚太多，也太少。

珍妮弗（岔开话题）：我可以把广播打开，肯定有晚间节目，我每次

回到家，都要在睡之前听听音乐，感觉很好。

扬：音乐？亲爱的珍妮弗，你现在不能听音乐——（音乐声还是轻轻地响起）——因为我不允许。

珍妮弗（含泪）：不允许？你真可怕。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扬：那你又为什么要吻我，为什么？

〔音乐声变大，随后停止，一段时间的静寂。

扬：珍妮弗！醒醒！请您醒醒。

珍妮弗（睡意朦胧）：几点了？

扬：十二点。我早就应该……

珍妮弗（明白过来）：早就，当然了。

扬：只是这儿看起来还像在夜里一样。盖在白昼之下的窗户，不见天光的天井。而且您说的没错，这里的确很脏。

珍妮弗：您怎么不走呀，我没有要求您等我。您会买不到船票，错过那班船的。

扬：您别这样说，珍妮弗。您昨天夜里很迷人，我要感谢您。

珍妮弗（语气一转，真诚地）：真可怕，是不是？

扬：什么？

珍妮弗：黑暗，还有在地下这么这么深的地方醒来，嘴里还一股这种味道。

扬：咱们去吃早饭，吃完后您会感觉好一些。

珍妮弗：我不会——我不会再有感觉。

扬（勉强地，谨慎地）：如果你能穿上衣服，亲爱的，那咱们就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只要咱们能先离开这里！

珍妮弗：把衣服给我，您可以碰我的衣服，您也不必转开身。（冷冷地）您想让我学会适应哪一种新的礼貌和距离感？

扬：我很抱歉。

珍妮弗：尽管我昨天那么迷人？

扬(温和地)：请你原谅。我本来应该知道的。

〔响起敲门声。

女人(从门外)：退房还是继续住？

扬：我们要走了。

女人：那就赶紧，赶紧。(渐远)让我们什么时候清理房间。不像话！都过中午了。本来应该……

画外音：

走绿灯的时候继续走
对我们表示信任对我们坦白
为什么不无悔地享受
告诉所有人，告诉全世界
在太阳上预约在月亮边登记
梦的内容：更紧密更光亮更易燃烧
她的最后一件衬衫一切事物的归宿
为什么让别人承担罪责
令人振作兴奋陶醉
放宽身体面向未来
要记住：红灯的时候
停！你不能……

扬：有松鼠的信？

珍妮弗(斩钉截铁地)：没有松鼠的信。

〔法庭。

好上帝：就是这样开始的。

法官：听起来像是要结束。

好上帝：您不明白。这时危险就要来了，并且我预感到事情又开始了。从这一刻起我才开始追踪。

法官：有什么可追踪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一个

年轻人在旅行中——(清清嗓子)——想追求点刺激，而且也找到了。旅行中的相遇，很平常，不是很真诚，有些轻率，但是和其它情况没什么不同。

好上帝：情况不同。天亮了，夜晚的各种角色都已隐去。

法官(试探地)：您重视道德？因为这个生气？

好上帝：哦，不是，我并不反感轻率、无聊或者寂寞的人越轨。他们不想一个人待着，想打发时间。但是您没觉得**那件事**又开始了吗？您听，那件事是这样开始的。他说："有松鼠的信？"说的时候声音里有一丝犹疑。他本不应该这样问。她回答说："没有松鼠的信。"而他，因为她根本不应该那样回答，于是他继续问道：

〔场景回到旅馆中。

扬：饿吗？

珍妮弗(犹豫地)：这现在有那么重要吗？

扬：是的。

珍妮弗：饿。

扬：想要新鲜的咖啡，白面包片，橙汁？

珍妮弗：饿极了。什么都想要。

〔又到法庭。

好上帝：说到这里她又看了看他，到日子了。

法官(翻着案卷)：于是他们去吃早饭。他从咖啡馆给船舶公司打电话，船舶公司说他得过一两天再问一下，因为当时还不能保证"大巴黎号"上有空位给他。

好上帝：到日子了。城市中四面八方都活了过来，狂躁的赞美诗再度响起，歌唱着工作、薪水和更大的利益。烟囱呻吟着，像复活的尼尼微和巴比伦的塔林一样矗立在那里，巨大楼房钝的、尖的顶部蹭着阴沉昏暗的天空，湿答答的天空像一块奇形怪状、令人作呕的海绵，霪湿了房顶。大型印刷厂里的流浪说

书人控制了排字机，报告已经发生的事，宣传将要发生的事。一吨吨卷心菜滚进市场，成百上千的尸体在殡仪馆里被人修剪、上妆、展览。

前一天的垃圾在高压下销毁，商场里，顾客们翻找着新的食物和未来的碎布。包裹穿过流水线，扶梯把密密麻麻的人群带向上层，穿过煤炱、毒气和废气组成的团团烟雾。

狂野的夏季带着新鲜的色彩飞向汽车身上的喷漆，飞上那些从公园飘下来的女人头上的帽子，飞上大米、蜂蜜、火鸡和虾灿烂的外壳。

人们不管去哪儿都觉得自己充满活力，觉得自己属于这座城市，属于这座他们自己发明创造的、用来满足所有需求的城市。这是城市的完美化身，凭借繁忙与垂死的挣扎接纳所有的人，在这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法官：罪恶。谋杀。

好上帝（态度有所保留地）：我说的不是这个。

法官（简洁地）：那好，打完电话以后，这两个人离开咖啡馆，乘地铁到125街，哈林区。他们在那里去了一家酒吧，拿了两个塑料搅拌棒作为纪念，随后在一座教堂内偷了两个介绍锡耶纳的圣卡塔琳娜生平的硬皮册子。有人看见他们在一家卖唱片的商店内和几个黑人一起听流行音乐，接着又按照旅行社的建议去了列克星敦区，住进亚特兰大酒店。

好上帝：还有一个我不得不提的小细节，是关于楼层，如果您真想弄清真相的话。

法官：关于楼层？

〔亚特兰大酒店大堂。

大堂服务员：八层的307房间还空着，先生，对着院子，所以很安静。

珍妮弗(小声对扬说)：看不到街道吗？没有更高一些的？

扬(对服务员)：没办法了吗？真的没有？

大堂服务员：很抱歉。如果您住的时间比较长，我可以替您预约一间更高一点临街的房间。不过这都说不准。

扬：我们也说不准……是不是还在这儿。不过您记着我们的事儿。(走向珍妮弗)你不高兴吗？

珍妮弗：不是，这样已经好多了，而且对咱们来说都无所谓。

电梯工：上楼请这边来。

〔电梯启动。

珍妮弗(声音夹杂在电梯升降的噪声中，陶醉地)：上升！怎样的一种上升呀！我的耳朵感觉到了。你将看到上面都有什么：换气机，冷空气，很多的水，每时每刻的洁净。

〔电梯停住，他们穿过走廊走向房间。

扬：我很好奇，想看看你湿润的头发，湿润的嘴唇，挂满水珠的睫毛，你会变得清亮、洁白、理智，咱们也不会再互相指责。

珍妮弗：你的船要开的时候就开，要我挥手的时候我就挥手，如果我还可以再最后吻你一次，我也会做，很快，就吻脸颊。打开门。

〔八楼的房间内。

扬：是啊，好学勤奋的珍妮弗，就因为我多疑，所以才要更仔细地盘问你。你说：明天是哪天？

珍妮弗(精确地)：最早明天。

扬：今天呢？

珍妮弗：最迟今天。

扬：现在呢？

珍妮弗(缓慢地，拥着他)：就是现在。

〔法庭。

法官：就是说还是又亲热了。

好上帝：不是，不是！不是那样。请您别用这种可笑的字眼。……那是一个关于保持距离的协定。

法官：咱们说正事！

好上帝：但这种距离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其中会有破绽产生，比如说那种笑，没错，确切地说一切就是从笑开始的。（阴沉地）通过那种无法描述的微笑。有人说，他们是无缘无故地发笑。

法官：谁发笑？

好上帝：就是让一切又开始的那些人。

法官：胡闹

好上帝（非常赞同）：胡闹。对！他们在大庭广众下笑，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或是对着经过的人微笑，就那样，带些暧昧，像阴谋家一样，不想让别人知道游戏规则马上就不管用了。那种微笑就像一个问号，只不过是一个非常肆无忌惮的问号。

法官：那又怎样呢，又没造成什么后果。

好上帝：不然。它们像滚烫的烟蒂掉在地毯上，要在僵化的世界上烧出洞来，并且靠的就是那种不停不歇的微笑。

法官：说正事！

好上帝：临近午夜的时候他们起床了。当然，除了抢银行的劫匪、酒吧女郎和守夜的人，没人会在这个时间起床。他们去了布鲁克林大桥。

法官：对，去大桥那里了。……为什么呢？

好上帝：不为什么。他们到那里去，站在那儿，靠着斜栏，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开始说。

〔在户外。

扬（诙谑地，愉快地）：如果你跟我到唐人街去，我就给你买一件龙图

案的衬衫。

珍妮弗：那我就得到保护了。

扬：如果你跟我到乡下去，我就给你偷一个消防梯，这样着火的时候你就能逃跑了，因为我还打算爱你很久。

珍妮弗：那我就得救了。

扬：如果你跟我到哈林区去，我就给你买一身黑皮肤，这样就没人能认出你来，因为我要一个人爱你，爱你很久。

珍妮弗(忘情地)：多久？

扬：表演，珍妮弗！别问：多久？应该说：那样我就有安全感了。

珍妮弗(喘一口气)：那样我就有安全感了。

扬：如果你陪我走完包厘街，我就送你乞丐手上那种长长的生命线，因为我要爱你直到你变得衰老虚弱。

珍妮弗(突然叫起来)：一封松鼠的信！终于又来了一封松鼠的信！

扬：信上写的什么？

珍妮弗："谁也别告诉。今天晚上珍妮弗将在百老汇区上，百事可乐瀑布下，好彩牌香烟的大烟圈旁等你。"

扬：我谁也不告诉。

珍妮弗：你会来吗？

扬：来！因为我已经来了。

〔法庭。

好上帝：现在他们开始演戏了，演的是：爱情。他们到处表演爱情，在黑暗的街角，百老汇昏暗的酒吧，42街电影院闪烁的霓虹灯前，人造太阳和彗星的流光里。但是他们演戏时就跟笑一样，已经违反了所有正常的使用规则。

法官(一板一眼地)：将近五点钟的时候，他们回到酒店。

好上帝：因为狂饮纵情而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了一样。他们并肩走着，直视前方，比表演的时候、笑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离对方的

距离都要大。然后是在楼上沉默地拥抱，沉默地尽义务，做的时候没有反抗，一切都正常进行，但是不会多久了，没有多久了。

法官（不耐烦地）：这种调查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什么动机也没有体现出来。我看这些过程根本证明不了什么。我要知道你的动机。愤怒？不是。嫉妒？

好上帝：给我些时间。我是好意。

法官（冷漠地）：一个好上帝是要这样说。

好上帝：我曾经一直是好意，当时也是。您不会相信我说的，但我真的给了他们各种机会。

第三天，大堂服务员还是没有其他空房间。下午他们在中央公园里坐着马车四处溜达的时候，碰上了一个游行队伍。女鼓手在队伍前面边舞边走，将腿踢得老高，永远年轻、光滑，在柏油路上表演的芭蕾舞演员，为战争中的牺牲者和获胜者表演侧手翻。树冠、车顶和人们头上围着彩带，儿童们欢呼雀跃，松鼠在剩下的那些草地上正襟危坐。它们用人们丢弃的坚果壳围出自己的领地，在池塘里的睡莲边，售货亭和自动售货机聚集的地方插了几块木板，扯起一块幕帘，只要掏五分钱，谁都可以去看上一出独一无二的表演。拎着提线木偶给他们配音的是比利和弗兰基。我这两个嗓音沙哑、嗜血成性的左膀右臂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干的就是用诗人发明的那些美好词句把内容恐怖的故事表演给人看。凑够一打观众以后，幕帘就在他们身后合上，另外两只松鼠用爪子穿透幕布钩住木头，活钩子。里面一片漆黑，只有小舞台的地板发着光，上面涂着磷粉，专为尸体准备，两个主演的声音从暗处传出，介绍着节目和节目内容。

〔剧院。

弗兰基：只要五分钱：世界上最美丽的五个爱情故事！

比利：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

弗兰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比利：罗密欧与朱丽叶。

弗兰基：阿贝拉与爱洛伊丝。

比利：弗兰西丝卡与保罗。

弗兰基：让他们见鬼去。见鬼去！

比利：闭嘴！（提高声音）现在说说第一出戏。变成石头的欧律狄刻，还有她在冥府的悲惨结局。俄耳甫斯，这个歌唱家被疯狂的女人们撕成了碎片，还有结束时美丽大自然的哀鸣。

弗兰基：死了。被撕碎了。结束了！

比利：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讲的是长发的女王和她的英雄，一种有效的魔药，及时出现的黑帆船，还有漫长痛苦的死亡。

弗兰基（情不自禁）：让他们见鬼去！

比利：过会儿才去，你这个笨蛋！紧接着就是英俊的罗密欧和他的朱丽叶在黑暗的维罗纳那甜蜜的死亡。还有墓穴，古老的城墙，一个月亮和许多仇恨做活动布景。

弗兰基：太棒了。别忘了匕首！

比利：顺便拐到古代的法国去一下。阿贝拉和爱洛伊丝。

弗兰基（轻轻地、令人毛骨悚然地笑起来）：哦，比利，我听到这两个人就严肃不起来。多么了不起的爱情，爱洛伊丝多么痴迷！哦，多难为情。连傲慢的特坦尼亚拥抱那头驴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笑，更别说这个了，哦，真要命。让他们见鬼去！

比利：鬼到最后才见！

弗兰基：我知道：保罗和弗兰西丝卡。但是我觉得这样好玩。

比利：女士们，先生们！两个相爱的人，又是在遥远的意大利，一本书，还有书的诱惑作为背景，地狱作为前景。

弗兰基：我是不是说过：让他们见鬼去？！

比利：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将会看到、闻到、尝到很多血腥。惊叫，誓言……

弗兰基：还有鬼！

比利：你们将一直看到地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奉上的微不足道的节目。明天的预告：另外几对的可怕的爱情和死亡，取材自世界各地的编年史、著名的戏剧和报纸，比如印第安的死亡谷，充满残暴的莱茵河地区，臭烘烘的威尼斯，完美的布景衬托美好感情的发展。

弗兰基：现在，大家都往这儿听，都朝这儿看呀！

〔音乐声响起，像是在表示戏剧表演的开始。

〔户外。

珍妮弗：它们演得真卖力，它们真滑稽。你不喜欢看吗？

扬：喜欢。不过，没有松鼠给咱们送信来吗？

珍妮弗：我没注意到，它们神神秘秘的，让我看看手袋。（打开手袋）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扬："见鬼去。"

珍妮弗（笑）：不是！上面写着（轻声）："请回家。"

〔法庭。

好上帝：他们总是回到那间房里去。那四面墙可真是不知羞耻。

法官：筑墙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以便自然的、健康的感情……

好上帝：……有机会发展吗？但这既不自然，也不健康。他们互相拥抱的同时，已经在盘算着拥抱另一个人。他们任由一种创世时本不如此的欲望支配，带着比任何一种严肃都更严肃的情绪，把现在许诺给对方，仅此而已，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强烈的呼吸，每一次抓住世界上最易朽的物质都让他们获判无期，这肉因为忧伤而变得苦涩，而他们就被困在其中。

〔八楼的房间内。

扬：你在听我说吗？

珍妮弗（疲倦地）：在听。

扬：我知道现在马上就到我应该向你许诺说回去以后给你写信的时候了。但是你不要相信我。你想知道信的内容吗？

珍妮弗：想。

扬："亲爱的，我仔细回想了一切……你现在对我是这么重要，这么珍贵……立刻给我写信，最好留在邮局里我去取，以后再向你解释为什么……立即回信告诉我这些天是不是对你也……之类之类……虽然远隔万里，我还是拥抱你，我的小心肝，之类之类……咱们一定要再见面，咱们会……找到办法，咱们会，应该，必须，不管相隔多远。盼信！"

珍妮弗（支起身子，天真地）：你真的会给我写信？

扬：不是，这只是个玩笑。但恐怕经过这一切后，我就不会再开玩笑了。

珍妮弗：我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你的话。

扬：你就会懂了。（背诵，调侃地）"我为你陶醉，我的精神，对你的渴望让我疯狂。你像我血液中的琼浆，从梦幻和痴迷中而来，让我堕落。"

珍妮弗：这是什么？

扬：是些句子。

珍妮弗：描述你的感情？

扬：我已经把自己的感情剥下来，和衣服放在了一起。

珍妮弗：这是你的内心在对我说话？

扬：我的内心！我曾不知疲倦地寻找，长年研究，但是我在自己的内心里还没有碰见任何人。

〔电话响起。

珍妮弗：电话！我接吗？

扬：接吧。

珍妮弗：您好。好，我知道了。……谢谢，很好。

〔停顿。

珍妮弗：船上有一个位子给你，你可以出发了。

画外音：

别忘了只要还有时间
给上帝一个机会
让你的生活变得甜蜜
捉住知了加固钢铁
做好事快点做
戴安娜每小时两百公里
来势前所未有
车毁人亡
反省返身忘记一切
你不能把它带走
走一直走
绿灯的时候别忘了！

〔八楼的房间内。

珍妮弗：我好了。箱子装好了，它可真轻，真像是装着羽毛。适合飞行的行李。现在我该对你说什么？保重？

扬：什么也别说，珍妮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说：这段时间很轻松，很美。会很轻松的。

珍妮弗(模仿)：很美。

扬：我最好什么也不说。

珍妮弗：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还可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我留下的手帕。我总是留下一条手帕，用来挥舞的手帕，上面洒的是一滴香水，不是眼泪。

扬：咱们一起走！

珍妮弗：不。

扬：一起到街上。

珍妮弗（无所谓地）：随你的便吧。这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

扬：没错，是这样的。

〔他们打开门，穿过走廊，坐电梯下楼。

电梯工：一楼？

扬：一楼。

珍妮弗（自言自语）：会很轻松的，会很轻松的。

扬：我还得去结账。

珍妮弗：我先走。……我走了。（边跑起来边说）我走了。

〔大街上的嘈杂声，在嘈杂声之上传来画外音。

画外音：

不要害怕星期一和星期二
鹭鸶和蝙蝠的最后一天
你不能把它带走
不要碰心脏和图章
自己感受自己去看
倾听跟着走继续走
靠近他靠近虚无
别忘了信任我们依赖我们
只要有时间别忘了！

〔大街上。

扬（大声，随后提高声音，最后绝望地）：珍妮弗！……珍妮弗！……珍妮弗！

卖报人：老兵会议

蠢羊会议

老鼓手会议

扬(转向正在叫卖的卖报人)：她肯定是从这儿过去的，带着一只箱子。穿着粉色和白色的衣服，卷发盖着耳朵。还有这种眼神：您觉得怎么样？

卖报人：见过吗？什么也没看见过。粉色和白色？她们都一样，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您再也见不到她了。不过您还是去问问那边的警察。对！就是头上戴头盔，手里拿警棍的那个。

扬(朝警察走过去)：她不可能走远。和其他人长得一样，可她还是她。

警察：您是家属？

扬：我一发现事情不对就开始跑。她就在我前面一百米。

警察：行了行了，在您前面。您是个好人，但是我得先领着那边的孩子过马路，待会咱们再接着说！对吧，孩子们？

儿童：带着我们！驮着我们！来呀，提线木偶！来呀，细心的警察老叔叔。

扬(继续走，继续大声叫)：珍妮弗！珍妮弗！

〔他的喊声减弱，四周突然安静下来，随后

珍妮弗(毫不惊讶地)：是你？

扬(气喘吁吁)：把你的箱子给我。

珍妮弗：扬！

扬：你疯了吗？……你站在这儿，呵着手心，还把头发从额头上拂开。咱们回去。

珍妮弗：回去？

扬：你怎么能走呢。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珍妮弗：扬。

扬：我本应该揍你，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揍你……

珍妮弗：好了，好了。

扬：我再让你走的时候，你还走吗！？

珍妮弗：不走了。

扬：虽然你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是你现在知道自己应该待在什么地方了？

珍妮弗：我只是不知道咱们还能待在什么地方。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也知道。

扬：我知道。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预兆？

珍妮弗：对，对。

扬：我结账的时候，听说楼上有一间房空了出来，是临街的一面，在三十一层。我怎么还能继续结账，当时就想着一定得追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说啊！

珍妮弗：哦，对，对。

扬：因为这是你想要的，也因为我还没有满足过你任何愿望，送过你任何东西。

珍妮弗（缓缓地）：吻我。虽然是在大街上。虽然是在摆着橙子和棕色菠萝的窗户前。虽然是在救护车的十字和被马戏团的人牵过去的单峰驼前。虽然是在从黑人白人的混血儿扔掉的桃子和绿枣里飞出的果核前。

扬：你不害怕在大街上丢人吗？

珍妮弗：不怕。而且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不怕。

扬：你说！

珍妮弗：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出我马上就要彻底完蛋，能觉察到我没有骄傲，渴望被羞辱；我现在任由你处决，或是像一件东西一样在每一个你想出的游戏之后被扔掉。

扬：你一定曾经非常骄傲，我现在非常为你骄傲。（突然地，忧心忡忡地）珍妮弗！

珍妮弗：没什么。我有点晕。因为你曾经爱过我，或是因为你将要再次爱我。扶住我。

扬：别说了！咱们马上就到。你将被放在干净的被单里，有东西

喝，额头放上冰块，再来一支烟。不要再说了！

珍妮弗：我真以为自己昏过去了。原谅我。我不知道人可以这样昏过去。

〔法庭。

法官：要不要也来杯冷饮？来根烟？

好上帝：来口水就行了。

法官：三十一层当然比八层要好，而且都比住在平地上要好。特别是在这儿。

好上帝：哪儿都一样。上面的空气更加稀薄。声浪顺着墙壁滑下去。所有的一切都那样明显地沉向河床，河上漂着浮木：曾经的伴侣，过去的负担，无助的筏工没有远大的目标。日常生活的缩影是有趣的。从远一点的地方看过去，人类健康的心智萎缩了，看去无可救药地像有些痴呆。

法官（轻率地）：这两个人恐怕已经没有了，没有人类健康的心智。

好上帝（慢条斯理地）：您怎么这样说话？

法官：换位思考。

好上帝：是吗？高处有一些地方没有鹰居住。自由，爱人们密集的阵线控制着这个怪物，在失去理智的状态下保护着它。

于是我从一开始就跟着那个吉卜赛女人，这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住的人保护着爱巢……她那样卑躬屈膝地走下去，然后突然跨过柏油路飞起来，不让自己的脚留下任何印迹……

爱情，我可以这样说……

她呀，我们捉摸不着，带不来，她总是一言不发。

无迹可寻。就连她刚才待过的地方，也找不到她。

并且我可以断言，她昨天还在爱着那两个人，令仙人掌开出紫色的花朵，杨树向黑暗中伸展，而今天就已经爱着另外两

个人，让含羞草颤抖……

她不觉得自己做过亏心事，只是束紧紧身胸衣，让红色的裙子飞舞着，并用她那双由于忧伤而不朽的眼睛再一次让某人的世界陷入黑暗。

法官：捉摸不到。带是当然带不来的了。但是能够弄到手的，这些事实……(翻阅着)三十一层怎么样？

好上帝：那间房比白昼还要亮。买完东西回来后，在灶上煎煎瞪着死鱼眼的鱼，在浴室里洗几双长筒袜短筒袜晾在钢杆上，没有别的事可做的时候，还可以用那根杆子练练体操。这就是所谓的"家"，有时从窗户探出身子去，从给扫帚做的广告上面扯一些稻草灯心草糊在墙上，好让房间看起来更像个窝。每天把房门反复锁两次，还要再起来第三次，检查一下门是不是锁好了。他们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没有烟了，其中一个想去买，但是后来是两个人一起去。

法官：有松鼠的信吗？

好上帝：多极了。信堆积如山。比利和弗兰基在走廊上蹦来蹦去，从钥匙孔朝里面看。

〔酒店走廊。

比利：没有人知道，真好呀！

弗兰基：我是眼不见，心不乱。

比利：诗人，疯子。你给那个女的想出什么了？

弗兰基：让她见鬼去！

比利：那个男的呢？

弗兰基：他很精，但是已经陷进去了。精明的脑袋瓜，造谣中伤的嘴巴，这个世界发霉啦！

比利：快说呀。

弗兰基：西班牙式酷刑。

比利：西班牙式？

弗兰基：你会笑死的。拇指夹根本没法跟它比。往指甲缝里钉烧红的木签子是殖民地的官老爷玩的游戏。鞭笞跟它比起来简直是享受。让我悄悄告诉你。

〔它轻声嘀咕着。

比利：呵呵?!

弗兰基：啊啊！

比利：同意？

弗兰基：同意。只要咱们严厉的主人同意。

〔法庭。

法官：咱们已经不生活在中世纪了。

好上帝：没错,这是现代的开始,或者说是末代,不管叫什么。

法官：真让人难以忍受。这种热法。天已经黑下来了。

好上帝：我看,您和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赞同集体灭亡,而不赞同个人灭亡。但是我为了那些暂时离开的单个的人,不得不设计出一套老式的程序,所以他们不会恕我无罪。

法官：要谁恕罪,为什么？

好上帝：我必须要澄清一点。我只是引导并且利用了手下人放荡的想象力而已;我的理智并不喜欢这些。只有低等的生物才会有那些陋习。我并没有谋杀的欲望。

法官：您不认罪？

好上帝：只是为了公正而已。

法官：您不认罪？那么还要谁恕罪？

好上帝：那好:决不恕罪。

画外音：

好的建议不再昂贵

嘲讽更加廉价要么做要么死！

对夜莺不再留情
别忘记不管发生什么
继续走志愿者在前
豺和狼跟在后
和平不单行
不留情只要还有时间
严厉的措施更加严厉
打倒所有的拦路杆
你不能带走它
停！看仔细要看仔细：停！

〔三十一层的房间内。

珍妮弗：救我！

扬：你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你变成这个样子了？曾经是一个有日记、有睡前的吻别、有汽车中的吻别、有图门、胳膊下夹着写满了的笔记本的粉红色姑娘，非常可爱，您喜欢吗？——房子上的防火梯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着火的时候让人自救用的；房间里的灭火器又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让人灭火自救。

珍妮弗：救我！从你手里，从我手里。让咱们不用再同自己斗争，让我面对你时更加平静。

扬：你在哭吗？哭吧！

珍妮弗：你说咱们是不是疯了？

扬：有可能。

珍妮弗：你鄙视我吗？

扬：只有一点。只够让我对你不断感到惊奇。但我也对自己感到惊奇。

珍妮弗：你今天走吗？

扬：不走。

珍妮弗：但我知道你只是推迟而已，总是推迟。为什么？

扬：别问了！或许因为还少些什么。……不过，你的好奇心到哪里去了？你本来想问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事，回答一些你猜我会问的问题。

珍妮弗：是的，是的。咱们就说说话吧，静静地躺着。讲吧！

扬：讲小时候的事儿？乡下和城里的故事？父亲母亲，阿姨姑姑，伯父舅舅？学校里的事儿？讲灰心丧气的老师，粉笔头大战还是通过的那些考试？——我出生了，之后没多久就已经太迟了。

珍妮弗：是啊。这可能有点蠢……虽然我觉得应该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儿。

扬：我也可以给你讲讲我曾经靠着哪些想法和信念努力过，现在又靠着没有想法挣多少钱，前景如何。或是描述一下那片土地，它的山脉，苹果树和最新的边界关系。但是你们这儿的人只是说：欧洲。欧洲人。我怎么能这么小家子气，只谈我们自己的苹果树，不考虑那些同样有可能存在的松树和海滩。另外，所有这些都非常遥远，对我已经没有意义。

珍妮弗：那……但是……

扬：还有什么？

珍妮弗（小声地）：其他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现在我又算什么呢？

扬（稍作思考）：我让你变得这么胆怯吗，以至于你到现在才问起？这个无法回避，非常受人喜爱的问题。我可是做好心理准备了。但是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如果我现在讲给你听，给你讲那几个，或是那许多女人的事，讲失望——是这个词吧？——或是难忘的经历。我完全熟悉那些说法，也为自己的过去准备了几种说法。就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有一种悲伤的，一种轻浮的，一种前后内容贯穿的，还有一种只能当统计数据来听的。不过，你不让我讲这些岂不更好？

珍妮弗：没错。不过你提到那封不会写给我的信时曾经说："最好留在邮局里我去取，以后再向你解释为什么……"

扬：我或许是想说出自己的秘密。因为那边的确有个人在等着我。总有人在等着我。或者这些根本不应该开始。人就是不断地被传递着，一段情消解了另一段情，人就从一张床移居到另一张床上。

珍妮弗：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说？

扬：什么也不说。

珍妮弗（痛苦地）：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扬：我没这样说。我甚至没打算说要回那边去。但是不管怎样，都没什么可说的。

珍妮弗：因为这样更简单。哦，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简单，简单！

扬：哭吧！但是别忘了你自己也说过：谁也别告诉。

珍妮弗：是的。因为松鼠送来的那些信里是这么写的。

扬：它们该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

珍妮弗：如果它们不知道！——那样的话我就永远也不会认识你了。

扬：你了解了我的弱点和我无意中做过的一些好事又能怎么样。我不想知道关于你的任何事，我想把你和你的事分开。你的走路、举动、目光，你跟着我、顺从我或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那时你表现出的自我没有任何一张纸、任何一种证明能表现得出。我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烦心。（语气一变，委屈地）但是如果你在乎的话，咱们可以试着找出一个共同的话题。

珍妮弗：不要！不要！

扬：你知道干涉和自动化吗？量子的任性和交互主体验证？

珍妮弗：不要！

扬：原子核的改变，精神病学或者旧石器时代？

珍妮弗（恐惧地）：求你了！

扬：那么这些都不能聊了？

珍妮弗：不……

扬：或者聊些其他的？

珍妮弗：随你。我会努力的。

扬：为什么努力？

珍妮弗：努力亲近你。

扬：你会表达观点吗？

珍妮弗：什么观点？

扬：这我就要问你了。

珍妮弗：这对你那么重要吗？

扬：不是。既然说起来了，我只是想搞清楚，如果你没有观点，却又努力想有观点的话，该怎么办。

珍妮弗：不要疏远我。

扬（越来越冷静，讥讽的口气越来越重）：还有一个交流的办法。咱们可以去看戏，然后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交换一下关于被成功演绎的密集炮火的看法。

珍妮弗：你说的是什么戏？

扬：说的是一出我永远不会跟你一起去看的戏。——要么听音乐怎么样？如果咱们有空闲的话，就去听一场重要的，首、尾乐章可谓精彩，巧妙的结构组合直刺人心扉的钢琴音乐会。

珍妮弗：你说的是严肃音乐？

扬：如果这样不行，咱们就去画廊，瞪大眼睛揣摩色调。如果这样还是不行，你就学做饭，用蛋饼、酱汁和甜点愉悦我。晚上还有去电影院这个办法，坐在一起死盯着银幕放松自己。你要相信，总能找到什么来把咱们搞到一块儿。孩子，比如说，还有忧虑和坏天气。你要相信！

珍妮弗：我都可以。

扬（恼怒地）：我也是。

珍妮弗：你生气的样子很好看。

扬：我现在没有生气，只是想跳出所有以往的岁月，和以往所有岁月中的所有思想，我想在内心里拆掉曾经的那个我，做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我。

珍妮弗：你的样子很好看，你已经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个你了。

扬：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咱们之间不可能变成那样：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

以信任对信任。

让我们想着未来。

做好同志。保持友谊。

互相保护，同舟共济。

成为慰藉。成为慰藉。

你是第一个不能成为我的慰藉的人。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能让人忍受，即便他们让我麻木，并且消磨着我的忍耐力。我什么都能够忍受，但是不包括你。

珍妮弗：你的样子很好看，我崇拜你。我吻你的双肩，心里什么也不想。这是不是就叫做无可救药？

扬：对。但这只是对一条不肯断的链条的第一下打击、第一次敲打。不过你听，它已经在响了，它最后一声不吭断掉的时候，你也不会想什么。不过那时世界上的法律也就没办法再约束咱们了。

〔好上帝的办公室里。

比利：这两个人长不了了。已经在翻着白眼，呆呆出神。背后说人坏话。

弗兰基：亮底牌吧。最后那张破纸上怎么写的？主人怎么说的？

比利：等。等待。

〔抓挠的声音。

比利：别在弹药柜上抓来抓去。小心给你的爪子上来一下。
弗兰基：我的手都痒了。
比利：咱们要不要再给他们一封信？
弗兰基：那得是一封让人心跳加速、增加压力的信。让他们见鬼去。
比利：咱们写什么？
弗兰基："谁也别告诉。"
比利：那还用说。
弗兰基：恨不得咬自己一口。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比利：咬呀！
弗兰基：唉哟！唉哟！唉哟！
比利：还是想不出来？
弗兰基：有了！
比利：你又有高招了。
弗兰基：他们得住得更高。
比利：来个栗子如何？搞个爆栗子？
弗兰基：留着你的栗子吧！得在最高一层楼上腾出一个空房间。把登记卡拿过来！现在谁在上面闷着呢？
比利：多高？五十八层？那是最高的了。
弗兰基：拿过来！不男不女先生。咱们试一试。
比利：怎么试？
弗兰基：他得搬出去。咱们蹦过去。我一下子跳到他的胸脯上。接着他就收拾行李了，给吓的。
比利：搬出来，然后他们搬进去。接着呢？
弗兰基：接着他们就飘起来，而且不得不节省着用臭气，脚底下没有了根，觉得晕。还吹口哨——(它吹起口哨)——对天堂般的大地吹口哨。(它又吹起口哨)
比利：天堂般的。这样就更快了。

弗兰基：哦，真棒！

比利：哦真棒，没人知道我比利……

弗兰基：我弗兰基……

比利：是温顺害羞……

弗兰基：伶俐的松鼠。

〔法庭。

法官：果真有一位男客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从顶层搬出来了。

好上帝：大堂服务员想起了那两个人给自己的小费，给他们换了一个房间。从上面的房间向外能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下面躺着一个飘起来时被丢弃的世界。人一只眼已经看得到月亮，另一只眼还能看得到太阳。能看得到大海在远处躬起身子，把船舶和烟雾拽下去到地球的其他部分。

法官：好个障眼法，搬家！您是不是以为在上面可以更神不知鬼不觉地动手？

好上帝：不是，只是能快一些。我只推进那些已经无法再停住的事情向前发展。而且他们已经快没有钱了，这也让我感到忧心。我不想让他们因为忧虑分心。您知道上层的房间有多贵。

法官（轻蔑地）：还有同情。没错，我知道。（翻阅案卷）咱们讲到最后一个晚上了，没错吧？

好上帝：最后一天前的那个晚上就像世界末日。恣意妄为的高温，火辣辣的热，换气扇都休克了。

法官：今天和那会儿一样。

好上帝：冰块还没有送到嘴边就已经融在杯子里。

法官：这两个人就不担心吗？

好上帝：他们有信，相信每一个字。

〔五十八层的房间内。

珍妮弗：想想啊，又是一个暗示，又是一个预兆。(温柔地)善良的、可爱的松鼠。

扬：晚上搬家。搬进深夜中。

珍妮弗：我要把我的发刷放在你的旁边。把你的书摆好。把你的夹克挂在我的裙子旁边。现在我要把一切都放好摆好，就像它们会一直那样待着。这样一个瞬间啊！我要永远牢记住：这个静静的夜，潮湿的炎热，咱们身下这座发光的岛，还有咱们为了给它增加光彩即将在这里点燃的灯光，不为了向任何人致敬而点燃的灯光。

扬：来吧！放开你手里拿的东西。永远放开所有的一切。我感到自己再也不会比现在更清楚自己待的经度和纬度，更清楚除了这间最普通不过的房间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成为承载一切的基础，恰恰是在这个远离实地的地方人会有这样的体会。这里有空间。而你则收容了我，一个陌生人。

珍妮弗：因为他从远方而来，要向远方去，所以我为他铺好床铺，将水罐放在他的身边。

扬：但他依然在某些黑暗中摸索，找不到路。他依然显得陌生，因为他的口音很重，而且他还不想得到人们的信任。我现在需要一张地图，好让它向你解释我的一切：我所有的荒漠，沙子的颜色，白色的冻原，还有一片从未有人涉足的地域。不过还有一片新标的绿色，说明我心里的冰湖已经开始流动。

珍妮弗：终于。终于。

扬：我还需要一本书，从书里我能够知道你身体里的一切，气候，植被和动物，让你生病的病原体，以及你血液中它们那些沉默顽固的对手，还有那些接吻的时候我弄到自己这边来的最微小的生物。我想看看，现在当你的身体在晚上被灯光照亮，温暖而激动地投身在一场狂欢中时会怎样。我已经看到了：透

明的水果和宝石，山茱萸和红宝石，闪闪发亮的矿物。变成了一出华丽的童话剧，变成了血液的循环系统。看啊。瞧啊。

一层一层都剥开，覆盖着嫩肉的东西，裹住你的关节、丝绸般的白皮肤，放松的肌肉，打磨光滑的骨头，赤裸的髋关节上的漆，你胸腔里烟雾一样的光，肋骨鲜明的轮廓线条。什么都瞧，什么都看。

珍妮弗：但愿我可以做得更多，为了你撕开自己，让你占有，全心全意，或者像人说的：毫无保留。

扬：还有倾听。耳朵贴在你身上，因为你的身体里从无宁静，一股旋风在你的肺里腾起落下，在你的心房中活塞落下的声音，你吞咽的时候发出的吓人的声音，还有你的四肢中幽灵般的喀喀声。

珍妮弗：听吧，因为我在你面前无法保留任何秘密。

扬：但是我能够探出所有的秘密吗？——哦，嫉妒会向我袭来，缠住我，让我来不及熟悉里面那些玄妙的色彩、穿过细胞的神秘通道、撒在身体组织、幼虫和灯笼里面的盐、以被人遗忘的神话故事做内容的马赛克地板。海绵体和骨髓。所有那些构成你的奢侈的，必将会悄无声息地逝去的物件。

珍妮弗：我已经要逝去了吗？我不是因为你而逝去吗？

扬：那么留在世界上的时间就很少了。因为当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已经程式化，我却还没有弄明白你灵活的双眼上面那层透明的涂层和皮肤上面那层金色的茸毛，当一切都已知已做并且重新要被毁灭的时候，我还依然迷失在你目光的迷宫中。从你的呼吸道里发出的哽咽声将比其他的一切都更令我震惊。

珍妮弗：时间这么少。时间太少了。

扬：所以我成为骷髅以后还要拥抱你的骷髅，在成为永恒的那一日倾听这条链子在你的骨头上叮当作响，拿起你腐烂的心，捧一把你将要成为的灰烬放进我已经腐烂的嘴，并且因此窒息。

让我的不存在充满你将要成为的虚无。我要留在你身边，直到时间的尽头，和你一起坠落深渊的最底层。我要和你一起结束，结束。并且要随时对抗爱情的结束，直到最后一刻。

珍妮弗：我的最后一刻。说下去。

扬：从一开始就有一桩卑鄙的勾当，没有任何一种亵渎神灵的语言能够与它相提并论。为了爱这个火焰般的符号我们要忍受什么样的苛责，还要在越来越亲密的时候看着它熄灭？是谁大喊说神已死？或是说他坠入了雷窟之中！或是说他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是抱怨得太少了？让我们为了一种虚无剖开心脏，好让这委屈的抱怨把空虚填满，你将会因为这个而死！哦不。爱我吧，好让我不必睡去，不必停止爱你。爱我吧，以便老天能发慈悲。我为什么就不能抓住你，折磨你，对你的一切感到绝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告诉我可以拥抱你多久，多少次，尽管我想一直拥抱着你，一直拥有你！

我现在不想离开你，不想在梦的世界里欺骗，在昏睡的世界里任人欺骗。我要的是一样还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无尽。剩下的只有一张床，床的一端冰山撞在一起，床沿下面有人放了火。床的两边：不是天使，而是雨林中的伞形花，鹦鹉的嘲笑和饥荒国度里的纠缠成一堆的枯枝。不要睡，求你。

珍妮弗：我再也不睡。再不离开你。

扬：那就来吧。我和你在一起，反抗一切。反时间开始了。

〔法庭。

法官：什么意思？

好上帝：说的是另外一种状态，一种对界限的超越，是你我不曾考虑到的。

法官（谨慎地）：我们这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案件。

好上帝：你们接触过的是我，但是从未接触过这种事。

法官：狂妄。——您是不是还打算说艾伦·海和那个巴姆菲尔德，还有其他所有那些被您……

好上帝：那些被我？我？

法官：那些被谋杀者的故事都大体一样？

好上帝：我不能这样说。每一个故事的发生所用的语言都不同。就连无话可说的时候，这些故事都不一样。而且每个故事所潜入的时间都不相同。但是没有关心过这些事的人恐怕都会看到相似之处，就像是所有长两条腿的也都相似一样。不过所有人都倾向于消除自然中的禁锢，接着在世界上就再找不到可以攀附的东西。不是有句话说嘛，罪不总在杀人的人，有时也在被杀的人。

法官：您不要试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好上帝：我没试图这样做。我只是想告诉您，这两个人不再有任何信仰，而我是抱着美好的信仰才动手的。

法官：就您！

好上帝：您要我表明一下自己的信仰吗？——我信仰每天都存在于生活之中的针对任何人任何时间的秩序。

我信仰一种伟大的传统，以及它强大的势力，在这种传统中，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有一席之地，并且我也相信它所有的对手都会死。我相信爱情属于世界黑夜的那一面，它比任何一种罪行、任何一种异端邪说都更有害。我相信有它出现的地方就会产生混沌状态，恰似创世第一天之前那样。我相信爱情的无辜，以及它会导致毁灭，相信只有通过犯罪并接受审判，一切才能继续。

我相信相爱的人理应飞上天，一直飘在天上。也许他们会成为星座的组成部分。您不是说过：他没有埋葬她——？您不是这样说过吗？

法官：对。

好上帝：而我只是在重复你的话而已。没有埋葬，您明白吗，飞上天，成为星座的组成部分。

法官(粗鲁地)：您是一个病态的幻想家。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给您列出一堆幸福伴侣的例子。少年时代的女友后来嫁给了医生。乡下的邻居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两个大学生互相表露着对于生活和对方的认真态度。

好上帝：我承认有无数这样的人，可是谁又在意这种人呢？他们在最初为追求自由而越轨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直觉。但是驯服了最初的炽热后，他们把它拿在手里，用它建起一个企业生产治疗寂寞的药物，这是一种同志关系和经济利益共同体。于是社会内部出现了一种能够为人接受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平衡和秩序中。

法官：其他的状态既不可能，也不存在。

好上帝：因为都被我消灭，被我干掉了。我这样做就是要保证宁静和安全，也为了您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端详自己的手指尖，让一切都始终按照咱们的希望发展。

法官：没有两个法官——就像没有两种秩序一样。

好上帝：那您跟我就一定是盟友的关系，我只是还不知道而已。那么让我丧失战斗力或许就不是故意的，只是为了能谈起一些最好不要谈起的事。两个秩序的维护者合而为一了。

画外音：

一个星球不成天空
最好让步要狡猾
尝试储存暴力
火箭更灵巧炸弹更丰腴
重水更加臭名远扬
消散让你们消散让世界消散

咣一声零点零分

在敲击中浮沉

记住你做不到

要做得利索又甜蜜

冷笑并忍受——停！

〔五十八层的房间内。

扬：你接受吗？你会忍受吗？尽管这被称为“告别”，并且对咱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珍妮弗：让我害怕的是你依然在这里，而我不得不看着你，直到最后的时刻来临。要不了多久我就不在了。但愿已经结束，但愿我没有痛苦，但愿我也没有自我。我什么都能说吗？

扬：什么都可以。说出一切！

珍妮弗：不要再碰我。不要太靠近我。我会成为导火索。

扬：要我离开多远？

珍妮弗：到门边。但是不要把手放在门把手上。

扬（走开）：我……

珍妮弗：不要再跟我说话。也不要再最后一次拥抱我。

扬：我呀！

珍妮弗：现在按下把手，走吧，不要回头。不要用脊背对着我，虽然我闭着眼睛，不会再看见你的脸。

扬：但是我不能……

珍妮弗：不要再伤害我。不要拖延时间。

扬（穿过房间向她走回来）：我再也无法离开。

珍妮弗：不。不要碰我！

扬：再也无法。看着我呀。再也无法。

珍妮弗（跪倒在地，缓缓地）：哦，这是真的。再也无法。

扬（恐惧地）：你在做什么？不要这样！

珍妮弗：跪倒在你的面前亲吻你的脚？我会一直这样做。跟在你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不管你去哪儿。你喝完了之后才喝，你吃过了之后才吃，你睡觉的时候就在一旁守候。

扬（小声地）：站起来，亲爱的。……我要打开窗子，把天空放进来。现在如果我离开，你将会等待，不再哭泣——只是去退船票，好让船永远地离开。我要坐一辆火红色的出租车，它开得最快，是时候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同生共死，用一种全新的语言跟你说话，不再有职业，不再做生意，不再是有用的人，并且要和一切决裂，脱离开其他所有的人。就算我对世界的兴趣不再，也随它，因为我对你和你的声音百依百顺。我要用这种新的语言向你宣布我的爱，把你称为"我的灵魂"，因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这是一个我还从未听过的词，现在才想到，这个词对你丝毫没有亵渎之意。

珍妮弗：哦，谁也别告诉。

扬：我的精神，对你的爱让我疯狂，如此而已。这是开始也是结束，是头也是尾……

珍妮弗：古老的传统：如果你对我宣布你的爱，我也向你承认我的爱。我的灵魂……

扬：朽还是不朽：这个问题没有肯定的回答。

〔法庭。

好上帝：是的，他们一定得上天，不留痕迹，因为不可以有任何东西任何人太靠近他们。他们就像是偶尔会被人发现的稀有元素，那种能发光可燃的危险元素，令一切腐坏，对世界提出质疑。连他们留下的回忆都会污染他们曾经接触的地方。这个法庭将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我被判刑，所有的人都将陷入不安。因为在这里相爱的人必须死，否则他们就不曾存在。必

须赶他们去死，不然他们就不是活着的。人们会反驳我说：这种感情会变淡，会消退。但这根本不是感情，而是毁灭！而且它也不会消退。

关键在于要避开，要适应环境！回答呀——您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回答呀！

法官：对。

好上帝：这一个“对”完了之后就没有了。那我可要再去一趟，再做一次。

〔五十八层的房间内。

珍妮弗：进来。

好上帝：您一个人？

珍妮弗：是的。请进。

好上帝：我只是要送一个包裹。是给您的。

珍妮弗（无动于衷）：我没听说有包裹。

好上帝：是要给您一个惊喜。

珍妮弗（稍稍有些高兴）：是礼物，对吗？

好上帝：可以放在这里吗？您能不能不要太好奇，等到您不是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

珍妮弗：哦，当然了。我不好奇。我现在能等。等。

好上帝（语气一变）：他马上就回来。

珍妮弗：是的，马上。他只是……（一顿）……只是离开一会儿，虽然不着急，但他还是要抓紧时间。今天是一个充满意外的日子。（默然）您瞧，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谢谢。

〔寂静。

珍妮弗：没事。谢谢。您不走吗？

好上帝（无动于衷）：您在谢我？

珍妮弗：是的。（低声说）但是现在我得一个人待着，您明白吗，因

为今天晚上要离港的一班船不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也因为之后幸福将要撕碎我的衣服。

请您走吧，因为我不可以和任何人讲话。我恋爱了。而且我不能自已，我的五脏六腑都因为爱情而燃烧，要把他将要在这里而还未在这里的那段时间燃烧成爱情，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全心全意爱着他。

您快走吧。不要这样看着我，不要呼吸这里的空气，我需要它。我恋爱了。您从这里走开吧。我恋爱了。

好上帝：没有松鼠的信吗？

珍妮弗：天啊！

好上帝：一封松鼠的信。里面写着：谁也别告诉。

珍妮弗（恐惧，小声地）：您不要说这句话。您不可以。任何人都不行。

好上帝：没有人知道。

珍妮弗：没有人。

〔门被撞上。

〔音乐起。

〔46 街的一家酒吧。

扬（走进来）：您好。

酒吧侍者：要点儿什么？

扬（一惊）：我不知道。什么？

酒吧侍者：双份威士忌。加满冰块。心情不好。

扬：对。不过快一点。到底几点了？我的表走得太慢。我觉得它肯定马上就要停了，因为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给它上过发条。

酒吧侍者（干着活）：热死了今天。（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的吧台上）应该马上就到整点了，我可以把广播打开，您一会就知道准确时间。

扬：感谢。

酒吧侍者(拧着旋钮打开广播)：棒球比赛已经结束了，我就知道是广告。

画外音(轻轻地从广播中传出)：

走继续走

扬：我得走了。

酒吧侍者：46街这里走不下去，街道挖开了。要么我这里怎么会没有客人。您得穿过整个街区走回去。

扬：这样。是啊，这里这么空。

画外音(轻轻地)：

要记住只要还有时间

扬：再来一个双份的。您知道……我只是想……我没耽误您干活吧？

酒吧侍者：不耽误。我了解。您不认识什么人。

扬：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但是说上几句话会好过些。如此而已。

酒吧侍者：您是个好人。(把杯子递给他)

扬：这报纸……是今天的吗？

酒吧侍者：当然。拿去吧！

扬：就扫一眼……因为我已经几天没有看报纸了。(打开报纸)

画外音(小声地)：

不要容情要记住

扬：我们那里，我是说那边，政府换届了。之前我不知道。

画外音：

不要容情没有时间容情

扬(暴躁地)：时间！您就不能换一个台吗？

酒吧侍者：可以试一试。

〔他试着找另一个台。

画外音(突然冒出，伴有杂声)：

要记住你做不到

停！有灯的时候停下来！

酒吧侍者：试试看。

〔他继续调着，突然调出一段音乐，音乐大声响起，接着被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打断。

〔五十八层的走廊里。

弗兰基：爆得好，炸得好。

比利：但是他，不在场，没有来，(带着哭腔)真糟糕。

弗兰基：我的毛烧焦了。差点也被炸飞。咱们怎么报告？

比利：干净利索的爆炸，错误的算计，少死了一个。主人在下面大堂里等着听结果呢。

弗兰基(扭扭捏捏地)：我不敢去见他。我的毛烧焦了。

比利：听！他们已经来了。看热闹的。咱们从外面爬下去。从房间里跳过去。出去。跑！

弗兰基：呸，瞧瞧这儿，黑得像地狱一样。一股煳味，还在冒烟呢。(咳嗽)嗨，真棒。

〔法庭。

法官：她是一个人死的。

好上帝：是的。

法官：为什么？(立刻接上，肯定地)因为在作决定的时候，他突然想一个人待着，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像以前那样思考，像以前那样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和无关紧要的人聊天。他老毛病又犯了，在短暂的一刻中，秩序又向他伸出了手臂。他正常、健康，像一个在晚饭前悠闲地喝一杯的本分人，从耳朵里赶走爱人的低语，鼻孔里驱除迷人香味——一个用印刷的油墨让眼睛重新活过来，手又一定要在吧台上弄脏的男人。

好上帝：他得救了，重返大地。现在他应该早就回去了，带着坏心情，凭着有节制的观点长命百岁。

法官：或许永远不会忘记。是吗。

好上帝：您这样想？

法官：对。

好上帝：咱们结束了吗？

法官：您走吧。穿过长走廊走到自动电梯那里，那里有一个偏门，没有人会拦您。

好上帝：指控呢？

法官：保留。

好上帝：判决呢？您的判决……我永远也听不到？您的眼睛里游动着什么样的光呀，阁下？您在提问的时候有何保留，现在回答的时候又如何？

沉默……到现在？

〔他离开，门在他身后合上。

法官(独自一人)：沉默。

(顾　牧 译)

杂 文

写作的“我”

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谈的是关于“我”(Ich)的情况，是文学中的“我”，也就是人在文学中的状况，即人对待某一个“我”或者他自身的“我”的态度，或者他隐藏在“我”背后的状况。也许有些人认为：人怎么能隐藏在“我”的背后呢？这可是最不隐蔽、最清楚不过的了；关于“我”，我们自己也能谈，坦诚地从我们谈起，不加任何掩饰。

“我告诉您”——如果我对某一个人这样说话，那么所提到的是哪一个“我”，出现“我”的这句话具有何种含义，以及谁在说话，这似乎都是相当清楚的。可是当你独自一人高高在上、面对下面很多人说“我告诉你们”的时候，那么这个“我”就突然发生了变化，会脱离讲话的人，变得流于形式和言辞考究。讲话人一旦脱口，就根本无法保证还能否约束这个说出口的“我”，是否能够涵盖它。因为当他的嘴只在运动并发出声音、而他最起码的身份在任何人面前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他怎样来证明这个“我”呢？人们在下面只听到一个冠冕堂皇的“我”，而并不会仔细地理会它。所以，虽然你们平时是单个人，但现在却是一个群体，当你们这好几百人偶尔听到一声“我”的时候，来自相当遥远的地方——十米就算得上相当遥远了，还有说话人形体的消失或者不露面，比如通过广播、通过麦克风发表讲话的时候，更是相当遥远了。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一句话传到你耳中，通过一只喇叭或一张纸，一本书

或者一个舞台，这只关涉到了某个没有保证的“我”的一句话。

的确是没有保证的“我”！因为，这个“我”究竟是什么呢？它会是什么样呢？——也许是一个天体，其位置和轨道从未被发现，其核心的构成也没有被认识。这也许是：数不清的构成“我”的微粒，而“我”同时似乎是一种虚无，一种纯形式的体现，一种如幻想的实体般的东西，一种表明某个幻想的身份的东西，一种代表某物的密码，而解码则比解读最高密令还费力。但确实有那些不厌其烦的研究者和诗人愿意去查阅、探讨、研究、论证，并且总是被搞得焦头烂额。他们不是把这个“我”当成他们的实验场，就是把自己当作这个“我”的实验场，并且他们考虑的全都是些活人的、死人的和精灵的“我”，考虑的是旁人的“我”，恺撒的“我”和哈姆莱特的“我”。然而，所有这些还完全是空泛的，因为它们还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还应该考虑到心理学家和分析家的“我”，考虑到哲学家的“我”，作为单子或者与此相关，作为经验的控制台，或者作为先验范畴。所有这些专家都拥有他们的“我”，他们对此进行诠释、探索、曲解和破坏，还进行评价、划分和推敲。

我曾经见到一个小孩被母亲逼着承认干了什么事。他一开始很固执，也许根本不知道人要他干什么。“说吧，是你干的，”母亲一再催促着。“说吧，是你干的！”忽然，这孩子似乎心头一亮，或者说，他厌倦了沉默和抗拒，便脱口而出：“是我干的，”然后马上又对这句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这个关键词洋洋得意：“是我干的，是我，我，我！”他根本不想停下来，一直哭着喊着，最后破涕为笑，如癫痫患者一般偎依在母亲怀抱里。“是我干的，我，我！”这个场面很奇特，因为此刻有一个“我”被发现并同时暴露了出来，其重要性和次要性以及对发现“我”那种迷狂般的快乐都被减轻了分量。那种迷狂般的快乐近乎于疯狂，即使人以后被迫说出“我”的时候，即使这个词早已是自然而然的事，随处都用，成为一个在各种场合都要表达一切的日常词语，人也绝不会再疯狂到那种程度。

然而,当我们有一天又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说出“我”的时候,我们就会比先前的情况感受更多,会忽然感到压抑、惊奇、恐惧、怀疑、不自信。

我不知道是否有关于“我”和文学中的多种多样的“我”的研究,还没有见过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我感到自己无力去搞一项真正的、或者说甚至有创见的研究,但我认为,确实存在多种多样的“我”,关于“我”的说法也多种多样,正如关于人的说法不一那样,而只能不断出现新的构想。“我”的出现早已有之,并且在近几十年的文学中愈加变得不同寻常和引人入胜,就好像为这个“我”举行了一场狂欢节。在这个节日上,它可以忏悔和欺骗,也可以伪装和叛卖。正是这种“我”,这种无人和某人,披着它的小丑外衣。

如果某个历史人物,比如一位政治家、国家领导人或者高级军官以“我”的名义出现在回忆录中的话,那么这个“我”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丘吉尔或者戴高乐在作报告或者向我们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就希望他们表达出这个“我”,而且还希望这个“我”与作者一致。这个“我”之所以让我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位温斯顿·丘吉尔,从何时到何时执政所反映出来的“我”及其行为。可以假定,这种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在我看来,他的经历和个人隐私则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对这个“我”感兴趣,还因为丘吉尔的历史角色单纯表明了他的自我。“单纯”一词并不涉及这位作者或某个类似作者的写作能力,而是涉及到对自我的把握,即给他所规定的一种单纯的把握。丘吉尔的“我”在其书中的角色就是丘吉尔,就是国家领导人。

正如我在此力图描述的那样,“我”的角色适用于从古典到当代这类文学的全部作品,而且既适用于具有最高文学价值的作品,也适用于那些最低劣肮脏的作品。持批评态度和苛求挑剔的读者自然而然会接受著名回忆录作品中这种自信的、不屈不挠的“我”;同样,一大批愚钝迷茫的读者也会吞噬掉当今数以百计的回忆录

文学的渣滓作品，并且对那些党卫军将领、暴徒和间谍们的“我”充满敬意。因为书中人物的“我”，即使是最简单的典型角色（如历史角色和时事角色），都是最能令人信服、最容易理解的。它不需要任何证据就能使人相信，引人注意，因为作者的功与过都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大多数作家并不能担当这种最简单的典型角色。我尤其想谈的就是他们，谈他们的“我”，那种在我们幼年时代看来毫无疑问的、地地道道的“我”。谁不曾——十六岁的时候——在一本书、一首诗里遇到过一种“我”呢？甚至假想遇到了作者本人，并且自己几乎就是作者，因为“我”就是你，而这个“你”就是“我”。于是，在这种最初的笃信和陶醉的情况下，一切界限都消失了：根本不会出现角色转换，因为人看不到角色。然而这里的确存在着“我”，而且这个“我”看起来是如此简单。我们假设这个“我”在挨饿、受苦、思考、感觉，而人自己也同样如此，这种感觉或强或弱，或者辉煌或者卑劣，或者一团糟，还有人的感觉样样俱全，持续几个小时或者一个月。然后又读了别的书和别的诗歌，也就是说，遇到别的“我”，它们也同样如此，总是占据了我们自己的“我”。但是，这种介入并没有阻碍我们完全成为另一种“我”，没有阻碍我们很快与书中的“我”相抗拒，然后更清楚地观察它们，并与之保持距离。这种“我”的联合（Ich－Union）解体之后，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经验。我们发现，这是作者与“我”之间的干扰。最终，我们了解到了文学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我”，比如虚构的、伪装的、弱化的、纯粹抒情的、作为思想家或者活动家的“我”，一种非物质的“我”，或者融入物质的“我”。

尽管如此，我要以最简单的、因而也最奇特的“我”来开始，即使如前所述，不大可能出现某位作者（只要他不是一位历史人物）向我们展示自己的“我”，并附有自己的姓名以及个人全部资料，仿佛他是可信的，仿佛他这个人不加任何杜撰就能使我们感兴趣，仿

佛人把自己连同自己的生活无需任何中介就可以纳入一本书中。这样一种“我”——以这种粗暴卤莽的方式试图省略对“我”的构想——我们可以在亨利·米勒的书中来欣赏，还有法国现代文学的边沿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更是如此。亨利·米勒和塞利纳的作品是不是纯粹的自传性作品，这一点无关紧要，也没有作过任何考证。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他们放弃自我杜撰的尝试。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很外行的尝试，会导致任何一位天资稍逊的作家归于失败，甚至对塞利纳和米勒，尤其对米勒在某些方面就是失败。

塞利纳的小说《长夜行》向我们叙述了“我”的体验和感受，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作家和施诊医生塞利纳是以施诊医生的身份出现的，并自称费迪南，在战争中上了前线，然后去了殖民地，又去了纽约，以后在巴黎郊区开了一家诊所。小说主人公、即“我”，也叫这个名字，其经历也完全相同。塞利纳力求写实，并且不允许我们把作者和“我”截然分开。由于作者塞利纳与小说主人公塞利纳是等同的（正如作者米勒与小说主人公米勒是等同的一样），“我”就变得无法把握，素材也变得无法把握了。全部事件都是极其偶然的，因为个人生活即使有时对他或者对别人都显得很有趣，很丰富，甚至很有意义，比如没有进行筛选，放弃了对这种“生活”的原始材料进行安排，但是这种个人生活也是毫无意义的，在读者看来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米勒和塞利纳的“我”之所以能成立，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不断激奋地重复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的语言。他们诉说着，不停地诉说着，直到他们的生活融化到语言里为止。而且，塞利纳叫嚣着要与人论战，用他的粗话大发雷霆，直到他那些不关乎任何人的悲惨故事用这种机关枪式的语言再现了所有穷人的悲惨命运时才善罢甘休。

“我当然也想到我的未来，可那都处在一种高烧性谵妄的状态之下，因为我一直深感压抑，害怕在战争中被打死，或者在和平时期饿死。在某种情况下，我被判了死刑，被死亡夺走了灵魂。那比

做一个噩梦还要糟糕。距我们不很远的地方,不足一百公里远,有上百万骁勇善战、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人在等着要杀死我,若不是我想要那边其他人把身体打得皮开肉绽的话,那些法国人也会朝我逼来的。

对这个可怜人来说,有两种极好的丧命办法:要么在和平时期死于同胞兄弟全然冷漠的态度,要么在战争中死于自己的杀人狂想。即使他们想到了你,那也只是想着怎么来折磨你。人只有血淋淋的样子才能让这帮狗杂种开心。"

还有另一处:

"在那儿人干的事情,就是连续不断地扫射,毫不犹豫,毫无感觉,这是允许的! 就是说,丝毫没有什么错误! 难道这就是人可以毫无顾忌所做的事情吗? 这种事情得到了有派头的人的首肯,毫无疑问,甚至还受他们指使,像玩彩票一样,像一次订婚、一场纸屑追逐游戏! ……什么也不想说了。我一下子悟出了这整个战争。我也丧失了我的清白。……啊! 我怎么此刻没有去蹲监狱而来到了这里? 我这个蠢货! 当时还那么轻而易举,还有时间在某个地方偷东西的时候,我要是有先见之明该多好哇! 什么都别想了! 人从监狱里还能活着回来,可是从战场上就不能了。其它一切都是空话。"

这本书成了一片呼救声,困苦的处境让他呼叫不已,在流放地,在美国,在巴黎郊区都是如此。可他的文辞是失败的,而且一次次地失败。

"我越来越厌倦,越来越绝望。我看到那没有尽头的房屋墙壁,那似乎无限延续的路面石块、砖头和房梁的单调景象,没完没了的商店和生意经,这种当今世界的恶疾从宽慰人心的广告里冒出脓包来。"

更令人不解的是米勒与他的主人公、即作家米勒之间的情况,而且总是恰恰在作者不把自己看作一个诚实的、一知半解的自学

者，而是连篇累牍地向我们讲述他对贝恩、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斯本格勒的热情赞叹的时候，比如在小说《情欲之网》中那样。他可以让我们关注他那些最平庸乏味的日常经历，但无法让我们对他的内心发展过程、他的书以及他的思想产生兴趣，因为一本书里可以叙述一些多余的东西，但不能叙述不必要的思想。

记录在日记里的思想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把思想无端地强加于小说人物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写日记的人、即作家的自我具有另一种承载或者负荷能力。这是一种如安德烈·纪德作品中的"我"，可以记载亚默的来访，一次旅行的准备，可以记载哪些书已经读过，哪些书还要读。这种"我"可以谈自己的思考，谈头痛，谈天气，可以随即对政治或者文学状况发表观点。虽然这种日记中的"我"(Tagebuch－Ich)的写作方式显得轻率和盲目，但它本质上是很挑剔的。因为这个"我"并不完全是安德烈·纪德这个人，而是扮演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蔑视——作家纪德的角色。

日记中的"我"还有一个特点，即像书信中的"我"一样，不需要创造出"我"这个形象。它除了作为"我"进入文本之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形式。它也不需要移动任何东西，不接受外在强加的各种联系；它既可以逐步进行也可以跳跃式进行；可以中断下来，涉及一切，然后再放弃一切。因为这种"我"既不是作为生活也不是以立体形式进入文本的。这一点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因为日记体裁的确被看成是最具有主观性、最直接的文本种类。然而，尽管存在着主观性，尽管表露的内容是个人隐私，但毕竟有人隐含其中。这就是"我"，并且一直是日记中的"我"，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从中消失了，躲避到所要求的题材、即第一人称体裁(Ich－Form)的背后。

日记必然要采用第一人称形式，而小说和诗歌并不如此。因为小说和诗歌具有选择余地，具有其它表达方式，因而支配着许多第一人称表达方式(Ich－Möglichkeiten)，也产生了很多关于"我"

的问题(Ich－Probleme)。并且,也只有在这两种文学种类里才会产生想破坏"我"、废除"我"或者对"我"进行重新构想的情况。我认为,不存在不加推论的小说的"我"和诗歌的"我"(Roman－Ich und Gedicht－Ich):我言说,故我在。如果作品没有采用第一人称(Ich－Form)的话,那么这种推论就可以打消常常向作家们提出的问题:究竟谁在这儿说话?谁知道有关人物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呢?谁主导着作品人物呢?谁让他们来来去去,而且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谁选择要叙述的对象呢?这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问题。半个世纪以前,尽管坚定不移的自然主义被这个问题逼入了困境,但也还从中严格强调了更大限度的客观性。当今,法国有几位年轻的小说作家也从中撰写一种行为主义的散文体作品,一种为免遭嫌疑而仅限于行为和对象描写的散文体作品。

再回到"我"的话题上吧。——有一本较老的书,开始是一个火车包厢里旅客们中间的一个场景。故事是由一个我们都不知情的"我"来叙述的。我们并不清楚这个"我"究竟是作者本人,还是一位由作者安排的"我"。这个"我"叙述的是同路旅客们谈论婚姻的故事,如书中所写的,这场谈论突然变成了一场近乎失礼的激烈争吵——是由于一位上了年纪的白发绅士介入而造成的。

"'我看,你们已经认出我是谁了吧?'白发绅士低声地、似乎坦然地说道。

'不,我还未曾有此荣幸。'

'也谈不上什么荣幸。我就是那个您刚才暗示说发生过令人咋舌的插曲,就是发生过杀妻插曲的波兹内舍夫,'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我们中间的每个人,说道。[①]

过了两页以后,当叙述者独自与这位白发绅士在一起时,他继续说道:

① 《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第128页,臧仲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好吧，那我就来讲给您听……不过您真的想听吗？’

我又重说了一遍我非常想听。他沉吟片刻，用手搓了搓脸，方才开始说道：……”[1]

接下来的忏悔，我们知道是列夫·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中的内容。

我之所以向你们介绍这个开头，是因为这是现代第一人称叙事小说(Ich – Erzählung)、即双重第一人称小说的一个已经成为经典的模式：在框架情节结构中推出一个“我”来，让他听另一个重要的“我”来叙述，这样更贴切地向我们转达忏悔的内容。

第一人称小说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变体形式：即推出一个编者身份的“我”(Herausgeber – Ich)来伪装或者间离书中那个关键的“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害怕出版审查便采用了这一变体形式。他在《死屋手记》一书中两度以“我”的身份出现，自称为编者，结识了一位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的人，这个人因为杀死妻子成了囚犯，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十年。他死后，编者发现了一本描写囚犯生活的小册子——不过，我们今天当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掩盖了他自己曾经作为囚犯(出于其它原因)在西伯利亚生活过的事实。他以编者的身份在前言中谨慎地写道：

“我感觉这一切杂乱无章……我把这些残片通读了几遍，确信这些东西是在一种异常状态下写出的。尽管如此，我觉得他的手记——就像他在某一处称之为‘死屋手记’那样——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对我们来说，他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至今未曾被描写过的世界，有一些非常奇特的事件，有关于那儿堕落人群的一些独特看法——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吸引了我，并且有些内容我是满怀兴趣读完的。当然我也可能会弄错。所以我先选出几个章节来看看；然后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吧……”

---

① 《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第 129 页，臧仲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迫不得已采用的技巧产生了一种艺术手法。尽管其动机本身也许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是这种艺术手法一直备受关注。这种明显的编排手法，诸如“当然我也可能会弄错”、“所以我先选出几个章节来看看”之类的话——迄今为止，此类情况我们在小说里是经常遇见的。它给我们的影响很深刻，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于是，我们很乐意去猜测这场捉迷藏游戏中那个为了更好地展现自己而不得不隐身的“我”。

伊塔罗·斯维沃[①] 在他的小说《塞诺·克西尼》中的写作手法也不过如此。一位心理分析医生出于恶意编撰出版了他的一位病人的笔记，病人名叫塞诺·克西尼，是特里斯特的一位商人。笔记之所以被出版，是因为病人对心理分析很不以为然，而且没有兴趣躺到沙发上自行检查自己的生活。然而，谈到伊塔罗·斯维沃，我们又回到了二十世纪的一种“我”上来，这个“我”不仅仅在叙述并希望从中获得心灵净化（如先前俄罗斯小说家的忏悔作品那样），而且还感到他的“我”不那么自在了。这部小说的意大利文名字还叫《塞诺的意识》。这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外乎是：“我是谁？”虽然我们了解到的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从幼年开始的成长过程；主人公第一次偷偷吸烟的尝试；吊儿郎当的大学时光，直到他父亲去世；与阿达姑娘的不幸爱情以及和她难看的姐姐的荒唐婚约；他欺骗这个女人，但又丝毫没有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开了一个商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促使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塞诺·克西尼有机会“做事情”，即非法交易。这种微不足道的生活状况具有卓别林作品的人物特征，所有这些没有结果、平淡无奇的事件中那种离奇古怪的幽默是由于阐明了这个“我”才获得意义。这位疑病症者克西尼寻病而找不到病，寻求真理也找不到真理。他可以这样来叙说生活，但也完全可以把生活说成别的样子。他感慨道：

① 伊塔罗·斯维沃（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

“写出来的自白总是虚假的。我们使用任何一个纯粹的词语都是欺骗！但愿他(指心理分析医生),但愿他知道,我们只愿意讲述那些有现成词语的事情;我们会忽略那些逼迫我们使用字典的其它一切东西。我们就是这样从我们的生活中选择一些插曲来讲述的。毫无疑问,假如我能用我的方言(指特里斯特方言)讲述我的一生,那么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伊塔罗·斯维沃的“我”说明了什么问题,能说明什么问题,至今还没有澄清。这是一个几乎还没有被利用、没有被领会的“我”,披着一位特里斯特懒汉的小丑外衣到处游逛,没有本事,爱撒谎,爱钻牛角尖,说话非常直率,并随时都在嘲笑我们,因为我们所想象的他的面孔,时而是一个理想的面孔,时而则是一副面具,然后又突然成为他的真实面孔。这个“我”本身并不清楚自己的重要性,不清楚自己的个性所在。时隔不久,便出现了另一位作家,态度鲜明地创作了他的《没有个性的人》。由于斯维沃笔下的悲喜剧主人公一个接一个地求医,一次接一次地疗养,在接受心理医疗时欺骗医生,经历回忆的冒险,却又以自己的方式渡过了险情,整个过程极为独特,所以斯维沃的成名的朋友和崇拜者詹姆斯·乔伊斯[①] 写道: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小说中对时间的处理手法。的确,伊塔罗·斯维沃的“我”对时间的处理获得了成功,堪为本世纪开拓性的文学成就之一。

对此,他自己说道:

“过去的总是新的:它持续变化着,如生命不断延续一样。部分似乎被遗忘的东西还会再出现,而其它东西又会沉没,因为它们不太重要了。现在调遣着过去,就像指挥一个乐队的成员那样,因为它正需要的是这些声音而不是别的。所以,过去显得时而漫长,

① 经乔伊斯推荐,《塞诺的意识》于1926年被译成法文出版,引起轰动,法国有评论称伊塔罗·斯维沃为“法国的普鲁斯特”。

时而短暂,时而发声,时而沉默。过去的东西能够沿袭到现在的,仅仅是具有说明或者遮盖现在的使命的那一部分。”

因此,我也认为,十九世纪的“我”(或者说,歌德笔下维特式的“我”,这是关于“我”的最突出的情况之一,即“我”作为说明事件的唯一主体),也就是说,过去的“我”与像《塞诺的意识》一书中的“我”之间是截然不同的,进一步讲,这个“我”与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我”也是截然不同的。关于塞缪尔·贝克特以后还要讲到。“我”所经历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它已经不在故事之中了,而是故事重新在“我”之中。这就是说:只要“我”本身是无可置疑的,只要人相信“我”有能力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也就由“我”来担保,并且“我”本身作为人物也一并得到了担保。自从“我”解体以来,“我”和故事、即“我”和叙事文学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伊塔罗·斯维沃,都不会为塞诺·克西尼这个“我”来作担保。然而正因为如此,“我”又陡然从保障的丧失中获得了好处。如斯维沃的“我”所能做到的,新的时间处理方式以及新的“素材”处理手法都不过是开创性的实例,而最后的完成则体现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如果说普鲁斯特指定了他的“我”——这种不太具有小说特征的“我”——去追寻,并令其承担一部巨型小说的话,那么他托付给“我”的主要作用并不是作为人物或者情节的载体,而是因为“我”所具备的回忆天赋——是因为这唯一的特质,并非其它因素。“我”仅仅作为见证人就表现出色,不再被审问,不让说话(传统意义上),也不让忏悔,而是返回去成为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对象,成为人对“我”讲述的东西,因为“我”在所有的作案现场——在贡布雷、巴尔贝克、巴黎,在公爵夫人葛曼特家里,在戏院里,在所有事件和非事件现场——,也就是说,因为“我”在所有的现场,受时间这个刽子手逼迫,继续前行,忘记一切;只有当一种气味、一种口味、一句话、一种声音把过去——地点和人物——召唤回来的时候,“我”才能把时间保留下来。“我”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消失得无踪无影，这的确是普鲁斯特小说的一个特点。整个《斯万的爱情》这一部以及其它一些部分似乎是独立的，并采用了第三人称。而这就是参与作品的“我”，这个“我”承担了进入时间的重任，并且征服了至今未经涉足的记忆的深层领域。所以，在第一部《贡布雷》的结尾，叙述者“我”用下面的话来说明接下来的《斯万的爱情》一章：

“所以，我常常直到天明还回想着在贡布雷的时光，那些悲伤无眠的夜晚，还有许多日子，那些情景过了很久以后才由于一杯茶的清香——在贡布雷人们称之为‘香味’——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还由于我把有些记忆与我离开小城多年后得知的关于我出生前斯万的一桩桃色事件——而且得知事情的具体细节，比如，有时能轻易得到死去了几百年的人们的情况，而涉及到我们最好的朋友的生活情况则似乎不得而知，正如不可能从一座城市谈到另一座城市那样，直到人找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办法为止——联系在了一起。所有这些连在一起的记忆构成了一种坚硬不变的疙瘩，但是在较老的和较新的记忆之间，即从一种清香中涌现出来的记忆和我从中引用的原本就是别人的那些记忆之间存在着隔阂，即使这种隔阂不是裂痕，也还是小小的缝隙，或者至少存在着一些变化和某些色调上的差异，正如有些岩石、尤其是从大理石上的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起源、形成年代或者‘层系构造’方面的差异一样。”

但是，这个“我”，即这位马塞尔，在哪方面与我们通常所想象的小说中的“我”最为贴近呢？比如，在《女囚》一卷中，主人公叙述了他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而吸引人的东西根本不是内心情感，不是内心自白，因为这个“我”似乎专门把每一种感受都纳入总体感受之中，并且以一种非常普遍化的认识对其加以澄清。因此，在普鲁斯特笔下，最能说明这种放弃自我叙述手法的、即化主观为客观的基本特征的，是涉及到他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爱情的那些语句：

“我立刻爱上了她，因为，我们可能爱上了某个女人，而她有时

候却对我们报以蔑视的目光，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想，斯万小姐就这样做过——于是我们想，她根本就不属于我们这类人，可有时候她却对我们投来友善的目光，像盖尔芒特夫人那样。于是我们便想，她更可能属于我们这类人。”

这一句“我立刻爱上了她”马上就被下面的“我们句式”（Wir－Sätze）、即认识句式（Erkenntnissätze）拦截了。你们大概明白，我只想说明有关“我”的情况，仅就普鲁斯特笔下一个单单的“我”就有很多话要说。有人会对这方面的探讨只得草草而过感到遗憾，即这个“我”及其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仅仅作为例外的特殊感受方式。关于这一点，恩斯特·罗伯特·库尔蒂乌斯写道：

“它（指这种感受方式）处于正常的清醒意识向其它意识状态过渡的临界线上。它与神秘主义心理学所简称的‘静观内省’相吻合，是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真正联系起来的一种态度。”

普鲁斯特式的“我”是一切可能存在的“我”，但终究是它自身，是工具，并无神秘可言。它泰然自若，相信自己的理解力。它在追寻逝去的时光的过程中充当了一种认识的传达者角色，而这种认识并非要产生局部效果，而是对我们整体感受的修复，因而是一种“总合”。

德国作家汉斯·亨利·雅恩的长篇小说《无岸的河》塑造了一个诡秘的“我”。这个“我”没有通往时间的深层，而是深入到存在的迷宫，走到了灵魂的庞然大物面前。主人公古斯塔夫·阿尼亚斯·霍恩在四十九岁之后便只为自己写作，从不求教任何人，用怀疑的眼光严密监视着他那写作的“我”，始终处于绝望之中。他这样做是为了找到他真实的过去，澄清一桩他自己有责、尚未澄清的犯罪行为。那些盘根错节的情节要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的处境。他不向任何人讲述，而是不说谎，不入俗，从而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法官。但是，由于这个“我”对汉斯·亨利·雅恩来说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人物，而是一个谜，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使人已经无法看

出它的样子以及过去的样子了。由于这个“我”在不停地流动着，在汹涌的大海里消失，又以新的姿态出现，所以困难就显得无法克服。我们无法找到其性格特征的恒量，以便究其责任并进行评判。精确癖是他唯一突出的特征。这一癖好使“我”与其他人物之间产生了联系，这些人物可以向他澄清过去的具体事件。这样，过去便进入现在而得以延续，由此，霍恩会遇到要杀他的那个人。霍恩只有一个念头：“我处于法院的诉讼程序之中；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法院采取的措施，调查和审判对象就是我的生命。逃脱是不存在的。”

作者笔下“我”的渴望是如此表达的：

“但愿这个不可信赖的世界上存在着我可信赖的东西——但愿我们的命运和行为的图画不要被扭曲。”

“我”苦于没有确定的人格，一切束缚都被割断了，一切可能被确定为自我的联系也被割断了。“我”仅仅表现为某个模糊事件的工具。

“我处在一个孤独者的弱小位置上，俨然成了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试图在思考——他了解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运动和措施的依赖性，他的耳朵里响着人们说的、教导的、宣布的那些话。人们根据这些话进行判断，并且也在这些话中死亡——而且不再相信那些话了。他不相信发电厂、煤矿、油井、矿藏、高炉、轧钢厂、柏油产品、大炮、电影和电报了——他猜想，这一切是个错误。”

这个“我”在寻找，在发现，把自己置于虚无面前；它把自己的悲剧仅仅理解为灾难。然而，它还知道一些被雅恩称为“命运”的东西。

以上所讲的都不符合我想谈的最后一个“我”，即塞缪尔·贝克特的“我”。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人》中，“我”在毫无希望寻找自我的路途中抒发一段无头无尾的独白。这位名叫马胡德的“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故事了。这是一个仅仅有头、身躯、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的人，生活在一个花盆里，极力在思

考,仅仅是思考而已,目的就是要发问——但是,问什么呢?这已经是问题了!——可以说,是以发问来维持生命。他不仅丧失了人格,或者说甚至丧失了身份、性格、历史、环境和过去,而且他对沉默的渴望几乎要抹杀和摧毁他的自我。他对语言的信赖被摧毁了,使得通常的自问和向世界发问(Ich – und Weltbefragung)都变得多余。我在前面曾说过,“我”首先处于被包围的故事之中,以后在斯维沃和普鲁斯特那里是故事处于“我”之中,即发生了迁移。而在贝克特这里,则最终出现了内容的完全消解。

“首先是那些人们,在他们屈尊把我看成他们这一类人之前给予我的全部教诲。我所说的一切,用来说话的一切,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我全都无所谓,可是这一切都没有用,还没完没了。尽管我得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话,我现在得说说自己,这将是一个开端,是走向沉默的一步,走到妄想的尽头,即不得不说话又做不到的妄想,除了那些与我无关的、不重要的、我不相信的、他们给我大量灌输的东西。他们这样做,是要阻止我说我是谁,我在何处,我在做我必须做的事。他们肯定不喜欢我。啊,他们把我折磨得够戗,但是他们却没有征服我,没有完全,还没有。为他们作证,直到我一命呜呼,好像人就可以丧命于这种游戏一样,这就是我应该为他们做的事情。不能张口,不能公布他们,也不能声明是他们的同类,这就是他们所认为贬低了我的地方。他们使劲给我灌输一种语言,并由此而想,我不入他们的帮就无法使用这种语言,一个巧妙的花招。我要整理他们的混杂语言。顺便提一下,我一个字都不懂,同样,就像不懂那用手推车装的如死狗一般的故事一样。占据我的无能,忘记我的能力,他们低估了我。可贵的不理解,我毕竟要感谢你使我能够成为我自己。他们塞给我的东西很快就所剩无几了。然后我最终要呕吐,发出穷鬼那种响亮而无耻的打嗝声,在昏迷中结束,在一种长久而滑稽好笑的昏迷中结束。”

贝克特的“我”迷失在喃喃低语之中,而他的喃喃低语对他来

说还是不可靠的，但是尽管如此，说话是强迫性的，放弃是不可能的。即使“我”摆脱了世界，因为“我”受了它的玷污和侮辱，全部内容都被剥夺了——但是“我”绝不可能逃脱自身，而且“我”在贫困和苦难的境地仍然是一个英雄，英雄的“我”，具有以往的英雄主义气概。那种勇敢的精神在他身上看不见，却是他的最伟大之处。[马胡德最后的话如下：]

“因此，我要继续下去，只要有话语存在，人就必须说话，必须说话，直到它们找到我，直到它们对我说，奇怪的痛苦，奇怪的罪恶，我必须继续下去，事情也许已经发生了，也许它们已经对我说了，也许它们把我扯到了我的故事的开头，扯到我的故事上来，我很想知道故事开头的情形，那就是我，是我的地方就是沉默，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沉默中人什么都不知道，必须继续下去，我要继续下去。”

这就是作品中“我”最后一段阴郁的表白，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相反，我们每天都一直充满自信地说着“我”，被“它”(Es)和“人”(Man)所嘲笑，被那些对我们的自我充耳不闻的无名主体所嘲笑，似乎没有人在说话。但是，尽管“我”是一个不定数，尽管它处于一种不定的境况，但它不是一再被文学创造出来了吗？不断符合一种新的情况，附着于一种新的话语吗？因为不存在最后的宣告。不论“我”在何处说话，它都是活生生的，这就是“我”的奇迹；它不会消亡——无论它受到打击，或是充满疑惑，还是不可信，或者被曲解——它都是这种没有保证的“我”！即使没有人相信它，即使它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人们还是应该相信它，它也应该自信；从它一登场亮相，开始说话，从千人一面的合唱队和沉默的集会中解脱出来，不论是谁，不论处于什么境况，它都应该自信。并且，它将一如既往代表人的声音奏响它的凯歌。

（聂 军 译）

文学是幻想

女士们，先生们，

就在不太久的过去，我自己同样也坐在一个阶梯教室的椅子上，当然不是为了听文学——当时，我偶尔附带听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东西只是强化了我的逆反心理，也就是在那样一个时期，写作对一个除了写作还是要写作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早就成为一切思想和希望的中心。就像科学对待它那样，对文学的厌恶也许曾经是愚蠢的行为之一。大家都知道，对作家来说，学习文学倒没有什么必要，也无关什么紧要，而商人和流浪者、医生和囚徒、工程师、花花公子、记者，甚至连教授们却在其中获取了一些声望。

总是离不开这个名声不好的词语"文学"，这个甘愿包罗万象的名称原本表示的是一个显然明确的事物，它不仅被科学无数次翻新和使用，而且也是作家的一个词语，一个主要的词语，尽管他们不时以各自故意的方式使用它。毫无疑问，如果不被视为文学，或者有一天不再被视为文学，这对作家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就等同于判处死刑。而他并不承认自己在始终不渝地谋求这个"文学"殿堂的所属性。尽管从来都不会有人向他表明，是否会给他提供这种持续的许可——但是他希望得到它，而且永远不放弃这个希望。

这个关键词意味着什么呢？它揭示了什么呢？它使我们的目光投向什么样的天地呢？如果要问的话，对此没有必要取得一致。不过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比如德国文学、欧洲文学、世界文学。我

们姑且抛开不谈，在德语国家，人们倾向于把“文学”和“文学的”这些词语当作蔑视和限制性的概念或者干脆当作骂人的话使用(借用“写作匠”这个词，贬低几乎真的如愿以偿)，而且我们这里如是说：这无非是文学而已！这就是文学性！在这里，人们更喜欢说“诗学的东西”和“创造性的东西”，“诗学”和“创作”。可是，由于这样的词语运用强调的又是如此令人不快的激情，所以，我想也就不必去理会。我们再回到文学这个词语上来，把它当作一个事物的名称。然而，这个事物是什么呢？——难道说文学是一切作品的总和，而且是所有留下作品的人的总和吗？

什么样的作品呢？——只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品吗？谁来决定是出类拔萃的呢？哪些人呢？只是其作品保存下来的那些人吗？又是为谁保存下来呢？难道说什么作品和谁载入文学史册后就被置于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吗？难道这些宝贝，这些被文学史如此精心保护和管理的永恒的诗学宝库值得如此虔敬和如此继续召唤吗？难道这些人类精神的金锭全都是真的？有一些不是变得暗无光泽吗？听声音不是常常有些空虚吗？况且但凡是金子，不也承受着难以置信的行情波动吗？——你们的老师将会更好地告诉你们，无论是歌德，还是席勒，他们有多少次被弄得大起大落，那些浪漫派诗人，那些自然主义者，那些象征主义者，他们又遭受了什么样的行情暴跌。一个作家，有多少次被蔑视，又被推崇，被遗忘，又重新复活——那些音乐大师的多少作品不是被过分地吹捧就是被过分地冷落。而我们自己也正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蔑视，我们又重新评价，我们一方面把文学当作一个不可动摇的事物，同样又虐待它，直到它类似于一个理想图像。

当然，作品一系列的标志说明，文学是存在的。我们就以德国文学为例吧——可是我们一说起来就卡住了，尽管在每个教科书里都这样说：从梅泽堡咒语到——到哪儿呢？我们卡住了，因为我们也听到，确切地说，我们没有文学，没有持续发展的文学，它被称

之为没有传统，并且很不适合于观察和感受人们所理解为文学的东西。与法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相比，无论如何如此。只要你不离开那习以为常的思维，这样说就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可是，当你置身于另外一种距离时，也就不再可能认识到，为什么法国或者别的什么文学会与人们所理解为文学的东西相一致。你所理解的文学到底是什么呢？

文学是一种人们为自己修正的理想图像。在这个图像里，你会让一些事实存在，而使另一些事实消亡。

我们今天不妨环顾一下那些看法，那些论断吧。这里，你天天可以获得不寻常的经验，比如在与朋友的谈论中。就说谈论绘画时，你可以听到乔托、康定斯基、波洛克等名字，可是在同一个谈话里，你就要避免以同样的口气提说拉斐尔。当你在人家做客浏览人家的唱片时，你会发现其间陈列着巴赫、一些巴洛克音乐、勋伯格和韦伯，而在各种各样的唱片里几乎就找不到柴科夫斯基。在文学谈论中，只要你细心留意，你会听到人们津津乐道乔伊斯和福克纳、荷马和西塞罗，可是，一提到像艾兴多夫或者施蒂弗特的名字，那可能就是敲响了警钟。这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杜撰；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这些事情，并且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实施的是一种官方的、能够公正评价一切文学和各种艺术的经典保护，而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种非官方的恐怖行为，它会在一个时期排斥文学和各种艺术的全部。这种恐怖行为向来就有过，况且要弄明白它也几乎无济于事；我们自己也必然在从事着这样的恐怖行为，因为对于文学这一部分的偏爱决定着对另一部分的排斥。在这种不公正的行为中，我们使文学得以生存，使文学遵循着一个理想图像。完全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偶像，古代的也好，近代的也罢，又会被推翻，必然有一阵子要退出舞台，我们的亦步亦趋和我们为自己所理解的新东西而进行的争论会引起另外的争论。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存在，况且你在这里就始终处于正

确的信念之中，那么谁都会熟视无睹的。

文学就是这样，尽管甚至因为它始终是一个过去的和被发现的东西的大杂烩，始终是所希望的东西，是所期待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需要从库存中拿来包装起来的东西——所以，它是个向前开放的、界线未知的王国。我们的需要所要期待的是，一切用语言已经形成的东西同时分享着尚未表述的东西。我们对于某些精彩文字的热情实际上是对那张未书写过的白纸的热情，它的上面好像也记载了还有待于争取来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每一部伟大的作品，不管是《堂吉诃德》还是《神曲》，都变得有些苍老，饱经风霜，存在着需要我们来消除的瑕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它机会，阅读它，明天还打算阅读它——存在的瑕疵是如此的大，以致它促使我们要把文学当作一种幻想来对待。

可想而知，科学不得不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因为对文学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评判，而只有一个鲜活的评判，而且这个鲜活的评判具有如此的效果。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常常会反复改变对一个作家的评判。二十岁左右时，我们用调侃的方式置他于死地，或者把他看成与我们毫不相干的石膏像。到了三十岁，我们发现了他的伟大，而再过十年以后，我们对他的兴趣又化作烟云了，或者在我们的心里产生了新的怀疑和新的不宽容。或者反过来说，我们起先把他看成一个天才，后来发现他平淡得让我们失望，并且放弃了他。我们不仁慈，冷酷无情，不过，凡是我们不这样做的地方，我们也就没有参与其中。对我们来说，拿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的这一点或那一点来举例说明向来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别的东西会妨碍我们，势必要被争辩出局。我们旁征博引、欢欣鼓舞也好，严厉谴责也罢，仿佛那些作品只是供我们来为自己证明什么似的。

这样说来，作品变化无常的成功或者失败更多不是归结于作品本身，而是归结于我们自身的特质和时代的特质。可是这些特质的历史还没有人撰写过，而且继续撰写着文学史，它是以批判一

美学的形式排列起来的，仿佛这是一个完结的仪式，可以使那些对此坚信不疑的人——读者、批评家和科学家——达到一致的评判。

然而，文学并没有终结，无论是旧文学还是新文学，比之任何别的领域，——比起那些每个新认识都会超越旧认识的科学——文学更具开放性，它并没有终结，因为它的整个历史都跻身到现实里。它抱着来自一切时代的力量，强烈地冲着我们而来，冲着我们所处的时代门槛而来。它以强大的旧认识和强大的新认识咄咄逼人，使我们领会了它的每一部作品都不要被看作是注明年代和没有危险，而是所有的作品都包含着不受任何不可更改的约定和分类束缚的先决条件。

这些寓于作品自身的先决条件，我宁可试图称之为"幻想式的"先决条件。

假如在作品方面不存在这些"幻想式的"先决条件，那么文学就是一个公墓，无论我们怎么关心也罢。我们势必只有跟献花圈打交道的份儿。那么每一部作品都会被另一部所取代和改进，每一部作品都会被接着的一部所埋葬。

但是，文学不需要万神庙，它并不擅长于死亡、营造天堂和拯救，而是擅长于最强烈的意图，那就是在任何现实中产生影响，在这个或者下一个之中。

可是文学，始终是"文学"……

这种状况是丝毫不可改变的，即使当今在法国出了一本书，名叫《现代非文学》(阿尔宾·米歇尔，巴黎，一九五八年)。这本书试图证明文学是诗人所回避的，文学或者文学生存是诗人所拒绝的。这就是细微差别，也就是说，比起那多愁善感的、德国式的区分文学与诗学的努力，则要另当别论；因为作者克劳德·莫里亚克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无疑不言而喻。然而，无关紧要的是，一部作品会不会成为文学作品，并不是因为它"超然之外"，或者融贯于文学之中。

非文学的理想图像同样也属于文学之内。它更多告诉给我们的是有关当前的文学活动，社会形势和艺术家必然的反抗，而不是文学本身：非文学是在文学之内发生的。不过这种文学，它自己也不可能说出它是什么，而是经常人家告诉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那么应该怎样来界定它，接近它呢？不妨也可以尝试一下转弯抹角的方式，可是眼前立刻会展现出条条小道，却不知路在何方。

就有这样一本出自福楼拜之手的刻薄小说：《布瓦尔与佩库歇》。在两个很有求知欲的文学抄写员的冒险中，不就隐含着我们与文学冒险的怪诞。布瓦尔和佩库歇，两个"天真的人"，寻求的是准确无误，而对人的认识的不可靠性的发现不仅使二者显得可笑，而且也使他们成为我们的难友。这是因为，在布瓦尔和佩库歇表演的悲喜剧里，也映现出科学的悲喜剧。由于他们不能独自阅读那些作品，他们在科学那里寻求帮助，希望科学能把他们引向正路。佩库歇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全部的困难仅仅在于他们不知道规则。

于是他们研究起奥毕涅克的《戏剧实践》和其它新一点的作品。

在这里，许多重要问题得到了探讨：喜剧是否容许运用诗句；当悲剧从现代历史中提取主要故事情节时，它是否超越了为它划定的界限；是否英雄就应该在道德方面遵规守矩；什么样的罪过是容许的；容许令人恐惧的东西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有的细节都应该追求唯一的目的，并且由此来提高兴趣；结尾要与开头一致，不言而喻！

'想出能够吸引我的方法来，'布瓦洛说。

可是怎样想出这些方法呢？

'在你们所有的谈论中，那种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应该去寻找心灵，温暖它，感动它。'

可是怎样温暖心灵呢?

由此可见,单凭那些规则做不到;与此同时,天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单凭天才也是不够的。按照法兰西科学院的看法,高乃依根本就不懂戏剧。若夫华诬蔑伏尔泰。拉辛遭到叙布里尼的嘲笑。当人们提起莎士比亚时,拉阿普火冒三丈。

老一套的批评令他们讨厌。”

而接下去:

“‘……我们先要研究叙述文学,’”布瓦尔说。“首当推举的是那些经典作家。应该效仿他们。当然,连他们也都各有不足,他们不仅违背了风格,而且也违背了语言。

这样的一种断言也给布瓦尔和佩库歇留下了影响,于是他们开始研究语法。”

“在语法学家那里寻找统一是徒劳的。那些被一些人宣布为正确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一方面承认原则,却一点也不愿意知道其结果,另一方面宣布结果,却拒绝其原则;他们立足于传统,却拒绝那些大师,并且抱着一个个吹毛求疵的离奇想法……

正因为如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句法是想象,语法是幻想。”

但是,人们称之为美学的科学也许会调节他们的争执。

“一个朋友……,哲学教授,给他们送去了一个探讨物质的书单。每个人单独工作,他们相互交流他们的想法。

首先什么是美的东西呢?

对谢林来说,美就是表现在有限之中的无限;在里德看来,美是一种隐藏的特性;茹伏罗依认为美是一种不可分解的东西;德·迈斯特强调美是让道德满意的东西;安德烈神甫把美看成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美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

后来,他们又研究起崇高的东西。

“有些东西本身就是崇高的：山涧溪流湍急的咆哮，深深的幽暗，一棵被暴风刮倒的大树。一个人的性格，当他欢欣鼓舞的时候，是美的；而当他孜孜奋斗的时候，是崇高的。

‘我现在明白了，’布瓦尔说，‘美的就是美的，而崇高的就是很美的。——可是你应该怎样来相互区分它们呢？’

‘通过节奏，’佩库歇回答说。

‘那么节奏从何而来呢？’

‘来自审美感。’

‘究竟什么是审美感呢？’

人们给它的定义是：一种特殊的辨别能力，一种敏锐的评判，认识某些关系的优势。

简而言之，审美感就是审美感——可是，谁也没有说过，怎样获得审美感。”

可是，文学到底受到怎样的严肃对待了呢？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方法和厄运之后才传到了我们手里呢？这个问题并非多余，因为文学从其所遭遇的一切中始终带有某些痕迹。

文学史是自十九世纪，也就是浪漫派以来才有的；当时，学习历史是被当作一个爱国任务来进行的。于是，出现了一种过分细致记录民族文学的现象，而且那种民族自豪感常常——虽说不是始终——使编年史作者一叶障目，认识不到这种文学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那些满怀信心的整体描写，出于民族激情，表现的并不是整体的东西，而是一个支撑拙劣的乐观主义理想图像。它们相当长久地影响了我们的教科书。而且到了二十世纪的德国，这种多少有些变了味的文学史撰写再一次结出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果实。然而，同样在十九世纪初，歌德找到了一种表述，它同样而且更出色地继续产生了影响。

“我越来越多地发现，诗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在所有的时代，到处从成千上万的人之中脱颖而出。一些人做得比另一些人

好一些，比另一些人在上面浮得久一些，这就是全部。”

另外，他又对埃克曼说：

“关于民族文学，现在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每个人现在都要为加速这个时代的到来而努力。不过我们也要切记如此来评价外国的东西，要把它看成是值得仿效的，不能像对待什么特殊的东西那样。我们不用去想象，这个好像是中国的东西，或者塞尔维亚的东西，或者卡尔德隆，或者尼伯龙根；而是在对某些值得效仿的东西的需要中，我们一定要一如既往地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在他们的作品里，始终表现的是美的人。其它的一切，我们只能进行历史的观察，并且从中吸取只要继续发挥作用的好东西。”

尽管这个表述的开始今天依旧使我们觉得那样美妙——热切地追求某些值得仿效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寻找这种值得仿效的东西的根据，以及要求去历史地观察一切，这种为如何对待文学而提出的看法确实和绝大多数传到我们手里的看法没有什么两样，也受到了时代极大的损害。然而，在这个把某些值得效仿的东西推回到一个本原的理想中，潜藏着把某些东西超前树立起来的愿望，把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更多地当作一个无论怎样接近也不会达到的标准。

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的兴趣不是盲目地去接受这样的和类似的威严崇高的定理。然而，如果我们觉得这些定理出现在一种新的理解中，那么，它们就被推到地平线上的一个新起点上。歌德的希腊人就会被理解为一种密码。

直到十九世纪末，这些观点，也就是规则的变化依然在那样慢慢地进行着，人们自然有了时间去关注各个观点，而且所有的观点都产生了影响。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变化被一种预先根本没有想象到的、动荡不堪的原则起伏所替代。原因之一就是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世界史观》中对形势所作的断言：“新诗学的命运从根本上

说是其与所有时代和民族在文学史上自觉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惠赠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是十九世纪赐予我们的，它虽然使我们的认识比迄今任何一代人都更加丰富，但是又使之更加动摇不定和容易受到伤害，更加没有抗拒联想的能力。这是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说，不仅所有民族的文学，直至非洲的，都是不陌生的，而且我们意识到所有的语法、诗学、修辞学、美学的存在，文学所有的原则和形式可能的存在。因为文学的一切事实无不伴随着理论而存在，或者同时就是理论。面对文学贷方的是一个借方，它使文学指引方向或者意在使文学指引方向，或者作为指引方向的梦想产生于文学，并且常常如此远地超越文学，结果这个指引方向的梦想不是伤害文学，就是不再与之有联系。

我们大家都想证明文学，或者与之相关的东西。此外，哲学、精神病学和所有可能的学科都把注意力投向它。文学被迫成为——为了使人人都喜欢，又使谁都不喜欢——今天与之相符合、明天却又与之相矛盾的法则和条件或者自白。文学史家把文学击打成时代的碎块，给它染上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色彩。对此我们真的已经习以为常了。文学批评和哲学研究式的文学研究着重从形而上和道德问题上阐释它——但是文学研究也依靠过别的领域，比如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艺术史——活动空间是如此之大。文学研究从时代风格上研究文学；大胆地在本质观察上进行尝试，或者希望从文学中得到存在的收获。正是因为要经过这样一个迷宫，一个作家缺少的是太多的细节知识，就此，请允许在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那里求得帮助。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在其著作《欧洲文学与拉丁语的中世纪》的前言里谈到了现代文学批评及其几个方向：

“它要成为‘精神史’。依靠艺术史来进行批评的方向，采用的是极其成问题的‘艺术相互映照’的原则，因此造成了对真相浅薄的掩饰。于是，它过渡到把艺术史上依照相互替代的风格所划分

的断代移植到文学上。这样，我们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派、哥特派、文艺复兴、巴洛克等等，直到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那么每个风格断代都会通过‘本质观察’赋予一种‘本质’和确立一种特殊的‘人物’。‘哥特式人物’(赫伊津哈[1] 给他附加了一个‘前哥特式’伙伴的名称)成为最流行的时尚，然而，‘巴洛克人物’似乎也不会甘拜下风。关于哥特派、巴洛克等等的‘本质’存在着深有见地的看法，当然也有一部分相互矛盾。莎士比亚属于文艺复兴，还是巴洛克？波德莱尔是印象主义者，格奥尔格是表现主义者？许多精神力量被用来探讨这样的问题。沃尔夫林[2] 的艺术史‘基本概念’也加入了这些风格断代研究的方向。这里存在着‘开放的’和‘封闭的’形式。结果，歌德的《浮士德》是开放的，瓦莱里的浮士德[3] 是封闭的？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就像卡尔·约尔以许多想象和丰富的历史观察力试图表明的，难道说世纪之间存在着一个有规律的、‘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相互交替(每个世纪都拥有一个自己的‘百年精神’)的顺序？在新时期，偶数的世纪是有约束力的(十四、十六、十八世纪；一切迹象表明，二十世纪亦是如此)，而奇数的世纪则没有约束力(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世纪)，以此类推，直到无限。”

库尔提乌斯接着说：

“现代文学研究——也就是近五十年来的文学研究——是一个幻象。”

我不知道，十五年之后，你们今天作为在读大学生是否还觉得

---

①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其成名作是《中世纪的衰亡》，此书描写生动，文字优美。

② 沃尔夫林(Heinrich Woelfflin, 1864—1945)，瑞士美学家，艺术史家。其主要著作《艺术史原理》在艺术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表现了作者完整的美学体系。

③ 瓦莱里(Paul Valery, 1871—1945)，法国诗人，小品文作家，评论家。这里指的是他晚年写的阅读剧本《我的浮士德》。

处在同样的情景里。但愿不是这样。可是在与文学交往中的乐观主义似乎不再会有什么收益，因为甚至连它的历史撰写也不会免遭悲观主义之害。最早的文学史书名之一就叫做《德国人的诗意民族文学史》，最近一本我熟知的书名是《悲剧文学史》。然而，为什么文学总是以如此后果严重的方式摆脱文学研究呢？为什么我们就无法获得我们所希望的对文学的理解呢？其原因不可能只是在于那些研究者，在于批评！也不可能单独让他们来为那些充满矛盾的原则承担责任。这其中无疑有一个原因，不仅要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结构中，而且要在我们的结构自身中去寻找。

要是我们只是像布瓦尔和佩库歇那两个可怜的傻瓜一样天真和相信论证就好了，可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个和任何一个对象，在一种无名的、连我们自己和文学都会被掩埋其间的捧腹大笑中。

可是文学，它本身不会说自己是什么；文学只是让人们把它看作是对那种恶劣的语言成千上万次的冒犯，数千年的冒犯——因为生存只拥有一种恶劣的语言——并且它因此使语言乌托邦与生存相对立，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学，无论它与时代及其恶劣的语言保持怎样紧密的联系，都要受到赞美，因为它完全绝望地奔向这种语言，因此是人们的一种荣耀，一种希望。文学那最粗俗和最珍贵的语言还分享着一个语言梦想；每个字眼、每个句法、每个多元组合句、标点、隐喻和每个象征都包含着我们表现梦想中的某些东西。这种表达梦想从来都不会完全实现。

百科全书里写道："文学等同于文字精神成果的总和。"然而，这个总和是偶然的，未完结的，而包含其中的精神不仅仅留于字面上。如果我们熄灭探视灯和关掉一切照明，文学就会在黑暗和寂静中泰然自若地重新发出它的光芒；它那些真实的成果具有放射力，既现实，又感人。那是些既熠熠闪光，又夹带着失去生气的片段的成果，是实现了对完整语言，对变化着的人和变化着的世界的

完整表现的希望的标志。但凡我们在艺术中称之为完结的东西，无非又重新使那么完结的东西活跃起来。

正是如此，因为有那么完结的东西活跃着，作家们也就不会对迄今所创作的那些伟大的东西望而却步——要是那些伟大的东西伟大得不可实现，不可超越，他们肯定就会被吓回去的。再说，如果这里同其它任何地方一样涉及到成果可能会被更伟大的成果超过时，他们肯定也会被吓回去的；如此说来，他们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会成为牺牲品。然而，在文学中并不存在终点，不存在这样的成果，不存在过时和跌落。

尽管如此，当今看来，好像文学只是作为占优势的过去存在着，胜过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现实。作家们自己既遭受着过去的折磨，用时也遭受着现实的折磨，因为他们在现实中暗地里觉得自己和同仁微不足道。

在罗伯特·穆齐尔那里，有一段日记说得非常中肯。他在其中坦诚地说，他只向几个文学家敞开了心扉，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和其他几位，可是其中一个同代人也没有；他们的创作都发生在二十到一百年前。除去隐含在这些言语中那少许的自负和怨恨，对我们来说，令人惊叹的是，留下的无非是不可能认可同代人，这是真实的，并且出于纯洁的理由。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这样写道："'谁今天到底算得上呢?!'——这就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当代文学价值的悲观评判。"接着说："此外，平均水平的确很高。原因：与追求'拯救者'的渴望意气相投。——然而，渴望追寻的这个形象也莫过是一个理想形象。当他回想过去时，他这样想道：

"维吉尔、但丁、荷马……且不去说。在这里，幻想和对他们生存环境的爱慕也属于钟爱他们的一部分……可是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你想一想，他们要是活着，而且是'同事'。会有多少人讨厌这些涂鸦者和那个傻瓜！如果你不把他们置于不同的地点和时代来想象的话，那么他们想象中的世界就不会迷惑人。这样的世界

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排斥呢?人们连同其过去的时代一起来接受一位过去的艺术家,借以来减弱那敏锐的作用,这其中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段随笔加上了这样的标题:“论文学幻想”。在穆齐尔那里,与文学,与作家的生存相联系,人们时不时也会遇到“幻想”和“幻想的”这样的概念;他也并没有详细阐释这些思想,只是说出了我今天力图去探讨的只言片语。然而,要是今天作家们有勇气说出赞同幻想生存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再接受那个国度,那个靠不住的理想国——就是人们习惯称之为文化、民族诸如此类的东西。为了谋取自己的地位,作家们迄今在其中奋斗不息。这是过去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对霍夫曼斯塔尔和托马斯·曼来说,它早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状况,而只是还要完全绝望地得到维护。

可是这种状况曾经那样理所当然吗?难道不是在这个文化理想国里幸亏包含着一个更加纯洁的理想因素充当着引导的方向吗?当我们的文化甚至不再会在庄严的节日里维护其脸面时,当文学不再会被想象为“民族的精神空间”——今天从根本上说已经不可能了——而是从这里和现在的流亡中不得不反作用到我们这些令人悲伤的国家那没有文化修养的空间里时,这个方向是永远可以选取的。因为这一点的确存在:必然要与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恶劣的语言较量,朝着那样一个语言竭尽努力。这个语言还从来没有统治过,可是它统治着我们的预感,我们在模仿它。通常意义上说,存在着恶劣的模仿,我指的不是这个;再就是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模仿,今天的保守派批评从中获益匪浅,无论是褒扬还是指责,我指的也不是这个。我所指的模仿,正是对这个为我们所预感到的、而不能完全为我们所占有的语言的模仿。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把它作为断片占有,具体在一行字里,或者一个情节里,把自己融贯其中,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作为表现的话题。

创作有必要继续下去。

虽说我们将来一定还会用文学这个词和文学，用它是什么和我们认为它是什么来继续折磨自己，而且对我们的批评工具的不可靠性，对文学始终将会从中逃脱的网络，恼怒依然常常会非常强烈。但是让我们高兴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文学逃脱了我们，目的是让自己继续产生作用，让我们的生存与它的生存在同呼吸的时刻联系在一起。文学是幻想——作家是幻想的生存——，作品的幻想前提……

如果说有一天那些要接着这些破折号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确切表达的话，那我们也许就会再一次改写文学史和我们与文学的历史。但是，向来就停留在这个没有写出的历史之中的作家为此却少有表述，而是生存在对那个持续不断的、隐而不说的默契的希望里。所以，请允许我用一个诗人的话作结束语，我觉得这句话就像是为曾经试图要说的话而确定的。它出自于法国诗人勒内·夏尔：

“诗人用齐鸣的未来回敬一切证据的崩溃。”

（韩瑞祥 译）

走进千年帝国

为了预先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穆齐尔在一篇“自白”的草稿中对他的作品[1] 作了这样的说明：

“它不是那种有史以来人们所期待的伟大的奥地利小说，虽然……

它不是某某先生在其中看到和他自己一模一样的时代描写……

它不是自白，而是讽刺……

它不是讽刺，而是实证的构想。”

如果一个作家期望以自己的作品提供一个实证的构想，那他就得使自己不仅要经受诗人能力，而且要经受精神能力的考验。在穆齐尔带着它要离开德国文学的这个毕业证书里，他建议填写上这样的话：“行为举止与众不同，天赋柔弱，却趋于放荡不羁”，可是有一天，有批评这样说，他的小说是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尝试，是自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以来最不留情的世界观批评小说。这样看来，穆齐尔受到了一些公正的对待；因为他要创作的远远超过了一部小说，要叙述的远远超过了行将走向灭亡的卡卡尼亚[2]

---

① 这里指的是穆齐尔小说巨作《没有个性的人》。

② 卡卡尼亚(Kakanien)，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用于讽刺奥匈帝国的名称。

的历史，他要把批判的矛头远远超过那些已经腐朽不堪的时代思想。

然而，他并不想——人们时而如此指责他——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他始终意识到："诗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挺进哲学体系里。"

他并没有力图去表现"整体"，而是提供了一个个模式和参照图像，一个个局部解决办法，尚不是这个解决办法。不过，他不仅要认识现实，而且要把可能性纳入其中，或者正像他的主人乌利希表明的，"把开放的视野拿进来，从这一点出发，就会使生存适应于精神。"

主人公乌利希是一个年轻的数学家，他经历了严密的自然科学思维训练。他被构想成"没有个性的人"，也就是一个既缺少行动的先决条件，又不适合承载通常的小说冲突的主人公。

冲突总归是道德的冲突，而我们所熟悉的乌利希属于"道德迟钝的"颓废者。要是作者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冒险行为，而且作为主人公的冒险行为又是完全新颖的，那他就不会引起我们全神贯注地思考。穆齐尔让活跃思维和行动的愿望在主人公的身上觉醒，而不是让他"与那些狼一起哀号"。先于这种让人感到颇有理论韵味的行为的思考是，相对化只可能来自于一种新的道德，也就是一种新的信仰之中，因为道德的根源是信仰。这个没有个性的人并没有去痛苦地追寻那失去的信仰和道德，而是大胆地进行试验，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以应有的慎重，尝试着让精神上的原子能量释放出来，让那些他和他的时代还不可能利用的力量自由地发挥。

乌利希的冲突处于一切冲突的首位。在他看来，这关系着道德的"道德"，因为我们的道德停留在一种延迟了数百年之久的思维状态里。乌利希把我们这个社会所遵循的那些道德价值看成是

功能概念:同样的行为可能是善的或者恶的,到最终,道德信条无可奈何地相互矛盾,表现为欧洲道德唯一的特征。(在莫斯布鲁格杀死妓女这个情节上,我们经历了这种法医学、司法和灵魂帮助之间不协调的相互作用。)

乌利希选择的思维之路与爱情之路重合在一起。乌利希相信在妹妹阿加特身上找到了他自己朦胧的双影。小说里对他和妹妹的叙述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最终的爱情故事”,与其说是一次爱情中时空错位的尝试,倒不如说是试图使这种激情与一切激情的本原——曾经被称之为上帝的激情——合为一体。乌利希和阿加特并非虔诚地陷入一种境地里,而这种境地与“那些陶醉于上帝的人”的境地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研究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的那些见证,为的是弄清意识和世界的界限是怎样被打破的,而且他们短暂地达到了“另外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他们在道德上被化解到一种“原始的原子状态”。

乌利希的一切思想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让人相信呢?他觉得,神秘被看作持久地陶醉于上帝的状态是“经不住考验的”;他创造了一个“透明的神秘”概念——作为暂时背离那习以为常的秩序经历的可能。他抵触将这种背离直接转向上帝。作为科学家,他知道,这种转向不可能促进认识。每个转向,如果它要富有成果,必然依照“对于最完美的知识的预感”而发生。其它的一切,都“莫过像伊卡鲁斯[1]那两只在高空中熔化的蜡翅膀,他呼叫着说;如果你不仅仅要在梦里飞的话,那你就得学会用金属翅膀飞。”

这个没有个性的人回归到千年帝国的思想里,他要求进入“另

---

① 取自于希腊神话。传说伊卡鲁斯(Ikarus)从克里特岛逃亡时,架着两只用蜡固在身上的翅膀飞近太阳,结果翅膀熔化而坠海身亡。

外的状态"，即"心灵与上帝的神秘结合"(unio mystica)。如果你同穆齐尔一样把这种思想理解为一个可能的幻想，并且不会把这个幻想看作目标，而是看作方向，那它就不会太让你惊讶。穆齐尔的思想是反目的的，灵活的，它抨击的是所有现存的秩序，因为在其中，每个事物都是"其多种可能性中一个僵化的个别情况"。是的，在他看来，每个秩序，当你超越其时代而把它当真和坚持时，都是荒谬的，而且像蜡像一样。他偏爱这样的思考，即"世界——作为秩序——不过是一个由无数次尝试构成的世界，而上帝也许提供的是局部的解决办法，而这个世界从中一再产生着一个相对的、却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与之相一致的全景。上帝当然是靠不住的。你一定要听凭预感。"

当与阿加特走进千年帝国的旅行失败以后，留给乌利希的就是这种精神动机在其中始终保持警觉和决心的预感。爱情作为否定，作为例外状况是不可能持续的。超然自身的状态，心醉神迷的状态延续了——像信仰一样——仅仅一个小时。虽然这种"另外的状态"使你脱离社会进入绝对的自由，然而乌利希此刻明白，这种另外的生存幻想不会为生存实践提供准则，并且就社会生存而言，必然会被现存的社会状态的幻想——穆齐尔称之为幻想的"归纳观念"——所取代。但是，两个幻想相互联系，从而公开地取代了封闭的意识形态。

不仅是卡卡尼亚事件表明，在封闭的意识形态中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战争；而且持续的信仰战争依然始终是现实的存在。

所以，穆齐尔的方向图像不是要诱惑我们去做什么，只是要把我们从一个千篇一律的传统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些图像迫使我们去思考，去认真地思考，去大胆地思考。

此外，这部怪异的"小说"会不会被看作是败笔，这个问题还有

什么意义呢？再说我们如何来正确评价它呢？

穆齐尔曾经感伤地谈到乌利希这个人物，说他是一个“失去的、重要的表现”。

一个重要的表现——人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称道这本书。它是不会被遗忘的。

（韩瑞祥 译）

可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参加人：第一发言人、第二发言人、维特根斯坦和批评者

维特根斯坦："世界是一切存在本身。"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世界是由事实决定的，因为一切事实就是存在。"

第一发言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部不太博大的哲学著作，一九二一年发表于维也纳。每个研究本著作的人，首先关注的都会是他那简洁而晦涩的语言。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不是一部结构系统的哲学著作，而是由相互连接松散和编上号码的格言组成的。不是每个思路都会达到善始善终，也不是从一个思路到另一个始终都会铺垫上富有启迪的过渡。因此，尽管《逻辑哲学论》在表述上既清晰又确切，但是它常常被称作是一部晦涩之作，一部只是可以让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也就是专业学者拜读的深奥之作。不过我们认为，对所有对哲学和现代科学感兴趣的人来说，它是一本十分必读和重要的书，它能够教诲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

第二发言人：《逻辑哲学论》开头这几句话已经确立了维特根斯坦的出发点。他称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是一个在哲学上完全不加批判的简单命题。这个命题，他是从自己的英国朋友，哲学家

伯特兰·罗素那里借用来的。罗素的出发点是，世界是由相互完全独立的事实组成的。超越了事实的总和之外，世界——就不存在。因此，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作为这些相互完全独立的事实的映像——能够把握的始终只是其中的部分。

第一发言人：但是，我们常常却把我们的认识归纳为普遍的原理。比如我们可以说“人人都会死亡”。

第二发言人：如果我们仔细地检验一下这个“普遍的”原理，我们就会发现，它与“彼得会死亡”和“汉斯会死亡”诸如此类的说法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和”字把这两个独立的说法相互联结在一起，它具有保证“人人都会死亡”这个普遍原理的真实性的作用。我们以为获得这个普遍的真实性只是取决于“彼得会死亡”和“汉斯会死亡”这两个独立的说法的真实性。然而，这里并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普遍的真实性。这个来源于逻辑的小小例证表明，逻辑——完全按照字面和常规所理解的——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它——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具有绝对累赘的特征。它的一切说法都是空洞的。那些说法不会为我们提供认识现实存在的启发。

第一发言人：研究现实存在，也就是事实的总和，这是自然科学的责任。自然科学描述事实，传授给我们认识。然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像逻辑学——它的工具——一样，它不会教给我们任何关于现实存在的东西；因为所有涉及到现实存在的原理都是自然科学原理；我们在传统哲学中遇到的那些要统领一切的原理，比如前边所说的“人人都会死亡”这个原理，之所以只有意义，这是因为它们都基于经验的原理之上。这些普遍的原理不会提供新的、特别的哲学认识。

批评者：如果说哲学不能为我们提供认识，而这一点只有自然科学可以做得到，那么哲学到底能做什么呢？

第一发言人：哲学可以作为自然科学经验定理的“逻辑分析”

起到一种监督作用；它能够揭示谬误的根源和消除谬误，而研究和认识现实存在的责任则必须毫不保留地让给自然科学。事实上，放弃对现实存在的研究，让给自然科学的特殊领域，这早就已经得到实施，而由此在德国哲学中第一次得到证实。

第二发言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探讨，也就是"逻辑分析"看起来并不那么新鲜。可我们在其中确实重新找到了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一种几乎与哲学本身同样古老的方法。在德国哲学中，这种方法被遗忘了——十九世纪的哲学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完全排挤了这种方法，直到二十世纪，它才以新的形式复苏(come back)，作为新实证主义而载入现代哲学史册之中，至少部分受到维特根斯坦新的启发。然而，这种方法的复苏，其根本原因归于数学和逻辑学领域的革命——到了上个世纪末，这种分析方法的成果突然在这些领域重新展现出来。人们发现，无论在数学还是逻辑学中，出现了所谓的悖论，动摇了这两个学科的基础。当然，早在古典时期，人们就懂得一些逻辑悖论。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说谎者的故事；克里特岛人埃庇米尼得斯说："所有克里特岛人都在说谎。"

而当今，人们在数学中也遇到了悖论。这些悖论则更加令人震惊得多，因为整个数学领域面临着被它们摧毁的危险。正因为逻辑学和数学遭受到它们的威胁，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表现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广义上的语言——受到了冲击，而且不只是涉及到我们的语言体系之内的这个或者那个原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这些基础问题——怎样能够得到解决呢？

第一发言人：那些认识到研究逻辑学是极其重要的哲学家，比如英国的伯特兰·罗素，维也纳的新实证主义者，他们有了一种虽说相近的，但实际上完全创新的思想；产生这些悖论的原因无疑在于，数百年间，我们在哲学中——而且由此也在我们的语言中——

所使用的原理，看上去似乎有意义，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意义；我们成了神秘化的语言的牺牲品，却对此毫无觉察，因为我们盲目地相信语言。毋庸置疑，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其他哲学家就曾经试图采用一种严格的分析方法来验证原理的真实性。众所周知，笛卡尔甚至断然认为所有的原理都是错误的，只要它们的真实性不是绝对可以认识的。可是，从来也没有人这样问过自己，是不是有些问题的提法本来就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发言人：于是，在维特根斯坦以及同他相近的新实证主义者那里，探讨原理和提出问题的意义便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比之于寻求真实性更为重要。应该到了彻底探究那隐藏的无意义——那隐藏在语言之中的无意义——的时候了。因此，怀疑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维也纳学派的一个领军人物莫利茨·施利克曾经宣告，哲学家们今天担心的，并不是他们不能解决赋予他们的哲学问题，而是哲学从来就没有涉及到真正的问题。大多数哲学问题已经在今天被看作是假问题。

第一发言人：由于人们发现这些哲学上的困难存在于语言之中，所以就不言而喻，为什么说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包含着一个语言理论。它会告诉我们，怎样能够运用正确和有意义的话语来“反映”世界，我们如何能够“表述”世界，以及哲学作为我们表述这个世界的批评能够做些什么。

此外，维特根斯坦应该把他的第一本著作称为“论文”(Tractatus)，因为他想就哲学和我们的哲学谈话进行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商榷。他在前言里写道：

维特根斯坦：“这本书讨论的是哲学问题，指出——正如我认为的——这些问题的提法是建立在对我们的语言逻辑误解的基础上。”

第一发言人：这样，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他的哲学研究的自然出发点就是研究逻辑学，这是因为，《逻辑哲学论》中的一个格言如

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学以外，一切都是偶然的。”

第一发言人：不言而喻，在逻辑学以外，一切肯定都是偶然的，因为世界充满着逻辑。

维特根斯坦：“……，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

第二发言人：我们试图来追寻着这个思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其事物和事实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用可以验证的原理来反映这样一个世界及其事实——

第一发言人：——也就是说用自然科学原理——

第二发言人：——而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补充说，而且我们有能力运用我们的原理表现全部的现实存在。

第一发言人：这里所说的始终是那些研究现实存在，并且置之于一个表述体系之中的科学。

批评者：然而，这里不禁要问，是什么东西促使维特根斯坦谈论起“世界的界限”呢？

第一发言人：于是，他退了一步说，我们有一点不可能表述，那就是我们那些表现现实存在的原理与现实存在本身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第二发言人：他由此涉及到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然而，无论在日常实践还是在科学实践中，我们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用“天下雨了”这个句子来表述一个确定的自然过程，或者在自然科学中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一个所谓的自然规律，如落体定律。无论是这个日常语言中的句子还是这个数学公式，它们所表述的都是真实，尽管它们与这个现实存在根本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指示某种东西的符号，而与所指示的东西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然而，我们怎样能够运用这些符号——我们在广义上的语言——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第一发言人：而维特根斯坦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原理

根本不可能表述现实存在，所以，逻辑形式必然就是二者共同的东西。而这个逻辑形式就是我们的批评者先前探问的“界限”，这是因为，虽然它使得表述成为可能，但是它自身不再可能被表述。因此，在逻辑形式中出现了某些超越现实存在之外的东西。它之所以超越现实存在之外，是因为在逻辑形式中表现出了某些对我们来说不可想象的东西，而正因为它不可想象，所以就不可能被表述。

维特根斯坦：“我们不可想象的东西，就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凡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东西，我们也就不可能表述它。”

第一发言人：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来表达科学在表述现实存在时所出现的“临界状况”。那么，在这篇论文或者“商榷”——即《逻辑哲学论》——中，他研究的就是那些可表述的原理，并且说明这些原理在什么样条件下是可表述的，这也就是说：“是有意义的”。他称这些原理是现实存在的“模型”。

第二发言人：另外，“模型”这种表达，我们在现代物理学中也见得到，比如常说的原子模型；同样在物理学中，人们选用这种表达，目的是要说明，描述原子与原子本身毫不相干，与表述以及不可被它描述的现实存在——或许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一样——只是与逻辑形式相一致。

第一发言人：不过我们再回想一下维特根斯坦的论点，我们可以借助逻辑形式来描述这个世界的事态，可逻辑形式本身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事实情况之中；虽然借助它可以有意义地表述某个东西，但是它又是这个可表述的东西的界限，并且与世界的界限叠合——

第二发言人：不过与现实存在的界限根本不叠合——

第一发言人：再说，“我的世界的界限”则意味着“我的语言的界限”。这是因为，我们只能达到我们的语言可以达到的东西。借助它，我们确切地表述和反映世界是什么样儿。

批评者：请允许我把上面所陈述的论点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种严谨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哲学，它的研究运用的是一个依照现代逻辑学发展而来的分析方法。其论点首先探讨的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在哲学史上，从古希腊罗马以来，我们一再遇到类似的思潮。然而，在早期的数百年里，哲学与自然科学还没有明确区分开来，而到了我们这个世纪，由于各个学科日益走向专业化，这种区分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系列人们起先试图通过哲学—思辨方法要解决的问题，早就被排除在外了。而心理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则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对哲学来说，这就是研究领地日益丧失。然而，绝非每个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是毫无疑问，丧失领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正是在这个关头，一个新实证主义学派应运而生了；它完全意识到了出现的问题，并且毫无顾忌地承担起责任。新实证主义声明说，我们迄今习惯于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一方面是伪装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是心理学的残余。这种残余要么可以被揭穿为人神同形同性论的东西，要么借助新逻辑学可以被揭穿为在语法或者句法上都毫无意义的废话。

在“维也纳学派”，即维也纳新实证主义研究小组中，诸如“无意义的废话”、“假定理”这样的表达是针对历史和近代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而发的。可问题恰恰是，人们是否真的可以把在形式上多种多样却又相互矛盾的西方形而上学一天一天地搁置起来，仅仅就是由于其问题无法解决而认为它不可接受。

第一发言人：新实证主义者并没有宣称形而上学由于其问题无法解决而不可接受。这似乎是古典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立场。他们犯了从经验主义之中创立一种世界观的错误。而在这个经验主义之中，同样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比如说，那个对我们来说存在于经验之中的世界被绝对地看成是真实的存在。与之相反，在新实证主义或者逻辑实证主义中，人们首先试图把有史以来

在哲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表述,或者当这种情况不能实现时,便把那些问题加以排除。这是因为,如果你根本不能有意义地提出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给予有意义的答案,无论哪个时代都是如此。此外,人们在形而上学中遇到的是“假原理”、“假问题”,比如世界的观念性或者真实性问题、精神问题和上帝问题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解决的。于是,人们就把这些问题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比如说一个宣称世界的真实性或者观念性的原理,它所表述的并非是一种事态,而如同所有这类原理一样,具有完全另外的作用。它表达的是一种生存情感。这种对待环境、对待宇宙、对待他人、对待生存任务的直觉和观念态度铸就了这样的原理。因此,形而上学对许多人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然而,生存情感也可以通过艺术表现的方法得以表达。就这点而言,形而上学与艺术作品甚为相近。只是在形而上学那里,生存情感是以原理的结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原理表面上相互处于逻辑联系、逻辑推导关系中;这样一来,一种理论的内涵被伪装起来了。一个艺术作品是不用去论证的。然而,形而上学要提出论证,坚持传授认识。可是认识能够赋予什么,这始终只会是一个自然科学原理,即便它是作为被用形而上学的方式伪装起来的原理出现的。

第二发言人:敌视形而上学也是维特根斯坦的态度。《逻辑哲学论》逐字逐句力求清晰地区分真原理和假原理:表述和反映世界必须是自然科学的责任,哪里存在不明白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逻辑分析就在那里开始,目的是要弄个究竟。这就是哲学当今的工作。而且这不再是古典的、相信科学和世界的、并且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而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这里根本就没有试图这样或者那样去阐释世界;现实存在被有意识地不予触及,流于“不确定”,因为要确定现实存在的特征则是我们力不能及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和实用地表述事物的话,便省去了对“本质”和“现象”的探讨,那样做非但不会使我们在表述的努力中

前进一步，反而常常更多只会起到妨碍的作用，而且在经验主义科学里甚至导致不实用或者错误的结果。尽管如此，维特根斯坦同其他新实证主义者一样对世界持有这样的中立态度——人们也可以说：非哲学态度——对他来说，依然存在着一个问题：那么，正确和实用地表述和反映世界，我们以此到底获得了什么呢？而他在《逻辑哲学论》结尾的一页里所给予的答案，才使得我们对这本著作所涉足的冒险态度，也就是大胆行为有了理解："一无所获"。

维特根斯坦："世界存在是什么样儿，这对更高深的层面来说完全无关紧要。并非世界存在是什么样儿，而是它存在本身是神秘的东西。"

第二发言人：维特根斯坦以这句格言确立了一个新的基调。他把这个基调贯穿这部著作始终，其中也披露了敌视问题的思维的真正困难所在。因此，这种认为我们对"世界存在是什么样儿"的认识的无价值性的断论既反对实证主义，也就是他本人的哲学研究，同样也反对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竭力去研究事物的本质，在世界和事物的现象形式之后去探讨它们绝对的、本原的特征。这个论断指出了世界存在本身是不可理解的，并且完全直接地冠名为"神秘的东西"——一个拥有无限意义范畴的词语，承载着毫无疑问和充满疑问的经验。

批评者：请允许我提出问题，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个神秘的东西强调的是什么呢？这句话不禁让人忧虑地回想起海德格尔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肯定没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存在着的事物就是根本的存在，而并非更确切地说是虚无呢？"难道海德格尔面对存在的无言不也是维特根斯坦的无言吗？难道这位实证主义者和这位存在哲学家不是陷入了同一无出路的境地吗？

第二发言人：构成海德格尔存在神秘主义基础的经验也许与促使维特根斯坦谈论神秘的东西的经验相似。然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似乎不可能提出海德格尔式的问题，因为他否定海德格尔

提问的前提：即，在思维中，存在是被谈论的对象。海德格尔开始哲学研究的地方，维特根斯坦正好在那里停止了哲学研究。这是因为，《逻辑哲学论》结尾一句是这样说的：

维特根斯坦：“凡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对此就必须保持沉默。”

第二发言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要表述存在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意义并不存在于一个只能表述、描写，而不能解释的世界里。为了能够解释世界，我们就得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就得——像他所称道的——“能够表述关于这个世界的原理的原理”。形而上学者则以为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表述事实的原理以外，他们还拥有表述事实原理的二级原理。他们确立了一种意义。维特根斯坦坚决反对这样的努力。如果说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因为它就会属于事实范畴，属于可表述的东西之一，与之地位相等，也像其它对象一样，是知识的对象，因此无意义，这是因为：

维特根斯坦：“世界存在是什么样儿，这对更高深的层面来说完全无关紧要……世界的意义必然存在于世界以外。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存在就是存在本身，一切发生就是发生本身。”

批评者：如果我们为这个习惯提给哲学的问题，即探讨“存在的意义”的问题，找不到答案的话，如果因为思维和语言拒绝听从我们的使唤，而我们被这个问题指向我们自身的话，那么，怎样来回答那些与之紧密相关的道德问题呢？因为那些道德标准，那些“应该如此”的原理，以及那些我们所遵循的价值当然也是二级原理，同样根植于形而上学之中。然而，如果一个二级现实存在被否定的话，那么在这个新实证主义哲学里，似乎整个道德学就被取消了，似乎西方的思维真的达到了零点，似乎一种连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摧毁者尼采都无法想象出来的、绝对的虚无主义得以实现了。这是因为，我们生存意义的确立和道德立法寓于这样的二级现实存在里。

第一发言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当然是一种消解哲学,他似乎可以把自己的《逻辑哲学论》称作尼古拉斯的《论学而无知》。因为我们能够表述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而意义寓于其中的东西,我们则不可能表述。也就是说——他推断说——我们也不可能表述出真正的、可以证明的道德原理:

维特根斯坦:"道德是超验的。"

第二发言人:维特根斯坦以此认为,不属于世界事实范畴的道德形式类似于逻辑形式。它不再可能被表述,但是它可以自我表露出来。它像我们借以来反映世界的逻辑形式一样,是我们不可逾越的世界的界限。他接着说:

维特根斯坦:"把生存之谜解答为空间和时间的方法只能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以外。"

第二发言人:这样我们又回到那个十分重要的原理上:

维特根斯坦:"因为世界存在是什么样儿,这对更高深的层面来说完全无关紧要。上帝并不自我显现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发言人:这是《逻辑哲学论》中最尖刻的词句。听起来就像是赫尔德林的诗句"上天是如此吝啬地眷顾我们"。然而,这里更多则认为,上帝依然是那个隐蔽的上帝,那个隐身神(deus absconditus),它不会自我显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用一种形式上的模式来反映的世界上。世界之所以可以被表述——也就是说可以被反映——可以言说的东西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界限或者无论我们怎样来称道的东西才成为可能。

第二发言人:在讨论维特根斯坦研究表现世界的语言理论时,我们指出了他的哲学与从西方思想形成以来一直产生着影响的分析方法的联系及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而且我们今天在经历着,过去数十年间,《逻辑哲学论》的那些"实证"部分对现代思想的发展起了何等重大的影响,尤其在那些英语国家里,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说是怎样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圣经”。

然而,我们又该怎样把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其它部分,也就是他对非言语所能描绘的东西,不可言说的东西所进行的徒劳的探讨联系起来看呢?

第一发言人:正是由于这些探讨,维特根斯坦也许可以被称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很有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因为在他身上,表现出了西方精神潮流的两个极端趋势。他站在时代科学思想的高度。他的这种思想伴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而且领先于时代思想。恰恰是他引用了内斯特罗伊的一句名言告诉我们:“进步本身的确拥有一种东西,那就是它看上去要比它的真实存在显得伟大得多。”因此,他思想中的其它部分,也就是力图克服科学思想的神秘部分,如此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第二发言人:如果我们在这里拿帕斯卡当作一个思想家先例的话,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因为在他身上同样也融合了这种思想的两个部分。维特根斯坦抱着二十世纪严格的科学理想,他似乎很可能从帕斯卡那里,而不会从帕斯卡之后其他哲学家那里领受到了“几何学精神”(esprit de la géométrie)。难道我们不也可以把“神秘精神”(esprit de finesse)赋予他吗? 在帕斯卡那里,正是这两个精神形式的组合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没有“内心的神秘”,没有绝对的人处在思想前后的神秘的现实存在经验,哲学就“不值得片刻的努力”。

第一发言人:这是帕斯卡阅读笛卡尔的著作时记下的一个严酷的判断。

第二发言人:为了弄懂和使人明白维特根斯坦的神秘特征,也许有必要超越他本人在这方面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言论而进一步。

维特根斯坦:“上帝并不自我显现在这个世界上。”

第二发言人:《逻辑哲学论》结尾这样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世界作为事实的总和，只容许自然科学的描述，并不显露上帝。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实现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是有限的本质，因为上帝并不是世界的事实。而从低等的东西推断出高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推断都是一个逻辑推断——也就是说毫无内容，这就叫做多此一举。但是：

维特根斯坦：“当然存在着非言语所能描绘的东西。这个东西自我显现出来，它就是神秘的东西。”

第一发言人：那么，我们也要这样来理解维特根斯坦对道德的探讨。价值是某种更高深的东西，因此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来听听他的表述吧：

维特根斯坦：“世界上就不存在什么价值，这是因为，如果真的存在价值的话，那么它也没有价值可言。”

第二发言人：这就是说：世界的价值是中性的，它是由同等地位的事实组成的，它们的存在就是存在，不会依我们称之为道德载体的意志而改变。这样，道德价值便属于我们生存问题的范畴，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我们行为的善与恶，有价值与无价值。这是不可否定的，而维特根斯坦也是绝对不会否定它的。他只不过断然表明，科学根本不会有助于解决这样的生存问题。所有涉及存在的问题则要求我们依靠自身来解决。是这样，他并不认为不存在价值，道德是不可能的，或者相信上帝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认为，严格地说，要用语言表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语言只能表述事实，反映我们——我和你——这个世界的界限。凡是语言不可企及，因此也就是思想不可企及的地方，世界的界限就在那儿中止。凡是某些东西“自我显现”的地方，那儿就是世界的界限。而凡是自我显现的东西，就是神秘的东西，就是非言语所能描绘的经验——

第一发言人：不是经验主义者的经验，而是神秘主义者的经验。

第二发言人：所以，信念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是消解式的，因为

它是不可能用言语来描绘的。不过,《逻辑哲学论》结尾的几句话就足以使我们预感到这样的信念。

维特根斯坦:“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有了答案,可是我们的生存问题却依然根本就没有被触及到。这么说来,当然就不再存在问题了;恰好这就是答案。

人们从这个问题的消失看到生存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人们经过长久的怀疑而明白了生存的意义之后,却不能表述这个意义在于何处。这不就是根源所在吗?)”

第一发言人:正因为这样,这本著作得出了那些让其他实证主义科学家摇头的结论。

维特根斯坦:“正确的哲学方法或许本来是:除了可以表述的东西之外,比如自然科学原理,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表述的——更确切地说,凡是与哲学毫不相干的东西。当有人要表述某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时,那就要始终向他证明,他在自己的言语里,并没有给一定的符号确立一定的意义。这个方法或许对他人来说不能令人满意——他或许就没有感觉到我们在向他传授哲学——可是这或许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我的言论要以此来说明,凡是理解我的人,一旦他们依靠这些言论,在它们的基础上——超越它们攀登上去时,最终都会认识到这些言论是无意义的。(可以这样说,他踩着这个梯子攀登上去以后,就一定要抛弃它。)

他一定要克服这些言论,然后他就可以正确地认识世界。”

第一发言人:维特根斯坦真的不就得出了与帕斯卡相同的结论吗? 我们听一听吧,先于他三百年前,《思想录》的作者是怎样说的:“理性的最终一步就是认识到,事物存在着无限性,超越了认识。”

第二发言人:维特根斯坦迈出了理性这最终的一步。谁要是像他那样说:“上帝并不自我显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他就同时也表

达出了“你真是那隐身的上帝”(Vere tu es deus absconditus)这个意思,只是未说出口而已。这是因为,如果说不对那些超越界限的东西保持沉默的话,那么还要对什么保持沉默呢?那些超越界限的东西,也就是那个隐身的上帝,那些道德的和美感的东西,都是神秘的心灵经验,发生在不可表述的东西之中。“凡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对此就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完全包含着这一点。对什么保持沉默,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的沉默。消极的沉默或许是不可知论——积极的沉默是神秘主义。

第一发言人:这种对维特根斯坦式的沉默的阐释当然已经超越了他自己所表述的东西;不过我们仍然认为容许得出这样的结论,目的是让人明白《逻辑哲学论》,也是因为,凡是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沉默中发生的一切,他的一生也为此提供了依据。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一生素来都保持缄默;人们几乎无法用别的言语来表达,令人如此惊异的是,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无疑可以享有荣誉和地位的人,居然能够如此摆脱他的时代,他最终也确实摆脱了。一九二一年,他在维也纳发表了《逻辑哲学论》。就在几年之后,受他的思想启发,莫利茨·施利克创立了“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实证主义学派几乎完全立足于维特根斯坦对于现代逻辑学精深的思考努力及其科学学说之上,但是对于他那神秘的“心血来潮”则抱以很有分寸的态度,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声誉,而维特根斯坦却从不露面;他远离那些讨论,拒绝讲学,最终作为乡村教师迁往下奥地利,度过了鲜为人知的岁月。他从哲学里“退出来”了。一九三八年,由于“种族”原因,他不得不离开奥地利,前往英国。在那里,他作为G.E.穆尔在剑桥的继任人接受了哲学教授的位子。从最后的这些年里,我们知道,他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小圈学生;他们讲述说,他住在一间茅舍里,里面只容许摆放一把简单的椅子。这样,当他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传奇就已经替代了他的一生——一个自甘清贫的传奇,一个追求圣徒般生存的传奇,一个

力图遵从《逻辑哲学论》结尾那句话而生存的传奇：

维特根斯坦：“凡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对此就必须保持沉默。”

第二发言人：当维特根斯坦一九五一年逝世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研究起他的著作和他这个人。在德国，是埃瓦特·瓦施穆特率先引起了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注意。作为基督教哲学家，他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表示，听说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著作保存在英国，但愿他在那些著作里迈出了超越沉默和走向表白的一步。当时，人们谈论的是这位哲学家的一本“蓝书”和“哲学研究”——一本内容丰富的遗著，将会给我们提供维特根斯坦思想一个更加全面的图像。去年，在英国真的出版了一本遗著：《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这本著作的大部分还是由他自己编审的。对于这个“重新进入”哲学的举动，他在一篇前言里解释说：

维特根斯坦：“直到不久前，我真的放弃了在有生之年发表我的著作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时而又被激活了，而且主要是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那些在讲座、手稿和讨论中传达的研究成果四处流传，不是经常被误解，就是或多或少地被打了折扣，甚至被人篡改。因此，我的虚荣心被激起来了，而且我要尽力去宽慰它。”

第一发言人：而且在谈到《哲学研究》本身时，维特根斯坦在另一个地方接着说：

维特根斯坦：“我是抱着公众怀疑的心理交稿的。虽说这本著作平庸肤浅，而且产生在这个昏暗的时代里，可是它或许会把光明投射进这个或者那个大脑里，这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当然可能不会很大。我的本意不是用我的著作使别人不必去思考。而是，如果可能的话，激励人们去赢得自己的思想。

我倒很想创作一本好书，结果却不是这样。可是，让我能够修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发言人：这本著作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首先在形式上呈现为思想范例的密集体，因此造

成了不少困难。说来又是缺少系统的关联。我们被作者引入到苏格拉底式的、涉及到很多事物的对话里，所以，我们不会立刻明白他的意图。他的思考好像就没有什么意图——比如他这样说：

维特根斯坦：“我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正确的说法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而错误的说法是‘我知道，我在想什么’。”

第二发言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例证，是因为它拥有决定性的解释，一个可以引领所有例证的宣言：

维特根斯坦：“一整片哲学云雾凝结成了一滴语言学说！”

第一发言人：由此我们找到了他的意图，即在《逻辑哲学论》中坦率地表露出来的同一意图：要表明哲学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可以说语言的误解创造了哲学上的问题。因此，他在《哲学研究》里便着手——扩展了《逻辑哲学论》——研究起语言正确或者错误的作用方式的例证，目的是向我们指出正确和错误思想的区别。这是因为：

维特根斯坦：“语言本身是思想的工具。”

第二发言人：在《逻辑哲学论》里就这样说：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结果不是‘哲学原理’，而是让原理明晰化。”

第二发言人：在《哲学研究》里，这种原理的明晰化可以说在广泛的基础上达到了。验证现在已经在日常语言的那些原理中开始了，考虑到他那唯一的哲学信念：完美的明了。我们听一听，他自己是如何理解这个明了的：

维特根斯坦：“然而，这只是说，哲学问题应该完全消失。”

第一发言人：维特根斯坦的信念是，哲学不应该受到我们的干扰，这样就使得哲学不再遭受那些对哲学本身产生怀疑的问题的“鞭打”。他相信，如果我们的语言完美和有意义地起作用的话，如果它在使用中存在和充满活力的话，我们就能够使这些问题沉默。

语言是一种生存形式,只是在它不被使用的地方,在它完全不起作用的地方——按照他的看法,在语言传统意义上被用于哲学研究的地方,它就是这样的情形——便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非但不用去解决,而且必须加以排除。

如此看来,那些研究原本就是在《逻辑哲学论》的范围里进行的,不过是通过对方方面面的细节研究扩展了《逻辑哲学论》。那些研究脱离了抽象,提供了图像。语言现在不再被称作符号体系——当然,它依然如此——而以其多种多样性与一个古老的城市相媲美。人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待它——作为:

维特根斯坦:"一个弯弯曲曲的组合,有小巷和广场,有古老的和新造的房屋,有各个时期带有附属建筑物的楼宇;而这一切又被许多新城区所包围,其中遍布着笔直和井然有序的街道,千篇一律的建筑。"

第一发言人:正是因为语言是道路纵横交错的迷宫——就像他在另一个地方称道的——所以,哲学就一定要担当起反对通过语言手段迷惑我们的理智的斗争。它必须摧毁空中楼阁,发掘语言的基础,它必须类似一种治疗法,因为哲学问题是疾病,必须得到治疗。维特根斯坦要求的不是解决,而是治疗。

因此,哲学要完成的是一个悖论的任务:排除哲学。

批评者:这就是说,像《逻辑哲学论》一样,《哲学研究》也得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结论。《哲学研究》要终结的就是,我们数千年之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从事的被称之为哲学的东西。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也就是把实证主义置于提供有效的世界描述的公理地位,然而又把它当作世界观和阐释世界的哲学抛弃掉,就像对待所有其他探究存在与生存的哲学一样。可是,我觉得这其中存在着一个困惑,这样排除或消除了当今被津津乐道为"令人深为关切的存在"的问题后,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人的天性就是提问,在现实存在中看到的要远比实证和理性的东西多。而且维特根斯坦

也认为，实证和理性的东西并不是全部的现实存在。这种对可知与不可知的东西无可争辩的确立，对实证科学和那些在形而上学的主体中以逻辑和道德形式出现的，却又不再可以被表述的界限，会使我们中许多人不满意。即使说维特根斯坦已经在实证上实施了沉默，也许由于他具有思想家的伟大道德——知识分子的真诚和对脱离人的理性的现实存在的崇敬——已经用他的著作本身使这些实证行为显而易见：然而，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真空——那个排除了一切内容的形而上学领域。

第一发言人：的确如此。不过您所说的真空，则又对真实的信仰内容敞开着大门。当然，这里不再存在西方那些形而上学抗争的余地，不再存在用逻辑论证武装起来的哲学信仰反对其他哲学信仰的余地。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做出人们所期望的对基督教信仰的表白，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此而在那些“界限”上被弄得糊里糊涂。那些界限不仅是界限，而且也是那些自我显现的东西，那些神秘的或者抱以信仰所经验的东西要降临的地方。这些经验的东西影响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宗教信仰只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了地位，因为它是不可能用言语描绘的。显而易见，宗教信仰似乎被丢弃了。而维特根斯坦肯定也希望这样，强烈得就像当年的斯宾诺莎，把上帝从可以呼唤的耻辱中解救出来。

第二发言人：对于维特根斯坦的态度，我们一定要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寻找原因。他的沉默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对当时特定的反理性主义的反抗，对被形而上学污染了的西方思想的反抗，首当其冲的是德国的思想，它在意义丧失的控诉和思索的呼唤中，在对西方世界的衰亡、过渡和兴起的预测中自鸣得意，发动起敌视理性的思想潮流来对付那些“危险的”实证科学和“突飞猛进的”技术，目的是让人类停留在一个原始的思想状态。

而且沉默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个时代相信科学和进步的潮流的反抗，对面对那“全部的现实存在”而无知的反抗。无论是在以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为出发点的新实证主义学派里，还是在那些与之志同道合的自然科学思想家之中，“全部的现实存在”这个概念常常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维特根斯坦曾经被一位维也纳哲学家称作 januskÖpfig（像罗马神话中守门的两面神）：确实如此，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他认识到了他那个世纪在思想上两种力量变得日益严酷的对抗，也就是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抗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经受住了这些危险，并且已经克服了它们。当然，他并不是带着常常要求得到合题的陈腐处方而来的，而是带着治疗的处方——作为治疗学家。

维特根斯坦：“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有了答案，但是我们的生存问题依然根本没有被触及到。这样说来，当然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了；恰好这就是答案。”

（韩瑞祥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巴赫曼作品集
作者＝（奥地利）英格博格·巴赫曼著　　韩瑞祥选编
页数＝３８７
ＳＳ号＝１１７９８７５２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第１版